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六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
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六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八二三七

牟 巖 一六

祭梓潼文	一
祭范尚書文	二
祭陳司法文	三
祭楊觀使文	三
祭心齋文	四
祭叔時齋輅院文	五
祭孟從吾文	六
祭射洪文	六
謁大成殿祝文	七
謁堯禹帝廟祝文	七
謁諸廟祝文	八
祭渠渡城隍陂山祝文	八

祭社稷壇祝文	八
祭大士祝文	九
祭三大神祝文	九
祭射洪祝文	九
祈雨詣龍王祝文	一〇
詣渠渡祠祝文	一〇
祭二郎祝文	一一
再禱諸神祝文	一二
再詣渠渡祠祝文	一三
送渠渡龍王回廟祝文	一三
二月十一日祭文曲聖父祝文	一四
祭梓潼祝文	一四
祭蠶叢祝文	一五
謁浙東府學先聖祝文	一五
謁書堂先聖祝文	一五
謁朱文公祠祝文	一六

謁尹和靖祠祝文……………一六

謁諸廟祝文……………一六

全宋文卷八二三八

牟 巖 一七

祈雨青詞 一……………一七

祈雨青詞 二……………一八

薦父青詞……………一八

願意青詞……………一九

入宅保安青詞……………一九

乾會節功德疏……………二〇

壽崇節滿散疏……………二〇

天慶觀送蟲蝗疏……………二〇

薦楊少監疏……………二一

脩湖州路儒學疏……………二一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菴疏……………二二

游德明入燕疏……………二二

建城南第二橋疏	一	二三
建城南第二橋疏	二	二三
俞好問刊詩集疏		二四
奧里疏		二四
三皇廟疏		二五
陳守約葬親疏		二五
脩茶提舉司疏		二六
陳正則問銓疏		二六
張剛父助婚疏		二七
七先生祠上梁文		二七
宴交代楊寺丞樂語		二九
宴公孫倅樂語		三〇
宴交代趙寺丞樂語		三一
宴黃倅樂語		三二
燕交代□□樂語		三三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三四

全宋文卷八二三九

呂大圭

春秋論 一 三五

春秋論 二 三九

春秋論 三 四三

春秋論 四 四五

春秋論 五 四八

彭方迴

帝王要經大略論 五一

全宋文卷八二四〇

余如孫

玠府君墓誌 五四

李應春

重葺興安縣學記 五八

李仲卓

祭謝枋得文 六〇

錢應孫

跋趙子固墨跡 ····· 六一

余植

跋咸淳御製字民銘 ····· 六二

建德縣進士登科記 ····· 六三

建德知縣題名 ····· 六四

孝行記 ····· 六四

趙孟窾

義國夫人虞氏誌 ····· 六五

耐庵

靖康稗史序 ····· 六七

郭彥聰

咸淳鐘款 ····· 六八

朱枏

墳庵置簿乞給印押申狀 ····· 六八

增修厚德庵記 ····· 六九

吳 由

雙廟祝文 七〇

曹 鎮

盱眙守余汝彊碑記 七一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七二

全宋文卷八二四一

徐 理

追古 七三

琴統外篇叙 七四

繆君珪

重修報恩光孝禪寺記 七五

曾宋珍

雲溪寺捨田祠記 七七

魁星閣上梁文 七七

余安裕

沖天觀記 七九

鄭 埜

葉宣義傳 八〇

釋惟符

月峰和尚語錄序 八一

李之彥

東谷所見序 八二

李 芾

朝散大夫知贛州軍事蘇公墓志銘 八三

王霖龍

社倉廣惠倉收糴事申狀 八五

置月泉書堂贍田記 八六

葉 某

爛柯山題名 八七

文敬听

與餘學胡先生書 八八

黃大有

著作王先生蘋文集跋 八九

史能之

咸淳毗陵志序 九〇

郭應西

重建社稷壇記 九二

宗陽宮上梁文 九三

全宋文卷八二四二

胡次焱 一

雪梅賦 九五

嗟乎賦 九八

步瀛橋賦 一〇〇

山園賦 一〇二

山園後賦 一〇五

全宋文卷八二四三

胡次焱 二

上林太守啓 一〇七

與貴池縣郭宰啓	一〇九
與貴池縣于丞啓	一一〇
與貴池縣趙簿啓	一一一
催裝啓	一一二
與貴池縣郭宰札	一一二
與貴池縣于丞札	一一四
與貴池縣趙簿札	一一五
明經先世省墓序 一	一一六
明經先世省墓序 二	一一八
省墓後序	一一九
贈從弟東宇東行序	一二〇

全宋文卷八二四四

胡次焱 三

啓蒙通釋序	一二二
笑玉詩序	一二三
贅箋唐詩絕句序	一二五

跋朱伯純程文	一二六
跋輶軒唱和詩集	一二七
跋董問軒戒子苦吟說	一二八
跋胡玉齋啓蒙通釋	一二九
書文公感興詩後	一三〇
論始祖	一三一
論姓氏	一三二
論過房	一三三
論稱呼	一三四
孝善胡先生謚議	一三五
全宋文卷八二四五	
胡次焱 四	
三十六宮都是春說	一三六
問愛蓮說	一三七
明經書堂記	一四〇
明經橋記	一四二

碧松亭記 一四四

壽慶樓記 一四六

菊墅記 一四八

書厨銘 并引 一四九

其左 一四九

其右 一五〇

步瀛橋樂章 一五〇

全宋文卷八二四六

章祖義

自撰墓誌銘 一五二

高應松

聽言接下之規如何論 一五四

方 恢

府學重建小學置田記 一五六

張文虎

宋宣教余公孺人張氏墓志銘 一五八

戴覺民		一五九
李翰林集跋		一六〇
曾 歷		一六一
雲津書院記		一六二
鄭文龍		一六三
烏石山題名		一六四
趙與訕		一六五
零陵澹山巖題名		一六六
夏 錫		一六七
劉克莊謚議		一六八
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謚議		一六九
李 駟		一七〇
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一七一
黃帝八十一難經註義圖序論		一七二
聶 棠		一七三
碧溪詩話跋		一七四

黃 鏞

王應麟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制 ····· 一六七

王應麟辭免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不允制 ····· 一六七

論守邊急務奏 ····· 一六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 一六八

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論 ····· 一六九

全宋文卷八二四七

方逢振

王道以德義生民賦 ····· 一七二

遣禮往項氏書 ····· 一七四

贈山屋相士 ····· 一七四

瑞粟圖序 ····· 一七五

瀟洒集序 ····· 一七六

揚州盛恕齋吟藁序 ····· 一七六

冠二子說 ····· 一七七

普安寺記 ····· 一七九

靜樂先生祠堂碑	一八〇
李與	
龍隱巖題記	一八一
李公明	
玉虛子宜春心訣序	一八二
曹之格	
米芾章吉老墓誌跋	一八三
汪樞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一八四
陳堅	
乞釐正邸第寺觀常賦奏	一八五
曾晞顏	
君子以仁禮存心論	一八六
常楸	
乞爲巴陵立後疏	一八八
又乞爲巴陵立後疏	一八八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記 ····· 一八九

趙師耕

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後序 ····· 一九〇

趙潛

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證後 ····· 一九一

羅漢巖題名 ····· 一九一

張良嗣

嘉應廟勅牒碑 ····· 一九二

全宋文卷八二四八

程述祖

宋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特旨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食邑八千

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三百戶贈少師謚文清程公家傳 ····· 一九五

全宋文卷八二四九

呂師夔

毀家紓難以贖叔父降敵之罪奏 ····· 二二三

龍隱山題名 ····· 二二四

朱元昇

三易備遺序 一二五

臧元震

請改曆法奏 一二六

吳應紫

孔元方傳 一二八

吳 昂

答人臣進退之義策 一二一

林雷震

夫子之道忠恕論 一二六

林自養

上皇帝書 一二八

全宋文卷八二五〇

蕭 易

李仲元貌言行如何論 一二九

建寧府平糴倉記 一三二

蕭安之

書牧民訓後……………二三四

孫子先

宣成書院山長題名碑……………二三五

孫嘉

明因寺記……………二三六

孫夢觀侄

祭叔父文……………二三七

李杓

重刻可齋雜稿跋……………二三九

王城

感雪竹賦題跋……………二四〇

鄒鳳

千秋鎮銘……………二四一

徐元剛

忠祐廟記……………二四二

徐安裕

樊真君墓誌……………二四三

譚昭寶

謝啓……………二四四

方德麟

祭御史劉公文……………二四五

謝禹

武安塔賦……………二四六

全宋文卷八二五一

李謹思

送易數梁生序……………二四九

文獻通考序……………二五〇

讀疊山北行詩跋……………二五一

餘干州學記……………二五三

讀秦誓……………二五五

李唐佐

皇考李司戶墓志 二五六

周應黿

持此心之敬論 二五七

汪 深

周易占例序 二五八

林千之

三易備遺序 二六〇

壽安橋記 二六三

何 時

鰲溪橋碑陰記 二六五

全宋文卷八二五二

家之巽

高峰大師語錄序 二六七

禮尚庫記 二六八

都作院記 二六九

千頃雲記 二七〇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二七一
高峰大師塔銘	二七三
池元堅	
乞留洪天錫奏	二七六
洪從龍	
婺源縣志序	二七七
洪振龍	
漢邊郡名將孰優如何論	二七八
褚伯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二八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跋	二八一
真志道	
學庸集編序	二八三
曾大發	
進士題名碑記	二八四
全宋文卷八二五三	

李春叟

文溪存稿序 二八六

慶林寺陳氏捨田記 二八八

重建經史閣記 二八九

朝議大夫李君墓誌銘 二九〇

彗星之變應詔上書 二九一

杜士賢

上劾賈似道書 二九二

廖邦傑

高峰集跋 二九五

鼓山題名 二九六

趙與沐

岱山書院記 二九七

程公端

上清大洞真經後序 二九九

燕堅龍

字民銘謝表 三〇〇

字民銘跋 三〇一

黃一薦

宋故克齋江君壙記 三〇二

上官渙

守邊之策封事 三〇三

吳安朝

忠文王紀事實錄跋 三〇六

全宋文卷八二五四

金履祥 一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三〇九

廣箕子操 三〇九

答葉敬之書 三一〇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三一二

送三蘇君序 三一四

通鑑前編序 三一五

通鑑前編後序	三二六
尚書表注序	三一八
紫巖于先生詩集序	三二〇
玉華葉氏譜序	三二一

全宋文卷八二五五

金履祥 二

書浮屠可立蒼蘊齋記後	三二四
魯齋先生文集日後題	三二五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三二六
書鄭北山帖後	三二七
書包氏家訓後	三二八
跋孟子集注考證	三二九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三三〇
三監論	三三二
郊鯨論	三三四
殷人立弟辯	三三五

西伯戡黎辯	三三六
微子不奔周辯	三三七
伯益辯	三三九
舜漁陶論	三四〇

全宋文卷八二五六

金履祥 三

復其見天地之心	三四一
孟子性命章解義	三四四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三四六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三四七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三四七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三四九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興夏道	三五〇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王	三五〇
西伯演易於羗里	三五五
魯侯弟濩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三五五

全宋文卷八二五七

金履祥 四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薳	三五六
周衰自宣王始	三五七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	三五七
盟于召陵	三五七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三五八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三五九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三五九
孔子如蔡	三六〇
九鼎震	三六一
文廟祭議	三六一
爲師弔服加麻議	三六二
深衣小傳	三六四
深衣外傳	三六五

中國山水總說	三六七
自號次農說	三六八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巖	三六九
篆銘經籍	三七〇
篆老母扇	三七〇
銘扇	三七〇
周平之印銘	三七一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三七一
紀顏自贊	三七一
潘默成先生文集序贊	三七二

全宋文卷八二五八

金履祥 五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三七三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三七四
祭北山先生文	三七六
再奠北山先生文	三七七

祭魯齋先生文	三七八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三八〇
奉焚黃告魯齋文	三八一
告魯齋先生謚文	三八二
祭何南坡文	三八四
奠王敬岩文	三八五
祭王立齋先生文	三八六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三八七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文	三八七
祭葉養志祖母文	三八八
代王姊夫祭亡考散翁文	三八九
代仲一諸姪祭其祖文	三九〇
爲兄祭妹文	三九〇
祭縣學土地文	三九一

全宋文卷八二五九

尤 棟

無錫縣徐偃王廟庵記	三九二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三九四
無錫縣退學齋記	三九六
釋紹隆	
枯崖和尚漫錄序	三九七
塗久大	
蓮花石題名	三九九
汪復	
補中謝魏守克愚啓	三九九
凌萬頃	
淳祐玉峰志序	四〇一
吳昇	
在軒記	四〇二
邢子政	
美固堂記	四〇三
黃道山水池記	四〇四

方山京

友德堂記 四〇五

諸葛應傑

老子象贊及跋 四〇七

文天祐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識語 四〇八

謝公應

咸淳玉峰續志跋 四〇九

董嗣杲

西湖百詠原序 四一〇

何坤載

新州建置記 四一一

全宋文卷八二六〇

鄧光薦

翠寒集序 四一三

題汪水雲詩 四一五

浮虛山記	·····	四一五
文丞相像贊	·····	四一七
宋朝奉郎曾棲閑公像讚	·····	四一七
宋徐公墓碑銘	·····	四一八
文信國公墓誌銘	·····	四二〇
祭須溪文	·····	四二一
呂人龍		
高齋竹賦	·····	四二三
錢融堂先生赴聘叙	·····	四二三
賦古調賀融堂先生赴召蘭臺十首序	·····	四二三
肯堂記	·····	四二四
新亭記	·····	四二五
錢說友		
咸淳改立學門記	·····	四二七

全宋文卷八二三七

牟

巘 一六

祭梓潼文

粵西日之蒼涼兮，珠玉不脛而北走。神朝發乎七曲兮，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睠都梁之醇龐兮，山川莽其回互。紛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茝之盈室。詔鸞鶴以服輶兮，曰此焉止息。嘉歲年之豐靖兮，羌不知其神之力。誰忽幻此怪妖兮？蔽幽篁而不見。曰狐九首以晝嗥兮，驅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千里之按堵。爰亭壇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謁嘉名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廡。歛雲旂之冠娒兮，澹容與乎壽宮。儼多士之在庭兮，陳椒醕以薦衷。命餘觴以沾丐兮，介景福之昭融。蔚斯文之熠興兮，與茲山其無窮。《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堂蜀公，四朝老成。越兩太史，元祐、紹興。至公二難，益光前聞。長公骭髀，特立獨行。古之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典刑。維公素履，金玉準繩。若不勝衣，退焉循循。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太史之淳。帝在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先皇，以爲之賓。見輒改容，唐鑑之孫。迨于訪落，仍侍熙明。從容密勿，言忠誼醇。譬之珠玉，光景不生。潛利陰益，山川晶滎。帝曰咨公，往重斯文。徹棘焉去，勉留莫能。授鉞東甬，公毋久勤。二府虛席，佇公延登。云何不淑，遽隕元身！當宁太息，奪我盡臣。烏乎善類，夜艾疏星。又弱一介，龍蛇何屯！山澤之臞，骨堅氣清。乃不壽艾，此理莫詢。某也無似，辱知公昆。不鄙孺子，教載之恩。公念疇昔，拊我甚溫。露章推轂，有味其言。竭爲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重分。我以書詞，曠不嗣音。訃音遠傳，駭歎失聲。因循唁問，愧負平生。寓詞千里，雞絮薄陳。公而有知，尚鑑厥誠。

祭陳司法文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臧！維母之思，匪身之疚。泣血柴瘠，其死以孝。母先子後，丹旒翩翩。至此極耶，嗚呼其天！輜車云返，卮酒以告。魂而有知，毋怛遠道。《陵

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楊觀使文

岷峨慘淒，前輩日逝。曉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喬木，世臣之謂。文獻所證，典刑所寄。存乎其人，豈計爵位？於惟我公，克宏且毅。老圃之孫，克齋之子。兩翁在昔，國之元氣。偉節高風，抗視一世。聞者至今，凜凜生意。公實象賢，續武嗣事。制行如玉，遺榮如介。漫仕年進，甫及半刺。我懸我車，曰此先志。朱幡是錫，珍館是畀。繫之維之，其志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置。名利之腴，趨者曰靡。聞公此風，其類有泚。公位雖卑，世道攸繫。婆娑丘園，黃髮兒齒。子孫環列，福履順備。平生對越，浩乎無愧。昔有高蹈，蜀景仁氏。不以憂患，而易富貴。聰明强健，飲酒樂只。涑水有言，神相豈弟。公視景仁，其實一致。甫躋八袞，曾不憖遺。西洲耆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

相與永喟。某也晚末，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撰杖操几。云何不淑，降此大戾！感念今昔，不知隕涕。亦既後時，迺薦薄菲。維公有知，鑑我茲誅。《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泛苕雪。出處同道，夷險同節。一二兄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降割，喪我先人。所恃維公，自公南征。纍然幽憂，誰其我拊？公雖在遠，勞我良苦。我免于喪，重至京師。見聞輒問，遲公來歸。忽得公書，不類他日。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蘄外補，得請出關。道聞公病，我憂在顏。馳詞未遠，遽以凶訃。追惟前書，殆其別語。飯僧虎丘，雪涕如灑。道江而西，不與喪會。輜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牀，感極益悲。嗚呼！棺不及憑，穴不得視。幽冥之間，永負此愧。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衣瓣香，以拜公墓。新松離離，宿莽荒芷。公不可見，曷慰我思？嗚呼！公之平生，多忤寡遂。骯髒流落，白首晏歲。突梯脂韋，甯彼自賢。不肯少貶，山立屹然。真人勃興，講幄晚遇。大用屬爾，而又輒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壯顏毅色，崇論宏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況有子，肯構肯堂。率我婦子，敬陳沃醑。有淚無聲，喟其永慨。《陵陽先生

祭叔時齋輅院文

哀哉吾叔！清脩博雅，和緩縝栗。前輩典刑，親薰而炙。匪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惠止一縣，年近七袞。嗚乎天乎，其理莫詰。叔始微恙，舍醫弗即。諉曰平時，氣稟素實。因循荏苒，敬不起即。我來省侍，不寐通夕。叔恐戚我，持病自力。曾不踰宿，遽以易簀。昔我二親，教養視恤。我時卬角，俾陪研席。年適相若，分辨情密。以婚以官，長各成立。其間未嘗，有數月別。別最久者，游湘之日。僅四三年，離而復合。何圖一旦，遂爾永訣？嗚乎哀哉，此情何極！一致之性，淺狹狷急。豈不我規，奇偏莫克。汔用甚愚，積忤叔威。幾陷大禍，旁觀爲惕。行不紀難，語其傷物。我之於叔，自歎莫及。歲晚相約，嚮晦入息。未能免俗，破戒輕出。叔方杜門，堅坐一室。見之慙然，又以愧色。徐公有常，通介若一。無存者人，自爲今昔。叔既全歸，我服其識。嗟哉族姪，萬里寡特。欲營義田，欲講宗法。叔每是之，曰子之責。匪曰一時，相煦以濕。懼不能保，百年之澤。叔今已矣，凜凜孤枿。日益浮危，後死何益？敬伸薄奠，不過蓴鯽。哀來攻心，有淚灑臆。

《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孟從吾文

維己亥十一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寅，魯國牟某謹以清酌，致奠于近故親家從吾漕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澤之儒癯，森衣裘之氣骨。宜堅強而壽耐，胡大損于眠食。昨扶憊以造城，將善醫焉是即。驚奇疾之已就，殆難故於藥石。有骨肉之可望，況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伏痞〔二〕，而直爲此菀結！昔子夏之失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此而力譬，若至苦而奚益？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於斯疾。抱孤孫以成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將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計，變寓哀於尊鯽。嗚乎哀哉，尚饗！《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伏：原作「仗」，據庫本改。

祭射洪文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剗荆全蜀〔一〕。迺夏五神實降，火傘中天，白崖峙雪〔二〕，其疇敢不虔？某黏臈未去此，猶得奉椒醕，薦壽宮。所徼福于神者，無物疵厲，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

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饗！《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一〕荆：原作「制」，據庫本、清抄本改。

〔二〕峙：原作「時」，據右引改。

謁大成殿祝文

武岡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至于庭。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勉焉孳孳，求以無悖於聖，無戾於居者？宮牆如見，尚鑑厥衷。《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堯禹帝廟祝文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實在境内，視事三日，敬用典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諸廟祝文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愧於心，斯無愧於神，無愧於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共，求其所以無愧者？神其鑑之。綏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賜也。《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渠渡城隍陂山祝文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於其土而大芘其民。某假守茲來，實與有民之責。罔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見於神？祇謁之初，矢辭以告，神尚陰相之，俾克行所志。繫神之休，民實嘉賴。《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社稷壇祝文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也。某被命守此土，視事三日，未有以自見于民。祇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開，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

忘昭報，以答神休？《陵陽先生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五。

祭大士祝文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聞見，莫不滿意。尚惠都梁，曲垂全慶。某始至，敢禱！《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三大神祝文

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旂來下，乃睠西顧，蓋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毋爲人羞。視事之始，敬恭以告。《陵陽先生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祭射洪祝文

肸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嗣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爲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

所施，沒而稱著，愛直兩全，何愧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公孔甯，莫此椒酒，英風幽寒，如在左右。《陵陽先生集》卷二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九〇。

祈雨詣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爲風雨，見怪物」者爲神。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爲龍也。固將噓氣成雲，伏光景，感震電〔二〕，神變化，水下土無疑矣。越自分龍以來，高原告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苦。飄灑未足，旱氣頗深。倘如是數日，低疇且見告矣。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于旦夕，神其忍深閤熟視而不之恫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于帝，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槁乾胥快，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爲神者。民之報，其敢後？《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感：庫本作「撼」。

詣渠渡祠祝文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災捍患，大庇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

皇，大命近止，神猶忍立而視之歟？前令以往，禱不得請，敢率僚吏，躬至于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闕，神其畀矜斯人，大沛甘澤，活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一刻，有一刻之利。維神亟圖之，毋舛民望，以爲神羞。倘以吏爲不職，則災于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亦吏之願也。矢心以告，神尚鑑之哉！《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二郎祝文

鼈靈之怪，鼃孽之絜〔一〕，三犀之刻，萬羊之祭，神之異蹟，震于全蜀者，蓋不可殫紀。然攷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曰鑿離堆、辟沫水而已〔二〕。豈非水旱之爲災，是蓋自昔之所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爲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我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以壽神而報之者，將千萬祀其毋替。《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一〕孽：原作「孽」，據庫本改。

〔二〕堆：原作「推」，據庫本改。

再禱諸神祝文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于神，凡願得一雨活千里。民延望又信宿矣〔二〕，神聽逾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槁，其野如赭，所謂不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所安乎？或且曰，廩有陳粟，糴賈不翔，是無傷也。嗚乎！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於後，以爲是懇懇也。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急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某有罪矣，而神豈以某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某猶竊有餘冀也。惟土專城隍，惟龍司雨澤，惟渠渡禱輒應，惟鰲山祠最古，惟德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民之望也，未有靈於昔而闕於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一可以救吾民？噓吸陰陽，迅發雲雨，一舉手投足之頃，化焚燄而潤澤，轉枯槁而昭蘇，厥靈孔昭，民益以附矣。神何憚而不爲此？霓望終缺〔三〕，神旂徒反，固非民之願也，亦豈神之願哉？率籲忱恂，敢固以請。《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又：原作「久」，據庫本、清抄本改。

〔三〕霓：原作「寬」，據右引改。

再詣渠渡祠祝文

天子以神能芘此土之民而去其災害，曰雨曰暘，隨禱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于神，神宜有以報上施者。乃今旱氣日深，高原旱禾，無所復望，人心皇皇。神而亟哀斯人，沛然下雨，俾欲槁之苗猶得函活，則其德爲甚大，其靈爲益昭，而對揚休命爲無數。某謹率僚吏，躬拜于庭，屏息俟命，以刻爲歲，神其念之哉！《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送渠渡龍王回廟祝文

比者亢陽彌月，嘉氣弗效，高原秀稻，日就槁萎。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爲神瀆。豈意神肯顧哀，弭節之明日而雨，淋浪滂沛，越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者蘇，千里動色，曰維神之功。嗚呼！神勤施於民，其信而可恃者如此，繼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實不職，三年之間，勤神者再，雖于取于求不汝厭斁，而某甯不重自愧乎？牲酒斯陳，少伸答謝。神其終相我穡事，俾汔于成，無有害。某受代有日，尚嗣告神以去。《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月十一日祭文曲聖父祝文

維神隤趾儲祥，篤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稱之日，奉觴稱壽，人神一理。乃者首春原饗，詔旨誕頒，維我惠文忠孝武德仁聖王肇新美號。寵靈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悅于親，其在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其尚鑑之，益昌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稱後先，是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悅。《陵

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梓潼祝文

日在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齋宿以奉熏脩。今乃克用牲幣，舉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親者壽斯文、壽斯民，萬有千歲其無窮。《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蠶爲氏。睠我都梁，敬共以祀。浴種條桑，維其時矣。神尚相之，以有絲枲。《陵

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浙東府學先聖祝文

某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言折獄，在聖門猶難之，而況於某？雖然，敢不夙夜惟欽，求其無悖於經，無戾于民者？宮牆在上，尚鑑厥衷。《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書堂先聖祝文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于學矣，載瞻燕居，申申天天，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陵

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朱文公祠祝文

某惟浙以東是爲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臬事來，自顧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若明命。惟有講求遺風，尊用格言，朝夕從事，以免于世俗吏之爲者。始謁祠庭，其敢不肅？《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尹和靖祠祝文

先王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越，祠墳巋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彝典，尚鑑厥衷。《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謁諸廟祝文

某猥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實在境內，視事三日，敬用常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八二三八

牟 巖 一七

祈雨青詞 一

沛然下雨，益深僊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之義。恭超淨宇，自列危蹤。伏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術？積其繆戾，已貽災氣之流行；求以感通，又愧精誠之淺薄。旱既太甚，民之何辜！願少回造化之仁，亟哀救須臾之命。微機一轉，生意立蘇。越夕以來，殷雷俶起。層陰已隳於霽霽，先兆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測皇衷，早敷甘霖。坐使膚寸雲之合，毋撓於風；庶幾方千里之間，實均此澤。

《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祈雨青詞 二

稻畦稱望，急須一雨而蘇；藥笈揚科，虔致九天之禱。不勝憂迫，倘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瓜將代。妄希小稔，庶可謝於疲氓；詎意餘愆，又重罹於亢旱？祇累來者，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天而自解？伏願哀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沛甘霖，俾槁乾之胥浹；曲全末路，庶成敗之稍寬。《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薦父青詞

跼蹐爲親，久瀆蓋高之聽；吉蠲事帝，甫申欲報之私。雖曰後時，益虔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致，直道靡回。其行己可質穹蒼，其發言不忘宗社。先帝去凶而後，尤洞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初，將延登於嚴近。力祈香火，竟謝軒裳。自感恙之日深，嘗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齡延父算，而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徒有此心，難移者數。百身莫贖，豈往事之忍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憾。茲輒脩於菲薦，庶少逭於積愆。伏望皇慈，特垂昭鑑。倘先父平生之大節，勿墮沉淪；則微臣未死之餘年，敢忘戴荷？《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願意青詞

臣輒有危苦之惊，上瀆穹隆之聽。伏念臣歲在甲子，省覲京華。時則先父某久染沉疴，浸成奇恙。憂惶朝夕，靡地自甯。控瀝忱恂，惟天是籲。由臣不孝，莫克少延。嗟流涕以何追，偶終喪而不死。因循遠宦，愧負初心。維此季春，適當中澣。昔先父實生於是日，而微臣未報於大恩。是用借公宇之靚深，肅齋壇之嚴潔。式陳淨供，載演真科。以酬宿昔之祈，以冀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格，陰祐潛敷。營魂早遂於超升，元化莫名於塊圮。誓堅素履，仰答宏私。《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入宅保安青詞

傳舍相承，別有司存之舊；駕輶甫至，猥將使事之新。輒露愚衷，上塵真宰。伏念臣囿形覆蓋，賦分淒涼。揣己何修，永戴帡幪之造；效官所至，舉無凌震之虞。茲叨誤渥之榮，驟畀祥刑之寄。亟言于役，匪便其私。幸陰相于過江之餘，猶籲祈於入越之後。乃薦蘋羞之潔，庸修藥笈之科。伏願羨錫高穹，鑑垂列聖。爰居爰處，冀臻長稚之父甯；載馳載驅，敢昧始終之對越？《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夏，適當辭見之辰；里鼓鳴而聖人生，況在虹流之地。敬哀善頌，仰致精祈。皇帝陛下如升如長，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臻甯敕之功；邦永孚于休，益懋延洪之慶。《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壽崇節滿散疏

太極生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彌月之臨。敬演真科，用陳善頌。伏願自今以始，既壽而康。廣內稱觴，備極四海九州之養；泰元授筴，益開萬年億載之期。《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天慶觀送蟲蝗疏

埵占鳴鶴，正切關情；野有生蜾，懼將貽害。永惟此異，厥有其原。豈催科大苛，而田里無以遂其樂；獄訟不察，而吏胥得以容其姦。既積繆疵，遂干乖盭。顧微臣之有罪，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

宮，輒攄丹悃。伏願賜之霖雨，護此穰秧。盡驅食葉食心之蟲，俾無遺育；汔致多黍多稌之慶，實荷至仁。《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薦楊少監疏

治鳳載翔，方歎漂漂之舉；歲蛇多厄，遽興起起之嗟。訴音遠聞，善類短氣。近故軍器少監梅坡楊公，立朝雅望，治郡最聲。吳會相羊，諒方膺於追詔；參墟蕭瑟，胡又隕於魁躔？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爲之痛愕。長身玉立，甯復斯人？滿眼棠陰，已成陳迹。輒哀遺愛，仰叩真乘。以紓此邦父老之思，以見奕世交遊之誼。伏願真靈不昧，白香山徑歸兜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永顧桐鄉之地。《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脩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屹仞墻；魯人之修類宮，實我路寢。惟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須先生作棟梁，本爲誰事？使廬兒費藿肉，良忍此心？大匠不顧木章，誰生但烹瓠葉！或既卷懷而逃于墨，此方挽首而代之庖。枝柱目前則幾茂於架滿，經營分表則殆類於談空。用告同盟，庶幾共濟。

生我者太極，可昧厥元？勤子至他人，恐非所願。不妨熟慮，試爲特書。費甚泥沙，俱敢盡錙銖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帡幪之功。《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菴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銀，未易卜居豹林谷。好尋真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喜靜惡喧，重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拊膝以徑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不顧。除書已下於碧落，結屋欲傍於陰厓。托我蓬廬，任渠爭席。揚子草《玄》宅，未泯師傳；商山橘隱翁，尚餘樂地。既平時恥言阿堵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官！嘉惠芳題，大開檀施。買一百萬屋，只在咄嗟；對七十二峰，不妨奇特。《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見諸孫；行者有裹糧，坐臻千里。要丘墟於冷焰〔二〕，須共辨於熱心。德明路教，胸次真淳，筆端灑落。當時一琴一鶴，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淒其旅別。況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載馳。子敬傾困，誰餉周郎之急？優孟抵掌，聊效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遠役。

風寒易水，且勿動遊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丘：原作「立」，據庫本改。

建城南第二橋疏 一

天上人間，孰爲最上善？郡南門外，未有第二橋。況當馳驛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洳，大費支吾；十一月徒杠，早須料理。正好傾筐倒廩，相與驅石爲梁。下導衆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鱗次，不日可成；往來在鼃背行，是人都喜。《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建城南第二橋疏 二

千里晨門，南臨大路；兩涯秋水，中斷小橋。倘袖手以旁觀，恐襟喉之若礙。而況三百步沮洳，倍費工夫；十一月徒杠，正當時節。自無煩於鞭石，端有賴於捐金。堪笑草堂杜老翁，自防頽岸；豈若香山白居易，力去險灘。猶未忘情，又還饒舌。把錢作鴻毛看，何事不成；教人在鼃背行，我心亦快。《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卷長留天地間；豫章以後，家派亦有《江湖集》。俞好問甫胸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即成章，莫喻其敏；一字不堪煮，乃坐此窮。北則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谷。大相題品，盡可流傳。可與運斤成風，使施妙斲；勿令漏瓢貯水，徒費苦吟。輒與發端，以諗好事。《陵陽先生集》卷二。

奧里疏

繭室未營，雨漬木頭之濕；麥舟肯付，春回淚眼之枯。少報生我之恩，是即如天之賜。奧里少府，史氏諸甥。俛仰百年，親欲歸于黃壤；東南一尉，兒已歎於白頭。事已至難，時不可失。故令治命，難效楊王孫；孰倡義風，豈無郭元振！《陵陽先生集》卷二。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甯，是鈞所願；王者神聖工巧，孰啓厥初？昔三皇天地同符，爲民立命。《河圖》《易》畫，分陰而分陽；《藥錄》《靈樞》，載生而載育。千萬世實蒙垂祐，十三科各務精能。其在吾邦，盍彰顯祀！日來月往，棟撓梁傾。木有本，水有源，盍申昭報；輦斯飛，跂斯翼，宜敞宏規。用是惕然，諗于識者。捐貲多助，壯觀一新。皇肯顧歆，有風馬雲車之至，物無疵厲，皆青芝紫菌之功。《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陳守約葬親疏

游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於無情。范公指麥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指衣帛以遺李方叔。一旦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守約甫，閩嶠宿儒。志養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多難，遽隔存亡。竟弗逮中釜之榮，猶越在菽塗之次。樹欲靜而風不止，已矣奚追；城如故而人則非，歸歟未遂。發言欲涕，決策在任。莫勞乎三月之聚糧，莫大乎百年之終事。寒食上塚，可不如夏畦馬鑿；半夜扣門，乃所望於季心劇孟。厚爲之贈，俾掩諸幽。將古道復見

今時，而陰德必有陽報。凡好事者，幸特書之。《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脩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於月團；大匠無棄材，涪翁策勳於茗碗。載攷唐朝之制，最重顧渚之春。起至于今，益嚴厥貢。提舉司兼城疊組，載酒開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在兩州界。陳詩述職，筆下不惜千金之資；度地庀工，眼中不爲百姓之擾。蔡後丁前，講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孔殷。老屋徒礙於清風，良圖盍更於爽閭！甯吾廬受凍，況敢煩人；賴詩情得嘗，豈無好事。庶幾協力，相與盡心。龍護密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廈，綠莎廳不比舊時。《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姑試遠游。雖云拾級而升，可無投臂之力？正則學正，蘭茁其砌，青勝於藍。綽有修能，雅厚字以正則；未除豪氣，豈但坐之大牀！頃者長城之行，難爲短袖之舞。照槃有苜蓿，良可永歎；披腹呈琅玕，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爲爾歌慷慨，而以之干碑兀。且濡近渴，何觥飲之能須；更借好風（二），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爲特

書。《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更借：原倒，據庫本乙。

張剛父助婚疏

迎爾相承宗事，穆卜佳期；聞有客使前羞，宜神慶遺。昔阮宣子當長年而受室〔二〕，若晉名流爭先至以出錢。固非直賀娶之辭，蓋亦古勸婚之意。可無貺禮，以倡義風？況吾剛父學正，菽水怡顏，絲蘿締好。綵衣而偕菜婦，始是萬全；紫車而迓少君，或云太簡。買羊酤酒，好一洗苜蓿槃；撤帳攔門，須大開芙蓉褥。相與作成於和氣，庶幾焜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巷共看百兩之送將。《陵陽先生集》卷二二。

〔二〕阮：原作「沈」，據庫本改。

七先生祠上梁文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先儒，爰攷淵源之自。相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

先生，實萬世紀。衣被雖徧於天下，脉絡尤係於湘中。蓋關洛之傳，實自舂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乘乃獨無揭虔之所。甯非欠事，或者厚顏。期會簿書，我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爲迂。然宅家方新于表章，豈承學反昧于宗旨？乃規爽塏，乃闢堂皇。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竊希尚德之風。凡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興化而善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恨不操几杖而行之，則有若瞽歎乎側者。深衣大帶，緬懷師友授受之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修梁舉矣，善頌發焉。

兒郎偉！拋梁東，地闢天開一畝宮。吾道至今如日揭，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拋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欲盡承流宣化職，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拋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自有此祠師道立，明倫稽古足相參。

兒郎偉！拋梁北，伊落湖湘同一脉。師友淵源萃此中，規模雖小開三極。

兒郎偉！拋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愧我拳拳但此心，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拋梁下，洗石開池更清灑。躍者自躍飛自飛，活潑真機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莫非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即諸賢之福

宴交代楊寺丞樂語

上界真仙，方趣駕玉虬而止；東岡假守，謁來取竹馬之餘。既交組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瑰意琦行，殫見洽聞。易在畫前，妙探太極函三象；魁當參首，正是搖光第一星。經伴楷模，史筵筆削。王民瞻爲冑簿，李德遠在曲臺。共稱清袍朝士之敢言，力詆朱衣常侍而不顧。笑問石頭之路，快吟地肺之春。幾詔喚歸，羞蓬萊、薄昆侖而不即；扁舟徑去，窺九疑、浮沅湘而肯來。大書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十二條無非善最，方千里如近在畿。赤子更生，顧以楊亢宗而爲字；青衿成列，皆從柳子厚以學文。坐使風俗淳，可爲雲山賀。更書甫上，夜席即前。繇刺史爲三公，盍展濟時之略；備契丹寬河北，益知憂國之忠。虛皇久矣凝旒，父老至於截鐙。書破萬卷，何須讀律以致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修史。想青旗之簇仗，已紫禁之催班。我某官同社西州，聯題北寺。李君、文舉，夙繇上世之通家；夢得、樂天，最重昔人之交代。機緣偶熟，臭味不差。真結契之蟬聯，且春容而燕衍。客爲主，主反爲客，一笑□□；□生子，子又生孫，永爲嘉話。況今日適遊於人日，而古山不異於蜀山。冷烟濕雪之吹晴，脆管繁絃之送暖。蘭生比醺醖，不妨共卜於醉歸；花枝裊長紅，未許便催於行色。某等輒陳薄技，以侑歡顏。

眉間黃色喜浮浮，天遣鸞皇爲相攸。新綰絲綸歸右掖，舊游泉石記南州。春風自滿甘棠國，曉雪

初晴杜若洲。樂飲更爲三日住，邦人未許別賢侯。《陵陽先生集》卷二三。

宴公孫倅樂語

山城斗大，幸依典午之賢；鄉社雲連，共講同寅之好。機緣鬪湊，燕衍殷勤。某官玉粹以溫，山立而靜。幾年蜀道，共稱嚴、楊、司馬之文；當日漢庭，爭誦晁、董、公孫之對。自躋膺仕，不厭卑棲。諸生環侍於虎皮，百里平開於驥足。方城、漢水，盡是最聲；圓嶠、蓬壺，盍歸清著。再遷丞壁，未展賢猷。坐看七十一峰之奇，倍增岷嶺；要將三百五篇之作，盡變楚騷。雖若回翔，未妨嘯詠。金花剪綵，曉行湘水之春；珍珀傳柑，夜侍端門之宴。我某官紅塵已倦，黔領肯來。使君千騎上頭，方休行役；別駕異方會面，甚喜相逢。一見不覺於傾蓋，同心有如於臭蘭。南樓山、北樓水，正當無公事之時；左手螯、右手杯，却喜有監州之處。不妨起舞，相與定交。明月清風，自添別乘平分破；冷烟濕雪，留得新春作上元。重拈坡老之話頭，添入都梁之郡志。某等輒成口號，以侑顏行。

後先相守是鄉人，自有都梁見未曾。藥玉船中頻送酒，鏤金勝畔又行燈。鴈橋日夢猶能記，鳳闕新除自此升。一笑不妨追樂事，坐看諸縣樂豐登。《陵陽先生集》卷二三。

宴交代趙寺丞樂語

紫綺仙人，來作集廡之瑞；蒼苔倦客，去尋鷗社之盟。既上印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光風霽月，黃鍾大鏞。淮南二十一篇，文章最雅；天臺萬八千丈，神秀獨殊。新篇突過於黃初，博學下觀於太乙。王巖叟爲魏公之客，趙德麟從東坡之遊。郢曲賦詩，想見圍棋；明夜觀空，同飛捷坐。看洗甲，挽天河。既舍爵以策勳，遂聯鑣而向闕。小循更迭，徑陟清華。已快東閣奇士之觀，盍造甘泉侍臣之列？顧羞蓬萊、薄崑崙而不即，乃駕豐隆、鞭列缺而肯來。好雨隨車，元氣淋漓之俱濕；豐年轉手，平疇穰稔之已香。生意立回，先聲甚偉。泥飲喧譁而誇新尹，總是歡聲；銀袍環立以待醉翁，真成盛事。條貫快活，旗壘晶明，豈但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未容席暖，即有璽褒。持方斧、衣繡衣〔二〕，便當補處；上觚稜、鏤金爵，行在禁塗。我某官夢繞紅邊，歡迎馬首。爛柯山下，曾諧傾蓋之歡；紫苑洲前，遂有合符之幸。機緣良熟，臭味不差。刺史例能詩，共記樂天之語；昔人重交代，更誦元之之詞。燕衍真情，蟬聯小語。況玉露金天之正爽，宜朱絃翠管之相高。鯨吸千鍾，莫辭痛飲；雞鳴五鼓，却笑淹留。某等輒冒顏行，聊陳口號。

帝教雲牧重雲山，柱輒清朝玉立班。八月星槎來海上，九天藜杖照人間。頌公政事文章手，開此江山父老顏。若到西湖應記取，明年此日看徵環。《陵陽先生集》卷二三。

〔二〕繡：原作「秀」，據文意改。

宴黃倅樂語

半刺肯來，覺江山之歡喜；肆筵有秩，接守相之慇懃。幸協同寅，願留更僕。某官中儀頎整，抱負瑰明。甘棠笏之家聲，居然猶在；雙井茶之風味，正自不凡。蓋其大耐於功名，是以厚培於風力。玉軼宜驅九萬里，瑤琴聊鼓一再行。日照潭珠，方問質肅公之舊事；江空贛石，復尋東坡老之醉題。風急引舟，雲遲出岫。顧都梁萬山之抵，乃副乘再駕而來。亦既洗龜，正宜展驥。泉石儘有，何殊湓浦之奇；邦國不空，行著海沂之詠。肯回翔於丈蓋，即蜚下於尺書。趣取青氈，仍持紫袷。我某官名雖五馬，心只孤鴻。帶笭箸而遊，會且歸矣；聞箴篴之至，喜甚趑然。既一見以定交，遂相從而卜飲。山肴野簌，雜然前陳；明月清風，添箇么破。于胥樂只，適我願兮。從來閩蜀同風，不妨握手；袞遍伊梁百拍〔二〕，莫靳纏頭。上佐清歡，輒陳短韻。

向來南岳鳳曾鳴，再駕緹屏又一星。文物君謨丹荔譜，江山白傅百花亭。春容相與頻呼翠，肯紫爭看妙發硃。紫橐青氈吾日物，孔鸞行矣集明廷。《陵陽先生集》卷二三。

〔二〕袞：清抄本、傳校本作「袞」。

燕交代□□樂語

疇最使家，方領蓬萊之勝；輟班省戶，來看袞繡之題。既交組以相歡，敬奉觴而爲壽。某官淵源問學，光霽胸襟。玉界尺之端方，自然可則；木假山之峻特，卓爾不羣。衝牙所至以鏘鳴，游刃不勞於肯綮。恥爲俗吏，綽有儒風。武城久聞絃歌之聲，春陵甯拙催科之筆。徑從六院，平陟三丞。薄崑崙、羞閭苑，共欽雅趣；上會稽、探禹穴，真有夙緣。記盛事之重臨，肅清風於一道。冰甌雪碗，每滌筆以洗冤；絕島荒崖，亦驅車而問俗。清選動詩曹之梅興，穹班分書閣之芸香。爰及三年，遂兼數器。趙閱道之在越，遺愛居多；朱晦翁之爲倉，救荒尤切。君王函詔而趣入，父老截鐙以遮留。黃閣經綸，已具相業堂之記；青氈步武，便催通明殿之班。我某官久夢苕邊，漫遊剡曲。居然乘傳，良慚龜籙之新；幸甚通家，夙有蟬聯之舊。會逢良巧，臭味不差。具燕衍以相從，將雲仍之是托。憩棠謹護，它年好作於話頭；把菊細論，一笑共傾於心事。某等輒成口號，上侑顏行。

兩君先後締交承，一笑何妨玉翠傾。馳駟催人來異渥，卧龍留客自多情。告新聽說三年最，叙舊欣尋再世盟。天上除書人已到，便看鵠立侍通明。《陵陽先生集》卷二三。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碧油幢之元帥，撰日建牙；紅渠幕之舊人，趨風將指。縉紳共誇於佳話，俎豆肆秩於初筵。願希君子光，敬爲先生壽。某官端平之脉，正始之音。我敬呂滎陽，以其德齒；不比大范老，自有甲兵。京兆已逼於雲霄，尚書盍踐於台斗！疇庸分閫，挹爽游□。惟物望益高，底事二龍閒洛杜；精神正健，未容雙犢老康廬。果渴想於儀刑，遂出膺於藩翰。東坡謁來揚潁，獨冠河圖閣老之班；香山徧歷蘇杭，猶羨會稽州宅之勝。若時補處，盡屬我公。君王賜鑑湖，喚起舊游之夢；田父邀泥飲，誇談新尹之賢。況盛事雙引於朱衣，而一時並持於翠節。鼓角驪亮，山川靜嘉。鎮趣堂前，尚傳平齋翁之寶唾；題名記裏，自有盤洲相之芳猷。信露銀青，詔催泥紫。便轉洪鈞開壽域，喜看黃色起天庭。我某官雖合扶犁，漫來乘傳。仕至六百石，頗動歸情；向來一瓣香，幸逢知己。望旌旗而至止，操几杖以從之〔二〕。蓬萊宮聞妙音，正宜參叩；桃李場有佳實，曾未棄捐。方將洗竹外之玉槃，乃肯繫柳邊之狨坐。胡牀賓從，不妨老子之少留；絳帳師資，好爲門生而一醉。輒陳口號，上贊顏行。

琯戈紅旆轡如絲，暫爲君王鎮左畿。下鵠池邊新有詔，卧龍山畔又催歸。共看閣老今黃闥，却笑門生也繡衣。起舞祝公千歲壽，蓬萊雲氣正霏霏。《陵陽先生集》卷二三。（以上張惠林校點）

〔二〕几：原作「幾」，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八二三九

呂大圭

呂大圭（一二二七——一二七五），字圭叔，泉州南安（今福建南安）人。少嗜學，師事王昭復。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連調袁州、福州通判，升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德祐元年轉知漳州，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降元，強署降表，大圭不署，變服逃入海，爲壽庚追殺，年四十九。著有《易經集解》、《學易管見》、《春秋或問》（存）、《春秋五論》（存）、《論孟集解》等。見《宋季忠義錄》卷八。

春秋論 一

《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

達而不少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僞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絕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爲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上下之分。內外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真僞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懲荆舒，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大禹及周公，則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平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

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自有犁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爲有一治之効，蓋具有見乎此矣！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顛倒錯亂，貿貿不明，則王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不書氏，或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

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二〕，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失，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

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脩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春秋五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九〇。

〔二〕也：原脫，據《古今圖書集成》補。

春秋論 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奔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外裔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

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婍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彊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也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贈，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贈，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贈，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

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漸進之也。夫楚本鬻熊之後，《春秋》以其僭王肆暴而遂黜之，且既列南荒，聖人作經，本以辨內外之分，而顧乃進楚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有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成、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係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季螽冬蟥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郛，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謂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吳楚之浸盛矣。魯翬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陀、衛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荆蠻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

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爲之說，則務爲新巧，何所不至，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春秋五論》。

春秋論 三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實事，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

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一〕，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內外。書陳黃、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臯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賤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柩，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

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春秋五論》。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九〇。

〔二〕子糾：原作「糾」，據《左傳》莊公九年補。

春秋論 四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

不共戴天之讎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爲西周，由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楚始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南蠻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強暴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

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廿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荆蠻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氏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氏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會《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春秋五論》。又見《古今圖書集成》

經籍典卷一九〇。

春秋論 五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其皆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

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其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而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讎，爲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

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甚者，不由於叙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爲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休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所不治也，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內外之分，乃謂之王者不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贈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

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春秋五論》。（以上曾棗莊校點）

彭方迴

彭方迴（一二二七——？），字仲至，號止所，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年三十登寶祐四年進士第。景定三年以武學諭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四年除校書郎。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寶祐四年登科錄》。

帝王要經大略論

論曰：聖人之自治有常道，故所持者約，而其用博焉。夫中國之所以異於外裔者，以經常不易之道存焉耳。而聖人所以自治其中國者，初豈以遠人之變而易吾之常也哉？如其捨我之常，徇彼之變，擾擾然求其治於彼，以爲制敵之略，而所以自治者不以定力持之，則要經不立，在我固已失其制之本矣，而安能使彼之帖然受制於我？盍觀諸帝王乎？中國者帝王所自立也，彼其以一身爲中外之主，而異俗懷服，無有異向，是孰使之然哉？或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爲謀略之大致然，而不知其操約以

御博，篤近而舉遠。帝王之意亦惟曰：「凡爲天下國家有常經，乃中國所以爲中國之道，吾當持之而不易耳。至於常道修明，四裔自服，此其理之必然，而吾何與知之哉？」是意也，唐之裴垕，惜語焉而弗詳耳。帝主要經大略如何，請循其本。夫自山河兩戒，奠布埏垓，九夷八蠻，紛紛籍籍，龍戰野而豕負塗，久矣其爲方內患矣。帝王者作，則地彌天區，界軼海內，四夷來王，三苗丕叙，維其喙矣，而毋或越厥志。吁，果何自而得此哉？意其厲志講武，駟伐盛威於中國，則莫我敢曷，然而振旅還率，又焉用兵？矧夫習威暴之事、樂戰鬪之危者，又非徒抗兵相加之所可折，曾謂帝王爲之乎？毋亦其謀略過絕於人，有以制之耳。吁，又不然矣。建元天子，號爲雄才大略，計其囊括包舉之智，當不在帝王下，然輪臺之詔，終怵然動心焉。是豈其長駕遠馭，才略未宏，抑未識所謂要經者而自治焉爾？要哉帝王之經乎。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其要也，而柔遠特經中一事耳。自其行乎修身之經，惟知非禮勿動而已，至於謹德而四夷賓，人見其略之大而吾不知也。自其行乎尊賢之經，惟知賤貨貴德而已，至於難任人而蠻夷服，人見其略之大，而吾不知也。明德睦族，親親之經也，而蠻貊之莫不尊親，非所計。求賢用吉，敬臣之經也，而海內之莫不來臣，非所期。執其經於體羣臣、子庶民之時，則疏附奔走，羣才輯也。懷保惠鮮，民生遂也，而昆夷之駢自駢矣。循其經於來百工、懷諸侯之時，則斯干考室，羣力齊也。錫韓褒申，衆志勸也，而淮夷之來自來耳。吁，此帝王事也。帝王不作，而後之制敵者吾惑焉。深謀以傾之，其名曰計略；耀武以威之，其名曰兵略；窮兵遠討以雍獮之，其名曰遠略。彼固自以爲吾制敵之略，舉天下莫能抗也，不知中國之異於外裔者，以

其經常不易之道爾，而顧乃漫不省焉。則夫能空幕南之王庭，而不能不減海內之戶口，若漢武者前後相踵也，況唐德宗乎！斐垧舉帝王之事告之，而歸諸要經大略似矣，豈知大略非出於要經之外，而經之要者又非守禦云爾也。夫中國之失其所以爲中國也久矣。非官府一體，則不能定中原；非朝廷肅清，則不能定山東。垧所事何如主也，所以平西戎者，特在邊境間乎？君子之論有本有末，去古愈遠，敵患益深，則禦外亦要經，靖邊亦大略，垧之言未失也。要其本本元元之論，則帝王之要經大略，識者必有以辨之矣。雖然，內夏外夷，聽其自附，盛德事也，帝王所本蓋深遠矣。降及後世，亦謹守疆場，事急則戰而已。四裔可服而未易遽服也，文德如舜，則苗格舞干；用以解平城之圍，則君子以爲疎矣。故曰垧之言亦未爲失也，特未識帝王之經與略者耳。雖然，尚以俟後之師式帝王者。謹論。《論學繩尺》卷一。（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四〇

余如孫

余如孫，祖籍衢州開化（今浙江開化），後徙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又徙蘄州蘄春（今湖北蘄春），遂爲蘄春人。玠子。其名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淳祐間以承務郎、太社令任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事。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見《玠府君墓誌》及乾隆《開化縣志》卷七、陽枋《余大使祠堂記》（《字溪集》卷八）、《宋史》卷四一六《余玠傳》附傳。

玠府君墓誌〔二〕

先公諱玠，字義夫，號樵隱，世居衢州開化芳山。科甲蟬聯，爲邑著姓。慶元戊午十二月辛未，祖妣鞏氏感異夢而先公生。幼岐嶷，長負四方志，業舉子。一日語同志曰：「大丈夫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遂束書遊白鹿，從李宏齋，黃勉齋諸老講明當世之學。庚寅，逆金干犯，先公奮衣驅馳於淮安、高郵、興化間，首舉義旗，焚盜糧，勦賊衆，上功幕府，乃補武校。四年冬，先公以閩命白堂，

衛王一見，曰：「天下奇才也。」徑聞於上，特授修職郎、京制司准遣兵。六年正月，改黃州節度制參准遣。端平改元正月，改淮西制。未幾，以克復鹽城，准有功通班。十一月，通守襄陽、兼京闕機宜。十二月，丁祖考大中大夫憂。次年六月，丁祖妣王氏夫人憂。四年，被旨起復，先公屢疏力辭，迄不獲命。嘉熙改元三月，以將作監簿守招信軍，節制本軍屯戍軍馬、淮東制參。冬，賊大舉入寇，聲震河洛，安豐孤壘危甚，時先公方以謁告，聞檄即力疾趨，提勁兵，倍道疾行，戴雪銜枚，血戰城下，賊遂解去。二年正月，援安豐功，遷大府丞，職依舊。二月，進大理丞。十一月，兼淮大使司參謀官。三年十一月，遷尚書工部。四年春，賊造舟於汴，習戰於河，將爲秋水陸大入計。先公策於府中，謂先發者制人，親督舟師，泝黃河而直指東京城下，入河陰八柳，焚舟斷橋，賊遂狼狽敗走。師還，制使趙公葵勞於盱眙，先公未嘗有矜色也。九月，除直華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淮西淮安州，節制本州招信軍馬。淳祐改元冬，賊以忿兵再闖安豐，事急，有旨趣先公赴援。先公聞命，慷慨鼓行，泝淮力戰，一舉而連城之圍遂解。捷奏，遷大理少卿。二年二月，除秘閣修撰、淮東安撫副使，兼職依舊。四月，有旨帶本職赴行在奏。五月，上引見於熙緝，先公指陳國事畢，上云：「卿所陳言確實，皆自卿學問中來。」上又云：「今日之患，在士大夫不肯體國。人人如卿體國，人人如卿樸實，朕何憂哉！」上又云：「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且少留擢用。」詰朝，晉長農卿。六月，御筆特授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時西事孔棘，雖武夫宿將，許以節鉞，懼莫敢前。先公被命，即語趙公希暨曰：「天下有何不可爲之事，祇恐無天地以容此身，日月以照此心。苟有天地日月，世間

之事便可爲已。」於是義不辭難，慨然就道。七月陛辭，上云：「宣諭之命一出，聞中外翕然。西蜀將帥軍民延頸以望卿來，卿宜速行。」先公即奏曰：「此行去天日遠，力綿任重，讒毀易致浸潤，報應易致稽遲，陛下始終主盟。」上云：「讒毀則無此，報應則當一力應接。」吁，先公慮亦遠矣！十二月，除權兵部侍郎、兼四川安撫制置、兼知重慶府、權四川總領。三年四月，權夔路轉運使。於是崇學校，興教化，築城堡，創屯署吏，戮大將之犯令者，糜爛之蜀，自是復見漢官儀矣。四年二月，除華文閣待制，兼屯田使。越五年四月，陞寶謨閣直學士。六年，以王事勤勞，陞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七年五月，陞徽猷閣學士。八年五月，直除兵部尚書。九年，上以其結約西戎，爲蜀後戶，事任宜重，九月，陞寶謨閣學士，加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三月，進龍圖閣學士。至是，先公生聚教訓，威惠久孚，乃親率三軍，問漢沔故地，一鼓而破羅村，再鼓而克西縣，拔三十六山砦，挈遺黎萬二千戶以歸。十一年冬，獻俘於京。十二年，上特晉端明殿學士。冬，賊擁重兵環攻漢沔，先公馳尺楮授諸將以却敵事宜，夜半開關，以勁兵三千斃二十萬方張之虜於指揮間。捷書至上齋宮，喜動龍顏。寶祐改元五月，方以資政殿學士、執政恩例帶職入奏召，而先公以在淮時宵征露宿，釀成臂恙，至是故疾復作，繼以河魚，不幸於五月十八日薨於重慶府閬治之正寢。是日也，梁折於治事之堂，星殞於閱武之地。噫！先公之存亡，其殆數乎！先公享年五十六，爵以郡公，特進邑六千二百戶。曾祖復明，贈少保。祖椿年，贈少傅。考千里，贈少師；妣劉氏、徐氏、鞏氏，並贈國夫人。妻王氏、謝氏，皆封國夫人。男一，如孫，承務郎、大社令，公前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事。女

一，適迪功郎、特差監綿州在城商稅、權泗州安撫制置大使主管機宜文字王雅言。孫男一人，承務郎。上痛先公之勳未報。公力學渾雄，氣宇魁岸，觀書則一覽成誦，爲文則下筆成章。經史之外，善作鍾、王草書。惟至功名，則每慷慨以仲華、孔明、郭子儀之屬自比。出入兵閫凡數十年，東盡青、齊之境，北至於大河之陰，西至於蔡、蒙、滴博之墟，皆其馬跡之所暨。其閒如平宿，取壽援豐，入汴保豐，平復應天，捍全蜀以屏蔽上流，此皆其勳業之顯著者。其閒如聖主眷之，朝廷好之，天下義之，敵國畏之，惟獨蜀帥以子弟私怨造謗於蓋棺之候，一時附麗者從而吠聲以希寵，遂使恩數未復於九原，喪柩暴露者數旬。嗚呼，彼何人斯，成是貝錦，不肖孤尚忍言哉！秋九月，仰藉皇明，俯采公論，有旨趣葬。如孫欽承君命，勉以十一月初九日，奉先公之柩，安葬於溧陽縣荆山之源。日薄事嚴，未暇謁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姑叙其概而書諸壙。痛淚吞血，莫知所云。孤子如孫百拜謹誌〔二〕。光緒《開化縣志》卷一二，光緒二十四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二〕題下原署：「男余如孫。」

〔三〕文後原有按云：「玠保障全蜀，功在城釣魚山，而《墓誌》不及。蓋《誌》出沅手，意詳履歷，罔識其大，又摭拾於皇恐藁葬時，與事久論定之史筆自不倫耳。獨其生於開化，葬於溧陽，明白如此，史傳稱蘄州人，無乃因黃州、襄陽宦跡之訛耶？愚故備錄斯《誌》，以訂之史云。」謂此文爲沅代撰，不知何據？且沅爲何人，尚待考證。疑「沅」字或誤。

李應春

李應春，景定中知岳州，見所撰《興安縣學記》、《癸辛雜識》別集卷下。

重葺興安縣學記

咸淳三年

營繕有緩急，似緩而實急者，其學校歟。古者庠序盈門，未嘗簪笈于外。自田不井，家不塾，始不免去里巷，違父兄，而教養之權不得不出於上。然郡國雖有學，而邑多闕。我國朝以文化天下，慶曆中始詔縣立學如州制，自是十室之邑，無不具校官。郁郁乎文，非前代比矣。爲長吏者，孰不念祇德意、勤教事？但偏於吏事者，往往因是岐緩急，顧乃未了公事，奚暇治禮義？有能葺凋敝於兵餘，而知學校爲先務，非才識過人，疇克爾？嶺右統府，實爲桂林，屬邑凡十，興安爲壯，衣冠鼎盛，夙號士鄉。先是，學宮轉徙無定所，嘉泰間，相攸協吉，遂爲復遷。開慶己未，戎馬自雲南入，邑當兵衝。天壽斯文，學幸不燬。然歲久蠹壞，士弗寧厥居。景定五年秋，蒲侯應龍來爲宰，下車謁廟，周覽太息，遂因舊而增葺之。學之東瞰驛路，實濱湘江，風濤岸崩，過者病焉。侯又因其故址，築土以實其淵。岸固而路夷，學恃以無恐。殿堂門廡，魁然其崇。士民瞻仰，欣然慶幸。咸相率詣公堂，奉

卮酒爲侯謝。侯曰：「未也。有以庇我士矣，亦有穀我士乎？」於是又籍廢寺田以入學，爲晦六百。豪右朝賸夕削，存者亦荒蕪弗治。會邑行自覺發，以侵疆歸者凡五十餘畝，免租召佃，復三倍焉。侯意未恢，又節縮羨贏，質上腴田附益之，且合邑人唐若何所獻，又爲畝百三十，視昔不翅倍蓰。衿佩如雲，始無飯不足之嘆。侯且曰：「飽食日居，是特養口體者。」乃合一邑章縫課試之事，聞於府，一齋趙公喜而輟緡錢爲賞功，一時士氣，鳶飛魚躍。又念未達者不免進取，一邑文風，冠冕南服。甲子一科，新舊上蘭宮者凡二十有七，矧方興未艾也。貢士莊田畝僅百三十，租入幾何，方端居深念，適大姓唐氏以逃產來獻，劣三百畝，通前所有，爲勸駕費，綽有餘格。嗚呼，侯待士之厚如此，是蓋無所不用其情矣！宮室以庇之，廩稱以飫之，講課以淑之，而又豐其行橐，使不至失口失色於人以自餒。其剛大之氣，鉅細不遺，雖父兄爲子弟謀，不能毫末加於此。蒙侯之賜者，宜何如其報哉？始，侯出峽，寓巴陵，余來守是邦，昉識之。未幾，侯南訪湘源，契闊五年。士大夫自嶺外來者，莫不稱頌德政。丙寅秋，侯以書來請記學之成，余謝不敢當，意若弗釋。越明年二月，函牋申戒焉。使者往復三千里，視前滋益勤。閱所寄蔣侯來叟舊述，實開禧丙辰季春望，甲子一周，若有冥數存乎其間者。是不獲終辭，援筆叙梗概，復侯命。若侯所以經理是邑，具有次第本末，已經南山朱公品題，不敢復下注脚。侯至是將考績教思，感人益深。明詔賓興，雋英角奮，歌《鹿鳴》而遺之。雙鳧徑朝天去，龍飛新榜，興安得人必多。玉皇香案前親聽臚傳，當竊自喜曰：「吾興學之驗如是云。」敢預爲侯賀，且以書遺邑人，其毋諉侯德。是爲記。道光《新安縣志》卷五，民國石印本。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學

校志》，《粵西文載》卷二五，嘉慶《廣西通志》卷一三三。（楊世文校點）

李仲卓

李仲卓，與謝枋得爲莫逆交。元至元二十六年枋得卒時仲卓尚在世。

祭謝枋得文

嗚呼疊山，峭峯巘岼。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晁、董，文亞孟、韓。發策危切，指斥權奸。運去物改，忠憤裂肝。十年逋播，閩嶠間關。翕翕訛訛，疾我謂頑。執拘北往，摧辱萬端。絕粒自殞，儉夫厚顏。黃河爲之嗚咽，泰山爲之悲酸。魂黯黯兮莫返，旖翩翩兮來還。嗚呼哀哉！文山之沒也，千載心爲之斂尸而撫棺；疊山予莫逆也，予不能行千載心之所難。相去遼隔，惟呼冤而永歎。予將北遊，誓當收兄骨於雲烟之間。歸葬首陽，狀公之行，乞銘於當世大手筆，俾得與夷齊同傳。庶千載之下，可考者班班。茲遣兒稚，一觴代奠，西風老淚，若不堪潛。嗚呼哀哉！尚饗。《疊山集》卷一六。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四，同治《弋陽縣志》卷一一，民國《弋陽縣志》卷一五。（楊世文校點）

錢應孫

錢應孫（一二二七——一二九一），字定之，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象祖孫。以蔭補承奉郎，歷監淮東總領所鎮江府戶部大軍倉，知泗州臨淮縣。久之除大理正，遷兵部郎中，知贛州。改知溫州，不赴。陞直寶章閣，改知徽州，再遷知紹興府，官終太府少卿。元至元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五。見林景熙《故太府少卿錢公墓誌銘》（《霽山先生集》卷五）。

跋趙子固墨跡

僕與子固交最蚤，得子固詩章畫墨尤夥。寶祐丙辰，子固與正翁校書法，累數十紙，僕把玩不釋手，於是篝燈摹搨，一夕而竟。厥明，子固驚喜，援筆成跋，幾二千言。兵後所藏散失，而二君亦已矣。一日，皇甫子昌訪僕山陰，袖出子固景定庚申所贈《梅竹詩譜》，及正翁跋語。三復之餘，如見顏色。子昌實子固中表，正翁實僕內兄弟，見似人而喜，於焉乃重爲感慨云。後二十九年戊子仲夏，汴陽錢應孫定之父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又見《珊瑚木難》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二。（王曉波校點）

余 植

余植，咸淳三年知建德府建德縣。見《景定嚴州續志》卷五。

跋咸淳御製字民銘

咸淳六年九月

臣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寶位，七年于茲，朝廷清明，條貫快活，普天率土，涵泳至仁，誕保受民，益培邦本。迺者親灑宸翰，申錫嘉銘，飭于撫字之臣，俾行公惠之政。其與太宗皇帝《戒石》御製，同一忠厚之心也，猗歟盛哉！臣叨恩學製，寔在龍潛之附庸，對揚王休，尤先諸邑。敬拜手稽首颺言曰：公則律己無私，而毫髮之不欺；惠則撫民以寬，而繭絲之不急。惟公惟惠，愷悌之政也，敢不恭命。謹以聖訓託之堅珉，耀當今而詔方來，垂無窮而施罔極，庶可以上副聖天子保民無疆之實意云。咸淳六年九月十六日，奉議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二〕、兼弓箭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臣余植百拜謹立。《景定嚴州續志》卷五。

〔二〕「主」字原脫，據下篇補。

建德縣進士登科記

咸淳六年五月

國朝以人文化天下，進士得人最盛。新定郡自咸平三年由鄉貢擢進士第，首於建邑得王君冕，自是舉不絕書，「二」，名踵相望，惟斯邑爲盛。豈非千峰聳翠，雙湍瀉玉，瑰奇持傑之觀，瀟灑清絕之氣，獨萃斯邑乎？又得非田、范、張、呂澄泓演迤之學，仁義道德之化，首覃及斯邑乎？至如抗直節于東都，圯極之餘，倡洛學於斯邑，再炎之始，又皆斯邑之景星鳳凰，光綢宇宙，咸繇科目進者也。今天子即位之元年，詔陞藩府，遂以邑名其郡。粵四年，上御集英，親策方內之士，植適以墨綬學製斯邑。未唱第，先默有感焉。已而邑人首以恩貢掇第，應益彰也。是年，斯邑合得四人，其三皆比居于城，視他時尤盛。顧瞻邑巒，自咸平迄今，未有題名以揭斯邑之偉觀，殆非所以表列前修，興起斯文者也。植茲幸書滿，輒采舊聞，攻石而書之。斯邑士氣夙醇，文風寢盛，方來者尚源源也，且闕以俟續書。俾後之觀者，自其登名以要其遠業之所到，知斯邑有人如此，則是記豈徒然哉！咸淳庚午長至，擬承義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余植記。《景定嚴州續志》卷五。又見乾隆《嚴州府志》卷二八，光緒《建德縣志》卷一四。

〔二〕自是：原作「是自」，據光緒《建德縣志》乙。

建德知縣題名

咸淳六年五月

綠車青節，胙土苴茅，紅旆碧油，建旄授鉞，嚴陵其三聖之始基乎。面受二江，背負一龍，弦歌滿城，密依治鎮，建德其六邑之冠冕乎。然則綰銅章，紆墨綬，爲邑長于斯者，是不可以無紀也。植學製此來，竊謂當今天下每嘆無可爲之邑，正以賦輸不均，催驅良難。幸而粗可展布，又不當忘其所自來，遂由寶祐令君尹戶侍潛公而下，迺爲一碑。蓋公之爲是邦也，約供上之所出，均田賦之所入，一毫不求多于民，民至今利賴之，而宰亦藉是多滿去。庸冠首刻，敬詔方來，使後之縣大夫無忘公意，相與守之，則是名也流芳垂榮，可千百季。庚午長至，擬承議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余植記。朝請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勅令官、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潛說友題蓋。《景定嚴州續志》卷五。又見乾隆《嚴州府志》卷二八，光緒《建德縣志》卷一四。

孝行記

咸淳七年五月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異于物者，以其有綱常之道也。則夫事親以孝，乃人子當爲之事。五致未備，不足以爲人。然自世降俗微，知之者鮮，有能卓然盡其難能之孝而出于天性之自然者，是

忱可嘉尚也已。植學製此來，實在聖天子潛藩附庸之邑，去天咫尺，故斯民之濡染孝治者最深。邇年，其民以孝行聞者凡五十人。舉善而勸不能，長民之職也，用刻姓名，以勸來者。咸淳七年歲次辛未元日，擬承義郎、知建德府建德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余植記。《景定嚴州續志》卷五。（以上王曉波校點）

趙孟竅

趙孟竅，宗室，燕王房十世孫，與華子，居會稽（今浙江紹興）。咸淳中爲和州防禦使，轉福州觀察使、充榮王園令。見《宋史》卷二一六《宗室世系表》二及所撰《義國夫人虞氏銘》。

義國夫人虞氏誌

德祐元年正月

先妣虞氏，諱與恭，世居越之山陰。曾大父諱賓，朝散大夫、比部郎中、知饒州；妣桂氏，封宜人。大父諱明夫，朝散大夫；妣□氏，封恭人。父諱鄉，儒林郎、池州錄事參軍；妣杜氏，正獻祁公五世孫也。先妣生於開禧丁卯五月二日。及笄，歸于先君保信軍節度使與華，爲楚孝節王伯昨之曾孫婦，吳宣獻王師意之孫婦，咸寧郡王希丞之冢婦。淳祐七年，以榮文恭王妣婦，特封宜人。景定三

年，進封碩人。咸淳六年，以孟竅該皇后款謁恩特轉和州防禦使，進封咸寧郡夫人。七年，該明禋恩，封和政郡夫人。先妣稟性溫柔，律己勤儉，事上以孝，待下以寬，接婣族以和，處閨門以肅。不幸先君蚤世，嫠居謹守柏操甚堅，惟延師教子，期紹家聲。孟竅侍母游宦，入綴宗班，未嘗不以承順爲先。咸淳壬申冬，得旨特轉福州觀察使、充榮王園令，奉侍歸里，以便親養。暮景優游，自謂可登上壽。忽一夕，呼孟竅來前，曰：「吾衰矣，勢必不久。」復戒之曰：「忠孝勤儉，爾家相傳之道，爾宜遵守。」言未竟，翛然而逝。人皆謂此生平好善之應。母子相依，俄頃永訣，嗚呼痛哉！時咸淳癸酉十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七。訃聞，度宗憫悼，特輟視朝，錫腦永秘器以斂，頒內帑金以賻，恩隆世母。追封義國夫人，綸誥有「柔嘉有儀，慈儉爲寶」之褒。其爲哀榮，可謂至矣。男一人孟竅。孫男二：長由烈，承節郎；次道真，尚幼。女四。俱忍死以德祐乙亥正月一日奉柩葬于會稽五雲□□鄉□□之原〔二〕，從先志也。葬日薄，未暇乞銘於當世鉅筆，姑識歲月納諸幽。孤哀子趙孟竅泣血謹誌。眷末中大夫、直秘閣、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趙時彌填諱。《夢碧簪石言》卷二，清刻本。（祝尚書校點）

〔二〕葬于：原作「葬五」，據文意改。

耐庵

耐庵，姓名不詳，咸淳時人。

靖康稗史序 咸淳三年

《開封府狀》、《南征錄彙》、《宋俘記》、《青宮譯語》、《呻吟語》各一卷，封題「《同憤錄》」下帙，甲申重午確庵訂」十二字，藏臨安顧氏已三世。甲申當是隆興二年，上冊已佚，確庵姓氏亦無考。所采皆虜中書，絕筆於梓宮南返，當是奉迎諸老手筆。高宗朝搜禁私家紀述，《南征錄彙》間有傳本，余僅見上帙，當是靖康元年閏月前事，補以《宣和奉使錄》、《甕中人語》各一卷，靖康禍亂始末備已。咸淳丁卯耐庵書。《靖康稗史》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校點本。（祝尚書校點）

郭彥聰

郭彥聰，咸淳間在世。

咸淳鐘款

太歲丁卯仲秋，奉籙弟子郭彥聰捨鐘一口，入麻洲康王行祠，永庇供養，以求嗣續，庇佑家門，子孫昌盛，壽綿長永、保平安者。咸淳三年八月十五望謹題。光緒《廣州府志》卷一〇二。（黃錦君校點）

朱 栢

朱栢，宋末安吉州（治今浙江湖州）人，進士。見民國《南潯志》卷一三。

墳庵置簿乞給印押申狀

咸淳三年

不避威嚴，仰干穹聽。栢曩偕兄弟輩奉先人治命，立田營墳，建庵爲子孫奉祀之地。今幸遂付託，欲使繼繼承承，靡替先志，不可無所稽據，用真簿籍，條劃事件，一樣四本。其□□□墳庵，其三分隸子位，各將遵守。將□□□須憑印押，庶後之人知立此簿，以當勒碑。子子孫孫有能景慕羹墻，見堯之心，則披覩斯籍，視聽如生，必爲之增光潤色，銘刻諸石，其於此簿相爲世守。栢等區區

孝思莫能追報罔極，欲乞仁慈俯垂矜察，憫其奉先之念篤，亮其貽後之慮深，特賜台判，送印司印給，俾得永久，存歿豈勝感恩茹德之至！
民國《南潯志》卷一三，民國十一年刻本。

增修厚德庵記

咸淳五年三月

本庵建於淳祐癸卯，增修於咸淳己巳。夫庵之立不存定規，則不能傳久；德之積不堅定力，則不能如此德之義。此厚德之所以名庵歟！其所以望于子孫世守者，甚不薄也。先考生於乾道壬辰，終於淳祐癸卯，享年七十有二。先妣生於乾道癸巳，終於紹定壬辰，享年六十。嫡生四子：長松，次椿，又次枏，綜理家務；法通最後從釋，奉祀祖墳餘慶。三子析居之後，先父得以安養者數年，留田一十五畝，治命同□□□。枏等遵守遺言，壘土以圖窀穸，結庵□，□□像，給糧食，飯工匠，三子均之。即于淳祐甲辰，枏等忍死安厝，以盡送終。越二紀餘，敬事如存。其間庵宇添創，靡憚勞費。不幸長兄早逝于景定庚申，仲兄又逝于咸淳丁卯，惟枏與僧弟朝夕永懷，增修一事，每切于心。今來增修就緒，將卜日祔葬二兄于雙親之旁，使不致于淪沒。倘後之人繼志述事，共爲孝子順孫之職，由厚德以拜丘隴，寧不念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加之意云！咸淳五年三月吉日，枏同僧弟法通、姪芾、藻等謹誌。
民國《南潯志》卷一三。（以上郭齊校點）

吳 由

吳由，咸淳間爲鹽官縣令。

雙廟祝文

咸淳三年

咸淳三年，令吳由率同寓楊公、邑庠諸生，以十月十六日己巳，祭許公於廟，蓋公盡節之日也。曰，聞之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富貴無能，磨滅難紀，惟忠義之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人心所同也。唐安史之亂，竄身奉賊者何可勝計，屹然砥柱於大河南北，惟平原與睢陽耳。卒之捍蔽江淮，以濟中興，實維睢陽死守之力。太守許公，茲邑人也。始與城父令姚公決固守之謀，終與張都督、南開府、雷將軍諸公盡效死之節，蓋與此城相爲始終存亡者。孤忠偉績，天下後世所同欽歎歎息，況父母之邦乎！邑有廟，奉五公暨諸將，歲時惟謹，獨於盡節之日未有表而出之者。由幼讀書而知有睢陽戰守之烈，茲試令而獲在武原忠義之鄉，私竊以爲榮幸。因與邑寓楊君訂之舊史，質之《通鑑》，參之長歷，夫然後知睢陽之陷於孟冬之九日，後七日而許竟以不屈死，輒於是日載舉祀事於廟庭之下，以補舊典之缺，以

慰邦人之思。嗚呼！士之舍生取義，義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彼其見之明、斷之果、守之固，此心所存，知有主耳國耳，身且不暇顧，況暇計其時與日乎！史冊之可稽，時日之不泯，天所以彰忠義之迹，使來者因得以致其哀慕景仰，而感發其忠義同然之心也。居是邦而想公之所由生，拊是日而思公之所以死，偉哉烈丈夫，視世之虛生浪死與草木同腐者，果何如哉！維時霜露淒淒，木落草衰，百拜英風，奠此一卮，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千載遼鶴，能不一歸以惠顧鄉井之群黎云。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七，民國十一年續修鉛印本。（刁忠民校點）

曹 鎮

曹鎮，咸淳三年攝盱眙軍通判，九年試招信令。

盱眙守余汝彊碑記

咸淳三年三月

慶元左揆余忠肅公曾宣命□□□覘乖亂。子敏公嗣其志，以嘉定辛未□膺華遣，密先烈也。經從歲月，炳炳在茲。後五十七年，曾孫汝彊適守是邦，贊□餘日，領僚友金陵朱□□□□泗之攝倅□山曹鎮游□□□□名□其子弟賓客從。方俛仰□此間□□然□引今昔，使人激發，不知所□。一

門圭壁，前輝後映，顧淮汴風雲，爲□景□孰不曰偉哉！咸淳丁卯清明日，曹鎮□□。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咸淳九年九月

□□曹鎮試招信令，以縣廨未營，寓治茲山者三閱歲。奉汰賦歸，時咸淳癸酉重陽前七日也。敬濡筆以識。《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四一

徐理

徐理（一二二八——？），字德玉，號南溪，紹興府蕭山（今浙江蕭山）人。幼好音律、算術之學，著《琴統》（存），寶祐三年上於朝。次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九。見《寶祐四年登科錄》及所撰《追古》。

追古 祥興元年

《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孔門之瑟，今不復見。若琴則今古同風，瑟之爲可貴，信矣。雖然，琴之不廢於今者，器耳，而其意無復有也。歐陽公爲器存意不存者，此也。鄭衛之音，固正聲之枘鑿，而世俗之音，又鄭衛之冰炭。濮上新聲，非《韶》、《夏》也，猶能感發於幽隱之中，詭變若鬼神之狀。清徵清角，非《雅》、《頌》也，猶能一再鼓而玄鶴來，繼作而玄雲起，風雨至。今之爲曲操者，能致是乎？不能致是，而又望其可以諧德音，紀中和，以至於通神明、阜民財乎？嗟夫！師襄、伯牙，逝不返矣。黹黑頤長，曠如望羊之風，不復可想像而見矣。巍巍泰山，洋洋流水之志，不

復可俄度而知矣。而所傳之不絕一綫者，五音十二律，乃多缺略而舛訛。嗚呼，難矣哉！愚以淺陋之質，幼年竊好音聲、算術，積二十年而成鍾律之書。寶祐乙卯，獻於理宗皇帝。玉音付提史端明尤公焞看詳，一時元老諸賢汲引，遂得叨恩科級，實千一之遇也。今年五十逾一矣。仕進之念浸若槁灰，然於至理未能厭情。且於徽絃粗知要旨。暇日於竹齋書几之間，運指調音，竊有得於萬一。痛律調之弊流，極簡編之考訂，成此一書，俾七絃各正其名，五音各有其位，瑩徹而無疵，錯綜而無礙，砭痼攻瑕，覺迷解惑，庶或得之。《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君子所當御。」故名曰《琴統》。昔漢桓譚著《琴道》未成，班孟堅續成之。僕也不揣，又續其說，知罪知罪！《琴統》，明抄本。

琴統外篇叙

《外篇》者，所以翼《琴統》也。琴以統樂，三統在琴，名亦隨之。律道難明，琴尤所難，是故翼之。《律鑑》曰：「律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是也。統之爲義，亦出乎此。夫管以統氣，樂以統聲，以有形統無形，非以實統虛乎？曰：虛未易統也。天地不易歲時，日月不易晝夜，水火吾知有燥息之性〔一〕，草木吾知有薺萎之理。至於氣也，噓濕吹寒，莫可究其跡，是何也？虛也。目於色，衆辨黑白；鼻於臭，衆辨薰蕕；口於味，衆辨甘苦。至於聲也，師曠□□宮商，衆甘或莫知其然。是何也？虛也。虛而不可依而曰可期，不可見而曰可聞，非聖人之智，孰能統之？故管樂統氣

聲，實統虛也；琴統樂，實統實也；律生於道，道色氣聲，虛統虛也。虛虛爲道之極，實實爲道之極，虛極而實，實極而虛，虛實相因。琴與道俱，乃譜其聲，班其圖，申其言，以求其傳。嗚呼，樂以正，盛代之樂，不施之彼，則施之此。琴親於儒者也，可以鳴道焉。毋以琴視，吾作《外篇》。《琴統》。（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息：疑當作「濕」。

繆君珪

繆君珪，宋末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見《至順鎮江志》卷九。

重修報恩光孝禪寺記

鶴林山報恩光孝禪寺，古竹林寺也。訂之圖牒，宋高祖微時，嘗游息寺中，既即位，改曰鶴林。至唐開元，法照師來主法席，始爲禪寺。咸通十一年，夾山會師繇此往參船子和尚，故寺有夾山大室。紹興天子思報祐陵罔極之德，迺易今額。自時厥後，住持事非有道行不在選。咸淳丙寅，古鏡師

慶清白當塗隱靜山來居之。其始至也，事廢不舉，地莠不芟，棟扶梁柱，垣斷級墮，乃銖積顆聚，以事營繕，勿勤檀施。甫期年，葺三門，經藏、佛殿及諸像設費甚夥，衆以爲難，師曰：「未也。」明年，寢堂丈室，祠宇寮院，軒楹欄楯，器具床座，莫不畢葺。又明年，爲庫爲廡，爲庖爲溲，爲園爲廬，爲垣爲達術，百役踵興。惟善法堂，大役也，未易謀，師慨然曰：「舍是弗圖，吾則不武。」乃倒囊鉢，鳩工選材，悉力竭作，未一年而堂成。郡牧總卿趙公嘉其志，特書「天雨寶華」四大字。于是樓閣殿廡，空翔地湧，眈眈奕奕，殆無遺功矣。予聞而異之。夫自浮屠氏之說以誘脅世俗，疏抄筆勾，名曰化緣，降氣低色，何異道乞。甚者攫資施之入而厚私橐，尚肯散其所聚哉！清師之風，固可愧其徒也。《至順鎮江志》卷九。（吳洪澤校點）

曾宋珍

曾宋珍，廣州番禺（今廣東廣州）人。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曾任龍川縣尉。見雍正《廣東通志》卷三

雲溪寺捨田祠記

咸淳五年正月

雲溪寺，天聖四年薙榛參里山，景祐四年移錫歸德場。是時，僧且丐飲食以卒日。紹興癸亥，蔣八姑始捨田數頃，今鄧縣君復益以百畝。其多寡不必較，然自紹興至今百二十八載，而先後喜捨僅兩婦人，信乎好善之不多見也。縣君適曾氏諱士廉，先三十年逝。縣君銖積寸累而後有此田，一旦捨之無難色。礪石而求予記，予喟嘆曰：一切法，惟愛故壞，惟捨故常。在昔寶月師語東坡，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蓋不如是，則甚愛爲貪，不忍捨者爲吝。世之縮慝竄窬、不肯拔楊氏一毛者，曾婦人不若，而揮霍牟漁、舞手以乘浮屠氏者，鮮不爲所笑。然則是祠也，將以爲諷吝警貪，不宣爲縣君設，於是乎奮筆。若夫田有籍，此不書。咸淳五年正月上元，進士曾宋珍記。民國《東莞縣志》卷九〇，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又見《廣東文徵》卷五五。

魁星閣上梁文

靖康之境，名勝所居。昔建醫帝堂，乃欲醫文人之俗；今增魁星閣，必有魁天下之才。祠官久矣，祝釐，台躔於焉有耀，輝聯日月，會際風雲。前乎非軒，後乎非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不日而

成，明星有爛。嗟世無真學，政緣三光之氣分；惟宋多偉人，良以五星之奎聚。瞻言文宿，有光先朝。玉燭既調，泰階斯應。兩魁合，則爲仲淹，爲永叔，爲子韶；三魁驗，則如楊真，如馮京，如何漢。有是父，有是子，張在梁前；難爲兄，難爲弟，陳居孫後。自誠與桂，合郡同年；師德及曾，一門兩壻。此皆陰有以發胸中之光燄，所以見之於筆下之文章，彪炳聲華，軒豁耳目。毋謂昔乎既往，焉知來者不如。何幸名場，有茲盛舉！恍若木天之成象，頓令鹵地之生輝。天子詔，狀元心，誰獨無此；暮雨簾，朝雲棟，創見於今。多士如繁星麗空，長天共秋水一色。左蟠龍穴，右踞虎門。龜岫波澄，穩跨金鼇之背；螺州沙靜，肅聯玉鷺之班。合瀾倒不盡之詞源，筆鋒掃方張之軍陣。丹飄月桂，嵯烟繞百丈雲梯；紅漲江桃，螭浦透三層春浪。石碑高揭，表表芳名；沙頭已圓，班班仙識。紀坤輿之毓秀，況乾象之炳靈。開蕩胸襟，磨礪歲月。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雖曰君子多乎；詞賦設科與經義設科，及其成功一也。行矣紫封於玉簡，快哉黃蹈於槐花。便收東隅，莫收桑榆，未挹南箕，先挹北斗。心乎愛矣，正欲與公等數輩同登；身親見之，何必曰兒子二郎必做。欲升梁欐，敢效巴歛！嘉

慶《新安縣志》卷二四，民國十九年鉛印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余安裕

余安裕，謝枋得甥。少從枋得學。咸淳四年爲國子正。九年，自秘書省校書郎除著作佐郎、兼權樞密

院編修官、兼權右侍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德祐元年知嘉興府，聞元兵至，求去，坐削一官送徽州。見《洞霄圖志》卷六、《宋史》卷四七、《山堂肆考》卷五五。

沖天觀記

咸淳九年三月

洞霄知宮靈濟通真大師孫處道，興起宮事，既勤既備，乃卜基於安吉之青坡，初作上清道院。都監演教大師龔文煥，式克肯堂，拓舊而新。殿廡整比，丹碧岌嶸，復以沖天觀敕額請於朝。既又獲省符，視御前宮觀，悉免科役，俾其徒周允和主之，遂爲茗雪間一大奇觀。乃介王道州洵，謁文於予。予聞吳興號水晶宮，其山川清曠，宜有高人逸士如昔者。桑苧翁、元真子之徒，往往猶未見也。二君經始棟宇，以崇其教，以淑其徒。或者前所謂高人逸士，庶幾其亦來游乎。道家者流，其初出於傲世矯俗，老、莊、列子是已。司馬父子始推儒者，納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曰堯舜道心、孔曾道學，固儒者所謂道也。然而章句爲工，青紫爲志，專門名家，甲詆乙排。子長誠漢人也，知漢儒而已。今天下儒道之盛，彰彰明矣，視國事猶家，視人猶己。視孫君、龔君之皇皇懇懇，方洞霄整辦之餘，又爲沖天開山，焦心勞身，無所爲而爲之者，其幾何人？漢儒其又可訾邪？此之不爲，而彼之有立，予所爲慨焉寤歎也。使二君而歸於儒，其亦能有立邪？因爲之歌以訊之。噫！胡爲兮山水幽，青坡上下兮茗雪交流。芙蓉衣兮蘭珮，青精爲飯兮瓊麋爲羞。致虛極兮靜篤，眇外物兮焉求？澹和風兮

扇春，嘯壁月兮皓秋。八極兮一息，神光爛兮斗牛。歷萬劫兮不泯，遺天下兮忘憂。飛仙兮何許，慈愍兮虛柔。定非閉固兮絕物，私一己兮身謀。天門兮虎符，上帝有命兮汛掃九州。時清平兮可仕，招隱君兮毋彼留。咸淳九年癸酉歲上巳日，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兼權樞密院編修官、兼崇政殿說書余安裕記。中奉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文復之書。中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高斯得篆額。養素大師、監觀沈多福，廣妙大師、同知觀事周國壽，輔元大師、知觀事張真嗣，妙有大師、開山住持管轄周允和立石。《洞霄圖志》卷六。（王曉波校點）

鄭 埜

鄭埜，咸淳間官朝議大夫，曾爲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見同治《武寧縣志》卷二八。

葉宣義傳 咸淳四年

葉梗，字國材，廉村人。少舉進士，有俠氣，負經世才。時建炎、紹興間，二聖北遷，士馬蹂躪，盜賊蠭起，內外戒□，公慨然有任荷時事意。岳武穆提兵入洪州，躬自杖策軍門，獻攻取之略。

岳侯與語大喜，命之隨軍，所至多有裨助，岳侯重之。官宣義郎、廣東經略司幹官，已而詣闕條陳八事，所指切中時機，語多忠激。及召赴都堂與諸大臣議，不合，力爭久之，益憤激，退而嘆曰：「老矣，無能爲也！」遂棄綬歸隱，以著述自終，有《沈帚集》數卷藏於家。配祀岳廟。曰蘭谷葉子進主余塾，出其從祖《沈帚集》示余。讀之，其奔軼之氣，鬼瀕之文，直欲效武穆精忠，血性淋漓紙上，非區區假借語言以自銜鬻者。雖不見用，而忠肝義膽，至今凜然與日月爭光。其陪享岳侯廟食，詎不馨香也哉！〔二〕！同治《武寧縣志》卷二八，同治九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二〕原文後按：「鄭埜爲朝議大夫、前夔路提點刑獄公事。此傳咸淳戊辰歲作也。」

釋惟符

惟符，號石帆叟，咸淳間住南山淨慈寺。

月峰和尚語錄序

咸淳四年五月

無明將松源一滴水，鼓平地波濤；蘭谿用無明一星火，□□□□談。月峰不甘，盡情掃蕩，直得

灰飛流絕，可謂不能克其家者，□眼衲僧向此錄中辨取。時咸淳戊辰長至前十日，住大宋南山淨慈石帆叟惟符書。《相模州極樂禪寺月峰和尚語錄》卷首，宋咸淳刻本。（王曉波校點）

李之彥

李之彥，號東谷，宋末永嘉（今浙江溫州）人，著有《東谷所見》一卷（存）。

東谷所見序 咸淳四年十月

余閒居獨坐，觸事動心，據所見隨錄。友朋目之，屢請刊行，不可辭。然任意迅筆，肆言無忌諱。余所見與人所見未必盡合也，有見而喜，亦有見而怒，知我罪我，其惟此見乎。咸淳戊辰小春，永嘉東谷李之彥自序。《東谷所見》卷首，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七七。

李 芾

李芾（？——一二七六），字叔章，號肯齋，衡州（治今湖南衡陽）人。以門蔭補南安司戶，徙祁陽

尉、湖南安撫司幕官。歷知德清縣、永、温州。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被誣以贓罪罷去。十年，起爲湖南提刑，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德祐元年十月，元軍圍潭，芾率軍民死守。二年正月，城將陷，闔家死之。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見《宋史》卷四五〇《忠義傳》五，又卷四七《瀛國公紀》。

朝散大夫知贛州軍事蘇公墓志銘

景炎三年三月〔二〕

余奉旨知潭州，同寅別駕蘇君諱方學，難弟嵩，皆先生嗣，家儲雙鳳，且與余同舉省試。而別駕性至孝友，學通今古，一切民生利害、封疆情形，無不共商可否。政事之暇，爲余詳道先生行誼。蓋生而穎異，十齡通五經，號神童。十四補邑庠弟子員。後四年舉於鄉，又五年成進士，初授兵部員外郎。持身正直，豎議堅貞，樞密婁公機重其才猷經濟，薦遷都諫。時國事多艱，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數次上疏，上不嘉納。乞補外，通判廣州。爲政寬平，禮賢下士，功績上聞，敕知贛州軍事，委以機務，倚以屏藩。特進朝散大夫，賜魚袋、一品服，寵榮至此，可謂極矣。宜先生日詰戎兵，戒備無虞，上慰天子南顧之憂，下奠斯民衽席之樂，行將霖雨，天下正有待也。無何，食少事煩，憂勞成疾，上慮漸深，特命還鄉，從容調治。別駕聞，請解組歸里志養。皇恩益加優恤，降詔陞見，擢授廣州刺史。噫嘻，異矣！先生既治於前，長君復治於後，彼都人士何幸而遇良牧相繼也哉！未幾，而先生告終，明年營葬，屬余誌銘。嗚呼！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先生之功，近沐遠頌，夫豈余言所能

測耶？從來天地醇龐之氣，磅礴鬱積，類生奇才偉人，爲邦國光，而往往得之積厚流遠者。按先生系出西蜀，秀毓眉山。大父希明，出宰臨武；厥考允湘，亦令樂昌。發跡科目，卓有賢聲。先生配龔氏，閨行素著，舉案齊眉。螽斯衍慶，繼序繩繩，且羣季董顒昂，聯膺鄉薦，先生聚一家之人文，爲王國之吉士，而富貴福澤，人世間應不多得矣。嗟夫！先生之在朝也，力排奸邪，扶持正類，名公巨卿咸相推服。其外轉也，揆文奮武，鞠躬盡瘁，忠君愛國，無二乃心。以視夫附權貴、禍社稷、炫浮名虛聲以夸耀一時者，其負疚先生於百世後也夫！其羞見先生於九泉下也夫！先生諱應龍，字伯翼，景炎丁丑二月七日正寢於家，距其生前乾道丙戌十月望日，享壽五十有二。葬於皈上都覲庄，螺螄形石穴，卯山西向，牛眠之吉也，詳誌以垂不朽云。宋景炎三年戊寅三月哉生明，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知潭州府事、前湖南提刑李芾頓首撰。民國《樂昌縣志》卷二三，民國二十一年刻本。（李文澤校點）

〔二〕按本文末署「景炎三年戊寅三月」，而據《宋史》卷四七，李芾死難在德祐二年正月，則此誌當非李芾所撰，蓋後人假托，姑錄存于此以備考。

王霖龍

王霖龍，字得雲，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寶祐元年登進士第。景定五年知婺州浦江縣。歷仕於鄞、於京、於朝，出知嚴州。德祐初改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元兵入浙，棄城遁。見所撰文及《淳熙三山

志》卷三二、《宋史》卷四七、嘉靖《浦江志略》卷四、同治《福建通志》卷一八二。

社倉廣惠倉收糴事申狀

本縣坐萬山底，年計苗額一萬一千有畸，則爲田額可知矣。每歲青黃未交之時，率是下等貧頑無藉之民相挺疾視，爲上戶者亦甚岌。祇事以來，于今兩載，每遇春夏之交，甚爲此窘。加以今歲早歉，若非加禮勸諭上戶出糴，其頑然不恤小民者，亦豈能永保家業歟？本縣七鄉三十都，其趙秘閣任內所置社倉、廣惠倉共一十四處，廣惠爲倉有十，社倉有四。方其初行之時，年穀熟，人心醇，所謂實倉之穀敷糴上戶，計其物力多少以科之，上戶有所不較。其後時異事殊，穀價騰踴，人心澆薄，至有敷上戶而不納者，至有減元價而出糴者，於是穀本折閱，秤數減少。上戶既不受科敷之糴，倉官於是有陪糴之苦，間有糴到穀秤者，又準上司差官撞秤，名曰撞點，實則搔覓。宜其有駸駸三十年不替者。所謂濟民，適以苦民，其爲倉官不破家蕩產者幾希。今歲不幸早歉，于時已屆仲冬，深慮來年春夏之交，乏食之民無以接續，不免權時之宜，監舊倉官將元椿交承之錢且照日下時價，每一秤十五斤計十八界官會四貫，作急收糴，拘椿在倉，交付下次倉官，候來年春夏之交出糴。元錢又候秋成糴穀，交與下次人。一年一替，庶幾不致徒椿元管之錢，而無一毫及民之實。所有諸倉已各隨鄉請佐官及諸廳分管了辦，今已七八，獨有一兩倉不服約束，除別具姓名申外，候足日詳具諸倉糴到穀數申。

穀數既不致於敷糴，倉官又且樂於交承，庶幾百里之民均拜二天之賜。備申使府、諸臺、戶部。嘉靖
《浦江志略》卷三，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

置月泉書堂贍田記

士不可以無教，尤不可以無養。雖然，教爲上，養次之。簞瓢捭茹，贏糧千里，果志於養者乎？
《易》之《頤》者養也，既曰「觀其所養」，又曰「觀其自養」。自養在下，所養在上，在下者固非汲
汲於求養，在上者寧不思所以養之之道哉？老守曩令浦陽，規月泉隙地爲書堂，仰以祀先師，俯以淑
諸生，得田三十六畝二十八步地，山塘一十五畝一角有餘，其詳備載於元砧基。歲收其息，爲次丁舍
菜費，散其餘以充庖廩。雖事力未周，而規模略備。諸生謹曰：「如是足矣。」然於我心則有不釋焉
者。繼仕于鄞、于京、于朝，俸入之羨，銖銖積之，屬其邑之甲寓，凡田之鄰於書堂者請爲增置。言
非不數，應者藐如。迨守桐江，與浦陽接壤而近，諸生之來學者日益親，邑佐陳君豹又乃曰：「昔受
鬻田養士之教，欲言未可，曾收鍰五百貫足，而未償其田。今私家之田二十畝一角四十步爲請，以易
已領之錢。」以今準昔，所入加倍，所養加厚，吾徒藏於斯，修於斯，游且息於斯，亦可以觀所養矣，
又將觀其自養者焉。大抵古人之學，威儀辭遜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而又有
理義以養其心，豈徒曰口體之養云乎哉！此教養相須之義，敢悉爲同志言之。乃若新入之田，印契則

申之戶部，免稅則牒之縣家，給據則陳之於提學漕司及主學倉司，其地段晦步之形勢，一令黃遷道督其事，吾同志其勉之。嘉清《浦江志略》卷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葉 某

葉某，名字不詳。宋末黃州黃岡（今湖北黃岡）人。

爛柯山題名 咸淳四年正月

淮南黃岡葉□，咸淳戊辰孟春望日祇此斧柯〔二〕，謾留記耳。道光《高要縣志》卷一三，道光四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二〕祇：據文意當作「抵」。

文敬昕

文敬昕，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與胡次焱爲友。

全宋文卷八二四一 王霖龍 葉 某 文敬昕

與餘學胡先生書

某繡水之聚樂莫樂，而雲深之離悲莫悲也。遯翁、月泉諸朋友甚以梅巖倏去爲慊，既而觥籌杖屨，儘多樂意，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耳。薌溪之餞者二十餘人，而磐菴、鶴丹又別于武溪寒林下，嶽崎歷落之蹟，何以得此于冠蓋里中諸名勝也。自念參差槐市而不一識面，乃得晤言於青山白紵、鵲袍蠶葉之場，諧歎彌月，自以爲平生朋友樂聚無踰此者。別數年來，宇宙大變，出一生于萬死，而又得與梅巖結迂叟、康節鄉人之好，欣幸之餘，感慨係之矣。鳳山非不可寄者，蓋以天寒歲晚不欲煩起居，亦恐未必能遽爲叔夜命駕也。顓介貼書，詞嚴誼密，知體中小不佳。春煖，則痛鬱之疾當自平寧。承教《除夕雷》詩，雄健快著，玉川月蝕長歌，子美地動聯句，不能過也。第恐爲鬼者自能念咒作法，起雷以怖，人未必畏雷，而雷反爲其所役也。呵呵。柳儀曹文大冊楷字，得之如至寶，感激感激。豚肩籠餅之貺何厪如之，可與田父共作社矣。獠奴龍鍾，兩茭峻坂，以口腹累人，滋愧滋愧。來訪之約，惟日以幾至廬源，望報，當納屐候迓于衝嶺之巔也。輒假元日佳韻寫卷卷一嘆，幸甚。拍塞欲言，紙竟且止，然握手劇談不遠矣。伏墨跽喜，等幾窮照。《梅巖文集》卷一〇。（黃錦君校點）

黃大有

黃大有，宋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寓居蘇州。見所撰《著作王先生（蘋）文集跋》。

著作王先生蘋文集跋

景炎三年二月

自一貫曰唯之後〔一〕，羣弟子各以其親傳之學仕列國，厥後罔有聞知。亞聖繼興，闡揚斯道，垂絕復續，寥寥千載。天啓炎宋，五星聚奎，諸儒間出，背項相望，一時聲稱，日光玉潔，跨漢軼唐，文治與道學，由此而盛。中間不幸各立門戶，相勝相非於議論之間，致使士習風靡，或歸於朔，或附於川，或從於洛，支分派別，不復會歸於皇極之源。小人乘間抵巇，大倡僞學之謗，荏苒歲月，貽禍國家。幸而天不闕道，二程門人尚存。胡、尹暨著作王先生蘋者，落落晨星，理學流委，僅存一綫。使王公不遇思陵，未免埋光晦彩，終其身幾與草木同腐，豈不重可惜哉！愚也生於叔世，萍寓吳門，每恨生晚，不及游先生之門。且聞先生之爲人，又知先生之所學。嘗味其「功名富貴、道德性命皆不足樂」之語，且與曾、顏氣象相似，可以振薄俗，可以樂士心。惜乎道不傳於後，文不著於世，雖獲用於一時，在公亦姑云爾。吁，天邪，人邪，愚不得而知邪！時戊寅仲春三日〔二〕，眉山後學黃大有

拜手謹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宋著作王先生文集》（李氏宜秋館本）卷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劉琳校點）

〔二〕自：原作「有」，據《宋著作王先生文集》改。

〔三〕「戊寅」上，右本有「祥興改元」四字。按景炎三年戊寅四月端宗趙昀崩，帝昀即位，五月癸未朔改元祥興。黃大有寫此跋在二月，時未改元，「祥興改元」四字顯係後人妄加，今不取。

史能之

史能之，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彌鞏之子。淳祐元年進士，爲武進尉。咸淳四年知常州。曾主持重修《毗陵志》三十卷，今存。見《寶慶四明志》卷一〇，《宋史》卷四二三《史彌鞏傳》。

咸淳毗陵志序

咸淳四年正月

毗陵有志舊矣。歲淳祐辛丑，余尉武進，時宋公慈爲守，相與言，病其略也，俾鄉之大夫士增益之，計書成且有日。越三十年，余承朝命長此州，取而閱之，則猶故也。嘻，豈職守之遵絀不常，而郡事之輟輟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續邪？抑有待而然邪？夫《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

辨地物，以詔地求」〔二〕，蓋將使來者有考也，而可忽諸！毗陵自晉改邑爲郡，至唐易郡爲州。代更五季，民竄於兵。宋奠九壘，江南既平，郡始入職方氏。一馬渡江之後，錢唐爲天子行在所，繇是與蘇、湖、秀均號右扶。《寰宇記》所謂「人性吉直，黎庶淳遜」，其所從來古矣。今山川映發，民物殷蕃，謹固封圻，爲國之屏，壤地非小弱也，而郡志弗續，非闕歟？迺命同僚之材識與郡士之博習者，網羅見聞，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書於常簿季公之家，訛者正，略者備，缺者補，蓋閱旬月而後成。雖然，余豈掠美者哉？事患不爲，爲而無不成。余之續之，所以成前人之志，而廣異日之傳云爾。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咸淳四禩月正元日，四明史能之叙。《咸淳毗陵志》卷首。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二二，康熙《武進縣志》卷三三，康熙《常州府志》卷首，《卮宋樓藏書志》卷三一。（曾棗莊校點）

〔二〕求：原作「采」，據《周禮·大司徒·土訓》改。

郭應酉

郭應酉，字居安。咸淳中知臨安府仁和縣，擢主管官告院。後從少帝昺於厓山。見《齊東野語》卷一、《自堂存稿》卷三。

重建社稷壇記

皇上涖祚之五年，制詔今戶部侍郎潛公爲京兆尹，始謁羣望，又會中春有事于社稷，禮成，顧謂寮吏曰：「吾聞元祐間文忠蘇公守茲土，敬共明神，工祝致告，有北墉答陰之義。當時規置準古，槩可想見，茲其處乎？」吏白壇舊在嘉會門內，邦志逸所徙歲月，意紹興駐蹕初也。公喟然曰：「今視昔，宜愈益隆重。顧藩拔埽荒，宜木禿缺，環視梵宮卓犖，若有矜色。先生示本之意隱矣，其何以圭表四方？」于是戒有司庀其役，仍舊貫爲壇五。壇皆三成，各有墼，風雨雷參焉不書，尊社稷也。北爲齋廬五楹，更衣、牲庖、門序、垣甃，百用俱修。越秋禋，執事者更貌易觀，陟降齊愉，謂是不可無紀，則以屬其從事郭應西。會以省覲去，亡何，辱用赤令，拜堂下，公命之不寘，乃弗敢辭。按古者天子有太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京師，天子所自治之國也。侯國則各以其分土，蕃我王室。嬴氏墟侯社，爲郡三十六，京師爲內史，先王之典盡廢。漢興，都關中，立漢社稷，而又爲公社，猶有王社之遺意焉。光武建太社稷於雒陽，始命州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自是先王爲京師報功之禮始寄之典京師者，而實古王社也。且古所謂報功，非曰相我穡事而已，災而類，征而宜，帥師而受賑，罔不徼福于神。我朝南渡百年，根本安固，屬者凶人產孽，謀夫靡臧，幾使《載芟》、《良耜》之頌不奏于幽。今邦國都鄙下至二十五家之聚尚有爾土，厥有幹有

年于茲邑，壤耄衢稚，飽嬉以歌。關門積用大穰，雖水旱亡所患。位育固存乎人，夫亦惟神之不況，而美報之道蔑以超于郡國，反不逮焉。丘之胙猶知殫出畢作，一封人之事，長吏莫之克祗，則我先皇帝與其社稷臣再胙九土，何其厪且勤也。蓋昔者公辨姦最早，卒至燎原，重感夫社稷之靈蔭民罔極，故汲汲焉急人所緩如此。始公既釋奠于先聖先師，顧視黌舍旁風上雨，則亟命葺之，與是役也實相先後。凡皆政之大本，是以再期之間，百爾施置，靡不千祀其利。疏三河六井以蘇湫底；治缸梁二百餘所，拓湖岸千餘丈，墊隘用亨；代民賦爲緡錢九十萬有奇，特未歇也。官無欹署，吏祿以時，軍食化殫爲饒，廩困樁亡，務使人人獲其所，厥施無算。校其贏猶能爲公家儲酤本凡五百萬緡，償少府錢又什二焉。夫以國常弛征，市不籠貨，禹甸周原，漢上腴之殖非有加也，亦惟朝廷治平，溉其根，不抑耗其實；而公之治又一本于誠學，蓋與造化之功用、二氣之良能，流行于兩間，鈞一真實無妄之理，故能使人順賴其德。若非土不立，非穀不生，是則公之有功于京師，固與社稷同其大。噫！社稷之爲大也，豈若彼幻教□祠飛奇鉤貨者之誑。而今小大庶邦皆有社稷，往往此之不爲，顧彼之久行，抑惑矣。應酉丕式見德，亦既敬止，乃諗于公，以書之牲石云。《咸淳臨安志》卷一八。

宗陽宮上梁文

聖人繼天立極，瑞已兆于初潛；上帝儲祉垂恩，事莫嚴于昭受。若稽舊典，爰作殊庭，以綿億萬

年之基，以隆九五位之福。載惟肇建之始，則應天興聖，首彰慶源；粵從南渡以來，則祐聖開元，益昌景運。茲祖宗之丕則，示帝王之正符。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皇極平康直正，以爲天下之王；諸侯朝覲謳歌，咸曰吾君之子。飛龍利見，遘駿有聲。蒙潤澤者必遡其源，受庇廕者必推其本。宣平坊內，宅猶有于神光；明遠樓前，圃尚存于燕射。此大明之所自照，而衆陽之所共宗。地接重華，鍾有道曾孫之慶；天生上智，見佑我烈考之心。是用申舊章以命有司，建嘉名而昭丕應。移材靈囿，斥費水衡。作新宮千柱而人不知，體元祐儉慈之意；祚洪圖萬葉而功不朽，法祥符嚴潔之誠。赫穹昊之鑑臨，儼羣仙之環拱。真人在御，仰來和天尊之居；列緯衣光，俯紫薇垣星之坐。上永凝于眷命，下丕答于輿瞻。爰歷靈辰，用興巍架。伸茲善頌，相彼歡謠。

拋樑東，海門天闊日瞳瞳。萬齡耆壽朝慈殿，百世仙源毓震宮。

西，蜀道平夷太白低。忠益潛藩多王氣，元和聖德壽天齊。

南，風宣九譯聖恩覃。國陽自展郊壇敬，始信離明一德參。

北，歷歷衆星皆拱極。萬里神州在望中，車書混一干戈息。

上，敬天一念臺新創。流虹繞電答休符，甘雨和風酬景貺。

下，河清毓慶扶宗社。九韶樂奏鳳來儀，萬井年豐麟在野。

伏願上樑之後，社稷尊安，乾坤喜答，右文母以介繁祉，錫皇帝以登太平。松喬游于斯庭，長上

漢宮之壽；邾鄆卜過其曆，益綿周鼎之年。《咸淳臨安志》卷一三。（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四二

胡次焱一

胡次焱（一二二九——一三〇六），字濟鼎，號梅巖，晚號餘學，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登咸淳四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湖口主簿，以便養改貴池尉。德祐元年元兵至境，都統制張林降，次焱脫身歸，以《易》教授鄉里。或勸其仕，作《媒嫠問答》詩以見志。元大德十年卒，年七十八。著有《四書注》、《贅箋唐詩絕句》、《文公感興詩注》。見《新安文獻志》卷八七《胡主簿傳》、元程以文《跋媒嫠問答詩後》（《梅巖文集》卷九）。

次焱詩文本未編輯，今本《梅巖文集》八卷、附錄二卷乃明嘉靖中其裔孫璉蒐輯而成，璉甥潘滋重加整比較刻。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釐爲四卷。

雪梅賦

草遭雪而萎，木遇雪而折，雪其酷哉！梅挺然立雪，貌澤香烈，雪雖酷，不能加于梅也。孟

子曰「威武不能屈」，于梅有焉。庚申冬十二月，對雪觀梅，有慨于衷。嗚呼！人不能卓然特立，至橫逆之來，作兒女態，其視梅得無慙乎！乃爲之賦。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豈獨松栢歟。羌對雪天之牢落，益知梅花之崛奇。且夫太陽遵晦，老陰竊機。凜氣候之慘慄，黯繁雲其四垂。冷雨霏霏而冰木，酸風刺刺而裂膚。俄而馮夷剪水兮初瓊瑰之盈裾，天女散花兮紛玖瑤之載塗。意者戰罷玉龍，敗鱗鋪耶？遊殘粉蝶，墮翅吹耶？風約柳絮，高復低耶？雨落梨花，密以疎耶？皚皚練練，幾麻衣耶？浮浮涔涔，萬玉妃耶？糝瓊糜于九垓，爛銀屑于萬廬。拂拭糞土之墻，掩蓋腥穢之渠。瓦礫飾而圭璧，塊壤覆而璠璣。混天地高卑之分，失晝夜晦明之宜。禽鳥噤其無聲，澹木槁而草腓。于時有梅，毅然丈夫。香愈冷而有韻，貌愈澤而不枯。枝彌壓而彌彊，花彌勁而彌舒。蓋西山伯夷之清，而陋巷顏子之癯。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豈獨松栢歟！思昔者春陽之載熙也，崇桃媚臉，纖李膩肌。日烘麗質，露浥華滋。公子王孫，挈榼提壺，輪蹄雜遝，絃歌咽鳴。此一時也，瞠老梅之在側，繫幹蘚而枝羸，過者不顧，遊者回車。迨夫錦棚逃暑，薰風透絺。桃堆盤而脂潤，李沈水而珠纍。此一時也，雖梅實之可取，奈衆口之參差。競喜甘而樂脆，以微酸而見嗤。乃若商聲入律，萬物披離。向之崇桃纖李，固已華落色衰矣，而山巔水涯之孤根，亦復葉禿而枝羸。梅亦何以自別于桃李兮，譬顏跖同堯服而舜趨，孰辯其爲賢爲愚？今者沍寒積雪，桃弊李疲。惟梅花歸其彊項，復突兀于園池。巽二不能狎其健骨，滕六不敢侮其幽姿。視前日之艷色穠華，何止灰滅煙飛也哉！然則非梅無以當雪之凌厲，非雪無以見梅之貞清，其

信也夫！吾聞雪，陰沴也，陰則爲寒爲凍、爲慘爲威。有條者憔悴，有葉者薈萎，有實者摧剝，有莖者陵遲。蓋天地之殺氣，爲品彙之入機。而梅，陽物也。黃鍾初動，梅聖得知。陽和其所先得，陽剛其所素持。能獨立萬物之表，挺不爲殺氣所毆。惟陽足以制陰，義《易》夫豈我誣。是故天下皆寒，不能寒梅之枝；天下皆凍，不能凍梅之蕤。爾慘自慘，梅獨愉愉；爾威自威，梅獨怡怡。瞻言雪霰之酷烈，匪于梅花而獨私。故物亦視其所以自立者如何耳，豈在外者所得而轉移。若脆草之與弱木，一遇雪則枯骨而爛皮。曾不求其在我者，將移咎于孰誰？嗟乎！俘六國，吞天下，其暴也何如，而相如一匹夫爾，乃睨視大庭，叱咤而睚眦，秦亦無得而加諸。蹙秦滅楚，其烈也何其，蕞爾一魯，不敵秦楚明矣，而守節不屈，漢爲之斂師，卒亦不敢肆其屠。李陵、蘇武，同遇匈奴，李將兵而驍勇，蘇奉使而羈孤。勇者卒降，羈者卒歸。何匈奴能脅甚壯之李，而不能脅惇然之蘇？漢庭三傑，比肩高祖，仕同主而生同時，何蕭何下獄，韓信誅夷，而張良以功名終始，獨無瑕疵？不寧惟是。莊公、管、蔡，皆人兄也，叔段、姬旦，皆人弟也，莊公欲害叔段，卒相爲瘡，管、蔡欲害姬旦，莫肆詆譖。王莽之勢足以挾子雲之美新諛辭，而郭、蔣好遯不污，雖莽之勢亦何施。桓溫之勢足以致坦之之流汗沾衣，而謝安從容就席，雖溫之勢亦奚爲。祿山僭橫，甄濟處之自如；黃巢殘酷，表聖貌之若無。方冊所載，此類孔多，大抵于顛沛之際可觀所立，而自立既固，雖行乎患難而有餘。彼不能自立也，至摧敗挫折，有兒女色，可憐而可悲。是皆自取之也，豈獨人之非。此吾對雪觀梅，起敬起慕，酌以元酒，申以孔詞，再拜而曰：昔知梅于暇豫，結以爲友；今知梅于患難，請以爲師。然彼雪者，挾重陰

之氣，肆轡轡于根株。雖孤標之不挫，而雪則乘時逞霸，何用心兮嶮巇。願上請于帝，以迄天誅。梅巖曰：「貧賤憂戚，乃玉女之良規。商鼎和羹，有所屈者有所期。請釋楚以爲外懼，不亦可乎？」對曰：「諾。犯而不較者德之盛，疾之已甚者亂之基。降大任者先空乏，全性命者忍須臾。先生之言，我維行之。」既而蒼狗罷暄，金烏騰輝，枝上之雪倏已銷鑠而流澌矣。《梅巖文集》卷一。

嗟乎賦

恭惟皇宋科目之設，得人爲盛。今天子即位三十七年，改元景定，辛酉春二月，下詔賓興，歸之精擇主司。大哉王言！士咸舉手加額。秋九月，既撤棘，取舍殊鬱公論。次焱病卧斗室，口占《嗟乎賦》一首。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吾于此亦云。詞曰：

嗟乎！場屋爲困賢能之地，科舉爲老英雄之術。亶哉斯言，未嘗不書空而咄咄也。且夫士者，毓海岳之清淑，孕斗牛之靈光，駕青蛇而驂白螭，被明月而佩寶璜。金湯邊陲，有表餌以縛首虜；鼎鉉廊廟，有仁義以禪皇王。此其雄傑之志、魁壘之行，視餘子真瑣瑣耳，又豈肯低首下心與之較一日之長？奈何鄉里舉選之法壞，公卿下士之禮亡，朝廷以時文取士，士舍文則無進用之方。嗟乎！豈料夫莞芎棄于洲澤，瓠蘧登于簞筐，衡鑑失實，取舍不當也耶。爾乃庭槐染黃，詔泥頒紫。三年螢窗，不

辭繼晷之勞；一旦鴻毛，所冀順風之遇。乃裹糧而趨，乃擔簦而至。歸浙山之崔嵬，僅去天兮一咫。蒺藜橫道兮鈎衣，怪石嶄巖兮嚙屨。虎豹伺人兮落日，猿猩啼月兮嘯雨。五步一回頭，十步一捫趾。望僕夫兮木末，憩吾杖兮山之尾。蓋功名之迫人，則亦不敢憚征行之羈旅也。嗟乎！吾挾吾胸中之耿耿者以往，誠自以爲拾芥之不難，摘髭之甚易，詎擬一跌之如此。若乃爭先入棘，氣吞萬夫。得題入手，若解牛中其肯綮；揮毫落楮，驅駿馬而馳之。有如湯武仁義之兵，堂堂整整，間出韓信背水之陣，怪怪奇奇。力刊陳腐，獨造精微。視彼碌碌，何能爲僕。而燕石有襲巾之遇，明珠多按劍之疑。志士爲之扼腕，羣小至于揶揄。嗟乎！貴魚目，賤珠璣。執馬蘭，芟江蘼。逐鸞鳳于空谷，畜鶩鵝于庭墀。斥騏驥爲緩步，謂駑駘爲善馳。瑚璉擯遠兮，登甌甌于清廟；黃鐘毀棄兮，挾秦箏以彈之。孟姬媢媢而見逐，嫫母勃屑而侍幃。紛亂妍醜，顛倒是非。鼓瑟雖工兮，其如齊王之好竽；屠龍無用兮，不若市人之履狶。事固有可怪者，何獨功名之如斯。或曰：科舉之取人，關國家之氣數。祖宗盛時，可觀其故。賦「金在鎔」，可知王佐才；賦「有物混成」，可占將相器。本註疏則出師衆之鑿，尚典雅則黜軋茁之語。用能得卓犖之才，致雍熙之治。故漢之方輿也，晁、董對策而高科；唐人之不競也，劉蕡直言而斥去。予曰：不然。我皇大比之詔，歸之精擇主司。大哉王言，其知本歟。故有陳恕而後王曾之獲進，有王旦而後李迪之不遺。而不然者則撾鼓以伸其說，詣府以訟其私。今者漕臺之差次，只據脚色之崇卑。彼以真材擢高第者，半已昏于簿書之期會，而以假手入仕塗者，又烏識文字之妍媸。糊眼之輩，冬烘之夫，紛流傳于繆種，朝廷亦安得而考諸。遂使兒輩，談笑登名。或析薪之手

未洗，或荷蕢之肩尚頽。或口猶乳臭，或字僅識丁。或黃金買貴而不恥，或葫蘆依本以翻騰。兔園冊入其素習，羊我氏豈伊所能。繆偕計吏，迴乎可憎。而吾徒者抱周程之問學，馳韓柳之文聲，乃爾寂寂，鄧禹笑人。嗟乎！場屋爲困賢能之地，科舉爲老英雄之術。亶哉斯言，蓋未嘗不書空而咄咄也。或者又曰：既不關國家之氣數，即當係一身之窮通。今以子文之美，其如子命之窮。命也不淑，文亦徒工。予笑曰：苟如子言，吾其賣書買牛，賣硯買犢。學樊遲之稼，耕子真之谷。少糊叔段之口，不負將軍之腹。溫飽可期，菽麥粗足。亦何至爲詩書所誤，自取挫辱。雖然，天下所賴者士，古今所重者儒。君待之而堯舜，民賴之而唐虞。山林兮長往，羌麋鹿其與居。此遺世獨善之士，豈得時行道之徒。且吾聞之，玉一玉也，屈于厲武，而伸于成王；驥一驥也，困于鹽車，而甦于孫陽。爨桐以焦而遭蔡，太阿久閤而逢張。時有利鈍，順之者昌。盍亦親筆硯之几，啓圖書之箱。左經兮右史，夜燭兮曉窗。豁着道眼，硬着脊梁。氣不可索，志當益彊。昔者孟明焚濟河之舟，馮異奮澠池之翼，皆愈挫而愈銳，故前失而後得。視吾囊而鐵硯固無恙也，則亦可以一笑而自釋。《梅巖文集》卷一。

步瀛橋賦

步瀛橋者，槃川中市橋也。先是略約規模，可以徒不可以輿。夏四月，洪水嚙岸，橋遂奔溪，往來者有褰裳之嘆。伯父樵叟慨然出獨力新之。有椽泥之木，有中流之柱，有架穴之梁，又

構屋三間于其上。長五丈許，東西廣九尺，中間廣丈有四。曲欄坐凳，如其長而兩之。塗以丹腹，黻以青黃，視舊規增，百倍不啻。且扁以今名，曰：「吾以望吾鄉之俊彥也。」始于開慶元年五月，越七日落成。姝次焱喜而爲之賦，其詞曰：

客有登步瀛之橋，賦步瀛之景者，率爾而歌曰：「槃川之山兮蒼蒼，槃川之水兮泱泱。嗟惟槃川之人兮深厲淺揭，孰爲槃川之津兮徒杠輿梁。」猗與樵叟，慨然心目，知濡尾之無利，閔滅頂之非福。迺掄材而畫楮，迺鳩工而戒僕。迺鞭下海之石，迺架石鹽之木。迺下杙兮椽泥，迺植楹兮構屋。財吾囊中之財，粟吾廩中之粟。寧朴其屋而華其橋，蓋侈于衆而儉于獨。東坡之犀帶無所受，金閨之寶錢無所取。儻不能篤拯溺之心，未有能爲中流之砥者也。觀夫玉鯨長脊兮隱隱，金鰲巨背兮隆隆。浮波心兮百丈之龜，卧水面兮千尺之虹。簷牙兮插漢，閣道兮行空。直欄橫檻兮迺左迺右，朱甍碧瓦兮自西自東。初疑爲百尺樓兮則靡梯靡磴，又疑爲萬斛舡兮不帆不蓬。長嘯兮可制嗥獺于西向之穴，拂劍兮可斃蒼蛟于馮夷之宮。宜琴兮宜棋，宜酒兮宜詩。宜錦鞍兮躍馬，宜雅歌兮投壺。使晉武見之兮，杜預不得爲巧；使秦皇尚在今，神人不得爲奇。若乃鴨綠水兮鱗鱗，鵝黃花兮妍妍。岸芷芬芬兮汀蘭鬱鬱，荇帶長長兮柳眉娟娟。步斯橋也，可以挹杜若之洲，可以遡桃花之源。龜魚兮蔭瓦，蟬蜩兮鳴槐。篴簫解籜，芙蓉試花。步斯橋也，可以沉朱仲之李，可以浮東陵之瓜。淵貯玉鑑，波印金鈎，月兮此橋，何必庾亮之樓；漁簑入畫，鶴氅明眸，雪兮此橋，何必子猷之舟。若乃煙雨空濛，雲霞出沒，海上之鷗不驚，濠中之魚自適。萃四時之佳趣，供一橋之景物。然則琴高之乘魚，采仁之石迹，

儻遊此橋，當爲蹶蹶。此所以登步瀛之橋，如登步瀛之洲。泠泠乎跨鯨汗漫，飄飄乎騎鶴揚州。樵叟兀然而坐，逌然而笑曰：「噫！客賦步瀛之景則善矣，客述步瀛之義則未也。昔唐太宗立文館兮，登瀛洲之名始立；自張大魁首多士兮，步瀛之詩始傳。今吾之扁橋也，匪爲神仙之荒唐，蓋爲功名之軒豁。慨惟槃川，夙號儒林。藹文風于三市兮，夜檠朝牖；普教雨于四方兮，佩劍携琴。將後來之穎秀，挹前哲之清芬。一步兮奏棘闈之凱，再步兮策蘭省之勳。穩步兮臚唱楓宸，高步兮玉堂金門。蓋自山林布衣，而一旦紆紫懷金，有似乎肉身凡骨，而一旦駕鶴驂雲。故吾即步瀛以名吾鄉之橋，實揭步瀛以望吾鄉之人。吾老矣，袖利涉之手，卷宏濟之心。爰詔粉榆之朋友，及爾階庭之郎君，因吾扁題之意，知吾期待之深也。嗟夫！相如題柱，志于駟馬車；子房取履，志于王者師。將爲好官兮名相，非夫步瀛兮其孰致之。且烏知今日之橋非蜀之曲星橋，而橋上之書無漢之黃石書？」客于是斂足避席，頓首趨隅曰：「昔子產爲鄭國之相兮，無博濟之術，有婦寺之仁。伊樵叟爲山中之相兮，有溱洧之濟，無乘輿之恩。彼有其勢而仁則狹，此無其位而恩則深。請移此柱石廊廟，津梁吾民，且以領袖我步瀛之人也。」于是主賓抵掌一飲一石，行道之人三歎三息。《梅巖文集》卷一。

山園賦

景定元年春二月，鳳山查亭叔以書抵梅巖曰：「近築山園爲遊息之地，思欲得巨筆鋪張之，

敢以爲請。」夏四月，一再不懈。家惟奔走于貧，不暇抒思。秋八月，養痾彌旬，少間，氣力未裕，未可與塵埃酬酢，于是始克運筆。効班固《兩都賦》體，離爲前後篇，所謂極昔之眩耀，而折以今之法度者也。

子胡子一日延四友而語之曰：「繁霜臺之胄裔，啓山園之秀麗，累徵予以品題，將何辭而模寫？」毛穎輩欣然應曰：「媼神莫位，坤維隕然，高者爲山，坦者爲園，求其具美，憂乎難兼。故山而不園者有矣，若司空之中條，龐公之鹿門，雖崔巍而乏平曠，何以騁騷衷而展輻輪？園而不山者有矣，若李氏之仁豐，牛相之歸仁，雖坦夷而乏碣礪，何以排閭闔而摘星辰？羌山園之風物，真東南之鮮麗。唐有工部之詩，近有博士之記。未獲登臨，實勞夢寐。誰驅鰲首而來，移在鳳山之里。玉壘嶄嶄，青螺簇簇。突龍蟠而虎踞，稍鳳翥而鸞伏。礪戶欹林而嵒巖，石徑封苔而屈曲。中有百弓之園，是爲碩人之軸。譬猶義夫節士，巖巖不可犯，而即之坦然，中有容卿百人之腹。土平以衍，地曠而沃。可臺可榭，可亭可屋。可畹可蘭，可畦可菊。窈而深，障千章之古木；繚而曲，森萬箇之修竹。南崖青精，北岫黃獨，東丘菰菲，西崦豆菽。芋栗滿坡，蘭桂漫谷，申椒盈阿，荔薜披麓。拳蕨正肥，角笋如束。橘柚秋香，瓜李夏熟。亦有甘薺，亦有旨蓄。盼繚白而縈青，絢紛紅而駭綠。異芬徹骨，艷色眩目。可帶經而鋤，可叩角而牧。槌尺枳以爲籬，滿杜蘅之豐縟。希晉宮之蒲萄，陋城東之苜蓿。疑兩間之貢巧，與五丁之獻伎。不然則斯山在簷楹間舊矣，何今出而昔闕也。不然則山神之命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遇也。」言未既，陳玄勦說進曰：「穎知其一，未知其二。澹風日之明媚，紛蜂

蝶之遊戲，竹影瑣碎而侵堦，花陰扶疎而卧砌，是則山園宜霽。滃雲氣于山椒，棲煙靄于木末，點芭蕉而滴瀝，喧敗荷之瀟颯，是則山園宜雨。朔風嗥而枯聲，荊櫛慘而離披，或隴梅破白，或霜葉賜緋，是則山園宜寒。蒸火雲于肉山，俯佳木之繁陰，或曲筵送風，或高嶺輸雲，是則山園宜暑。河低玉繩，桑浴銅鐺，赫明暎之熹微，林霏炯其廓清，是則山園宜曉。暝色蒼茫，返照依稀，牧笛怨而羊牛下來，樵路閒而禽鳥哢枝，是則山園宜暮。鹿隨筇杖，鶴認茶煙，蔑紅塵之污人，對清嶂以忘言，是則山園宜閒。虎嘯風烈，猿啼月高，飛羽觴之瀲灩，頽玉山于林臯，是則山園宜醉。羣嶂供題，列卉獻科，是則山園宜唱而宜和。俗客不來，柴扉晝掩，是則山園宜圖而宜史。至于可喜可愕、可遊可戲者，蓋不能一二而悉數也。」楮先生在旁，捧腹不已，笑定而曰：「玄知其淺，未知其深。吾嘗隨至人以舒卷，洞主人之胸襟。曰山間之妙處，不獨在乎園林。前輩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蓋又有海棠睡起之姝，荷花解語之嬪。故穠李韶華者山園之奇卉，歌鶯飛燕者山園之名禽。絳桃花貌，碧杏珠唇。裊娜乎章臺青青之柳，縹緲乎石榴醋醋之神。別有閒花野草羅列左右，惱公子而怨王孫。故夫是山也，迫而睨之似東山之偕妓，遙而望之如巫山之行雲。良時美景，挈榼遊賞，試捲簾而通盼，艷娉婷之繽紛。斷刺史之腸，絕坐客之纓。歡聲沸山園之鼎，和氣盎山園之春。后土瓊花羞顏而却走，洛陽牡丹失色而逡巡。熙乎爽哉，此山園之小天台也。吾言誇矣，不知所裁。」陶泓起而評曰：「韓愈稱穎，爲人強記而便敏，又通當世之務，故能援引古昔，敷陳名義。陳玄之先世生長山間，故極詫林泉之風味。楮乃白面書生也，故目恍紛華，口出麗語。之二三子之言，言各有爲。我石心人也，難乎

去取，聽主人之自擇，以何說之爲是。」主人傾耳以聽，開口而笑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其楮先生之謂乎！」《梅巖文集》卷一。

山園後賦

子胡子喟然歎曰：「文房四友，惟茲四子，卑之無甚高論，又何足與議！山之岿嶷，以其能興雲雨也；園之平衍，以其能毓花卉也。雲出于山而雨于園，所以滋本根而大豐美也。推而廣之，則甦大旱，澤蒼生，厥施斯普也。否則，山人之薪擔，園丁之菜把，世不乏此輩，主人又何是之取也？」或曰：「不然。士之大節，非出則處。許由掛一瓢于樹枝，猶嫌其爲煩；蘇秦佩六國之相印，尚奔波而不止。故窮居達行，人各有志。士最惡夫以恬退爲占牌，以希進爲行李。昔盧藏用隱南山，抱捷徑之羞；周彥倫隱北山，負移文之愧。惟山園之美，人饜膏粱而不嗜。笑管窺之腐儒，希日涉之高侶，付功名于儻來，視富貴以無意，又豈肯使山園之叢譏而獻箴、騰笑而竊議。故其創山園也，提壺而來，倒屣而去。擊筑長歌，圍棋短具。有客則談，無客則睡。不佛亦不仙，不名亦不利。斯亦可謂蟬蛻人慾，超然無慮者也。」胡子曰：「若爾之言，高則高矣，然而不可以不仕而不學，寧學優而不仕。古之林居谷耕者，但不着脚于形勢之途，未始不潛心于理義之趣。若但嗅藥拈香，朝遊暮戲，此禽鳥之所樂，蜂蝶之故志。人所以與天地並立爲三者，果如是而已乎？」或曰：「如之何？願聞其旨。」胡

子曰：「萬彙葳蕤，一理攸寓。所貴善學，在觸其類。故觀松蘿而知夫婦之道，觀棣華而知兄弟之誼。觀向陽之葵而知所以爲人臣，觀南山之喬而知所以爲人父。觀葛藟而知睦親族，觀桑梓而知洽鄰里。觀伐木而知朋友之當親，觀葭莩而知親戚之當比。觀于竹而知堅剛之節，觀于梅而知高孤之味。觀蘭茝而知幽閒之雅韻，觀松栢而知炎涼之一致。觀籬菊不飄而知逸約之得計，觀萌蘖復生而知良心之當護。觀采苓而知所以遠讒譖，觀伐檀而知所以去貪鄙。觀芄蘭而知所以鋤驕矜，觀木瓜而知所以隆報施。觀梧檟槲棘而知貴賤去取之難，觀蓬茅槐芷而知善惡漸染之易。觀射干生于高山，而知植立貴于超人；觀蒹葭老于白露，而知貧賤所以玉汝。觀小草有遠志，而知廣狹在人所趨；觀紅杏與芙蓉，而知榮枯在時所遇。觀于碩果而知造化之剝復，觀于茅茹而知吾道之泰否。清潔則讀濂溪《愛蓮說》，取舍則讀日休《桃花賦》。御下則讀子厚《種樹傳》，好客則讀樂天《養竹記》。至于樂意關禽，生香交樹，是又可以觀浩然之氣。舉凡山園之內，一草一木，一花一卉，皆吾講學之機括，進脩之實地。顯而日用常行之道，蹟而盡性至命之事。一坐山園，而盡在于此。此《大學》所以有致知格物之章，夫子所以有『多識草木』之語。豈但吳歛蔡謳姑樂其繁華，漿酒臠肉徒悅其綺靡也哉！吾欲着遊山之屐而登，抱灌園之甕而至。朝拄笏而眺臨，夕飛蓋而迤邐。諒主人一見欣然，下榻倒屣，曰：『吾創山園，自以爲得遊息之策，子賦山園，乃示我以修藏之矩。向微子言，吾之志荒矣。君子之愛人以德，敬拜受賜，以終吾身，而傳吾子。』」《梅巖文集》卷一。

全宋文卷八二四三

胡次焱 二

上林太守啓

伏以新天子嗣萬年之歷，加重虞庠；郭使者拔九郡之英，首推《周易》。匪藉虎符之庇，寧僥鷄口之榮。謝則宜然，愧其緩爾。竊惟馬圖闡秘，犧畫泄機。文衍六爻而分二篇，孔際八索而作十翼。顯仁藏用，精義入神。惜秦皇指爲卜筮之書，而漢儒未達乾坤之蘊。高、丁相爲授受，不離災異之談；王、何未悟幽明，反扇虛浮之說。末流浸蕩，本旨遂湮。自無極、太極之說明，而頭腦不差；自先天、後天之圖出，而毫髮無憾。究象中之理，則顯微無間；知理中有象，則體用一原。程叔子僅發明其七分，朱太師遂折衷于百氏。室受千古，閣束九師。政應圭竇之小生，寧覩韋編之大意。如次焱者，口吃而心甚辨，貌寢而氣自昌。雖祖父爲鄉儒宗，已謝藐孤于襁褓；幸聖善比古淑女，頗嚴諸子之甄陶。習舉子所習之時文，了秀才未了之生活。奔波長鋏，未酬烏哺之恩；寂寞短檠，頗笑牛醫之

困。屬先皇頒科舉之詔，旅多士爲場屋之遊。堂堂整整而取書題，乃迷過眼；怪怪奇奇而駕易說，謹獲中庸。不已卑乎，爲之兆也。慨念傳家之簪笏，幸喜奮跡于魚鹽。遠則司業成均者擅二寶之聲稱，近則運管潼川者甫三年而軒翥。青衿自此升矣，造物得無意耶？雖無鳳翔蛟躍之文〔二〕，賈予餘勇；亦敢詣龍蟠虎踞之地，與衆先登。巍然立赤幟于廣場，幸爾復青氈之舊物。板橋霜，茅店月，行矣爐亭；慈母線，遊子衣，蕭然囊橐。明復得文正公而始安于學，老蘇因雷曲尺而大掘其名。昔賢猶假于梯媒，今我孰與之爐冶？茲蓋伏遇某官家聲彬鬱，光昭十德之門；人物挺生，富擷三山之秀。仁義足以金湯國勢，文章足以黼黻皇猷。曾司模範于賢關，適值縱橫之姦相。士流厄甚，當時皆至于吞聲；國論謂何，明公獨爲之揮涕。知「彼哉彼哉」之不足與立，則「歸歟歸歟」以自遂其高。公道晦而復明，正人去而旋用。曾謂黃山白水，足淹皂蓋朱幡。潤九里而及京師，宜把麾于輔郡；先一州而後天下，即正位于台躔。次焱獲仰哲人，益鞭末學。去與生徒億萬計之列，來參太守二千石之糧。北面執經，敬納黃堂之拜；西雍鼓篋，願分丹鼎之餘。庶早蜚壁水之聲，當候謁河堤之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梅巖文集》卷八。

〔二〕雖無：疑脫一字，與下句失對。

與貴池縣郭宰啓

伏以抱琴弄月，獨會心井上之梧桐；搖筆望雲，漫有意庭前之桃李。蓋謂讀翰林集于暇日，有以慨秋浦縣之遺風。吾甚慚柳少府之賢，公何啻崔令君之似。敬拈李句，竦告瓜期。恭惟某官判縣軍正院轄郎某先生，清哉千畝竹之襟懷，沛若萬斛泉之筆力。勁節昂霄而心則空洞，餘波及物而源則泓澄。萬八千丈台山，巋然地望；二十四考書令，赫矣家聲。粵從寶劍鋒之陳，以至樵筦務之委，政皆可紀，民有去思。謂宜叫閭闔、呈琅玕，峻躋鴛序；何乃紐金章、綰墨綬，來試牛刀。如絃之直，如鏡之明；乃冰之清，乃玉之潤。烹鮮有道，豈美貴池之魚；飛鳧而來，獨詠涵江之鴈。殆造物巧爲溧陽尉之地，俾掾曹獲事彭澤令之賢。況集鳳降鸞，不吠花村之犬；則觀魚射鴨，免聽茅舍之鷄。祇恐騰蹶室之歌，宜即峻蒸臺之築。直史館，寵犀帶，則固我朝縣大夫之異除；敕行部，去檐帷，是亦君家州刺史之故事。竚見謹迎于竹馬，未容終庇于梅曹。次焱家住紫陽，世傳黃妳。儒而甚腐，罔知朝四暮三之術爲何如；貧不可醫，惟有滿七除二之祟相從耳。菽水取之破硯，冠帶遊乎園橋。看長安花，遂復青氈之舊物；插齊山菊，敢卑黃綬之小官。華圭需次者五年，葵瓜忽香于四月。小人有母，寧不喜捧檄之榮；君子愛人，幸且隸垂簾之治。願寬轡策，俾邏弓刀。分青士一葉之陰，冀白水餘波之及。憩其辛苦，洗此酸寒。我有二天，儻獲安于吏隱；河潤九里，願勿替于祖風。式仰陟庭，未嫌

楮札。《梅巖文集》卷八。

與貴池縣于丞啓

伏以庭有四老槐、千挺竹，暫淹陰德之子孫；門垂五色棒十餘枚，行奉教條于長史。跪貢鯉魚之尺札，用塵雁鷺之文書。恭惟厚德鎮浮，長才濟劇。南龍山、北牛渚，鍾此巨人；朝閭風、夕崑崙，特其餘事。再稽氏族，允謂世家。豈無露布之雄文，興言廟貌；亦有瀛洲之清選，見錄畫圖。展也典刑，付之坦率。桃浪負春風之約，菊香看晚節之濃。奏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猗縣校官之席，私淑者多。盍翱翔于要津，安徘徊于贊府。佳節落暉之故在，何惜登臨；晚花高枝之依然，政須嘯詠。不妨通判一邑之暇，而追有唐二賢之蹤。世俗雖指爲閒官，當路已知其廉吏。松庭借重，蔗境漸佳。花綬傍腰新，僕方欣于執御；玉勒爭門入，上已賜之追鋒。雙隆之勢無休，尺五之天甚近。次焱此志頗大，其才則疎。曾無地以置錐，徒有書兮滿屋。幼被慈母之教，恐爲烏哺之罪人；長遊賢士之關，幸忝龍門之進士。不料青衿子之脚色，而爲黃綬吏之頭顱。然三釜貴于逮親，而一命皆可及物。况遭陳南仲之簡靜，足慰孟東野之酸寒。貿然而來，恃此無恐。讀藍田縣丞之記，定知破崖岸而吟哦；誦秋浦少府之詩，幸與發芳菲于蕭索。心傾采切，辭納奚殫。

《梅巖文集》卷八。

與貴池縣趙簿啓

西昌主簿之餐菊，花滿松庭；秋浦少府之樹桃，瓜香葵戍。行矣執弓刀而徼邏，庶乎裨符檄之勿稽。聯事爲榮，通名爲謹。惟君世綿石葛，家住霞城。神堯子一十八人，時維帝胄；天台山萬八千丈，鍾此地靈。溫然白璧之無瑕，直若朱絃而不撓。高第既同于唐李，擢進士科；清官盍比于漢劉，望天祿閣。尚煩麟族，以重鸞棲。簿領有是人，其願爲金瀨徘徊之地；貴池壯哉縣，恐難留玉林瀟灑之賢。高士且不屑之，大賢豈久鬱者。證以我朝典故，張商英由通州而擢寺丞；參之前代姓家，趙宗儒去陸渾而登宰相。況爲龍種，式俟鳳泥。次焱超超囁嚅而拙有餘，牢漉仃儻而貧愈甚。熊丸教切，粗識一丁；烏哺恩深，妄謀三釜。我固倖牛溲馬勃之見取，人或笑獐頭鼠目而求封。母線兒衣，得與園橋之冠帶；君恩御墨，遂拋利市之襴衫。乃以東魯之儒，而作南昌之尉。將營甘旨，豈較酸寒。切庇管轄之司，庶安巡捕之職。詣習鑿齒，悔三十年之徒勞，識韓荊州，雖萬戶侯而不願。同僚幸甚，臨楮躍然。謹奉啓事，專人捧詣。《梅巖文集》卷八。

催裝啓

芬芳芸閣，天啓佳姻；馥郁菊坡，星言夙駕。聲已馳于百兩，輪則御于三周。催隱芙蓉，敢投木李。鵲整河邊之翅，排橋直透于隴西；鳳鳴臺上之簫，結伴永臨于槃澗。區區所蘊，縷縷奚殫。《梅巖文集》卷八。

與貴池縣郭宰札

竊以琴風清穆，簾日舒長。恭惟潘縣有春，宓堂無暑，吏民嘉靖，元媪翊襄，台候動止萬福。次焱跪起烏鳬之下，驅馳桑雉之郊，行有日矣，通名告至，不敢不虔。次焱居嘗誦「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輒以康節詩足之曰：「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唐秋浦何如今秋浦，伏惟梧月柳風，絃歌千室，雖土潤溽暑，何得干光霽之胸襟。否則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自有家法在，尚何節宣之瀆。次焱妄謂詠「綠竹猗猗」者，見竹未見泉，是以起王子猷「不可無此君」之嘆；感「源泉混混」者，見泉未見竹，是以有田游巖膏肓之論。乃若森翠竹于醴泉之池，其蒼筤也猶《震》，而其果育也猶《蒙》，誰其無湘濯之想，然俗客不來，何也？黃綬小吏將得以職事受約束于庭下，則自公之

暇，直造竹所，且枕且漱，以滌其胸次萬斛之塵，渠肯以萬戶侯易此願哉！溯風翹企。次焱仰惟天台一山，上應台星，元聖所遊化，神仙所窟宅，鍾爲雄傑，班班穹壤間者更僕未易數。今辨章魏公先生大用之以宰天下，爲古伊周；而判縣院轄先生姑用之以宰一邑，爲古卓魯，非地靈人傑之效耶？宰一邑即宰天下之權輿，況有二十四考之故事在。地望如是，世家如是，次焱生無佞舌。嘗聞之，尉爲賤官，位卑職賤；又爲繁官，責重事繁。賤故難于展布，繁故易于曠敗。非大夫寬之轡策，何以令終？次焱家徒四壁，粟儋不儲。慈親截髮待師，斷機課學，幸而不墜詩書之脈。于是取菽水于破硯，而硯則枯矣。旦暮祝于天曰：庶幾鍾釜及親，有以爲節婦賢母之勸乎。猥由賢關，叨第入仕，又幸而隸之麾下，作而曰：竹本棲鳳，而遶枝之鵲或不拒；泉本蟄龍，而涸轍之鱗或見容，此天啓也。手提衛城之衣鉢而付之，予何敢不力。次焱聞李翰林歌崔令君，則曰「抱琴時弄月」，而其歌柳少府也，則曰「搖筆望白雲」。每覽是篇，有以想見當時令掾之賢，寄德化于風雲月露間，無所事乎持擊也。然柳少府之搖筆望雲，與崔令君之抱琴弄月，或同時與否，未可知耳。挾筆而來，將洗耳絲桐之音，庶乎自明矣，何敢以柳少府自負，而崔令君政未足爲先生道也。事長之初，牽課儷語，敬拈此爲詞頭，而搖筆抒思，意蹇語澁，彈琴多暇，幸一覽而擲之。次焱蟣虱吏爾，望五城十二樓峻在碧霄之上，有問則僭；若奔走後先，斯其職矣，拱需風旨。《梅巖文集》卷八。

與貴池縣于丞札

伏以四槐障日，千竹輸風，惟君仰佐鳧仙，平立驚吏，政一簡靜，神百撝呵，台候動止萬福。某惟少府之于贊府也，分焉有嚴，則書焉不敢不敬。天剡藤以爲贄，告齊瓜之已香，照以巖電，幸矣。次焱嘗學《月令》矣，「日長至，陰陽爭」，謂陽盛而陰遇也。君子扶陽抑陰，則何以哉。敢再拜告于饗人曰，薄滋味所以抑陰；又加拜告于御人曰，處高明所以扶陽。僉書文檄之暇，幸留意焉。次焱讀曼倩傳，未嘗不慨想高門之盛，而丞相、御史，駟馬高車，赫然照耀人耳目，陰德之報未艾，其子孫雖去之百世，宜必有興者。索之當今，蔓衍于湖。嘗欲登青山尋謝公宅，陟白紵窺桓公井，退而訪西平侯之故家，庶幾文獻之足徵也。筮仕尉督，乃發喬雲，匪伊當拜瞻光霽于松廳下矣，臨楮精爽飛越。次焱仰惟天門、龍山，鐵甕、石頭，姑孰一偉觀，往往流峙，不能秘其奇，則必磅礴鬱種，鍾爲巨人，而長吏實當其會。人物九苞鳳，問學五總龜，十八學士登瀛洲，祖風故無恙也，何蓄之厚而取之廉耶？肯爲花縣作《師說》，復來藍田讀《壁記》，何州縣徒勞，而屑屑爲之耶？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四輩趣召，幸勿日子姑去，予方有公事。次焱聞之，尉爲賤官，故位卑而難展布；又爲繁官，故責重易于曠敗。儻非長吏庇之萬間，何以令始而善後？次焱天賦甚拙，鬼笑其窮。慈親熊丸教育，眼粗識丁。猥以六館諸生叨奉常第，塵埃捶楚，非吾志也，顧欲爲毛義之喜耳。然而貴池地大人

稠，徼巡匪易，儒腐初筮，凜乎負蚤。退惟丞貳一邑，無所不當問，寬轡策以來之，宏陂量以容之，庶乎免矣。參觀有日，此禱其真。某恭想暇日吟哦，與松風除水相清越，食煙火語，不當唐突其間，然駢儷通名，禮也，囁嚅遣荷，惠徼寬擲。某遙望方壺、員嶠，隔弱水之萬里，福英祿萃，天畀安愈，何問之敢。借有沿途驅役，敢問其目。《梅巖文集》卷八。

與貴池縣趙簿札

伏以南薰其餘，水花晚靜，惟君坐高士軒，對賢人酒，炎氛辟易，神相駢羅，台候。某惟同官爲僚，三生緣也。已及瓜戍，行拜枳庭，謹先以賤姓名贄于典籤氏。次焱讀《易》至《姤》，喟然曰：釋陰，月也，金柅有戒，止釋陰也。推之政事，則折黏鳥竿所以柅暴，取石佛首所以柅妖。故我程叔子之言曰：「主簿非通《易》，能如是乎？」《月令》所謂「薄滋味，止嗜慾」，亦金柅之在一身者，爾姑舍是。次焱歷覽近世郡邑之好樣，得一二大賢，或據胡牀以覓句，或揮白羽以談兵，或落筆奔馬而談論翻河，令人起執鞭之想。何況文昭武穆之英，兼是數美，而屑棲枳棘間，則聯事而爲尉督者，其執鞭之幸宜何如之！齊山、清溪等處，李、杜遺蹤故在，暇日幽尋，取其咏歌一一和之，敢不捧硯。「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鑿齒」，豫以自矜。次焱妄謂麟趾之胄，龍種之英，亦既與齊民異；加以天台、霞城之所鍾孕，古靈、了翁之所過化，其間必有碩大光明者出爲時瑞，豈以簿領久稽耶？

甲者頌曰：峻擢寺丞，願爲通川簿；乙者頌曰：由給事中爲宰相，自有陸渾趙主簿故事在。次焱謹采以聞，非敢爲佞。次焱竊聞簿、尉雖有分職，然核檢其稽違，與徵邏其乖戾，脈絡常相串，暨僚同心，固其職也。次焱魚釜長飢，牛衣不煖，浪遊壁水，偶復青氈。筮仕之初卑射鴨。「酸寒溧陽尉，孜孜營甘旨」，讀是詩，足見孟郊以一身之酸寒，而易高堂之甘旨，韓昌黎所以憫而薦之。僕何人斯，敢辭尉寮！亦幸枳棘陰中，事棲托爾，匪伊合併，願言提挈。次焱聞之，楊廷秀爲西昌簿，賦詩，有「餐秋菊」之句；李太白爲秋浦柳少府賦詩，有「樹桃李」之句。每誦二詩，未嘗不嘆餐菊對樹之清致，而復以不同時爲欠事。昔嘆其睽，今值其同，喜如何耶！率課儷語，摘此詞頭，幸而照爛爛之電。次焱惟同官猶兄弟也，其于月地雲階之仙，敢不上調興居，寅想一堂熙洽，百祿繽紛。有委敢請。《梅巖文集》卷八。

明經先世省墓序 一

次焱宦寓秋浦時，每鄉僕至，必敬問長老起居狀，輩行生計饒乏，子弟賢不肖，大抵深贖太息者大半。獨聞七世祖直下歲展省墓之禮，令人意滿，恨肉之不羽也。值乙亥秋九月，自池來歸，桑梓墳墓，恍如隔世，脫身叢棘，亶籍燕謀。明年春正月哉生明，隨例省墓，宗可兄攜籍來告曰：「虛序以俟若之歸，寧無說乎？」次焱曰：人之所以別于物者，爲其知有祖也。春雨秋霜，悽愴怵惕，此民彝

之不可泯也。奈何歲月悠邈，埏埴漫滅，牛羊之所陵轢，狐兔之所窟穴，僻者或樵或蘇，坦者或畦或圃，子孫有過之而不顧者。夫墟墓興衰，不必吾祖塋也，而若此愬然，何以別于物而爲人？是宜以時展省者一。宋朝名臣如文、富、韓、范輩，後明經且百年，而蒿里淪于異區，迄今存者無幾。吾鼻祖自唐末而五代、而宋朝，次焱以上一十三世，而塚域歷歷可識，非祖德延長，則陵谷且有變遷，抔土何以塊然獨存？是宜以時展省者二。它族松楸或遠在千里數百里者，掃拜良艱；先明經以迄于今，其宅兆多不出半舍。苟非禍患變故、癯老篤疾，及商宦于遠方者，則期三百有六旬，獨不可輟一二日之暫而少知有祖乎？是宜以時展省者三。且夫人無賢愚，靡有不願其子孫蕃衍而世守其丘隴者。吾今日以此心而望吾之子孫，當思吾先世嘗以此心望于吾。吾爲先世之子孫，而不能時省先墓，何以責吾之子孫？它日能時省吾之墓哉？梗莽纍纍，藐焉視之，不但天道報施捷于影響，亦非所以習子孫之聞見而教之孝也。是宜以時展省者四。吾聞族大以蕃，子孫不能無貧富智愚之異，往往富者奴視其貧者，智者訐弄其愚者。彼惟不知根源本同，是以秦越共視，無怪也。自斯禮之行，歲謹彝典，有尊卑少長之序，無貧富智愚之分。其羅拜某墓也，必惕然曰：某與某貧富雖殊，皆根斯墓而枝分耳。則其尊而貧者胡可以不敬？其羣拜某墓也，必惕然曰：某與某智愚雖異，皆源斯墓而派別耳。則其卑而愚者胡可以不恤？今之視如路人者，其初一人之身，老泉謂忠厚之心可以油然而生者此也。是宜以時展省者五。君子曰：是舉也，有二善焉：一以追遠，一以睦族。曾孫篤之，俾勿壞。乃若故家上塚，丕闡幽光，存乎其人，毋徒責之陰陽流泉之說可也。《梅巖文集》卷三。

明經先世省墓序 二

熊持登詩曰：「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惟有兩三辰。」白香山詩曰：「風吹曠野紙錢飛，瀟瀟暮雨人歸去。」此皆省墓而作也。昔襄陽有選人劉其姓者，入京師，逢一舉人，語言相得，藉草同飲。舉人因賦詩曰：「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明年劉歸襄陽，尋訪舉人，惟殯宮存焉，乃知墓無子孫省拜，故九京有靈，而其詩如此。借此觀之，省墓之禮非特子孫之所當行，而亦祖宗之所深望也。子孫立志不堅，持登、香山之句不作，則祖宗魂靈如在，寧不動「空對梨花」之句乎？此句一作，爲子孫者何若？吾門其勉之。謹序。

省墓之行，展孝敬也，蓋墓者祖宗體魄所藏，魂靈所居。古人去家必上塚，四時必登墓，今惟正首相率省墓，已從簡矣。冠者皆行，冠則成人，成人則知祖之當尊、墓之當省也。今圓冠方屨，人則人矣，歲首省墓，大欠整齊，是人也豈獨無孝敬之天哉！夫鄉鄰者，出入相友者也，歲首必冠帶而沿其門。親戚者，骨肉相關者也，歲首必涉遠而踵其門。神祠佛宇者，禍福之不爽也，歲首必執香信而俯伏其門。至于祖宗，乃吾身之所自出。吾受其肢體之遺，吾藉其衣冠之蔭，有堂構者承其堂構，有箕裘者習其箕裘。其待子孫嘗欲福之，而未始禍之也。窮未達，貧未裕，豈祖宗之咎哉？今歲首樂去者三之一，勉強不容不去者半之。養安不去，吝費不去，奔香逐臭而不去者間亦有之。是何待祖宗反

不若待鄉鄰、待親戚、待神廟之厚哉？省墓亦有不可拘者：年逾六十者不可拘，有不測之禍者不可拘，有不時之疾者不可拘，宦遊于外者不可拘。外此決所當去。荒塚纍纍，殯宮戚戚，棄置不顧，其與睨視而顙不泚者何異哉！東萊云：「今日之爲人子，異日之爲人父；後乎兄者爲弟，而前乎弟者爲兄。吾不肯爲兄父之拜，則吾亦不得夫子弟之拜。」然則今日不拜祖宗墳墓者，恐他日子孫亦如之。於戲，此固理之必至者。況乎人知尊祖，然後知敬宗。惟同拜某墓也，則知某爲叔，某爲姪，皆與某同出某墓者也。又同拜某墓也，則知某爲兄，某爲弟，又與某同出某墓者也。然則拜掃無非骨肉親也，非泛然同族比也。尊卑之分，悠然不渝，縱有少嫌，風休冰釋，豈忍下詈上，卑犯尊，相欺相凌，相戕相賊，相窺相弄也哉？吾故謂省墓者孝敬之天所由寓，而亦名分所賴以綱維者也，同門者試想之。己卯正月上元日，因整簿而書，幸毋以次焱之言爲贅。《梅巖文集》卷三。

省墓後序

官司期會不必吏卒及門也，富者不俟車，貧者不俟履，衝風沐雨，破霧戴星，倉遽赴限，惟恐時刻差池。何則？懼于刑也。經商逐什一之贏，暑焉漿汗，寒焉栗膚。或月店聽鷄，而山谷間關，虎狼噬嚙；或風竿俟馬，而波濤澎湃，蛟龍出沒。生死一瞬息爾，方汲汲焉不爲憚，何則？競于利也。山鬼水怪，土偶人，木居士，恍然象罔，妄一巫覡云「某崇宜禳，某廟宜禱」，矍然齋戒，袖香奔走，

爲父母妻子者又交口從臾之。何則？畏災而邀福也。春王正月，羣行省墓，東風解凍，遲日融怡，岸容山意，梅柳漏春，非有疾風甚雨之弗便，非有大寒劇暑之當避，非有虎狼蛟龍吞噬之可憂，車履從容，亦足行樂，且吾祖宗之靈非土木象罔者，而諄勤邀勒，養安托故，曾不若巫覡之片言。何則？無災可畏、無福可徼也。然而序所謂「非所以習子孫之聞見而教之孝」者，則固有不斧鉞之刑、非錐刀之利，而隱然他日之禍福存焉。何則？習其聞見而教之孝，彼固以尊祖敬宗爲當然，而他日還以施諸我，亦不敢不肖也，福與利孰大于此？習其聞見而教之不孝，彼固以養安托故爲當然，而他日還以施諸我，亦不敢不肖也，災與刑孰大于此？蘇子有言，「達者知之，衆人昧焉」，可不凜然哉！十三世孫次焱謹序。《梅巖文集》卷三。

贈從弟東宇東行序

詩能窮人，亦能達人，世率謂詩人多窮，一偏之論也。陳后山序王平甫集，雖言窮中有達，止就平甫一身言之，予請推廣而論。世第見郊寒島瘦，卒困厄以死，指爲詩人多窮之證。夫以詩窮者固多矣，以詩達者亦不少也。孟賓于賦雨後聞蟬詩，褚載賦無地可耕詩，任濤賦人卧船流詩，徐凝賦白練青山詩，此以詩擢科第者，詩果窮人乎？魏瓘賦霜雪滿頭之詩，遂升龍圖；燕果賦鬢白詩、腰黃詩，遂綰黃金帶。伍喬因夢達帝王州之詩，遂以館伴遷考功；姚嗣宗因掃開四海塵之詩，遂以布衣試廷

評。范文正公因樓臺得月詩薦蘇巡檢，王荊公因杖藜携酒詩進戴監酒。此以詩轉官職者，詩果窮人乎？姚鉉白金之賜，以賞花釣魚詩也；牛希濟膺綵段之賜，以蜀主降唐詩也；楊大年皆得與宴，以蓬萊咫尺詩及戴了宮花詩也。此以詩蒙寵賚者，詩果窮人乎？徐德言賦破鏡詩，趙嘏賦青娥屬使君詩，崔郊賦侯門深似海詩，或去妻復合，或去妾復還。則詩可完眷屬也，詩果窮人乎？張宗尹爲長安令，失陳相意，賦別業詩以解之；鮑當時爲法曹，失薛尚書意，賦孤鴈詩以解之。則詩可以蠲忿恚也，詩果窮人乎？唐介渡淮遇風，投野水孤舟詩而濟；王榮老渡江阻風，吟平生忠信詩而濟。則詩可以行患難也，詩果窮人乎？乃若王維以詩免僞署之罪，韓翃以詩得制誥之除，載在唐史，尤爲焯焯者。古人藉詩融顯，此類殆不勝數，而世謂詩能窮人，豈公論哉！吾家東宇嗜詩而窮，凡一再謁予序，未厭也。今橐所作詩媒館于四方，庶有延之吟壇者乎，求予言張之。予曰：人生窮達，在命不在詩。命窮則詩與窮，命達則詩與達。窮而歸咎于詩，達而歸功于詩，非知命者。乃援館事典故告之。昔廖融以詩教授生徒，宋太宗厭五代之習，用詞賦論策取士，生徒引去，融遂有大市賣平天冠之歎。今論策倚閣，士惟以詩鳴，詩道不日昌乎？東宇詩窮不久矣。于化茂依蔡中丞門館，一日告去，賦燕離巢詩而出，蔡復留之。今世安知無中丞乎？東宇詩窮不久矣。王奇爲李文正館客，賦鴈聲秋色詩，真宗見而喜之，召對稱旨，免省到殿。定陵將不復出乎？東宇詩窮不久矣。詩以志爲主，以氣爲輔，謹勿以窮故而沮其志、餒其氣。縱賒孟賓于以下諸人之達，必不失后山所論王平甫之達。行矣勉旃！丙申春季上澣，從兄次焱序。《梅巖文集》卷三。

全宋文卷八二四四

胡次焱 三

啓蒙通釋序

世之爲圖書說者何紛紛乎！彼惟于十數中求所謂八卦者而見其夔不相干，于是創說以強通之，幸有一節偶合，矜以自喜，而于他節不合者輒變例易辭，牽挽傳會抑勒之，俯就其說，雖穿鑿支離不恤也。余嘗以平易之說求之，竊謂圖者奇耦數而已。天一爲奇，地二爲耦，三五七九奇之積，四六八十耦之積。故一二爲奇耦之始，五六爲奇耦之中，九十爲奇耦之成。一與二，三與四，以至九與十，奇偶之相得也；一與六，二與七，以至五與十，奇偶之有合也。天下之數不出乎奇偶兩者。聖人于極、儀、象、卦之理默會于心久矣，于是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而有見于圖之奇偶與吾心極、儀、象、卦之理犁然有合，遂則其天一畫奇，是爲陽儀，而陽卦奇出焉；則其地二畫偶，是爲陰儀，而陰卦偶出焉。斯兩儀也。于兩儀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畫者四，斯四象也。又于四象上各加一奇一偶而爲畫者

八，斯八卦也。由是衍之爲十六，爲三十二，爲六十四，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及四千九十六，以至無有終窮，皆自一奇一偶衍之。所謂則圖畫卦者，如此而已矣。不特此也，七八九六，《易》所謂四象。內之一二三四者四象之位，外之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數。圖之外，七南、八東、九西、六北，此成數之四象；圖之內，一合五爲六居北，三合五爲八居東，二合五爲七居南，四合五爲九居西，此生數之四象。筮用其全，故七八常多；《易》取其變，故七八不用。積生數之一三五爲成數之九，《乾》用之；積生數之二四爲成數之六，《坤》用之。所謂則圖畫卦者，如此而已矣，何必執泥四方，強配八卦，而規規然曰此屬《乾》、《坤》、《坎》、《離》，彼屬《震》、《巽》、《艮》、《兌》？至其窒礙牴牾，則嘔心斷腸，巧辭牽合，棄坦途，行荆棘，何乃自苦如此！宗老玉齋先生于衆言殽亂中尊信《啓蒙》，爲之訓釋纂註，明白正大，具有淵源，隱然足以折近說之謬。于余蓋老友也，余嘗舉前說質之，玉齋曰：「此所謂言近指遠者，而吾註偶未及之，請書爲序。」予曰：「玉齋此註足以闡明朱子之書，次焱此說足以翼輔玉齋之註。」遂書之不辭。宗生胡次焱濟鼎謹序。《梅巖文集》卷三。

笑玉詩序

「懼蒙塵于叩缶，顧取笑乎鳴玉」，陸士衡《文賦》中語也。回峰汪君摘「笑玉」二字目其吟卷，謁予序甚勤，且曰，將挾此遊江湖，庶幾有知音而一笑者。余曰：「『笑玉』名藁，得非以『叩缶』

自喻乎？」按史，秦趙會澠池，藺相如請秦王擊缶。又按李斯書：「擊甕扣缶，真秦聲也。」又按楊惲書：「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拊缶而歌鳴鳴。」應劭遂爲之說曰：「缶者，秦人擊以節歌。」然則缶，秦音也，鳴玉者如之何不笑也？抑嘗考之，古人擊缶尚矣，豈至秦始爲此聲哉？《易》不云乎，「鼓缶而歌」，此周公語也。秦之得封，以周孝王十年，上距周公二百餘年，擊缶節歌，何必秦人？往往秦俗尚此而已。然則缶，古音也，鳴玉者何得而笑之也？程子曰：缶者常用之器，是器也家藏而戶蓄之，卒然忽然之頃，興有所感，情有所觸，擊以節歌，非若玉之不可猝得也。此與缶鼓同其朴，與擊壤同其趣，人見其不得與笙鏞琴瑟鳴球輩並列《韶》、《濩》，因易而侮之，以爲取笑鳴玉，其實玉即貴重，缶則真率，各有攸長，難相非笑也。前輩謂文有兩種，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鳴玉者臺閣之文也，其聲溫潤而和平；扣缶者山林之文也，其聲瀏漂而激烈，居使然也。士窮則扣缶，達則鳴玉，夫何笑之有！獻玉者有時而遭刖，何暇如扣缶者之笑哉？盈缶者有時而他吉，何懼乎鳴玉之笑哉？回峰所作，大抵困悴而刻苦，政山林之文，自謂扣缶則宜。然則今日扣缶于山林，安知異日不鳴玉于臺閣？昔甯戚扣角而歌，齊桓拔諸賃車而大用之。扣缶而歌與扣角而歌何以大相遠，豈必鳴玉而後遇知音哉？運乖則玉或爲缶，時至則缶或爲玉，謹無以扣缶自慚，以笑玉自沮，而流于狄成滌濫之音，以獻笑大方之家。《梅巖文集》卷三。

贅箋唐詩絕句序

疊翁註章澗二泉先生選唐絕句，次焱不自黯陋，復爲《贅箋》。客或謂曰：疊翁所註博洽正大，真足以淑人心、扶世教。雖然，作者初意未必盡出于此也，子復贅箋，不愈支離乎？次焱曰：何傷乎，于以見義理之無窮也。試嘗高一等論之：夫子繫《易》，翼義文周公之《易》也。《彖》辭翼卦辭，而或與文王之說異趣；小《象》翼爻辭，而未必盡與周公之旨同歸。先儒有言，有伏羲《易》，有文王《易》，有孔子《易》，而程《傳》又自爲伊川《易》，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豈必屑屑然放規畫圓、依矩畫方者？故曰何傷乎，于以見義理之無窮也。又降一等論之：郢人有與燕相書者，夜書，火暗，謂持燭者舉燭，遂誤書焉。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而說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國因以治。韓子有云：先王有郢書，後世有燕說，其收功反在舉賢也。故曰何傷乎，于以見義理之無窮也。客謂予《贅箋》爲愈支離，無所逃罪，若疊翁註訓，固未敢確然以爲盡得作者初意，亦未敢確然以爲盡非作者初意。其大要主于淑人心、扶世教云耳。客無以詰，遂題卷末。己丑中秋，紫陽後學胡次焱濟鼎書于家塾五休堂。《梅巖文集》卷三。

跋朱伯純程文

辟雍廿載，齏鹽備嘗，方欣白苧之拋，嗟嗟辰乎，何來之遲乎！侯泮一宮，藻芹將采，已痛丹墀之換，嗟嗟辰乎，何去之速乎！默軒朱友以其乃翁伯純同舍吳門府博《乙亥期集錄》及所爲程文寄示，併徵予序。予受而讀之，浩嘆來遲去速之辰，泫然屑涕。雖然，士之所以行世者，立德爲上，立功、立言次之，科第特借徑耳。伯純父厚德懿行，雖未得少見于功業，亦已大見于文章；雖未得橫經博士席，振刷湖學三百年來之墜緒，亦已得解褐崇化堂，結束何蕃二十餘年之公案，其不幸中之幸者歟。雖然，幸有大于此者。文中子遺書散逸，賴福疇搜輯，辨類分宗，傳爲素業，然後《中說》、《世家》等始行于世。太史公臨終囑其子遷曰：「爾無忘吾所論次。」已而遷網羅放失，勒成《史記》一部，藏之名山大川。後世因《中說》知有文中子通，因《史記》知有太史公談，福疇、遷之力也。故曰，幸哉有子！考作室，子肯堂，父析薪，子克荷，非幸之大者歟？二十年前歲辛巳，予跋《輜軒唱和詩集》，十年前歲壬辰，予跋胡玉齋《啓蒙通釋》，極言有子之效，今于吾伯純父子見之。嗚呼，予老矣！憶戊辰春季，與伯純飲爐亭，觴詠甚適。兩別倏三十四載，縣異而郡同，迺契闊死生不相聞，予于舍誼慙矣。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自咎奈何！自愧奈何！嗟夫，心之聲爲言，言之精爲文。圭復此集，恍兮如見伯純父生前之精神，惚兮如聞伯純父沒後之聲歎，伯純父死而不死也。問何以不死，

曰，有子默軒。願言勉旃，他日立揚，當有出此集之外者。里舍生胡次焱濟鼎敬序。時大德辛丑仲秋中澣日，書于藏雲閣之五休堂。《梅巖文集》卷七。

跋輶軒唱和詩集

六飛南渡，使金者幾三十輩，其得生渡廬溝而南者，番陽洪公皓、新安朱公弁、歷陽張公邵，纔三人耳。洪公、張公十五年，朱公十七年，其歸皆以紹興癸亥秋八月。此集蓋三公歸途吟卷也。今世說氈雪不屈者，謹曰忠宣公，而朱、張姓名幾湮沒無聞，何哉？忠宣公八男，三爲名臣，是故貴有子也。猶記甲寅、乙卯間，予嘗爲朋友言曰：富如陶、石，貴如金、張，未足恃，而有子可恃；貧如原、范，賤如奚、敖，未足憂，而無子可憂。請以天下譬之。始皇滅六國，吞二周，混一區宇，氣勢何如。是時太公特豐沛中一細人耳，較始皇于太公，何啻泰山與毫毛。無何而太公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始皇死，肉未寒，已爲不祀之鬼。始也，太公欲爲始皇不可得；卒也，始皇欲爲太公不可得。何也？太公以高祖爲之子，始皇以胡亥爲之子。此有子無子之效也。大而天下，小而一家，均此理耳。史傳所載士大夫家，此類不可殫舉，姑以近事爲證。南渡前，說詩文家必曰蘇、黃，南渡後，說道學家必曰朱、張。老蘇雄詞健筆，成一家言，雖無坡、穎，無傷也；亞夫若非山谷，則康州之名何以顯？魏公功在社稷，何在南軒之增潤；若韋齋不得晦庵，竊料吏部聲價未必如今日赫赫也。是故貴有

子也。此予少年之說，因讀《輶軒集》，併識于此，使世之爲人子者知所振拔，庶有裨于立身揚名之教云。《梅巖文集》卷七。

跋董問軒戒子苦吟說

孔子啓伯魚學《詩》，問軒戒堯叟苦吟。然則問軒非詩禮庭歟？曰：問軒非戒吟，戒苦吟耳。予謂苦吟者，情思迸露，如春江浩淼，隄不可閘，如露筍怒茁，石不可壓。戒之不可也，亦思所以移之而已。移之如何？曰：義畫以來，聖經賢傳義理微蹟，而吾曾不能室授冰融，則猶夫人耳，盍移其苦以研覃？科斗書而下十七代史，載古今世道升降，而吾胸中無千百年典故，猶夫人耳，盍移其苦以考索？古聖賢立身行己，可效可師，大者羲娥，小者列宿，而吾曾不能一追逸駕，則猶夫人耳，盍移其苦以躋攀？移其苦于《弟子職》〔二〕，則入孝出悌，謹信愛親，當如升梯，一步峻一步。移其苦于《大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緩。一念攻苦，將食不下咽，卧不安席，繼晷惜陰，皇皇汲汲，畢世無頃刻暇，何暇流連光景，較拙工于風雲月露、禽魚草木，唧唧如春鳥秋蟲也邪？向也所苦，縱到聖處，不過李、杜而止耳；今者所苦，縱未到聖處，窮可思、軻，達可夔、傅，于斯二者宜何擇？孔門商言《詩》，賜言《詩》，參言《詩》，小子皆言《詩》，而顏子獨否。或曰，顏子苦孔門之卓，于彼固有所不暇也，其然耶？顏子亞聖，卒非商、賜可及，有自來哉！蓼蟲徙

葵，一轉移耳，謂荼如薺，吾且奈何，敢問問軒。《梅巖文集》卷七。

〔二〕弟子職：原作「子弟職」，徑改，《管子·雜篇》篇名也。

跋胡玉齋啓蒙通釋

宗家耆英有以玉齋自號者，名方平。于予爲老友，其子雙湖于予爲益友。此書，玉齋所著也，歲己丑，雙湖携入閩鋟梓，留滯踰一年。辛卯秋再往，明年壬辰夏季回，留滯過一年。冒寒暑，疲跋涉，必成父志乃已，允謂孝矣。弛擔云初，首惠此本，嘗復其書曰：「玉齋平生精力寓于此書，儻非繼志述事，不懈益勤，未有不墜于泯滅無聞者，是故貴有子也。」十年前嘗跋《輜軒唱和詩集》，極言有子無子之效，于今益信。嗟夫，談史以遷顯，彪史以固顯，故曰貴有子也，然此史學也，非經學也。充禮以哀傳，曾書以祉傳，故曰貴有子也，然此書《禮》學也〔二〕，非《易》學也。乃若梁丘賀之有臨，劉昆之有軼，張興之有魴，伏曼容之有暉，《易》學傳家，父作而子述之，赫乎相映，故曰貴有子也。夫《啓蒙》者，入《易》門戶也，玉齋既爲《通釋》，雙湖又爲《本義附錄》，非惟橋梓相映，楂梨兼美，且將突過烟樓，此又賀、臨以來所無者。嗟夫，箕裘失墜者固不足言矣，其或苟安憚煩，無以張皇先美，爲不朽計，雖讀父書，亦無取焉。古今嗜學著述如玉齋者，豈謂盡無其人，無雙

湖爲之子，遂使潛德弗耀，抱恨幽宮，雖謂之不孝可也。有是父，有是子，有是子，有是父，或曠百載，纔一遇爾。吾于雙湖此舉，敬歎無射。其中大義奧旨，尚遲締玩，嘉羨之劇，亟題此卷端。皮置几間，俾有目者必觀，有識者必羨，非徒贊揚雙湖，亦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併書一本寄雙湖云。七月辛巳，宗末次焱濟鼎敬跋。《梅巖文集》卷七。

〔二〕「書」字疑衍。

書文公感興詩後

文公贊陳詩，以爲雖乏世用，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至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詩則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補饑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學者可以易知而忽之哉？次焱謹識。《梅巖文集》卷七。

論始祖

按諸本多以明經爲始祖，而三公附見。其上發本先以三公爲始祖，其後改依諸本，而以三公爲遠祖。周本于譜前載一條云：親奉先公貢元面諭，以三公爲始祖非是。焱恭覲柳湖先生焚黃祝文，以明經爲始祖；又覲積善居士熙寧間親錄祖墓山水，以明經爲一代祖，而以三公爲上高祖，則先公之言有自來矣。焱切謂，始明經則于三公爲寡恩，始三公則于明經爲失實。通判撰承事行狀，與自誌其墓，皆曰「明經遂冒胡姓」，謂之冒，則非爲父子審矣，安得以三公爲始祖耶？稱遠祖、稱上高祖始明經，而于三公則未有處也。且三公載明經以歸，方在襁褓，鞠育教誨，恩均怙恃，況又行位排第十七，意其鴈行必多。明經公單子一身，兄弟終鮮，今其行位若此，蓋如今所謂義兄弟云者，其于三公當爲義父子矣。猥見欲以明經爲始祖，三公爲義祖，往來于懷，未敢自信。一日，得太伯祖嘉定四年所作《慶源圖跋》，讀之，有義養爲子之說；又一日，得時發太伯祖建中靖國元年所作《積善居士墓銘》，亦曰義養爲子。然則明經爲三公義子，則明經子孫的然當以三公爲義祖無疑矣。《五代史》因養子立《義兒傳》，而李昇先過房徐溫，遂奉溫爲義祖，亦一證云。《梅巖文集》卷五。

論姓氏

焱謹按：明經爲大唐裔，安定三公載之以歸，遂冒胡姓。五代時中明經科，世因以明經表其族。焱切謂，以胡爲姓，當以明經別其氏。何以言之？古人有姓有氏，後世混焉，非也。呂東萊曰：姓者統其祖考所自出，百世不變；氏者別其子孫所自分，數世一變。項平庵曰：姓者諸眷之所同，氏也一房之所獨。《書》紀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蓋媯姓中有虞氏，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言媯以著姓，虞以別氏。後世別而爲氏者，久之遂忘其本姓。嗟夫，此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莫世繫、別昭穆，小史掌之。智果別爲輔氏，則太史掌之。史職廢而宗法壞，或避難而以疎爲束，或避仇而以棗爲棘，或因嘲謔而增氏爲民，或因省文而減邑爲朱。或因所慕而劉爲員矣，或因所乘而田爲車矣，或以妨父而喬爲陳矣，或以尊諱而慶爲賀矣。國轉爲郭，奚轉爲稽，步搖轉爲慕容，則以聲近而訛矣。京房推律，陸羽筮《易》，老子指李樹，則以怪誕而稱矣。至于拆裂敬字爲苟爲文，殊不知敬左從苟，非苟也，敬右從支，非攴也。夏侯因官改滕，而其孫又因外家改孫。紛紛藉藉，惟意之從，姓氏遂謾不可究。史職廢而宗法壞，可勝嘆哉！胡本舜裔，今以明經氏表之，庶有以自別于陳胡公之後，不亦可乎？或曰：文正公嘗自朱還范，明經公何不自胡還李？曰：張孟以幸進之恩遂冒灌氏，李元亮以養息之恩遂冒駱氏，忘恩背義，況不爲張、李者乎？夫以帝王子孫而遇搶攘，微子所謂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逃名自全之不暇，安敢立的以來衆矢，與文正公事體殊異也。曰：今可還復其姓否？曰：明經公不克自改，其子孫烏得而改諸？身自冒之，身自改之，范文正公是已；曾祖父冒之，則子孫不得而改之，文潞公是也。故曰，姓胡，氏明經，其庶矣乎。《梅巖文集》卷五。

論過房

夫子爲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于民無所措手足，名不可不正如此。夫族中過房，有以姪孫爲子者，其弊則所生兄呼過房弟爲叔。又有以姪曾孫爲子者，其弊則所生父呼過房子爲叔。又有以弟爲子者，其弊則同父弟呼過房兄爲姪。名之不正，莫此爲甚。元發引《刑統》，內一項云：元無子，許立孫，仍以所生父爲世次。以姪孫或曾姪孫爲子者可援此例，依所生父世次降居本行可也。但以弟爲子，未有所處。元發引《袁氏世範》云：苟不得已，則兄撫弟爲子，弟事兄爲父，不亂昭穆可也。焱竊謂此說可以篤情誼，非可以奉祭祀，何也？謂如兄撫弟爲子，假使弟有兩子，將來尚可分繼；如只有一子，則將絕兄之後乎？抑自絕其後乎？此亦無所措手足之驗。僖之繼閔，《春秋》不書即位，既以正逆倫之罪，而躋僖公之書，又以正逆祀之罪。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春秋》所以屢譏也。降尊爲卑，與升卑爲尊，其亂昭穆等耳。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可不慎哉！《梅巖文集》卷五。

論稱呼

予以上稱公，以下稱郎，此例不可易。澤本自謂一行起悉易郎稱哥，以謂郎爲輕。焱竊謂，鄉俗雖以郎爲輕，考之古則不然。按唐朝以張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宋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則郎者奴稱主之辭也，尊稱也。然韓文公呼姪爲十二郎，王文正公謂兒子二郎必做，則郎者父呼子姪之辭也，卑稱也。又按後唐莊宗時，三司使孔謙之兄事伶人景進，呼爲八哥，八哥者弟呼兄之辭也，尊稱也。又莊宗呼其子維茂小字語張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則哥又父呼者。雖在下而以公稱焉，亦依所生之尊卑而稱耳。族中有爲僧道者，或謂其離俗出家，已不拜祖父，錄之無義，效文公法，遂並黜之。予謂彼雖離俗出家，無其祖父，而吾之錄之，亦欲見祖父之有子孫，而不失爲忠厚，因以附籍。家傳所載，如貴且顯者，有賢德者，有能文者，故未及盡知盡載，非敢取此捨彼。方將廣求博采，不一書之。若爲人子孫者亦盍自條陳其祖父之事以附乎中，毋徒罪編者。《梅巖文集》卷五。

孝善胡先生謚議

宗老勉齋先生以乙未十月終于正寢，其門人俞洪等一百五十人援王文中、孟貞曜例，謚曰「孝善」，以其議徵次焱詳覆。次焱曰：「孝非易能也，孔門弟子在《魯論》惟閔子騫以孝稱。善非易能也，孟門弟子在軻書惟樂正子以善稱。勉齋殆合二子所長，而一之者耶。雖然，孝善一理耳。順親有道，明善爲先，善繼善述，始謂之孝。閔子騫豈不善，樂正子豈不孝？孔孟姑稱其一節以槩其餘耳。爲孝子必非凶人，爲善人必非逆子。吾家勉翁，行匆匆然若不勝衣，言咄咄然若不出口，豈有毫髮害物之心者。蓋有終身之慕，則亦終身惴惴然，修身慎行，惟恐少有虧欠，以貽辱先之議，是其善也，是其所以爲可。欲謂善施由親始，孝則善之本；不問其父兄昆弟之言，推而與人爲善，善則孝之擴。以繼善言，則秉夷降衷，孝自善出；以積善言，則處己待物，善又自孝出，固一理也。謚以孝，則聞其風者，梟可化爲慈烏；謚以善，則聞其風者，虎可化爲祥麟。表其孝善，足以愧天下後世之不善者，匪惟發潛德之光，亦足爲風教之助。族子次焱覆議如前。《梅巖文集》卷五。

全宋文卷八二四五

胡次焱 四

三十六宮都是春說

一說：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一加兌二爲三，又加離三爲六，又加震四爲十，又加巽五爲十五，又加坎六爲二十一，又加艮七爲二十八，又加坤八爲三十六。予謂乾一兌二以下乃卦之次第，非謂乾果一數、兌果二數也，此說未當。二說：乾三連爲三，坤六斷爲六，震、坎、艮皆一陽二陰，皆爲五，巽、離、兌皆一陰二陽，皆爲四。乾三，坤六，震、坎、艮共十五，巽、離、兌共十二，亦三十六。予謂以八卦分陰陽爻，而陰爻占二，陰何以得一倍于陽也？借曰陽卦奇，陰卦偶，奇則一，偶則二，然陽以一爻爲一宮，而陰乃分一爻爲二宮，義將安取？此說亦疵。三說：以十二卦配十二月，十二卦共七十二爻，陽爻三十六，陰爻亦三十六。或謂天根月窟，指復、姤也，前二說無復、姤，當以此說爲優。予謂陰陽爲三十六爻，共七十二爻，而此但曰三十六

宮，是指陽爻爲言邪？指陰爻爲言邪？抑合陰陽爲言邪？亦含糊不明。四說：《易》六十四卦分上下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少不同者，以反對論也。上經無反對之卦六，乾、坤、頤、大過、坎、離是也。除此六卦外，只二十四卦。以反對論，則二十四卦只十二卦，搭起無反對六卦，只十八卦耳。下經雖三十四卦，而無反對只二卦，中孚、小過是也。除此二卦外，只三十二卦。以反對論，三十二卦只十六卦，搭起無反對二卦，亦只十八卦而已。如此，則下經比上經多四卦，雖若不均，而合有無反對裨補論之，皆十八卦，則極其均。上下經皆十八卦，故曰三十六宮。月窟在下經，天根在上經，皆自然之理，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其曰「三十六宮都是春」，春只是生生不息之意，所謂生生之謂《易》是也。管見以第四說爲優。或曰：六十四卦何以有反對者，又有無反對者，其義安取？曰：此則七易嘗言之矣。得陰陽之純者無反對，乾、坤是也。而肖乎純者亦無反對。頤肖坤，大過肖乾。得陰陽而居中者無反對，坎、離是也。而肖乎中者亦無反對。中孚肖離，小過肖坎。此說甚善。向見南軒解《雜卦》，凡無反對者，云：「只此卦無反對之畫」，而不言其所以無反對之故，疑亦未能參透此旨也。《梅巖文集》卷六。

問愛蓮說

六合一窑，木焦草燭。時兮有蓮，爛其錦文。畏赫曦之鬪艷，藹晚風其薦馨。予嘗棹舟西湖，問

訊鷗鷺之羣，浩吟李白、宋之問之歌之賦，以驅除祥暑爲一餉樂也，則作而曰：我濂溪夫子非流連光景者，而雅意愛蓮，豈若太液池邊、若耶溪畔昵昵兒女態哉！歸取《愛蓮說》讀之，忽若有得，乃爲之說曰：佳哉蓮乎！有花可以爽人之目，而又有實可以清人之心，花之得名君子，有以也。楚楚其容儀，濟濟其風度，而究其功用，曾不足以濟人利物，則不得爲君子。芳心艷葩，徒以供富兒俗子之遊翫，清芳麗色，祇以輸騷人墨客之吟賞，而究其成實，上不登俎豆之列，次不入藥籠之需，則不得爲花之君子。何則？君子者，有華，有實，有德義，有功業相稱。水陸草木之花，其華而不實者何可勝數。姑以《愛蓮》一說論之。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而堪嘆「牡丹如斗大」之句，于實竟何有哉！菊，花之隱逸者也，而「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于實竟何有哉！隰有荷花，則異乎三子者之撰。請先論其花，而次論其實，可乎？八九紅芰，婉姸晚顏，蓮則與霽宜。霰霖霏霏，滑肌香潤，蓮則與雨宜。南薰其徐，檀心清遠，蓮則與風宜。冰輪嬋娟，玉簪隱映，蓮則與月宜。含英咀華，幻其肺腑，寫之十指，勃勃生意，則蓮與詩宜。拈芳掇艷，斟入尊壘，平生不平，散從毛孔，則蓮與酒宜。炎歊之氣，惔焚之暑，一見此花，辟易三舍，故曰花可以爽人之目。乃若麝囊既收，蜂房告成，緇墨其衣，冰雪其肌，挹沆瀣其滿腔，收絲綸于戶牖，渴者得之如瓊之漿，饑者得之如玉之乳。不特此也，岐伯、黃帝與夫扁鵲、倉公，下至陶隱居諸人，著書濟世，起膏肓而生全之，必以蓮實，爲功在人，品在甘草國老之右，故曰實可以清人之心。古今讚蓮者，往往及其華而不及其實，而蓮之得爲君子者，其成就竟不白于天下，而後人亦遂以君子爲無益于人國，亦可悲夫！天之生君子也甚難，而人

之自樹也尤不易，宜有以發執事之歎也。執事且曰：白露既戒，百草先零，向之天機雲錦，收拾何歸，且指以爲造物者之不少借物，若有以憫之者。愚則謂此正造物者所以大蓮之成就而斂其華，將食其實者也。蓋扶輿假天之時，天所以昌蓮之華，其顯然在人目者，誰不欣于一遇？白露既戒之時，天所以堅蓮之實，其隱然在人心者誰其知之？此觀蓮法也，亦觀君子法也。《騷經》以香草比君子，庶幾知蓮者，而恐鵜鴂之先鳴，傷美人之遲暮，憂讒悶怨，憔悴枯槁，自殞其華，自剥其實，不識此義，亦可憐矣。自有宇宙，已有此蓮，更幾千百年，知之者屈原、周子，而屈原知之尤未悉，他何望哉！或曰：《愛蓮說》以菊與牡丹比而言之，若是班乎？予曰：不然。菊與牡丹不足以儕蓮，而蓮則兼乎菊與牡丹，故周子以君子許之。君子人歟，進可同牡丹之富貴，而盛行不加；退可同菊之隱逸，而窮居不損。故其富貴也，小則居王侯之幕，進則對令狐之炬，以至班從橐、歌相府，而富貴不能淫也。其隱逸也，則制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以至歌碧筍、攀木末，而貧賤不能移也。故夫太液昆明，金池玉砌，君王一顧，公侯嗟賞，時則與上林之牡丹同一富貴，而蓮不以爲泰，自華自實自爾也。荒塘污池，菱芡交襲，樵夫牧子，蹂躪鄙薄，時則等東籬之菊同一隱逸，而蓮不以爲辱，自華自實自爾也。嗚呼，使屈原知此，亦何至不自聊賴邪？行汨羅，葬魚腹，君其問之水濱，而風月襟懷，庭草意思，九京可作，吾誰與歸。思濯滄浪之清，欣對水花之淨，願執筆從先生後，相與訂《離騷經》，衍《愛蓮說》，以告世之名爲君子而獨不爲蓮也者。噫嘻！世之名爲君子者，非不何郎其肌也，非不苟令其香也，而其實竟何益于生民之利病？謹毋徒翫其華。《梅巖文集》卷六。

明經書堂記

明經書堂者，我明經先生讀書所也。先生本大唐昭宗子，天祐間朱全忠構禍，逃難齊民依安定三公，卜宅于婺源之考水，因用胡姓。古老相傳，指方二塢爲書堂遺址。十四世孫安國浚池築亭爲遊憩之地，扁以「方塢」，予嘗記之矣。其郎罷士盈曰：「此足以樂賓娛親，非所以淑子孫也。」易以明經書堂，再以記請。予嘉其能尊祖尊經，奮筆弗辭。謹按明經一科，肇于漢，盛于周，因仍于六朝，五季、宋初亦沿以取士。先生在五季時嘗中是科，鄉人即以表其族，以別于安定之胡，尊之也。或曰：唐人謠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詩曰「焚香禮進士，撒棘待明經」，是謂明經下于進士也，何得謂尊之邪？應之曰：唐制詔三家《傳》、《禮》、《儀》出身者不任散官，優之也。仁廟試明經舉人，至煩御筆親選試官，重之也。重之優之尊之至矣，是宜鴻儒碩學多出此途。唐時則王允、鄭欽夫、許孟容、徐文達以至陸德明之徒皆以明經擢第。乃若孔穎達之博洽，狄仁傑之公忠，此明經中尤挺挺者。宋初以明經進士則崔頤正，以九經及第則孔維。辨析經疑，講明易卦，有若馮元；先列注疏，斷以己意，有若劉恕。至若經義名齋，有若胡安定；經術傳授，有若蔡端明。此明經中尤表表者。夏侯勝志在青紫，祝欽明五經掃地，何足與我明經同日語哉！吾固于先朝「經明行修」一語有感焉。夫經明以學問言，行修以踐履言。必修行，而後經明有實用；非行修，則經明徒虛文。祝欽明輩

有學無行，姑舍是。質諸家乘，明經以孝友處家，以謙遜處鄉，德量寬洪，人不見喜怒之色，蓋先生有得于經素矣。惟明《書經》之敦叙，故修而爲孝友之行；惟明《易經》之謙恭，故修而爲謙遜之行；惟明《禮經》好惡之辟，故修而爲喜愠不形之行。不特此也，經不云乎，「君子以儉德避難」，是以有「家住鄉莊深僻處，任是湖邊屬漢秦」之句。經不云乎，「獨寐寤宿，永矢弗告」，是以有「但向閒中消日月，豈知世上有興亡」之句。經不云乎，「吾不如老圃、老農」，是以有「園林滿目，丘隴當門」之句。經又不云乎，「飲酒燕樂，向晦入燕息」，是以有「醉鄉眠芳草，歸路送夕陽」之句。經又不云乎，「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以有「繹思齋中，暢情池上」之句。經明而行修，豈獨科第而已。揭「明經」以顏其書堂，則遠而六藝芳瀾，近而燕翼貽謀，具在是矣。祖宗以行修爲明經之實，子孫亦以行修副明經之名。春誦夏絃，必思瞬存而息養；朝吟暮誦，必思晝爲而宵得。否則明經徒紙上語耳，何關於吾身哉！猿驚山人之去，鶴嘆城郭之非，壁中之科斗文字猶存，堂上之金石絲竹未咏，繹思以求諸心法，論義以稽諸家法，經明行修者初不以投簪閣筆爲作輟，祖孫百世一日也。黃卷中有聖賢，方冊中有文武，雲仍詵蟄可不率乃祖攸行？壬寅正月，十三世孫次焱記。《梅巖文集》卷四。

明經橋記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賢者遯世而無悶。」我明經先生以大唐世系，韜隱荒郊，取「考槃在澗」之義，字故里曰「考水」，殆五百年椒聊蕃衍，方興而未艾也。安國得繹思齋故基，栽花蒔魚，扁曰「芳塢」；既遵過庭之訓，易爲「明經書堂」。卜占上流，人或病涉。安國既立書堂，使明經雲仍有考德問業之樂，復建興梁，使明經里閭無深厲淺揭之憂，意甚勤也。橋成，諗于衆而問名，謹以明經橋爲請。予聞而躔之曰：吾郡有紫陽書院，旁有紫陽門；今吾里有明經書堂，旁有明經橋，此近例也。行者凭欄縱目，負者倚柱息肩，下免波濤汹涌，上免風雨震凌。商賈謳吟，樵蘇謠詠，日夕與書堂吾伊相爲唱應。入而藏修堂中，訂正豕魚，此明經也；出而遊息橋上，俯仰鳶魚，亦此明經也。孔門浴沂，孟門觀瀾，無適非學，豈徒呻咄而已。遊吾里者不知有溱洧之乘輿，唯知有洙泗之絃誦，殆六鄉中小鄒魯也。有童子問曰：堂明經，宜也，橋明經，何也？曰：山夾水爲澗，木架水爲橋。地必有水，猶經必有義也。水之淵深未易測，猶義之淵深亦未易測也。水必有所資，以通不通之阻；義必有所資，以通不通之疑。居，吾語汝。潔淨精微，《易》教也，不節則易失于賊；疏通知遠，《書》教也，不節則易失于誣；溫柔敦厚，《詩》教也，不節則易失于愚；恭儉莊敬，《禮》教也，不節則易失于煩；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不節則易失于亂。教者不節，其失乃爾，豈不淪胥于陷溺。

乎？濟《易》教之溺，當以「不遠復」爲橋，然後駸駸造乾坤之奧境，溺于賊者善達矣。濟《書》教之溺者，當以《秦誓》「悔過」爲橋，然後徐徐造堯舜之域，溺于誣者利涉矣。濟《詩》教之溺者，當以「思無邪」爲橋，然後洋洋乎動天地、感鬼神，溺于愚者誕登矣。濟《禮》教之溺者，當以「毋不敬」爲橋，然後駸駸乎三千三百之盛，溺于煩者坦途矣。濟《春秋》之溺者當以正名辨分爲橋，然後熙熙乎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溺于亂者康莊矣。地理資橋以達險阻，即經義資橋以拯墊溺，無二理也。不特此也，揚子謂天下有三門：由情欲爲禽門，由義禮爲人門，由獨智爲聖門。必由道明經之橋，方可詣人門、登聖門，而超乎禽門。先儒謂吾道有兩關，以知之致爲夢覺關，以意之誠爲人鬼關。必問津乎明經之橋，方可喚醒夢關爲覺關，擺脫鬼關爲人關。人門、聖門，人關、覺關，皆當秣馬脂車于明經橋上。將見平平義路，巍巍仁宅，終吾生徜徉外，又可遺子孫以安，駟馬高車抑其細者乎。然則行者非橋無以造九通八達之衢，學者非橋無以造六經諸子之閫。里有橋，東西南北殊途而同歸；經有橋，刪定繫作殊體而同歸。山梁雌雉，三嗅而作；華表化鶴，千載來歸。吾夫子會明經先生，必賀曰：公之後題柱有人矣，積善餘慶，繫《易》豈誣公哉！是橋也，經始于辛丑冬十一月，竣事于壬寅正月。深一丈，廣五尺，復屋三間。創之者十四世孫安國，記之者十三世孫次焱。上巳日書。《梅巖文集》卷四。

碧松亭記

碧松亭者，君玉吳君奉其母夫人燕居之亭也。名人勝引，頌歌詳矣，君玉復徵予記。辭不可，乃謚所賦松二十五篇塞命，君玉必不可，徵益切。余觀諸公傑作，蒐獵松事、描畫松景殆盡，獨留悅親一意以屬于子。或曰：「碧松喻丈夫男固宜，幹母之蠱不可貞，于松奚取？」余曰：「士君子材如松可任棟梁，操如松可貫寒暑，以養志則母以子貴。儻羣如樺柳，弱如楊梅，生寧馨兒，豈聖善所望于人子者？是故立身揚名，如松之盛，雖菽水養，而親心自順。碧松名亭，非以松悅親也，有子尚松，如冠劍大臣廷立而議，親所以悅也。」君玉聞予言而遽之，且曰：「齟齬間熊丸課詩，多取詠松之什，今猶記其略。『一枚已有餘，氣壓千仞槐。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蘇詩也。『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劉詩也。『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陶詩也。『歲暮滿山雪，松色鬱蒼蒼。彼如君子心，秉操貫冰霜』，白詩也。柳詩云：『孤松挺翠蓋，托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黃詩云：『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信得久要，爲人制頽齡。』凡此皆斷機時所授，童習而日紛，常恐失墜。蒔松繞亭，蓋以今日所見證少時所聞，恍如幼學之年，侍坐母側，聽提耳誨也。老萊衣嬰兒斑綵以娛其親，非徒戲也。欲親之視兒常如幼，則忘其年之老；欲兒之事親常如幼，則奉事之年尚長也。取兒時所誦羅植眼界，庶古人不老其親之意。

歟。」余曰：此盛心也，請隨所誦句推廣之。蘇詩詠松之植，首以氣言，此殆塞天地之浩氣乎。若或餒之，山石壓之而攣拳，風霜震之而錯愕，則有覲慈訓，縱日汲姜詩之泉，親不悅也，不可以起居此亭。劉詩詠松之勁，繼以氣言，此殆受命于地，惟松獨也之性乎。若不率之，風吹草動，弱不自立，則有覲慈訓，縱日奉茅容之饌，親不悅也，不可以遊息此亭。哦陶詩則得卓卓出羣之行，哦白詩則得落落後凋之守，其或軟熟而困于荆棘，庸碌而窘于霜雪，非慈訓也，縱日投杜孝之魚，親不悅也，不可以登臨此亭。哦柳詩則得遵誨之方，哦黃詩則得康濟之術，其或矜能銜智，曾無以濟人利物，非慈訓也，縱日導崔邠之輿，親不悅也，不可以吟嘯此亭。然則搖孟宗竹，不如此松；懷陸績橘，不如此松；進羅威果，不如此松。異時流芳融結，在皮爲聚芝，在根爲琥珀，以侑滂瀼，以養耆頤，寶家桂、王家槐皆仰望如在霄漢矣。若夫亭之勝境，與創亭歲月，則君玉自有述，此不贅叙。乃庸作歌曰：松月鏡瑩兮昏定，松露珠凝兮晨省。松雪糜瓊兮冬溫，松風度磬兮夏清。碧山兮周遭，碧池兮紆澹。仰碧雲之繽紛兮，俯碧草兮綿亘。獨樹兮碧油幢之供張，連抹兮碧落天之溟滓。萬松紺碧，一亭深迴。龜伏松趺，鶴巢松頂。坤媪蕃釐，碧瞳炯炯。殷生持瓜進母兮，豈曾得碧瓜之美；黃公食蓮而思母兮，豈曾得碧蓮之勝。酒碧筒兮豈羨稱觴之潘，羹美芹兮豈羨舍肉之潁。碧李兮蜜甜，碧藕兮冰冷。景物叢碧，松色永稱。更西母之碧桃兮，伴碧松于永永。繫我獨無兮，望碧霄而起敬。想碧梧之若子若孫兮，林丘輝映。我欲從之兮，崇崇五嶺。升堂拜母定何時兮，儻借穩枝而坐清影。松吾臭兮，應奮蒼髯而笑領。丁酉歲夏四月澣日，胡次焱濟鼎記。《梅巖文集》卷四。

壽慶樓記

海寧吳君玉父，一家四代，愉愉如也。迺于里第北偏鼎創岑樓，良辰暇日，偕其子若孫奉母夫人燕喜其上。扁揭「壽慶」，曰，仰以壽其親，俯以衍慶于其後也。予同年曹弘齋先生記之都矣，君玉甫近復移書，介子季徵予文。予謂斯樓可書有三，敢以狗續曹碑辭。弘齋記曰「仁者壽積，善者餘慶」，有味乎其言哉！然嘗思之，甲戌、乙亥間江左厄運，父子夫婦不相保。當是時，一鼎同沸，何有于仁不仁、善不善之分？《語》曰「仁者壽」，《易》曰「積善者餘慶」，無一而驗，人直以爲吾夫子誣天下後世之言。已而天定勝人，如吳君玉避地生還，四代雍穆，如未經患難者。東鄰西舍不遑將母，君獨板輿奉侍如潘岳家；南鄉北里我躬不閱，君獨子孫燕侍如石奮家。火燎原而靈光歸存，水滔天而砥柱屹立。于是仁善之效，猶賴一綫之尚在，非皇天悔禍，特厚吾君玉，以寄仁壽善慶之脈于欲絕不絕之頃，則六經敗矣。噫，人知頡頏初蘭蕭等枯，仁不仁一途，《魯論》幾妄語；恭惟堂萱皤皤遐筭，而仁壽之說藉君家以有證。人知搶攘初玉石俱焚，善不善一轍，《周易》幾空談；恭惟階蘭振振濟美，而善慶之說藉君家以非誣。是夫子所言，憑藉君玉，得以見信于世，君玉獨有大造于《魯論》、《周易》也。惟天陰隲，非但延陵季子一家之幸，實行仁積善者之幸；而扶持夫子所言，亦《魯論》、《周易》之大幸也。文子文孫斑戲于君玉側，君玉又牽之以斑戲于慈母側，在承平時猶不多見，

況患難餘乎？可書一。《閼宮》詩，魯人所以頌僖公也，曰壽則屬之母，曰慶則屬之孫。蓋壽莫大于老吾老，慶莫長于幼吾幼。頌所以稱孫，雖指僖公，然僖公爲周公之孫，既有此慶，則爲僖公之孫豈不蒙此慶？僖公偕聲姜之令妻，奉成風之壽母，而子子孫孫後僖公十四五傳，餘四百載，流慶固深長也，《閼宮》慶壽之頌良非溢美。擬摭《魯頌》語爲《壽慶樓頌》，頌曰：「松栢有烏，大啓爾宇。令妻壽母，既多受祉。載色載笑，俾爾耆而艾。君玉二子，一名耆，一名艾。孝孫有慶，醉且舞，君子有穀貽孫子。不騫不崩，上帝臨汝。」頌成既，又遐思僖公仰有壽母，俯有孝孫，頌固宜矣，第未知僖公以上三代祖桓公，其母夫人子氏曾親撫僖公申否；又未知僖公以下三代孫宣公倭，曾親侍僖公夫人風氏否。猗與君玉，母子孫曾，笑語熙洽，耄倪四代，檀欒一家，斯又《魯頌》所無者，可書二。宋元祐間，族家創綵衣堂，楊次公作記，首曰婺源胡氏，五世一時，子養其父，逮養其祖之祖，父鞠其子，及鞠其孫之孫。政和間，從祖司業公侍父太中公，重侍祖母壽昌縣君，中秋家宴賦詩，首曰「慈親九十弄玄孫，朱紫藍袍萃一門。」好事者繪以爲圖，用侈衣冠之盛。今以五十五之男，奉七十七之母，自四代衍而爲五，又自五衍之無筭也；自曾孫衍而爲玄，又自玄衍之無筭也。壽觴舉，慈顏和，詵詵蟄蟄，方興未艾，衣冠盛事不獨在安定家，併在延陵家矣，可書三。函三而論，仁爲壽慶樓柱石，善爲壽慶樓梁棟。爲人子者，行仁以壽其親，柱石牢矣；爲人祖者，積善以衍慶于後，梁棟隆矣。又必以魯侯無繹之思，藏修遊息其間，仁無繹，善無繹，壽慶亦與無繹，《綵衣記》、《中秋詩》，風斯下矣。君玉名珏，圖南時登仕試漕，共北時護戎倚郭。《魯頌》稱「允文允武」，非邪？若建樓歲

月及溪山勝槩，弘齋記已書，敢略。柔兆涒灘壯月望日，里人胡次焱濟鼎書爲後記。《梅巖文集》卷四。

菊墅記

晉處士不仕寄奴，蓺菊自老，于是世之隱者率有取于菊。韋表微雖爲松菊主人，天隨子爲杞菊作賦，皆淵明倡之。雖然，菊非素負隱操，淵明果何取焉？博觀草木中，孰有如菊之高蹈者。槐爲公屈，菊不屑也；棘爲卿淹，菊不屑也；紫微紅藥爲中書留，菊不屑也；監有芸，臺有栢，翰苑有榴，泮有芹藻，營有細柳，菊不屑也。上之則魏園有芙蓉，唐禁有牡丹，下之則幕府有蓮，縣封有桃李，法廨有梅，丞廳有松，簿庭有枳，御苑官署他草木皆托身爲榮，而菊獨不屑，豈非高蹈者耶？周元公指菊爲花之隱逸，有味乎其言哉！高人勝士，臭味攸同，其愛菊則宜。碧桃和露，紅杏倚雲，菊一無所羨，而甘心籬落。春陽者，物所競趨也，菊爲向隅之夫，譬周室方隆，夷齊餓于首陽也。秋霜者，物所畏讐也，菊爲守節之士，譬秦政方虐，園綺亨于商巖也。淵明之戀晉也，猶夷齊于商，而其鄙劉也，猶園綺于秦，宜其愛菊，爲萬世之倡。嗚呼，士有不幸而類淵明所遭之世者，不有籬菊，將誰與歸。拱辰洪君自符山遷寓清港，一以廬墓，一以辟地。蒔菊盈畹，而以「菊墅」自號，誠有志于淵明輩行者歟。科舉停，時文歇，拱辰所挾以糊其口者，如賣屨于踴者之門，歸餐落英，無競于世。嗟夫！服菊得仙，付之渺茫，而瘳風延壽，庶幾南陽人，此拱辰志也。其視公槐卿棘，下至松枳，彼不

此容，此亦不彼屑也。抑聞之，陶隱居論菊有二種，莖紫味甘者真菊也，莖青味苦者薏也，非真菊也。菊有真僞，借菊以自況者亦有真僞。眼底紛紛，或園或圃，或巖或徑，非不冒菊之名，率名菊而實薏。陸龜蒙辭高士徵，自比涪翁，漁父，此真菊者耶。韋子明雖有松菊主人之約，已而爲翰林學士，進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擢戶部侍郎，卒以病痼罷，不病不罷也，此殆名菊而實薏者耶。拱辰藏修乎墅中，與菊莫逆，殆將儕陸而希陶，彼哉表微，何能爲役！噫，亦必有識菊如隱君者始能辨之。拱辰名斗祥，龍溪華胄，能世其學者。菊之品第、墅之延袤，俟他日升堂賦之。《梅巖文集》卷四。

書厨銘

并引

予所有書陷于池陽，逐旋搜索，僅得一二，貧無篋籠可盛，煙塵汨沒甚矣。債穀造粗厨二面，戲爲之銘。

其左

麗房髹厨，殫巧凋塗。匪藏錦綺，即蘊貝珠。庚良是貯，象玉是儲。鬼瞰其室，盜穿其窬。積而不散，殃咎與俱。吾厨拙樸，而華有餘。匪寶珍是華，其華以書。經史子集，圭華祿渠。奎壁委照，藜杖分輝。用之身則淵、騫、思、興，否則饕机敦奇；用之世則三代唐虞，否則五季秦隋。故吾身以

之賢愚，而吾世以是隆汙。雖器小而用大，豈貝玉之區區。然則高下四層者，格致誠正之級；而闔闢兩扉者，脩齊治平之樞。視曹倉信陋矣，比孔壁其庶乎。

其右

維陸維朱，厨書以腹。藐予性頑，厨之以木。木以厨書，若手未觸。何補修身，祇取娛目。必虚心涵泳，義精理熟；必克己省察，辨明行篤。蓄而弗讀，曷若勿蓄；讀而弗行，曷若勿讀。文詞柳篋，記問李簏。止撫厥艷，第熏其馥。入耳出口，乃書之辱。近裏工夫，其何能淑。博我以文，歷覽前躅。約我以禮，鞭辟佩服。多識既融，一唯已足。心齋坐忘，言語牴牾。躬履心會，借徑簡牘。老斲笑齊桓吾伊，徐湯譏王壽彳亍。斯厨，斯書，毋乃筌蹄之碌碌。《梅巖文集》卷六。

步瀛橋樂章

伏以地雄槃谷，偉哉源之深而流之長；橋侈步瀛，免爾深則厲而淺則揭。落日青龍低卧水，秋風烏鵲起填河。不愁平地風波，賴有擎天柱石。一鄉之利，百賈所棲。恭惟材大棟梁，望隆椿桂。稽諸家世，蓋文定之有寅、宏；論其文章，則老泉之與軾、轍。謹取予于一介，能毀譽之兩忘。義重軫饑，仁形拯溺。慨中市之略約，已逐奔溪；將下流之盤渦，寧免病涉。自捐鵝眼，一力鳩工。鯨鯢

背，蟬螭腰，直通南北東西路；黃金壁，丹砂柱，好賞風花雪月天。棖桷如飛，楯檻似畫。盤旋十頃玻璃水，約束兩行楊柳堤。望而見者誦昌黎之詩，非舡非閣；遊乎上者哦坡翁之句，若堂若閨。行者歌，負者休，不怕淋頭之雨；往者過，來者續，聿多人迹之霜。且取前輩步瀛之名，爰勵後生拾芥之志。是知津矣，可謂仁乎。載惟合席之賢，亶是濟川之彥。十八學士行從文館之遊，三百英雄即豫瓊林之宴。羣賢至，少長集，未饒曲水流觴；太守醉，賓客歡，自有釀泉爲酒。今日，紅蓼蒼洲飛白鷺，綠槐高柳叫玄蟬。水可濯纓，風平振袂。喚取琉璃簾，卧吞琥珀鍾。待聽襄陽小兒，爭唱銅堤之曲；却請茂林賦客，濃題駟馬之書。共誇文鵠清遊，可吝綵虹佳句？詩曰：

跨海虹霓浸不收，植楹鯢背聳于樓。直通兩岸東西路，橫截一溪上下流。網羅學士唐天子，管領英雄張狀頭。醉墨淋漓題柱上，與君從此步瀛洲。《梅巖文集》卷二。（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四六

章祖義

章祖義（一二二九——？），字行之，號愛山，臨安府昌化（今浙江臨安西）人，章鑄子。以世賞入官，歷仕兩朝，晚隱豐山。著有《壺中遯稿》、《道德經疏》、《讀書記》三書。見《自撰墓誌銘》。

自撰墓誌銘

章祖義，字行之，號愛山。家世自宋建炎中由建之浦城徙杭之昌化，壯年侍先君持節鄉部，得拜始祖慶曆宰相文簡公墓下，屈指四十餘年。西巖夢筆，一峰插天，今猶耿耿心目。曾大父詡，隱不仕。大父樵，奉直大夫，贈通議大夫。父鑄，中奉大夫、直寶謨閣、福建路轉運使、兼知建寧府、兼提舉常平義倉茶事、昌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贈大中大夫。祖義生於紹定己丑，寔同知叔父鎔所生，先君以爲嗣。娶臨安俞氏。子男二人，長碩次穎，俱承祖澤。一女，適端明殿學士雲巖洪先生。長孫承奉郎泰享。孫男女俱幼。予筆墨不靈，以世賞入官，頗嘗試劇邑，且玷朝紳，歷仕兩朝。

適遭多故，崎嶇艱險，自憫其窮也。暨鄰舊鄉，風塵瀕洞，載翊載衛，田野初安，出處之間，罔敢有貳。雖然，視先世全活建城之衆，此奚足云。晚隱豐山，即先君藏書樓，闢爲草堂三間，以著時思。暇則琴書香茗，與賓朋游處清談而已。嘗曰：於仕非必位伊皋、任韓范而後爲至，於家非必營陶朱、享二疏而後爲足，於文非必軼王楊、邁歐蘇而後爲工，顧所存何如，自適其所適耳。若夫著書立言，皆吾儒分內事。幼既累舉業，長復強攻詞科，殘編斷簡，不復收拾，僅有《壺中遯稿》十五卷，《道德經疏》二卷，《讀書記》二十卷，留之家塾。風日佳時，登覽南溪山川之勝，愛其環擁，謀卜冥宅，且依先壠。距草堂咫尺，陰陽家曰「宜」。洪堦力贊其成。百歲之後，亦樂斯丘。夫言未及而言，固不可言，及之而不言，亦不可也。今所言者，蓋慮夫子若孫未能盡獲我心，故書是梗概而示之，仍以張雲所書「愛山」二字鐫諸石。若夫異時歲月之詳，則付碩、穎輩自書于後云。繫以銘曰：

山盤盤兮竹樹蕭森，溪澄澄兮白鷗浮沉。顧瞻中丘兮宛其幽深，曰維吾之藏兮僊陽負陰。訊

來世兮誰其知心？民國《昌化縣志》卷一七，民國十三年鉛印本。（黃錦君校點）

高應松

高應松，字箕畝，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開慶元年進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爲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兵陷臨安，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除權工部侍郎，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人擄恭帝及太后北行，應松扈從至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見《昭忠錄》、《宋史》卷四五四《忠義傳》九、《宋史翼》卷四一。

聽言接下之規如何論

論曰：人主一心之微，上下相際之交也。凡聽言之道，未有不本於人主之心，心之廣狹，蓋言脈之通塞繫焉。天下莫患乎上下之情不通也，必有交焉，則人主方寸之間是已。吾方局於猜防疑慮之私，而居之以強明好察之實，天下見其淺中狹度而猷之不裕也，其誰言之？設或有言，亦終至於齟齬而莫之合，扞格而不可容。蓋漢唐以下之人主皆病之矣，而況其德宗乎？聽言宏接下之規，宣公力爲帝言之，使帝也反而求諸其心，斯得之矣，惜乎帝之不然也。雖然，贊如帝何哉。聽言接下之規如何？夫上下之情難通也久矣，欲人之言也難矣。天門沈沈，邈不敢詆，於是有欲言而謁諸其上者，如謁諸神明。甚矣，其未易接也！故交接之道貴乎忱實，《易》於《坎》之納約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此言聽言接下之道也。天下固未有間絕而不可以相接者也，其間也必有爲之際，其際也必其上下彼此之交。上之不能通乎下，下之不能通乎上，其間不能以寸，此在乎人主之一心耳。充之則廣，蹙之則狹，大之則天地萬物無不容，小之則纖芥毫末有所不受，此固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之聽言，而得是以爲規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是蓋得之精一執中之餘。歸其有極，會其有極，則所

以謀卿士、謀庶民者亦無一之不盡。蓋中也、極也，固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之所謂規，而以接下焉者也。市於議，道於謗，下而至於芻蕘之微、工瞽之賤，聖人接之固有道矣。而秦則反之。夫羣臣頓首而後敢言，再拜而後敢請，上下之情闊絕，秦之淺中可見矣，而亦以仆其國。高皇帝宏其規模，好謀而能聽，監門輓輅之夫皇皇然接之若不及，至今稱帝爲大度豁如之主，其規模蓋可想見。夫秦漢之異若此矣，而何德宗之不悟哉？蓋德宗也，有高視天下之志，而無容天下之度，規規然銖較寸度於小物細故之中。故凡拒諫而飾非者，皆其口舌之能，耳目之便，非其有恢恢有容之心，此最帝之痼疾也。姜公輔以賣直見疑，蕭復以輕己見忌。雖以陸宣公之百篇仁義，而帝固未之察也，亦枘鑿而已。嗟夫，帝方怙非以自是，豈不疑公輔之賣直？方強明以自任，豈不疑蕭復之輕己？方展轉於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以宣公仁義投之，上下之情宜乎其不相接也。接與不接，直方寸間耳。帝方寸間擾擾焉，營營焉，芥髮無所容，上下惡乎其可通也。夫彼皆其輔相也，而不相接若是，況下是者乎？曷不廣其接下之規乎？規廣乎中，則情通乎上下矣。帝惟不與諸臣接也，故竇參、延齡輩得以其言自售，而帝且喜圓惡方矣。此之接如水投石，彼之接則若膠漆牢固而不可解。《孟子》曰：「君臣懷仁義以相接，反是則利矣。」帝懷利以接下，彼以規利之言進，如延齡輩又安足怪乎？嗚呼！言之聽不聽，情之接不接，蓋係乎君心之廣狹也。天下非庸主之病於狹也，惟強明好察者常病之。故周厲之監謗，秦皇之復諫，在唐則爲強明好察之德宗。其上下之情不接，皆足以致亂，宣公之言豈不足爲帝規哉，惜乎其非唐虞三代器也。夫惟好謀能聽，豁達無我，高皇帝近之矣。謹論。《論學繩尺》卷九。（黃錦君校點）

方 恢

方恢，咸淳間以迪功郎差充嘉興府府學增差教授。

府學重建小學置田記

咸淳五年三月

禾興爲今右輔，阜陵雨露，醞淬百年，沐德詠仁，思樂泮水，鼓昕而袂襜如，廡士而誦琅如，獨小學爲闕。嘉定庚辰，吳君社典教是邦，創學以淑侖子，誌未漫也，繼弗竟，暴者寒矣，曠焉幾五十年。咸淳丙寅，史君貳卿星諸先生趙公以風教爲先務，請復舊觀。得没入屋僦直千芝，樽浮費益之，袞闕厥基，樸斲墜塗，器席纖鉅如式。補生徒額三十，延教導二員。日課四書，月試舉子業，歲而校長陞，冠者列行。兩載，邦羈貫子願就學焉。校廩慳，懼無以裕來者，會畚齋先生王公自民部郎來守，下車戾類，以《大學》詔諸生，言政必先及化。暇日以是白公，喜曰：「教，校官事也；養，郡府事也。」力勸於成，給芝楮萬，學爲買田，董以前序，度宜立券，至有樂相其事者。得肆百陸拾陸畝有畸，又撥没官田七畝三角，歲斂租米石共一百一十六餘。提學漕使敷文府卿蒲谿先生常公聞而嘉之，撥三十三畝有畸田以助，米石二十七有餘。於是別爲之儲，縣學職掌其出入。凡小學費辦於政，

教養相資，庶幾其可久也。士相與言，禾校前所未有，是不可無志歲月，屬余記之。余惟小學，古法也。塾庠序，學之地；洒掃進退，學之端；書記樂誦、勺象射御，學之序；見於《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者學之方。毋躐等，毋速成，範我馳驅，安行乎錫鸞和鈴之間，習與性俱如人之長，日益而不自知，此小子所以皆成德也。世非古，校衿挑矣，園蔬鞠矣，教養闕如，成小何。然人中爽頭角嶄如，髻髻知廉讓，駒齒未落受《詩》、《易》者非無之，養成弗至，明穎者曠莫失其居，椎鈍者錮窒擿其塗，吁，可慨已！朝家風以《詩》、《書》，化自近始，宅儒牧，興庠序，蓋右文而重儒也。教于始者以立小學之本，養於終者以成小學之功。總角卅兮，範師耨學，教我育我，不啻父母之於子，斯遊斯息，盍亦知所自勵否乎？此兒荷門基，爾勉之；十過誦萬言，爾進之；童子舞雩而歸，爾志之。溉根食實，他日當有可觀，是亦先生長者所望於爾。若夫縱核心之走犢，聚同隊之戲魚，業荒於嬉，歲不吾與，匪惟二三子之羞，抑亦教者之憂，因記以爲之戒云。咸淳五年己巳三月望日，迪功郎、差充嘉興府府學增差教授方恢記。《至元嘉禾志》卷一六。（黃錦君校點）

張文虎

張文虎，字炳叟，福州寧德（今福建寧德）人。登淳祐元年進士第。咸淳中以迪功郎監潭州合同茶場。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

宋宣教余公孺人張氏墓志銘〔二〕

咸淳五年九月

予長女弟適太宰余衛公四世孫諱充國，字漢佐。曾祖日章，朝散大夫、徽猷閣待制。□祖嶢，故宣義郎、湖南帥機。父必遂，妣安人曾氏。孺人曾祖廉夫，故迪功郎。祖綸，故國子進士。父瑀，故迪功郎致仕；母林氏，見封孺人。予先君致政，與母孺人以艱苦立門戶，教二子讀書，不使預家事。女弟居長，未及笄，能爲父母綜理纖悉，予家賴之。致政酷愛此女，爲擇佳妃。知宣教公賢而蚤孤，事母兄以孝敬聞，年二十三，嬪于余。奉姑安人曾氏，孝於在室時。宣教亦盡以家事屬中饋，相敬如賓。生男二人：德玉、振玉，女一人。初，宣教兄娶邢氏，相繼捐館，無子，母夫人念念不置。及女弟產第二男，乃喜，若釋重負。方踰年，女弟以產疾下世，姑曾氏哭不絕聲，宣教亦誓終身不更娶。後十二年，宣教忽感微疾不起。諸甥零丁孤苦，亦惟予母孺人□持，是以皆成立。長男德玉娶州鈴洪公震之女，次男振玉出繼叔□，娶都廂張公豹變孫女。女一人，納知縣曾公之孫曾知遜，聘禮未行。皆予母孺人實經紀之。嗚呼！予哭女弟二十餘年，繼哭宣教又十餘年。逝者如斯，諸甥皆成立矣。茲竊第還侍，喜二甥能叶力成負土之役，且求予銘。予惟弟能敬□□天，不獨使己有後，而□使其兄之有後。予女弟四人皆無子，甥於余者有二焉，盈虛消息，是蓋有數，予於宣教、孺人夫奚憾！宣教生於嘉定壬申，卒於景定庚申，享年四十有九。孺人生於嘉定辛巳，卒於淳祐己酉，享年二十有九。甥

德玉以咸淳己巳九月二十三日，奉二柩合葬于文山之原。銘曰：

魂氣遊變，血氣尊親。己子兄子，皆吾體身。霜露愴悽，禮樂鬼神。文山之原，昌厥後人。刻石陳洪。《閩中金石略》卷一〇。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三四四，《西湖志》卷一七，《福建金石略》石一一。（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迪功郎、新差監潭州合同茶場張文虎撰并書。甥迪功郎、新瑞安府府學教授趙桂芳篆額。」

戴覺民

戴覺民，字希尹，台州黃巖（今屬浙江台州）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咸淳五年爲太平州學官。德祐初任浙東提舉，知平江府，官終軍器大監。入元，或薦之，不起。見元劉將孫《養吾齋集》卷六，吳師道《禮部集》卷六，正德《姑蘇志》卷三六、五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李翰林集跋

咸淳五年三月

予一日與同舍劉辰翁會孟評詩，至太白，會孟曰：「且止當塗稱太白，太白且其詩安在？」予於是曉然媿於其言。蓋舊刻之不存，雷電取將久矣。予爲學官，修復經始，每每不暇給，抑豈不可後？

顧將去此，獨不能爲太白一日之役，以藏不朽？孰有如予之汨且陋乎！明日以告古心公，公喟然曰：「歲晚矣，奈何！吾成子之志，亟爲之。」則裨凡費，集衆工，不足則布之諸郡，不兩月而集，集成而公亦召矣。或謂：「白雖天才，了不可莊語，少刪之，其庶幾乎。」會孟曰：「不然。近年甫有此論，子美、退之所不敢聞也。詩患不深於情，今人地稱脫鞵，脫鞵直偶然，固不自以爲高，高固不可及。彼無所擇，自不害其超然耳。」予愛其言有理，因復識之。是集多趙同舍崇鑒養大所校正。咸淳己巳三月望，天台戴覺民希尹書。《甬宋樓藏書志》卷六八。又見《赤城別集》卷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王曉波校點）

曾 歷

曾歷，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與蔡杭門人劉逢原同時。

雲津書院記

贛水西來，道十八灘，始平流而浩瀚，秀氣盤鬱，至吾邑而融爲龍洲。是蓋天地儲祥，毓傑爲國家無窮之休也。古有瞿曇之流，過而留廷魁之識，閱歲滋久，文風寢盛，而龍洲之東，洲渚日長，氣

象益雄，意其天地之祥，將發見而不容秘矣。而邦人有未知者。劉君逢原，崇德尚友，識拔郡豪，開邱壑之心胸，覽山川之勝槩，挹龍洲之秀，建精舍，名之曰「雲津」。蓋以龍之致雲，雲之從龍，二者自然之符。既有龍洲爲卧龍之區，必有雲津爲雲梯之階。非私於一己，所以願一邑也，非私於一邑，所以爲國家也。國家取士之意無窮，逢原禮餞嘉賓於雲津者亦無窮。賢子若孫，不特享其報，且世繼逢原之志而光大之。吾知龍洲之儲祥者久，久則必厚，厚則發其祥也。自茲層見迭出，所以惠顧吾黨者豈不遠且大哉！逢原曰：「是吾期待之意也。」遂以爲記。道光《泰和縣志》卷三二，道光六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鄭文龍

鄭文龍，咸淳間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

烏石山題名

咸淳五年正月

咸淳己巳正月七日，三山鄭文龍，建安舒文舉、廖時修，清源連端懋，三山趙崇鎔，延平廖邦傑，清源劉鎮，莆陽劉强甫，建安趙崇世，□陽方景傳，建安夙師靖，三山□□，清源曾于善，莆陽

趙若璫，清潭楊思謙，序拜於道山堂。時陽巖先生洪公帥鄉部，以饋來。期不至者，清源趙崇鄂，建安翁燧。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一二。又見《烏石山題名》卷三。（王曉波校點）

趙與訕

趙與訕，字仁甫，宗室，秦王房九世孫，希璵第二子。居于福州（今福建福州）。咸淳間爲永州博士、攝通判。見《宋史》卷二二三《宗室世系表》八及《澹山巖題記》。

零陵澹山巖題名

咸淳己巳仲秋望踰浹，合沙趙與訕仁甫以郡博士攝守倅，出郊勸麥，偕攝令廬陵劉伯文致平行。竣事，就訪古迹，寺僧請書以記。光緒《零陵縣志》卷一四，光緒二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夏 錫

夏錫，咸淳間爲奉議郎、太常博士。見《象臺始末》卷五、《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六。

劉克莊謚議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不得於心，有言焉者，否也。」蓋心者言之本根，言者心之枝葉。玉佩瓊琚必有瓏璫之聲，金鐘大鏞必有鏗鏘之韻。吉者寡，躁者多，疑者誕，誣者游，文詞得失率此心爲之。故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贈銀青光祿大夫劉公某，生有穎質，蚤負盛名。以二劉諸孫之淵源，承西山、水心二先生之啓發，孰不以爲邃學問、工詞章也？然公雅好吟咏，下闕。日一念纔萌帝已臨，豈容纖芥自下闕。矣，高文大冊成一家下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末，四部叢刊本。

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謚議

人道以綱常爲大，扶植綱常，以強毅正直爲大。蓋強毅則其志伸乎萬物之上，正直則其氣塞乎天地之間。此胡公夢昱身可死而節不可奪，時愈久而名愈不可磨也。准批下云「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事情允愜。審《謚法》，合謚剛簡。申省部，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象臺始末》卷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李 駟

李駟，字子桂（一字子野），號晞范子，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業儒未效，去習祖醫。嘗集注王叔和《脈訣》，句解《幼幼歌》，又著《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七卷并《註義圖序論》一卷（存）。

黃帝八十一難經序

咸淳五年正月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然之生殺，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不可得而見。年來妄一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口不誦《難》、《素》之文，濫稱醫人，妄用藥餌。誤之於尺寸之脉，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輕重之劑，有甚於輕重之刑。予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揆所學，嘗集解王叔和《脉訣》矣，嘗句解《幼幼歌》矣。如《八十一難經》，乃越人授桑君之秘術，尤非膚淺者所能測其秘，隨句箋解，義不容辭。敬以十先生補註爲宗祖，言言有訓，字字有釋。必欲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實實虛虛醫殺之譏？吁，醫有生人之功如此，豈不賢於兵刑之生殺哉！時大宋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孟春，臨川晞范子李駟子桂自序。《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卷首，正統道藏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二，《中國醫籍考》卷七。

黃帝八十一難經註義圖序論

《黃帝八十一難經》，盧國秦越人所撰。《史記》列傳曰：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揚雄所謂扁鵲盧人是也。假設問答以釋疑難之義，凡八十一篇，故謂之《八十一難經》。醫經之興始於黃帝，故繫之黃帝焉，以明其義皆有所受之，而非私智曲說也。今世所傳，雖有呂廣、楊玄操註釋，皆淺陋闊略，而又汨之以異端之說。近代爲之註者，率多蕪雜，無足觀焉。是故《難經》奧旨，闇而不彰，醫者莫能資其說以施世也。余讀其書，輒妄意古人言，爲之義解，又於終篇撮其大法，合以《素問》，論而圖之，而楊玄操之註有害義理者，指摘而詳辨焉。然後切脉之綱要，粲然可觀，醫者考之，可以審是非而闢邪說矣。《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卷首。（以上李文澤校點）

聶 棠

聶棠，澧州澧陽（今湖南澧縣）人。淳祐十二年知沅州，咸淳中爲湖南路提點刑獄。

碧溪詩話跋

咸淳五年七月

歲在壬子，予守沅。蒞政之暇，遍觀學宮所有書籍，一見《碧溪詩話》與其他所集旨趣不同。蓋黃令君所援引諸家之詩，悉指少陵爲歸宿地，雖于去取閒默寓其不得時以行志之憤，然議論皆本于愛君憂國、事親敬長，一掃騷人絺章繪句之習，其于名教豈小補哉！孔子曰：「詩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碧溪其有見于此乎！沅本字小而訛，予司臬鄉部，公餘略加訂正而鋟諸梓，非惟可以便觀覽，亦使此集之傳益廣云。咸淳己巳立秋日，澧陽聶棠識。《碧溪詩話》卷末。（李文澤校點）

黃鏞

黃鏞，字器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寶祐間爲太學生，與陳宜中等攻丁大全，坐謫，時稱「六君子」。大全敗，有旨令赴庭試，擢景定三年榜高第。咸淳中，歷館職，除監察御史，累遷給事中。出知吉州兼提舉江西常平。文天祥起義兵，鏞百端阻之。德祐初，擢同簽書樞密院事，俄兼權參知政事。明年正月，元兵至，除參知政事，乞歸不許，遂棄官而去。時人有「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頭」之語。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八閩通志》卷五四，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五〇。

王應麟除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制

德祐元年七月

朕宏濟時艱，旁求衆正。夷典朕禮，所以立天下之經；說代子言，所以見王者之志。於昭並命，允謂得人。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肅括而宏深，高明而篤實。銅川之傳遠矣，厥有淵源；鐵筆之操凜然，不淆涇渭。屬更大化，服在邇聯。其文字可獨行於中朝，其論奏可昭示於當世。以崇禮勁節，並濯偃月之姦；以黼藻偉詞，潤色中天之業。□疇時望，進貳春卿。俾綸掖之兼行，示橐班之增重。粵若穆陵之初政，惟時建水之名儒，未及分六省之書，已擢真少常之列。迺今併錫，視昔有加。疊五組其輝扶，若餘刃之恢拓。噫，禮信之士，則被廬伸菟討之威；赦令之孚，則山東興忠憤之感。體予至意，懋爾遠猷。清陳僅撰《王深寧先生年譜》，四明叢書本。

王應麟辭免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不允制

德祐元年七月

朕當國事多艱之時，命卿貳春官、掌西掖，豈緩於武而急於文哉？昔人謂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詔書之下，能令武夫悍卒感泣，文事必有武備，豈不信然？卿文行粹明，論奏剴切，足以折姦朋

之鋒，植善類之幟。卿其爲朕辨上下之分，以肅軍容；敷心腹之告，以作士氣。渙號已敷，需章爲贅。所辭宜不允。陳僅《王深寧先生年譜》。

論守邊急務奏

咸淳四年四月

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宋元通鑑》卷一二二。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七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咸淳元年六月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

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首，四部業刊本。

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論

吾道有不可傳之妙，於其不可傳者而獨得其傳焉，非聖人不能也。夫道之在天下，有明晦，無絕續，有古今，無存亡。人之由乎是道者，孰不可以與於是道之傳？可傳矣，則有耳者莫不聞，有聞者莫不知，而何聖人獨得其傳哉？蓋道之大原出乎天，而其用散於事物之間，是其流行著見於天下者，有此心則具此知，孰不可得而聞也？然其體之微妙，不惟不可以意見知，而亦不可以口耳聞，況可得而傳之乎。必有聖人者爲之先，而後有以得乎斯道之原；又必有聖人者繼之於其後，乃能聞而知之，以傳其不可傳之妙。是則聞者衆人之所同，而知者聖人之所獨。此湯、文、孔子之所以爲聖人，而天下不能皆湯、文、孔子也。湯、文、孔子聞知如何？請得而繹其說。斯道也，何道也，天下所共由之謂道也。道之所以得名，既曰天下之所共由，則亦天下之所共聞。既曰天下之所共聞，則亦天下之所共知也，何聖人獨聞而獨知之歟？吁！道費而隱，費者用之廣，而隱者體之微。用之廣者，衆人之所共聞；然體之微，不離乎用之著者，非聖人其誰能知之？何謂用？所當然而然者，道之用也。何謂

體？所以然而然者，道之體也。吾道之用，散於天下，其教仁義禮智，其端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其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此其當然之用，雖匹夫之愚，可以與聞而與知之也；而其所以然之體，則非可以苟聞而苟知之也。仁之所以惻隱，義之所以羞惡，禮智之所以辭遜而是非，與夫君臣之所以敬，父子之所以親，兄弟、夫婦之所以有序而有別，必有真聞而後有真知也。昔者談虎傷人者，聞者莫不懼也，而真知虎之可畏者，神色獨異於衆。是其所聞雖同，而懼不懼之有異者，以其知之有真有不真也。然則欲觀湯、文、孔子之所以獨得乎聞知之妙者，其以是求之歟。且自堯舜五百歲而後有湯，湯五百歲而後有文王，文王五百歲而後有孔子。天之生聖人如是其不數也，世數之相去如是其久也，固不幸而無湯、文、孔子見而知之，以親得乎斯道之傳，猶幸而有湯、文、孔子聞而知之，以獨得其不可傳之妙。然其所謂聞者果何所聞，其所謂知者果何所知歟？將求道於無在歟，則微眇芒忽，不可以執而傳；抑求道於無不在歟，則流散無統，不可以泛而傳。又否則求之言語文字之間歟，則堯之命舜，自「允執厥中」之外，宥無聞焉；舜之命禹，雖益之以「危微精一」之三言，而所可聞者僅止於是，吾道亦僅足於是歟？是數語者書之於簡冊，傳之於萬世，天下之人蓋無不聞而無不知也，何獨於湯能聞而知之歟？何獨於湯而得其不可傳之妙歟？毋亦堯舜之道，其所當然之用雖天下之所共聞，而其所以然之體，乃湯之所獨知歟。至於文王之於湯，孔子之於文王，亦猶湯之於堯舜也。湯不能以建中，則湯爲不知堯舜；文王而不能順則，則文王爲不知湯；孔子而不一以貫之，則孔子爲不知文王。今而曰建中也，順則也，一以貫之也，此其所以爲湯、文、孔子聞知之妙歟。古往今

來，世代遼絕，先聖後聖，心若符節，其所聞者豈影響之聞，而所知者豈形似之知乎！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是而後謂之真聞。子思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必如是而後謂之真知。彼道聽而塗說者豈真聞，而行不著、習不察者豈真知歟！世之欲知聖人之道者，當於道體之所以然者而求之，然後可以得其不可傳之妙也。不然，董子之言三聖，則曰相授守一道；韓子之論堯舜至孟軻，亦曰以是而相傳。其所授者果何說，其所傳者果何事哉？孟子之言又曰「由孔子至于今」，其致意尤深焉。所謂「然而無有乎爾」，雖若託之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所謂「則亦無有乎爾」，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斯也。記孟子之言者以是終篇焉，豈無見歟？《魯論》之作《堯曰》一章，歷述乎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其意亦猶是也，愚故表而出之。《論學繩尺》卷二。（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四七

方逢振

方逢振，字君玉，嚴州淳安（今浙江淳安）人，逢辰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歷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遷太府寺主簿。宋亡，退隱鳳潭。逢辰卒，嗣主石峽書院講席，申明逢辰之學，學者稱山房先生。元世祖詔起之，不赴，終於家。著作僅存後人所輯《山房先生遺文》一卷，傳世本皆附於《蛟峰文集》之後。事迹見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一，《宋元學案》卷八二，《宋史翼》卷三四。

王道以德義生民賦

王立民命，道於福基。念本根之係此，即德義以生之。坦然至正之彝，理皆日用；推此可遵之實，人遂春熙。聖人出而胎一世之春，天理乃壽羣黎之地。惟寬平正大，事事無擾，故涵育渾融，元元咸遂。王維知此，宵旰之念在斯民；道豈他哉，德義之中有生意。觀夫洪範其建，騶虞以成。無反無側，以修以明。非屑屑以力假，非區區於利征。萬端皆正，此洪範之攸建；纖芥不仁，豈騶虞之大

成？此王者能自得師，孰是顧所行之本；要先爲益，俾遂莫不壽之情。生者可養期無憾，烏可以不厚；欲惟和種，豈容於罔克。有大孕育無窮，保息尊以不傷。是即罔砥礪而欲並缺無禹拯觀彌滿天下，民所蒙福，見胚胎春意。義之與德者眇以飭修之始，莫匪常行；納夫人心歸悅之中，疇非允殖「二」。大抵一毫悖理，此豈粹王之道；萬宇皆春，莫非吾道之功。故仁壽多在帝治醇醴之際，而糜爛每基於伯圖功利之中。王乃綱審其執，貫民所同。極予遵而汝免短凶之咎，仁我行而爾無鄙夭之風。使王民之皞皞如是，見道之生生不窮。情本欲安，事自商湯之制；典因以任，教由成后之通。是道也，在商爲極，惟以用康；於夏曰中，形而允治。春風惟政之德，時雨行師之義。用能蘇怨徯之困，漿食西北；拯瘠捐之命，蠶桑充冀。奈千載以來，亦幾斯道之泯；幸一王者作，而受更生之賜。如或戛沈其命，當不任刑；儻令念爾推肌，勿交征利。嘗論衆形皆有弊，理獨不朽壞。證苟弗除，脉終未蘇。胡乃括田非義也，忍矣膏腴之奪；科斂薄德也，傷哉疲弊之敷。曾不曰怨已滿腹，剝將及膚。不去斯二者，使承蘇也，則生之一脉，殆將斬乎。當令化致幽原，壽一農夫之必介；仁先政邑，餒宜老者之無。噫，滅義非可怒，曷怒商頑；敗德不必誅，曷誅苗蠹？衆芳同植，育則兼育；一物獨枯，忍與不忍？王者若曰：順吾德義者則施以春生之惠，梗吾德義者則示以秋殺之威，道宜兩盡。噫，陶物以古冶，固善胚腴；醫國用盜臣，反滋殘忍。毋管晏術行，斬民命於筭筭；毋孔桑利折，腴民脂於平準。否則遏絕生意，小人未去，皆足爲吾民之巨蠹焉，斯道奚其能盡？《山房遺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蛟峰文集》卷八。

〔一〕「此王者」以下一段不可通讀，疑尚有脫誤。

遣禮往項氏書

某端拜申稟：某惟至敬無文，大圭不琢，大羹不和，件列長儀非古者。是用盡芟繁蕪，而一致情悃。惟高明先之以察。某切謂婚姻人道之始，禮之本也。《易》之咸，《詩》之時，禮之醮且命，所以重本謹始也。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以著代也。古人致嚴之婚禮蓋如此。顧今天地變，人道缺，綱常之寄在吾黨，所以立斯道者，亦有仁義而已矣。共惟親家令聞在躬，而惇善積之本；義方篤教，而開德潤之基。寒緒之於華宗，以世俗論，齊大豈偶，而純誠厚德，所尚則同。此門墻之所以下取，而蛟峰所以托之子女也。某亦既送姪女出就車，雖以其未克羞蘋藻爲憂，然既獲執棗栗以見，云乎不喜？薄禮將敬，采菲斯榮，心之精微，言不能盡，伏乞台照。《山房遺文》。

贈山屋相士

我有一部相法，在無言處：顙欲圓，趾欲方，耳欲聰，目欲明，鼻孔欲別香臭。其形肖者爲上

相。目重瞳以迄於今，睿者、秀者、高年者、孤幼者、顛連無告者，不知相中幾千萬萬矣，惟不肖者不入相。我昨日病，期汝明發來，當相傳授。如期，汝果至，是或可教。與之詩曰：「圓顱方趾具仁端，性體由來只一般。若見裏頭腔子黑，相書已作死人看。」汝持是法以往，十希八九矣。《山房遺文》。

瑞粟圖序

青溪之近郊，有粟一莖而兩穗者、三四穗者，民若士合辭以慶於長官。學正宮大用率諸生以其圖來諗，俾予叙其歲月。予曰：「異哉，邑之嘉瑞也。昔張君之治漁陽，雨暘時若，嘉穀生，百姓歌之曰：『張君爲政，麥穗兩岐。』載在簡冊，吏治燁然有光，觀史者誦之而已，未嘗得於目擊。今粟穗兩岐，秀出於素，當年盛美，復見於茲，得非善政感召而然歟？」民曰：「續我大命，時尹之休。」士曰：「大和尹實有之。」尹不自有，歸之太守，太守曰：「於戲，非守若尹之力，聖君賢相之德。」予聞之喜，於是乎書，以備觀風使者之采錄云。《山房遺文》。

瀟洒集序

《瀟洒集》者，復心汪稱隱之吟卷也。瀟洒者何？吾州名也。州曷爲曰瀟洒？文正范公守是州日名之，而稱隱取以名其集也。稱隱歎人，爲州學正。年妙而工於吟，來吾州曾幾何時，錦囊已成巨帙。訪予卧病中，屬之叙其端。予曰：噫，柳柳州以愚自名，溪池丘島無往而不愚。是邦瀟洒，樓亭泉石無往而不瀟洒。凡仕於斯，歌於斯，先後來不知瀟洒幾人矣，今又將瀟洒。子之詩，挾冊讀之，大篇淡而不失之枯，小篇奇而不流於怪。其爲人楚楚洒洒，可見其中之飛雪層冰矣。是則稱隱之詩又不專以吾州得名也。雖然，先賢所謂瀟洒者，山水云乎哉？子陵一絲之風，凜凜千古，吾州之得名以此。子爲正，亞博士一等，皋比得分半席。以講授餘閒，率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徜徉乎逝川之水，涵咏乎舞雩之風。蟬蛻而春融，籟鳴而機動，即其鳶飛魚躍，體認其活潑潑者，悠然思，超然覽，心領而躬行之，是則吾之所謂瀟洒者也。子其勉之！《山房遺文》。

揚州盛恕齋吟藁序

杜少陵昔與李太白、高書記遊，時衛八處士年最妙，呼爲小友。後二十年，少陵有詩贈之曰：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又曰：「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前輩羈窮流落之餘，不遺故舊如此。予少從軍淮海，時盛君之年妙之又妙，予且未得友之，矧敢小？越二十有五年，以吟藁索予於萬山深處，屬之叙。追省舊遊，恍若隔世，斯可見少而壯，壯而老，曾日月之幾何，而天地不能以一瞬也。噫，予衰久矣！蓋自辛未放還，抱痼疾，卧空山，垂盡無幾。平生往事不復夢見，壁上龍蛇化爲塵土。江流浩浩，逝者如斯。然而天機動處，元無古今，固自有不毀、不滅、不逝。而往者不知於何乎寄，栖霞寄於刹，瓊花寄於祠，道鄉四柏之風操誰與守？今吾得是編，然後知舞雩之下，猶有鏗爾而作，超然獨見之，吟弄而歸，則夫楚山之雲，秦淮之水，二十四橋之風月，始有所寄而不孤。子其勉之！蔽自三百篇而下，本乎六義以觀所感，究乎四始以考其成，而又探之《騷》以致其幽，博之西晉、晚唐以廣其趣，然後約之李、杜、歐、蘇以會其指歸。囊括造物之無盡藏者，散爲太平風露，庶幾永與坡後四學士齊名。使觀是編者曰：此嚴陵方某二十五年前從軍時所不敢小友之者也。《山房遺文》。

冠二子說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

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冠義》篇，首及禮義，而不先之以冠。禮義備，可矣，未也，必禮義立，然後始及於冠，冠其可以不重乎？冠者，大人之服。古者二十而冠，十九而下皆得爲童子。一服大人之服，則與童子辭矣，安得不重之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男子生能飲食，教之右手；能言，教之唯諾。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教之能別，八歲教之能讓，十歲學幼儀，十三學誦，成童學舞射御。其爲教不離乎容體、顏色、辭令之間。以常情觀之，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初無甚高難行。今自能食能言，至於由小學而大學，歲月若是其久，工夫若是其深，豈徒苦其心志哉？蓋大人之坯璞已造於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至於禮義始備，以之正君臣而君臣可正，以之親父子而父子可親，以之和長幼而長幼可和。至於禮義立矣，然後加之大人之服。故曰「冠而後服備」，其與童子異也。然所以異於童子者，軀殼云乎哉？蓋必有事。既冠以往，三十而有室，則將有父道焉；四十而莅官，則將有君道焉；生乎吾後者先吾，則將有兄長之道焉。回視二十以前所學何學，則當惕然警，忤然發，痛自督厲曰：正容體，容體果正歟？齊顏色，顏色果齊歟？順辭令，辭令果順歟？必能盡乎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父；能盡乎爲人臣，而後可以爲人君；能盡乎爲人幼，而後可以爲人長。所謂大人之事者蓋如此。曾子自少而壯、壯而老，一生涵養工夫見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直至全而歸之，方知免夫。善乎，《士冠禮》三加之祝曰「棄爾幼志」，又曰「介爾壽考」，曰「敬爾威儀」，又曰「慎爾黃耇」。人生之歲月易老，天下之義理無窮，髻鬣習之有餘，頭白行之不足。古人於加冠之始，

不得不致丁寧告戒之意，蓋終身大人之學方自此發軔，故又終之曰「冠者禮之始也」。後世冠禮廢，童子與先生並行，遜讓之節既不防閑於幼穉之時，修治之方又不謹嚴於行冠之始，此人才所以難成，而教道所以戛戛乎難入。愚重有感焉，故於二子之冠，繹其大義而申言之。

正容體，持己處要端儼以守之，使內賊無自而起。齊顏色，接物時要矜莊以莅之，使外賊無自而入。順辭令。出辭氣時要審以發守，如惡言不出，忿言不反，出必顧行，重必然諾。《大學》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即此便是不順。弩有機，謹而後發，知動知微者其爲機乎！和孫名汝曰機，字汝可度。戶有樞，運則不蠹，知闔知闢者其爲樞乎！良孫名汝曰樞，字汝可達。《山房遺文》。

普安寺記

佛廬於青溪者凡三十有九，而孟粥盆飯則普安爲第一。予築室讀書清風潭上，順流以東三里，折而北，又五里，復折而南。峰斷流分，有峰隆然起，而偃倭以伏，若虎踞熊卧，橫絕二流之會，以控淳、遂。蒼藤古木，蕭然翳蔽，而普安刹爲翠巖千尺，別是人世。出林跬步，即翕翕熱熱，僧遊其間，非鐵肝汗脅，鮮有不動心者。予丙子避地於杭，越明年寇平，纜舟西上而過之，則廬已火於盜，但見寒烟斷礎，荒草頽垣而已，四顧闐其無人。旁有室斗大，煢然一衲，如孤雲野鶴，悽其憔悴，儼繪像而事之。予爲之愴然。歸舊隱且十年，有僧復禮訪予於清風潭上，問向所經從，則雲棟雪脊，免

然一新矣。問昔之煢然憔悴，造次顛沛於是者誰歟？曰禮也。問今之輪奐翬飛，幻出於寒烟荒草者誰歟？曰禮也。禮率其徒搏節粥飯，苦心殫力，以濟登茲。鐘樓藏宇創於庚辰，佛殿法堂建於癸未，僧舍兩廡厨庫成於丙戌。禮之來，求以記歲月云爾。予嘉其流離困踣，不忘所事，堅忍強耐，以復厥初，於是喟然嘆曰：凡物廢興成敗，不可得而知也。天高地下，往古來今，一興一仆，一起一滅，消而長，長而消，相尋於無窮，此豈可得而知哉？蓋自有不以興仆起滅消長而爲之消長者，則存乎人。

《山房遺文》。

靜樂先生祠堂碑

淳安縣常樂鄉上貴寺靜樂祠堂者，唐處士靜樂先生方公聚徒授業之所也。先生生於唐末，以節義自高。唐亡，恥非所事，持峻行不屈。五代之吳越錢氏招之不往，遯於深山，讀書講道，以終老焉。昔宋咸淳，明堂詔書求歷代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者，令州縣歲時祭祠，時知縣事承議郎應應偶發錢一千緡下本寺助造佛廬，就其中爲先生祠，從衆請也。越數年，國家更代，宇宙且運而往，獨前代名人遺迹不許廢墜，先生之祠如故。嗚呼，先生之道與天地相爲久長，豈特子若孫世守之，邦人士聞先生之風凜凜如生，亦足以爲勸。《山房遺文》。（以上劉琳校點）

李 與

李與，號南窗，成州同谷（今甘肅成縣）人。咸淳四年至七年間以樞密都承旨爲江西安撫使、知江州。咸淳末、德祐初任廣西經略安撫使。見《文山集》卷六《回江州李都承與》，《桂勝》卷二、卷三《臨桂題名》，《南宋制撫年表》卷上、下。

龍隱巖題記

咸淳十年三月

八桂巖洞，爲天下奇觀。同谷李與、九華章時發，臺榭餘閑，躍馬汎舟，仰堯山之高，挹諸巖之勝，時和歲豐，與堯民共擊壤云。咸淳甲戌上巳後十日。《桂林石刻》上。又見《桂勝》卷二、《金石續編》卷一七。（向以鮮校點）

李公明

李公明，號玉溪子，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著有《規中圖十二字訣》。

玉虛子宜春心訣序〔二〕

咸淳五年十月

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千家，率皆旁門小法，無非曲徑。僕閱歷《參同》僅三十載，作《規中圖》二字訣，用傳學道君子。以正心誠意爲中心柱子，處中以制外；以熙和、中和、斂靜、斂肅八字爲輔，調御四時，由外以應中。上合天心，中稽人事，默符造化，順軌陰陽，外法五行，內理五臟。以爲日月循環無端，不施爲，不存想，晏然大定，以總元機。但要絕嗜慾，定心氣，省思慮，節飲食，調鼻息，警昏睡，慳視聽，養天和於四威儀、四聰，合自然之妙，別無繁難也。已立鄞鄂者以是契符，火養聖胎；未立鄞鄂者以是益元氣，養精神，爲立鄞鄂之漸。至於虛耗損失，疾病交攻，則以是驅疾固元，爲補益延年養命之術，可謂簡易法門矣。宋咸淳己巳歲下元節，宜春玉溪子李公明序。

《養生秘錄》，正統道藏本。（向以鮮校點）

〔二〕玉虛子：按正文作「玉溪子」，當有一誤。

曹之格

曹之格，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士冕子。淳祐十年爲建康軍簽判，十二年改知上元縣，寶祐三年差通判無爲軍。咸淳中模刻米芾《寶晉齋帖》。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四、二七，《書史會要》卷九。

米芾章古老墓誌跋

咸淳五年正月

章古老傳廬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錄。碑植於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古老之墓在焉。由大觀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見斑駁，懼其彌久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於《寶晉帖》之末。咸淳己巳正月望日，廬山曹之格書。《米襄陽外紀》卷九，明刻本。又見《米襄陽志林》卷一一，《叢帖目》卷二。（曾棗莊校點）

汪樞

汪樞，咸淳間在世。

祭丞相程文清公文

惟公符半千間世之運，會二五淑氣之中，扶吾道之統，正斯文之宗。當其登庸之奮也，明良相得，聲色不動，躋乎太平之熙雍。及其經綸之倦也，從容引退，寵利弗居，獨全乎坤德之成終。是故論其身，在黃閣，則事業之光明，綸綍之褒寵，前掩乎十三相之雋功；論其身，在綠野，則九重問晉公之安否，四裔詢君實之出處，乃樂乎十二載之春風。雖趣歸再柄，厓紫宸之睠睠；而高卧不起，寧拂蒼生之顛顛。蓋公之位，雖極乎槐棘，而守之以謙抑；公之貴，雖榮乎袞繡，而處之以溫恭。胡厭棄兮濁世，遽騎箕尾于天漢之東。某幼被私淑，長荷帡幪。顧頂踵乎恩造，瀝肝膽而難窮。嗟殄瘁之永痛，不勝淚血以哀恫。輒一觴之酌，尚鑑其慘怛之衷。尚饗！

《新安文獻志》卷四六。（尹波校點）

陳堅

陳堅，字節夫，福州懷安（今福建福州）人。淳祐七年登進士第。咸淳間歷監察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德祐元年三月，以賈似道鷹犬被劾，削二官。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齊東野語》卷二〇，《宋史》卷四七、四三八、四五〇、四七四。

乞釐正邸第寺觀常賦奏〔二〕

咸淳十年

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邊患，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二。（羅國威校點）

〔二〕此乃陳堅與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合奏。

曾晞顏

曾晞（一作希）顏，字達聖，號東軒。景定三年進士。咸淳八年以宣教郎知桂陽軍臨武縣。除御史。

見曾大發《進士題名碑記》（同治《永豐縣志》卷三三）、《全宋詞》第五冊第三一八五頁。

君子以仁禮存心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夫苟天而已矣，則人固無與也。人無與於天，而紛紛者若將累之。天不可累也。可累則非天也。君子人歟，愛人者天也，敬人者亦天也。天者，我固有之也。我固有之，則人固不能使之無愛無敬也。吾愛人敬人，而人不吾愛吾敬，吾心之愛敬自若也。此之謂天也。是故仁也禮也，君子之存乎吾心者也。存乎吾心者天也，拂乎吾心者人也。彼固拂之，吾固存之，人固不得以累吾天也。吾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故孟子曰：「君子以仁禮存心。」請以天論。嘗謂君子之所能者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人之不知天者，其心與君子異，一語之慢，貽憾終身，睚眦之報，孜孜然惟恐不及。問之，則曰：「惡聲必反，賢者不免。以德報怨，聖人非之。勢迫情動，凡其扞格齟齬者，責固不專在我也。」嗟呼！不以薄待人，則望其待己也甚厚。至於遭無故之變，人情皆有所不堪。缺甚厚之望而乘之以不堪之情，則其所以相與屑屑者無怪也。吁！是非之相形，彼此之相厲，蓋亦深於責人而不知天之在我者，固已淺矣。君子不然也。惟天之天，可以明君子之天。何以言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仁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禮斯行焉。而宇宙之間，參差不齊，忿怨嫚褻，凡以帝力爲何有者，天亦聽之而已。百物之生，四時之行，天之天蓋自如也。君子之天，亦天之天也。且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君子以惻隱自處，而刻薄之私一毫不敢萌焉，懼有以戕其

天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以辭遜自處，而慢傲之習頃刻不敢生焉，懼有以褻其天也。仁於人，無不愛；禮於人，無不敬。使君子而不愛人不敬人，非也。然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而愛人敬人，人亦宜愛敬君子。而靡靡紛紛，猶有撞搪叫號、忿觸而怒抗者，豈君子有以致之耶？君子無以致之而其至於此也，則安得不究夫人？而君子之於斯也，有哀矜而無忿懣，有順受而無捍拒，有雍容暇豫而無躁切急迫。被意外之患而居之以寬，挾可以傲人之資而退然若不敢較者，何也？蓋其涵養之熟，持循之定，所以自處者天也。我之於人無不愛，盡我之仁而已，人不我愛，我不知也，我於人無不敬，盡我之禮而已，人不我敬，我不知也。其意亦曰：「自然者謂之天，使然者非天也。」出於我者謂之天，出於人者非天也。仁義根於吾心，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人不我愛我敬，我亦不愛不敬，是我之愛敬出於人而非出於己，出於使然而非出於自然，仁禮皆吾心外物矣，其得謂之天乎？周公之於管蔡，夫子之於叔孫武叔，子路之於伯寮，皆是心也。古今論天德者必曰舜，舜何人也？溫恭允塞人也，其仁禮非有所愧。慢虐小醜，崛強弗率，赫然以兵殲之，夫豈不可？舞干羽，敷文德，舜之心泊如也。君子之待橫逆，如舜之待夷狄，則天矣。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天，天非君子之所私有也。人自不能有之，乃悻悻焉，與君子角，暴焉而莫之怒，慢焉而莫之抗，未必不謂君子之爲吾屈也，抑孰知暴之慢之而未嘗怒且抗者，固所以見君子之天也。孟子之言，吾於此驗之，抑孟子亦能蹈其言者歟？臧倉之毀，大非常情之所堪，而行使止尼，一歸之天，平日仁禮之心，不少易也。吁！以孟子之天而所遇之人猶有臧氏子焉，世變亦可歎矣！謹論。《論學繩尺》卷

六。(王曉波校點)

常 楙

常楙(?)——一二八二)，字長孺，臨邛(今四川邛崃)人。同曾孫。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歷臨安通判，知廣德軍，拜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遷戶部侍郎，知平江府，改浙東安撫使。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二年拜參知政事。至元十九年卒。《宋史》卷四二二有傳。

乞爲巴陵立後疏

景定五年

巴陵之事，豈其本心？真宗能還秦邸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爲故王續一綫之脉哉！

《齊東野語》卷一四。

又乞爲巴陵立後疏

德祐元年(二)

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

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宋史》卷四二一《常楙傳》。又見《齊東野語》卷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四。

〔二〕《齊東野語》文字多異，附錄于後：「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雪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爲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巴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爲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爲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

宋敕賜半塘壽聖院記

咸淳六年七月

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爲善之堅，堅于金石」，予嘗味斯言，善之足以垂後。如日不滅，如海不竭，豈但好修君子然哉！佛自漢入中國，歷魏、周迄唐，幾廢興矣，然教視羽流爲盛，前輩所謂以空化執，以福利化欲，以緣業化妄，以地獄化愚，要皆導性之本善，陰助政刑所不及，是故其教能持久，更千變而弗昧，良有以夫。吳門之西半塘有寺，曰壽聖。蓋自東晉因誦經童子有塚，賜材建塔院。至我國朝治平賜今額。固雖中毀於建炎，隨復於紹興，上下千餘載，甲乙相承。逮僧清一，益能繼述興修，燈燈接燄。儀曹且申明傳帖之旨下之郡，以推此意於石。人知愈遠彌存，寺之壽其傳也，不知所以壽其壽也。其壽也，名以「壽聖」，又將使君國與

天同壽也，得非修佛善道，道久化成固爾歟？吁！爲善最樂，謚彼堅于金石之訓，於斯益信。朝奉大夫、集英殿脩撰、知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許浦水軍常楸撰。時咸淳六年庚午中元日記。《吳都法乘》卷一〇上之下。又見民國《吳縣志》卷三八。（以上王曉波校點）

趙師耕

趙師耕（畊），宗室，燕王房八世孫，伯澣子。居台州黃巖（今屬浙江台州）。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淳祐中歷知西外宗正司，知泉州，提舉福建常平司。淳祐間官於福建庾司。見《宋史》卷二一六《宗室世系表》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二三。

麻沙本二程先生文集後序

淳祐六年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爲一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時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二程文集》附錄卷下。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祝尚書校點）

趙潛

趙潛，字元晉，號冰壺，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葵子。咸淳中累官知建寧府，遷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德祐元年元兵至，棄城遁。見《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四、《宋元學案》卷七〇。

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證後

咸淳八年五月

玉師示余《瘞鶴銘辨》，余因以掘地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郡志有寶墨二，即此帖之在州宅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于是古潤二寶俱萃焦山下三生石上。一笑領悟，固奚庸多辨。咸淳第八夏至日，趙潛題。《至順鎮江志》卷二一。又見同治《焦山志》卷五。

羅漢巖題名

咸淳八年九月

咸淳壬申九月二十八日，長沙趙潛與客山陽陸秀夫、潼川袁塤、當塗朱華章、東嘉廉開達公亮、建業湯德從、金榮、朱璧、蘄春朱玉國自金山來。弟涯、深、浦、姪孫璠侍。隕之平章信偕。《京口山

水志》卷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良嗣

張良嗣，咸淳間爲御前提舉所使臣。

嘉應廟勅牒碑〔二〕 咸淳六年

尚書省牒七巷社首□□：禮部狀準咸淳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勅節文，中書門下省尚送禮部申，兩浙運司奏：本司據安吉州申，據承節郎、監安吉州南潯鎮事陳榮狀申，據御前提舉所使臣張良嗣并七巷父老華元實等列狀：世居烏程縣震澤鄉之南林，故老相傳，此地有崔承事、李承事二公居焉。其存心也根於仁，其處事也勇於義。宣和間，方寇擾攘，聲搖鄉郡，二公率鄉丁捍禦，果獲全安。或值凶年飢歲，爭出廩粟以賑給，人皆德之。暨二公卒，莫不銜恩思慕，自以爲報之罔極，乃卜地於市中，設祠宇而並祭之，衣冠服飾，效鄉黨護境二神貌像。七社人煙，歲時節朔，以饗以祀，雨暘必祈，疾疫必禱，所求輒應，顯異莫能具述。嘉定乙亥，飛蝗蔽天，鄉民羅拜於廟，或泣或訴。越翌日，忽疾風起於庭下，蝗之避去者幾半，餘悉自斃，是歲乃亦有秋。咸竭力奉事，廟貌一新，酬答神貺。嘉熙庚

子旱荒，饑莩枕藉于南廡，頗覺穢褻香火。僧厭而禱之，是夜，神告之曰：「窮民無歸，居我廊宇，以避風雨。我若譴怒，彼將疇依？」於此尤見其根心之仁，愈無窮已也。淳祐壬寅，待制趙伉夫道經南潯，偶值雷雨暴作，湍流奔湧，舟不能前。趙公驚怖。左右謂此地有神曰崔、李二王，祈之無不驗。遂默禱之，俄頃帖然，舟獲到岸，而謁於祠下。致謝畢，見其廟未有額，慨然書之，今猶存也。寶祐甲寅，狄浦鹽寇嘯聚，村落多被其害，且垂涎南潯，以爲市井繁阜、商賈輻湊之所，意在剽掠。妄求懇禱，所抽十餘籤，所擲十餘筊，皆不協吉，羣盜相顧愕然，輒逞兇暴，欲舉二像畀之於水，似覺拘攣而掣其肘，乃畏懼潛遁。景定辛酉，水災比近，頑徒有鼓衆借糧者，市戶焚香禱告。忽一日，羣兇駕舟圍繞，未幾隨散。或問之曰：「倏來而倏去，何也？」賊應之曰：「昨夜南潯之南有二人若神，身長丈餘，立於人間屋上，諭我等踰月方許汝來此也。今且退去，一月後復來。」聞者喜懼相半。不十日，即就擒戮。此二項益見神之顯異垂庇，每惓惓於艱難危急之時，殆二天也。人之還以答神休，豈不能伸一喙耶？恭惟國朝愛民如子，凡神之有惠於民者，必載於祀典，蓋敬神所以愛民□。如德清之新市，亦隸本州管下，其鎮土神嘗有恩封廟額；獨南潯未嘗舉行，允爲缺典。未創鎮以前，特鄉村爾，無階可陳。今創鎮幾二十載，前後鎮官歲時祈禱屢驗，僧徒晨夕焚修愈勤，此廟正係祝聖祈禱去處。茲遇聖天子初登大寶，增崇祀典，恩霈方新，良嗣等謹述家傳人誦之實跡，列狀乞備申施行。本鎮保明詣實，申州乞施行。州司所據承節郎、監安吉州南潯鎮事陳□申到土神靈跡因依，本州保明是實，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已照例差官詢究覈實，委有靈跡，保明是實，伏候勅旨。本部照條勘當，具

申朝廷。準批送下寺擬封申。除已連送太常寺擬封去後，據本寺回申，安吉州南潯鎮土神崔、李二承事，擬封二字廟額，今欲擬「嘉應廟」爲額，合行降勅，申乞施行。本部備申朝廷，伏候旨揮□□二十五日奉聖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空日空時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本部開具前銜後擬下項，伏乞朝廷給降勅牒施行，伏候旨揮。牒，奉勅，宜賜「嘉應廟」爲額。牒至，準勅，故牒。咸淳陸年拾貳月日牒（尚書省印）。同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押）。右丞相（押）。太傅、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免押）。南潯徐□□。《吳興金石記》卷一一。（祝尚書校點）

〔二〕此碑主體爲張良嗣等申狀，故以作者屬之。爲保持原碑完整，前後牒文仍舊。

全宋文卷八二四八

程述祖

程述祖，字繼孫，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元鳳第二子。以門蔭入仕，授揚州制置司幹辦公事。入元不仕。見《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

宋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特旨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新安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三百戶贈少師謚文清

程公家傳

曾祖諱大圭，贈太師、魏國公；妣謝氏，贈魏國夫人。祖諱正，贈太師、齊國公；妣方氏，贈齊國夫人。考諱放，贈太師魯國公；妣吳氏，贈魯國夫人。先公諱元鳳，字申甫，姓程氏，系出重黎氏後。伯休父爲周宣王大司馬，魏有昱，吳有普，皆以勳勞聞。至晉，諱元譚者守郡，有功德於民，詔

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有諱靈洗者，積官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子孫蕃衍，散處四方，獨先公一派留舊鄉，故世爲歙人。高、曾皆潛德不耀，齊公輕財樂施，以行義著鄉閭。魯公博學強記，工詞賦，遊場屋不偶，謝去，因自號拙菴居士。吳夫人臨蓐，里人夢所居屋上煙雲鬢黷「二」，嚴怪異常所見，或語魯公曰：「君世脩積，必生異人。」先公天資穎悟，甫脫襁褓，端重如老成人。弱冠，畢通六經。紹定初元，以毛鄭《詩》亞于鄉書。明年上春官，時傳天庠士夜夢登天者，見天門劃開，上書「龍鳳文采」四字。暨省闈揭曉，程松龍居第一，先公居第二，袁文煊第三，趙采第四。時人歆羨，謂造化之降任有在。五月，賜對集英，時理考踐祚一再歲，養晦執謙，未親聽斷。先公對策，援古證今，忠愛之意溢于言外，主司憚其直，抑置三等，授江陵文學掾「三」。至官未幾，尋捧檄衡文鄂渚，居上客次，甫離位迎同僚，而上客次屋遽仆「三」，閩帥大參別公聞之，曰：「即此可知他日遠到「四」。」秩滿，以邊賞循文林郎。端平初元八月，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中捧臺檄，主文清江。當歸道，丁母魯國夫人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骨立。淳祐初元，服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次夏謁告歸省，戀戀膝下，擬終養焉，魯公曰：「汝尚未報名寵，移孝於忠可也。」遂行。十月，除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轉宣教郎。丁魯國公憂，哀毀加於魯國夫人在柩時。五年二月服闋，七月，除太學博士，八月，除宗學博士。以《詩》、《禮》二經迭講授榮王府，王傾心敬待，每侍上必稱其賢。以講二經徹章，轉二階。十一月，輪對，以天運人事剝復往來之機辯論甚悉，略曰：「臣聞天之剝而復，以陽足勝陰也。治之復而剝，以陰足干陽也。剛決陽也，柔懦陰也；宣明陽

也，壅蔽陰也；忠直陽也，回邪陰也；端人正士陽也，宦官女子陰也。陛下能扶其所謂陽，抑其所謂陰，則一云爲、一舉措，必以法天爲心，而天下之治自剝而復，自復而泰矣。臣請詳言〔五〕。所謂法天者，主器之位不可虛也，輔弼之職不可缺也，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不嚴也，內脩外攘之策不可不謹也。凡此皆天道也，皆君所當法者也，陛下豈不知此爲當今之急務哉？然天下引領而望，猶未有以副其顒顒之思，而反憂世運之日趨於剝，何也？或者得以妄議，陛下容受有餘而施行未力，高明雖不可及，而剛決或有未至。此秉陽之德不能不累於陰也。」忠愛之意蓋拳拳焉，理考覽之，曰：「言盡而旨遠，有古遺直風。」由是銳意嚮用。六年冬，除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春，兼權右司郎官，暫兼禮部郎官。身佩數印，峨冠東閣，彌綸參決，備極其勞。丁丑，除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復當輪對，歲適苦旱，遂先期積忱，以天心君心奏疏，指陳時病尤激切懇至。理考嘉其忠藎，皆和顏受之，然於時不無少忤。累章乞外，七月，差知饒州，暫兼治事。訪民疾苦，爲政平實，如脩毀堞以植侯邦之蕃屏，置義阡以易習俗之火葬者，當時名公鉅卿紀之，皆班班猶可考。九年三月，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六〕。冶司歲有冬夏帳銀，蓋以備使者供帳之需，先公不受，悉舉以補郡積年諸色課名之欠。芝生冶所，香氣襲人，衆以爲治行所致。五月，以年勞轉朝請郎，除右曹官。首拜二疏，其一條陳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民生、財計、兵威六事，次言版籍不明、稅賦失陷諸事。疏奏，理考改容曰：「久不聞卿議論，今得此奏，愈覺精神。」由是進用意益堅〔七〕。八月，差充殿試覆考官，悉心選掄，方逢辰、黃大任皆出衡鑑下。再兼右司郎官。十一月乙酉，除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一再辭，不允。丞相鄭清之久不任事，時興「池邊蹲不去」之譏，前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鄭不悅，遷二人，二人不拜命，即拂袖去。先公上疏極論之，略云：「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流暢則四體康強，元氣壅底則百骸受病。陛下聖度天寬，超越千古，危言激論，靡不包涵。一二臺臣倏入驟出，或者疑焉。萬一果因言事之失實，遂與美遷而斥去，臣竊爲陛下惜之。艸茅激烈，猶賴優容，臺臣盡言，亦其職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臣願陛下思元氣之所係，當使之流暢，毋使之壅底。宗社幸甚。」上意猶未遽回，復上疏申之，言「人主以一身立於羣臣庶民之上，以有紀綱維之也。一日無是，則滅亡繼之。由古迄今，未有舍紀綱而能治者。邇日以來，一二臺臣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嘗罪之，遠近觀望，良可駭怪。白簡霜凝，罪狀暴著，縱有回護，人誰不知，自宜羞見吏民，襍被宵遁。今乃頑然無知，舒徐候代，反揭榜以禁臺章之傳，紀綱安在乎？職司耳目，事許風聞，掩耳盜鐘，焉能欺衆？自宜退省内思，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強辯，巧肆詆訐，欲以此爲鉗制臺諫之術，紀綱安在乎？紀綱陵遲，何所不至？臣竊觀乾道八年御史蕭之敏因言事及大臣，除直秘閣，司臬江東，告詞有曰：『造膝之詞，有犯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孝宗皇帝愛惜正人，褒寵其去如此。此陛下家法，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待之敏者待二臣，則言路之氣脉不壅，國家之紀綱獲振。其於治體，關係非輕。如是而頑然無知，公然強辯者尚得以肆無忌憚，臣當不避仇怨，彈擊以聞。」由是二人皆獲收召，疏傳四方，人士擊節稱嘆，曰：「此所謂朝陽鳴鳳，無愧古人矣（八）。」十一年，今上初臨資善，首上疏乞選端方純謹之士，增輔導翊贊之員，用重厚篤實之人供給事使令之

役，庶幾出入起居無有不正，動靜語默無有不著，不徒曰講讀充員，句讀勤習而已。二月，磨勘轉朝請郎。四月，進講《周易》終篇，轉朝奉大夫。繼以進高孝兩朝《日曆》、《會要》〔九〕，轉兩階。時理考穆卜季秋歲事明堂，先公即祈天以實不以文，上疏曰：「臣聞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何謂本？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是也。何謂文？典章、制度、鐘鼓籩豆，以至登降俯伏之節是也。二者要不可以偏廢。然與其本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臣請言其本。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人主一念之微，無往而非天也。縱肆之念或萌於燕私之時，敬畏之心或間於逸樂之際，則嗜慾得以干其防，便嬖得以投其隙，而意未誠，心未正，事天之本有愧矣。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人主一言爲之間，無往而非天也。好惡之端或不察於顰笑之末，內外之辨或不謹於防閑之嚴，則號令易屑於細微，請謁難窒於蹊隧，而身未脩、家未齊，事天之本有愧矣。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無非承天意以從事，而非人主之所私也。招徠三聘，未能回考槃之歌，斥去一鳴，適以阻干旄之告，籲俊尊帝，豈其然乎？椎肌剥髓，州縣肆無藝之征；刊木運材，畿甸興無益之役，惠民奉天，豈其然乎？剖符名郡，率多恩澤之侯，振武清班，聯陞嫺婣之仕，天命有德，豈其然乎？丹書屢掛，猥叨麾節之榮，彈墨未乾，尋賦祠庭之祿，天討有罪，豈其然乎？一紀綱之未振，一政事之未醇，一設施之未當，皆非所以盡治國、平天下之道，而事天之本有愧矣〔二〇〕。臣願陛下穆然而思，惕然而省，汲汲然而反求，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敬畏於立政立事之時，不以私而害公，不以欲而勝理。方其靜也，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及其動也，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則禮之大本於是乎在，豈專在乎

文哉！」又上疏言邊備疎略，當思患預防，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繼又上疏言刑獄汎濫，鞠訊慘酷，囚禁淹延、報應稽滯四弊。十月，理考親灑奎章，以「清忠昭光儒碩」六大字下賜，縉紳榮之。十二年正月，除右正言，兼侍講，籲免，且乞避祖諱，旨不允。權以右補闕繫銜。先公感理考知遇，思血忱以報，首疏帝王格心之學；次論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論文弊，論邊儲，論人材，論民心，論儲將帥、救災異，皆莫不空臆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理考舊邸恩，攀援以進，越次守京畿，憑怙上恩，任意妄作。三學扣閭上書言狀，捲堂而去，司業蔡杭袖劄白堂請罷，清議沸騰。先公亟章奏，數晦罪劾之，奏上，除晦大理少卿、蔡宗正少卿。先公率全臺拜疏，乞留蔡而黜晦，以安士心。尋奉旨，蔡仍兼司業，晦與郡，三學諸生始還。十月，除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辭不允（一一）。時虜中二雛爭立，朝野皆有敵去而舞之心，而臺諫自吳、潘之去，莫敢明目張膽，皆依阿取容。先公因進講《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非其國」之語，即草疏以進，謂今之法家拂士不可謂之有，今之敵國外患不可謂之無（一二），而通國上下皆不知有畏心。人心之所畏者理，願堅聖心之畏，以警動內外之畏。未幾京城災，復上疏力陳致災之原數事，乞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野處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憔悴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則轉危爲安，易禍爲福，天下亦尚可爲也。理考御製《仁厚論》賜儒臣，復上疏願因必世後仁之時，力行司馬光、范祖禹二臣之所謂仁，以取法仁祖由必世之仁，以至於豐芑數世之仁，則普天率土咸被仁厚之澤，而殘暴醜虜乍起驟仆，且終歸於無敵之仁矣。復以風俗、刑獄、邊備等事歷歷陳之。寶祐初

元，進講《孟子》徹章，轉朝議大夫，尋差護試禮闈。六月，四疏乞辭（二三），不允。八月，累疏乞外，不允。先公復拜疏，直叙久居言責，無補涓埃，恐防賢路，理考再三勉留，而當揆復將旨副次劄云：「上眷甚至，幸望少留。」九月，陞兼侍讀。甲午，除侍御史，兼職依舊，累辭不允。首上疏乞取法孝宗八事，末謂人君之學非知之艱，行之惟難。又言薦賢報國，前輩盛心，久蘊此志，猶懼以爲近名，載念此而不言，無時而可，遂歷取當時才望政績彰著者陳昉、饒虎臣、李昉英、章大醇、方岳、謝干強、曹孝慶、吳革、呂重庚等二十餘人，力薦于榻前，後皆卓卓能植立，爲時名人。先公蒞職言路，首尾凡四載，先後凡百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皆足以扶是非之公，嚴正邪之限，純實明暢，的中時病。不立異取名，不讎私快己，故所彈擊，人皆心服而無怨言。侍講告詞謂「言議不激而不阿，植立甚偉而甚度」，侍御告詞謂「肅門庭如冰雪之清，嚴限界於涇渭之辨」，皆紀實也。其在經帷，色溫氣和，尤善開導。講《孟子》、《禮記》、《春秋》三書，據經以析理，因事以輔治，言約義明，尤有功於緝熙之學。二年四月乙丑，除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亟草辭奏，出闕俟命，降詔不允，宰執面奉玉音，差官宣諭入門供職。朝臣將旨至，先公復草辭奏，乞照前請畀祠廩，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將旨者荐至，具言理考委重之意，始勉就職。嘗進讀罷，因奏外間日來汹汹，言宮禁備衛甚嚴，上曰：「宮庭比有異見。」奏曰：「陛下日擊之乎？」上曰：「朕不見，宮人輩見之。」奏曰：「妖由人興，虎豹九關，何自而入？願陛下鎮之以靜。」上曰：「朕素不信，彼既見人形，不得不爲他防。」奏曰：「宮庭當肅，出入當嚴，不必張皇。」

宮禁係天下聽聞，一語之出，百語皆訛，可不審諸？」上曰：「極是。」六月，以磨勘轉中奉大夫。九月，有事明堂，充執綏官，肅侍天顏，屢承請問，音吐鴻暢，應答如響。上問：「裡禮儀文，中興後視祖宗時何如？」先公奏曰：「祖宗時承平日久，儀文大備，大駕鹵簿凡一萬六千人，法駕減三之一，小駕減其半，可見儀文之盛。中興之初，草創未皇。紹興十二年始造玉輅〔二四〕，明年又造金、象、革、木四輅，鹵簿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儀文差略。然祖宗敬天之實，則有在於儀文之外者。」上首肯之。西太乙宮在錢唐門二里而近，實據湖山之會，佞臣久啓車駕游幸而無名，因明裡恭謝，倏頒旨涓日欵謁，先公亟草疏以奏曰：「陛下臨御踰三十年，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雖以恭謝爲說，然羽衛蒞湖山之勝，貔貅嚴郊坰之屯，傳播四方，但見游幸之疑似，安知欵謁之本心？是陛下三十餘年之誠心實德，一旦無以取信於天下，所失豈小小哉！以內地言之，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飽，近寇甫息而瘡痍未瘳。以邊陲言之，蜀之竹隘雖復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雖捷而哨騎尚留，加以窺襄闖廣，傳聞不一，虜多狡謀，巧於覘伺，萬一行幸之語一傳，寧不啓戎心而謂中國無諫臣乎？輿論籍籍，咸謂陛下因比者總章裸享，轉雨而晴，喜動聖心，遂有是命。夫天道難諶，禍福倚伏，倘喜心一動而肆心乘之，則一時降格之可嘉，安知無大可畏者繼之？」尋奉旨寢其行。十一月，三奏乞祠，詔不允，復面申前請，理考曰：「卿留一日則有一日論思之益，何屢以去言？朕所未喻。」三年春，除權工部尚書，辭不允，繼於經筵造膝力奏，乞放還山林，理考曰：「未可，見方賴卿毗贊，何可言去？」理考察先公求去之志堅決，御劄與臺長云：「程某議論篤實，心事純明，獨立無朋，不阿不

激，朕察之熟矣。抗疏再三，力求引去，比於經幄，洊控忱辭。朕念班行寥落，人物渺然，已勉留之，卿宜轉諭同列，俾知朕意。」先公雖感激上眷，而去志未釋，未幾，復五上疏奏帖，申歸田之請。六月丙子，依前中奉大夫，特授端明殿學士、同僉樞密院事。先公以祈退得進，非其素心，一再懇辭愈力，批荅不允。時蜀氣孔熾，夷禍復萌〔二五〕，義難固辭，謝表所謂「矧邊氣之未靖，正軍實之當嚴，必戶牖繆綢而爲陰雨之防，必維楫備具而圖大川之涉」，道其實也。冬，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開督，上疏乞用徐敏子爲蜀帥，用向士璧爲鎮撫，移呂文德上沅靖，庶能成犄角之勢，悉從其言。史嵩之得罪公議，忽進職名與致仕，先公慮人疑朝廷將再收用，不肯書黃，謂宜因其辭免，特從其請，庶可以釋天下之疑。中條陳財計五事，量劑曲當，尤爲理考嘆賞。八月乙丑，依前端明殿學士，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三上免牘，批荅不允。于時矩堂董公槐以人望當國，先公悉心協贊，中外無異論。四年，三奏乞祠，〔二六〕，或與補外，不允。四月，除政事，籲免不允。先公感上知遇深厚，謂歸美報上，莫急於豐培根本，故仁厚爲第一義。七月，拜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進封新安郡開國公，提舉國史實錄院，監脩國史、日曆，提舉編脩國朝會要，提舉編脩玉牒，提舉編修敕令，提舉編脩《經武要略》，三上表懇辭，不允，至形天筆勉諭：「朕親政以來，命相凡幾，居多弗績，豈但害于其國，抑亦累于其身。雖悔何追，往事可鑑。卿清忠素著，潔白無瑕，當言責非仁義不陳，處政地於輔相有補，爰置諸左右，以濟多艱，雅宜開誠布公，相與脩內攘外，痛革蠹弊，儀圖駿功。」先公雖感激上知，然猶懼不勝任，且拜且辭，周曲累日而後治事。首摘時政之最急八事，條陳

以奏，一曰正心，二曰待臣，三曰進賢，四曰愛民，五曰備邊，六曰守法，七曰謹微，八曰審令，略云：「臣聞人主天下之主，人主一心，又人主之主也。所主不正則外邪交攻，治亂安危於此乎判。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惟恐斯須不正，投隙而來者紛如也。臣願陛下持心以敬畏，處心以安靜，養心以寡慾，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上而延洪天命，下而固結人心，近而示法子孫，遠而垂則萬世，皆陛下一心基之矣。《書》曰『任賢勿貳』，《中庸》曰『敬大臣，體羣臣』，此帝王待臣之要道也。後世則不然，決擇不審，任用不專，如醫方察脉而雜然投劑，肘欲畫圓而掣之以爲方，蓄縮畏謹則議其無所長，展布設施則疑其有所爲。卒之終日救過不暇，而天下事亦無一可人意者。此固其庸庸碌碌無以啓人主之信心，而人主亦何便於此哉？臣願陛下思元首股肱之一體，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如其非才，以禮退之，勿強其所不能。如其果賢，以心委之，勿間之以疑貳，勿外厚而內薄，勿陰奪而陽予，如此則君臣相與之義盡矣。自古未有不信仁賢而能治國者。今也班行寥落，殆若晨星，臨事需才，動憂乏使，豈人才獨嗇於此時哉！拔十得五，實爲確論。臣願陛下旁搜博采，兼蓄並用。長於心計者使治賦，優於韜略者使籌邊，德履溫純者不疑其遲鈍，議論慷慨者不惡其矯激。取其長，略其短，錄其功，忘其過，寸長片善，咸得展布，則意氣招徠，精神翕聚，勢之弱者可使強，權之輕者可使重矣。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憔悴而國勢莫安者。今邊鄙之民流離奔迸，雖嘗蠲租，武夫憚人反肆苛征之毒。內地之民愁恨嘆息，當加撫摩。貪官虐吏豈念饑寒之苦？臣願陛下嚴飭制閫監司，擇其貪黷無狀者條列奏聞，痛與鐫斥。去稂莠所以長禾稼，驅狐狸所以蓄鷄鶩，仁政之

行，莫此爲急。國家之財耗於兵者十常七八，然伍符尺籍，虛額尚多，老弱疲癯，未聞改刺，以器甲則朽鈍，以武藝則鹵莽，以訓習則文具。爲將帥者又從而掊剋科斂之無藝，平時且不聊生，緩急安能效死？是真可凜凜也。臣願陛下嚴飭諸閫，覈實軍籍，招收強壯，精其器械，程其技能，而又痛懲貪將之誅求，庶乎士能用命，可以禦敵。祖宗之法，昭如日星，廢法用例，爲弊滋甚。而廢法之大者，莫如貴戚之臨民。然分符之初，貪庸弗績者猶不逃於吏議，今非惟人莫敢議之，而反欲議人矣。願陛下遵祖宗之法，凡貴戚之貪暴者、痛謬者、悉賦以祿廩，使之坐享富貴；其有才而溫良、有德而通暢者，間雖遴畀以郡符，必使內外臺臣得以公廉察之權。庶幾知有所憚，而不至倚勢作威（二七），戕賊根本。古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蓋無微而不謹也。漢唐以來，徒知褻近之可親，不知操柄之旁落，不謹其微，流禍斯慘。陛下英明果斷，御之有法，然道路之傳，猶謂蹊徑未能盡室，攀緣鑽刺之習未能盡無。微之不謹，著將奈何！臣願陛下警之以禍福之幾，訓之以保全之道，謹微自守，勿與外交，無罅可投，趨者自止，非特國家之福，亦近習之福也。君之號令不可不謹，陛下一劄十行，無非軍國大務。至於小小武職，亦勤內批，或謂已失之褻，而小吏省劄、緇黃敕牒，亦勤宣諭取索。陛下之用宰臣，將責之以經綸之務乎，抑使之爲是瑣瑣者乎？臣願陛下示天威之尊嚴，絕小人之玩褻，其於事體，大有關係。」奉御筆云：「朕之命相，正欲仰成，既得其人，何所不可。覽奏旨哉，乃言惟服，尚期勵翼，其克有勳。」先公在揆席，每事皆存大體，不務紛更以駭觀聽，不事矯激以求誇耀，惟欲上下相安於無事。時虜久蘊窺伺之志，前董相當國，嘗自請身督蜀師，暨次年秋蜀報轉亟，荆閩以

光、棗之警告「一八」，桂閫以諸蠻之警告，理考宵旰焦勞，怛焉不寧。先公自念身任大寄，豈當以賊虜遺君父憂？退而討論險要，設施方略，調兵擇將，峙糧築堡，或面對詳陳，或手奏潛告，莫不纖悉畢舉，處置得宜。故荆有荆門之捷，蜀有苦竹之捷，嘉定之捷，襄漢之捷，餘瑣碎不勝紀。乃若修復沿邊城築，雖由一時分閫得人，然憂邊思職，未嘗頃刻置念。虜首狡焉，啓封疆之志已非一日，幸賴廟謨深遠，臣謀畢獻，足以挫其氣折其萌。迨夫還政未再歲，而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史院脩高、孝、光、寧四朝國史，久未就，先公奏乞專任尤煊領其事。五年春，書成上進，轉金紫光祿大夫。六月，五奏乞祠，詔不允，仍斷來章。九月，明堂陞侑高宗禮成，進詩三章稱賀，理考親沾洒宸翰，賡韻以賜。初，先公守番，丁大全爲浮梁令，小有才，爲當路所稱，然爲人儉黠剝刻，先公心薄之，而素性寬涵，未嘗輒形於言。既登政路，大全時在栢臺，上疏力詆董相，罷之，至移臺牒速其行，意欲借是以相撼搖，賴理考眷愛深厚，且爰立之初，不敢遽動。未幾，大全由諫坡登宥府，勢位相軋，自怙其以術得君，志溢氣驕，好凌駕人，至與同列爭事，交臂於中書堂，觀聽爲駭。先公觀其所爲益強悖，知難與共政，而其議論間朵頤鼎席之意累露。理考雖密察其機狡，然小人易進難退，先公惟思亟去以避之。十月，五疏拜乞祠，理考親洒奎畫勉留，有云：「荐省來章，足覘雅志。一身之計綽有餘矣，萬機之務誰與共之？決當留行，勿復有請。」先公志意雖久決，然感理考眷留，終始不渝，未敢遽然舍去，復強勉就列。六年春，又五疏乞祠，理考復頒宸章，諭留益至，有云：「諉之以疾，則卿氣體方剛，酬酢有餘裕。慮其不善後，則卿表裏純一，何瑕可指？決不容於勇退，宜悉付於

忘言，爲朕勉留，深所望也。」四月，逾月不雨，力以燮調失職，引咎上疏，力乞解機政，上詔留數四，復有云：「朕以十三相而得卿，卿不二年而舍朕〔二九〕，豈人情哉？」自是不敢疏辭，但引先朝宰臣趙雄奏曰：「頃歲宰相罕有善罷，大者竄，小者逐，願及宸眷未衰，畀以藩服，使天下知宰輔中亦有保全者。孝宗皇帝感其言而從之。臣之才力雖不逮雄，陛下聖明視孝宗若合符節，是用游瀝愚衷，頻瀆天聽。癯羸多疾，不敢如雄求畀藩服，但得解罷而去，從事藥裹，實拜君父保全之賜。」由是天聽爲動，知先公意已決，不可強留，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建安撫使，內帑出金器精縑、薰茗酒核，以寵其歸〔三〇〕。蓋理考自端平以來真相凡十三，進退純全者，自范、游後，僅先公一人而已。得政纔兩年，三辰平，百度舉，朝無異議，民無疾呼，門無私謁。雖外視之精采若不快人意，譬如服參苓之劑，豐培滋養，其於元氣所益多矣。四上奏歸閩越，上亦閔勞先公。七月，依前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恁便居住。退居兩年，惟以書史自娛，世間嗜玩無足以動其心，幅巾藜杖，逍遙田野間，行道見之，初不知其爲宰輔。居第簡樸，門外田數畝，躬課家僮自耘耔，示子孫以穡事之艱〔三一〕。每遇舊交故屬踵門，從容延欸，或談論竟日，一語及時事異同，必嗟咨審問，憂見顏色。蓋身雖江湖，而心實宗社也。理考念公愈篤，凡生旦宣賜銀幣，未嘗少替，始終眷遇如此。詎意大全柄國，蔽天聰明，任私滅公，醜正黨邪，釀成鄂渚偷渡之警〔三二〕，內阻外訌，上心怛焉不寧，首頒天詔問計策。先公既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及團結民兵數事以奏，理考洒奎畫一再褒嘉，最後云：「覽卿所條邊計，備見忠懇，助朕憂勤，便當參酌施行，良用銜戢。嗣有所見，陸續以聞。」次年八月壬寅，詔依舊職

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使，四上免章不允。凡三頒奎劄勉諭〔三三〕，至謂：「某以八十餘老猶爲朕出撫七閩，卿六十乃以老病言，過矣。幸無遐心，以副延佇。」先公知上意堅確，不容牢辭，遂勉一出。至郡，訪求民瘼，稽較餽事，首務行寬大，少甦疲瘵。手疏乞增糴減數，前牧希求望外恩賞，取六邑籍版紛更之，號修明局，歲增解農寺米五萬石，以無爲有，獵取美名，暨農寺索償，則移補塞責。先公惻然，慮後來者長此不已，吳民愈不堪命，拜疏乞豁除之，奎筆亟可其奏。六月，上以霖雨彌旬，近畿之田皆巨浸，獨吳門幸免，御劄褒獎，謂皆卿精意禱祈、仁政感通之驗。先公以糴事既已數足，而郡政皆粗脩，累疏乞歸，詔不允。十月，拜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疊騰免犢，〔三四〕，天使馳奎劄諭旨，復上疏懇辭，旨特給假兩月〔三五〕。三年六月，詔疾愈速赴闕，復三拜疏控辭，旨特依所乞，免兼侍讀，宸翰褒諭云：「卿奧學重德，簡在帝心。延佇肯來，庶資啓沃。累詔趣發，辭則如初。陳情既真，高節難挽。勉遂雅志，俾奉外祠，少須康強，嗣有光寵。」景定五年五月，再任醴泉觀使。咸淳初元，以今上登極恩，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院使，進封吉國公。辭犢方上，而臺臣論列之章下矣，旨依舊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六月，四拜奏乞致仕，不許。四年四月，罷醴泉觀使。逾年驟感寒疾，遂致其事，旨依所乞，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時五年三月也。自同簽樞密院事以後，除拜極恩，加食邑至八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二百戶，階官回授者五。丙申，薨于正寢，距生慶元六年十二月甲申，享年七十。遺奏聞，上震悼，輟朝兩日。公朝諷故實，特贈少師，謚曰文清。前妣吳氏，先公二十七年卒，贈周國夫人。繼妣汪氏，先

公八年卒，贈漢國夫人。男三人：象祖，故朝奉郎、直秘閣，兩易知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先公七年卒。述祖，承奉郎〔二六〕，待銓〔二七〕，崇祖，承奉郎，待銓，並與江東漕選。女一人，適奉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羅鼎。孫男二人：樟，承奉郎，待銓，與兩浙漕選；桂，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吳克紹，次未行。述祖等將以咸淳七年十月忍死奉柩葬於歙西古城關，去所居十里而近，遵治命也。公朝特差脩職郎汪儀鳳護葬事，如舊典禮。先公氣見冲粹，襟度寬夷，不爲町畦峭塹，待人遇物，春風藹如，然胸中涇渭甚嚴〔二八〕，短長輕重，寸量銖較，猶黑白鑿鑿乎不可亂。平居退然一儒者，言若不出諸口，及臨決大事，雖千條萬目紛錯于前，審義之得，毅然自任，如山岳之不可移，既底則了無矜伐色。其於兵也，非所素練，當邊疆繹騷，審計熟慮，動中事機，雖老將宿校所不及。中保任一二將帥，尤膂合衆心〔二九〕。其於財也，率裁以義，遇調度繁興，紓匱支乏，桑，劉之所縮手，而處寬裕如也。引援天下賢俊，雖采奇拔萃，惟恐遺才，而人不知所從來，至有終身不識面者。尤愛惜公朝名器，故姻戚交友，無一人敢萌意外希求者，門雖無我，而限界肅然。一恩舊子未學製，干謁求貳令〔三〇〕，先公謝之曰：「除授須由資格。」其人再三請不置，且以先世爲言，公曰：「先大夫疇昔以某粗知恬退，故相薦，今所求似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也。」其人雖不滿意而去，然未嘗不心服其公。前任言責，所嘗論列，後居政地，見其可用，未嘗忘薦拔，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以故多致通顯。郡守舊名在白簡，廢錮累年，一日至闕自陳，以先公輔政，瑟縮不敢進，朝行語其故，且教其來謁。

一見即問其出處，守方起謝，先公曰：「吾豈敢以一眚而棄人〔三一〕，幸無疑。」守感不能言，泫然出涕，尋得郡去，守亦知自新焉。其胸中洞達，不滯於物如此。重惟早歲奮跡布韋，無尺寸援，蒙理考不世之知，任言責，歷禁途，至登庸鼎揆，三十餘年，眷遇委任，彌久而彌篤，朝野曾無間言。中值一畏拈朝，翩然如冥鴻之舉，雖於報國之忠未克殫竭，然於見機之智亦可謂無遺矣。恭遇先皇更化，聖上嗣政，天下清明，一旦不幸，物論倏興，幾至求全之毀，向非天朝立扶公道，察其心跡無他，則未必得爲太平幸民全而歸之也。初薨之日，堂奠之文曰：「幸而邪正之不相掩，亦不幸而出處之適相值。」當時指爲名言云。自號訥齋居士，有《訥齋文集》、《經筵講義》、奏藁、制文詩記，凡若干卷。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哉！重念述祖等不肖不學，智不足以揚前光，文不足以發潛德，謹瀝血以序始終大略行事如前。百拜乞言于當世之大君子，尚惟仁慈興惻，哀其忱懇，詮次而賜之狀，俾得藉手告于太史氏，豈非不肖孤之幸願。儻九原有知，必與增榮感焉。咸淳七年月日，孤子述祖等泣血百拜謹書。《明良慶會錄》卷四。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七五。（李文澤校點）

〔一〕人：原脫，據《新安文獻志》補。

〔二〕文學掾：原作「文學祿」，據右引改。

〔三〕屋：原作「至」，據右引改。

〔四〕遠到：原作「遠大到」，據右引刪「大」字。

〔五〕臣：原作「再」，據右引改。

- 〔六〕都：原作「判」，據右引及《宋史》卷四一八本傳改。
- 〔七〕進：原脫，據《新安文獻志》補。
- 〔八〕愧：原作「塊」，據右引改。
- 〔九〕高孝：原作「高宗」，據右引改。
- 〔一〇〕天：原脫，據右引補。
- 〔一一〕「辭」上原有「仍兼」二字，據右引刪。
- 〔一二〕外：原作「好」，據右引改。
- 〔一三〕辭：《新安文獻志》作「祠」。
- 〔一四〕始：原作「如」，據右引改。
- 〔一五〕禍復：原作「腹禍」，據右引乙改。
- 〔一六〕祠：原作「初」，據右引改。
- 〔一七〕威：原作「戚」，據右引改。
- 〔一八〕光棗：原作「嚴束」，據右引改。
- 〔一九〕卿：原脫，據右引補。
- 〔二〇〕寵：原作「籠」，據右引改。
- 〔二一〕示：原脫，據右引補。
- 〔二二〕渚：原作「諸」，據右引改。

〔二三〕三：原脫，據右引補。

〔二四〕疊：原作「壘」，據右引改。

〔二五〕假：原作「暇」，據右引改。

〔二六〕承：原作「丞」，據右引改。下「承奉郎」字同。

〔二七〕待銓：原作「侍參」，據右引改。

〔二八〕渭：原作「謂」，據右引改。

〔二九〕衆：原作「重」，據右引改。

〔三〇〕學製干謁：原作「製一千堂」，據右引改。

〔三一〕胄：原作「青」，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八二四九

呂師夔

呂師夔（一二三〇——一三〇一），字虞卿，號道山，文德子。安豐（今安徽壽縣南）人。咸淳八年爲廣西經略安撫使，次年其叔文煥降元，五疏乞罷，召赴闕。德祐元年擢權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公事，不受命，降元。從平宋有功，以中書左丞行省事于贛州。大德五年卒，年七十二。見《宋史新編》卷一八九、《元史新編》卷二九本傳。

毀家紓難以贖叔父降敵之罪奏

咸淳九年四月

比賈似道得李庭芝書，報臣叔父文煥以襄城降。臣聞之隕越無地，不能頃刻自安，請以經略安撫、轉運、靜江府印委次官護之，席藁俟命，容臣歸省偏親，誓當趨事赴功，毀家紓難，以贖門戶之愆，以報君父之造。《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龍隱山題名

咸淳九年五月

古壽呂師夔虞卿以咸淳八年春被恩牧桂，明年夏五叨召東歸，乃率偕行者壽諸石。江陵李直清寅之、九江周得一宏英、合沙周舜夫景舜、古歙方端父正仲、光山胡文舉公選、莊濠孫揚武景武、孫振武景文、壽陽楊震孫東叟、程通達伯淮、合肥翟國寶君瑞。子元直、元仁、元愷、元方、元哲侍。

《桂勝》卷二。又見光緒《臨桂縣志》卷九，《桂林石刻》第三三三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朱元昇

朱元昇，字日華，號水簷，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嘉定四年武舉登科，嘗官政和縣巡檢。著有《三易備遺》十卷（存）。見《東甌詩存》卷七，《宋元學案》卷七八，《宋史翼》卷三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八。

三易備遺序

咸淳六年十一月

《周禮》春官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作於伏羲，用於夏。《歸藏》作於黃帝，用於商。《周易》作於文王，用於周。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易》，雖不相沿襲，而實相貫通。《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數聖人者，豈各出意見以爲斯《易》哉，龍馬之所呈，神龜之所授，是皆得之天者也。周公相成王，設官分職，命太卜、命筮人並掌三《易》，不以周用《周易》而置《連山》、《歸藏》於無用，是天固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周轍既東，周禮廢闕，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孔子，爲天下木鐸。黜八索，闡十翼，韋編三絕，而《周易》繫矣。之杞而得夏時焉，之宋而得坤乾焉，故天下後世有亡書無亡言，而《連山》、《歸藏》、《易》傳矣，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孔子既沒，經秦歷漢，《連山》、《歸藏》寂然無聞，惟《周易》孤行於世。漢儒用心徒勤，著眼不及，或破碎一卦以直六日七分，或牽強四卦以管二至二分，或雜之以讖緯之文，或引之於老莊之境，如盲摸象，如管窺天，萬端臆說，千差並起，是何《易》道之不幸也！天開我宋，五星奎聚，兩曜合璧，異人間生。希夷陳搏以《先天》一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康節。康節以超詣絕塵之資，加以融會淹貫之學，著《皇極經世書》，包羅萬象，該括三《易》，本領正大，規模宏遠，是天又將以斯《易》

託斯人也。嗚呼！《易》固墜也，天固興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心，欲以斯《易》福斯世也昭昭矣。元昇結髮讀書，冥心《易》學，慨皇王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者若一綫之繫千鈞也。元昇下無位，上無應，徒以疎賤，抱此勤志，根極理要，鋪陳軌範，掎揭淪墜，顯發幽眇，尚擬補皇王之絕學於千百世之上，存皇王之良法於千百世之下，輒不自揆，本諸《河圖》、《洛書》，述《三易備遺》，因世次而冠以《先天》、《中天》、《後天》之名，庶幾《連山》、《歸藏》得與《周易》並顯於世。後之人或因此知邵子之心，則知孔子、周公之心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知孔子、周公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則知天之心。咸淳庚午冬至，朱元昇序。《三易備遺》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三九，《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〇，民國《平陽縣志》卷四八。（郭齊校點）

臧元震

臧元震，咸淳六年爲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見《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請改曆法奏

咸淳六年

曆法以章法爲重，章法以章歲爲重。蓋曆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十九年謂之一章，一

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故《前漢志》云：「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曰：「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章法之不可廢也若此。今所頒庚午歲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爲冬至，又以冬至後爲閏十一月，莫知其故。蓋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且一章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約止有一日。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當爲冬至，方管六千八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止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歲之數，實欠二十八日。曆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曆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分日之一，且未正日，安得遽有餘分？未有餘分，安得遽有閏月？則是後一章之始不可推算，其謬可知矣。今欲改之，有簡而易行之說。蓋曆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今正以定朔之說，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爲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爲十一月大，則

丙寅日冬至即可爲十一月初一，以閏十一月初一之丁卯爲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趨下一日置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始爲大盡。然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謂此也。夫曆久未有不差，差則未有不改者。後漢元和初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曆雖已頒，亦改正之。顧今何靳於改之哉！《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郭齊校點）

吳應紫

吳應紫，號達齋，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年十六領鄉薦，陞上舍，呂午奇其才，以女妻之。宋亡不仕。見《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上。

孔元方傳

孔元方，字子圓，其先本銅鞮人也。既居中國，失其世系，乃以孔爲氏。始祖號王老君，在周時常有愛民利物之心。及貴顯，呂望器其爲人，爲立九府，以尊其職而掌國用。自後富貴累世，子孫代有其人。老君三十世孫泉，爲漢吳王濞興利，吳王謀反，以罪見誅。泉三十九世孫鋏，仕唐又爲滕王

元嬰所厚。時高宗賜諸王帛，聞元嬰用鋏無所事，乃賜麻二車以愧之。及元方父寶膺國重任，節用愛民，天下富强，上甚器使之。元方生而有父風，性剛鯁，志大不拘，面冷如鐵，內方正，有才氣。嘗謂人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顏子雖賢，賴仲尼之鑄然後成仁。吾則不然，不學而能文，不求而能用，聖人之道，吾一以貫之。」於是負其能，周流四海，屢涉貧困，無所棄。見者德之，曰：「元方其庶乎屢空。」每書四字，謂識者曰：「是火帝所授者，知此可以究國家曆數矣。」時年尚少，人並稱爲子圓先生。或勸之業舉，曰：「以吾之才，萬選萬中，豈嫌流地上而以舉爲慮乎！」累舉孝廉，不就。後入京，徧觀無所主，乃訪德義「二」，從富人遊，屢爲權豪所昵。於是廣蓄珍幣，與民市易，家致巨萬計，所欲無不獲。遂窮奢極侈，築室環城，起山於後圃曰銅山，冶金爲窟曰金穴，又市地爲埒。時安樂公主等方開府鬻爵號，斜封官，元方以資入爵，至左藏庫使。既而不樂其職，曰：「始吾言富不如貴，故就用之日自謂登金門，上玉堂，出入華省，主國大計，使天下之人悉蒙其利，今反爲守虜臣邪！」乃往見三司使韋貫之，貫之與語大悅，見上數其能。上召見，素知其負才，命力士擯於陛，欲以杜其辯，且曰：「卿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元方頓伏，默然不對，徐曰：「陛下富有四海，功崇萬世，臣之瑣才，曾何足數！」上直其對，遂問曰：「卿欲求用邪？」元方曰：「陛下用人，當觀其才，不可即置，何必商確其意哉？如臣者韞匱待賈，亦未肯以小數求售於陛下也。」上曰：「卿欲以何德致寡人？」曰：「使臣得佐陛下，當調萬民之艱危，致天下之大利，國用富强，家給人足。」上折之曰：「吾聞爾祖在漢時，吳王、鄧通資其術而取敗，其在晉

時，與石季倫之敗，去而與阮子爲杖頭之飲，卒無所事。且馬援一世名臣也，不義爾祖之行；夷甫一代之賢臣也，諱言乃祖之德。今子事寡人，進不由道，大言無實，此所謂躍冶之金，獲用必與爾祖同貫，詎能致君澤民，踵高潔之行乎？」元方曰：「陛下徒知少其過而不多其功。昔光武龍飛白水，我祖奉其真符；文德正位後宮，我祖昭其秘迹。卜式資其義而北輪邊計，崔烈厚其術而弋取三公。故呂尚父立九府以尊其權，魯元道著明論以申其德。雖隱顯貴賤，一文一字，爲世所重，迨今天下聞其風者，薄夫敦，懦夫有立志。若臣者，直所謂排金門而入紫闥者也。」上笑曰：「朕知卿是，前言戲之爾。」於是以名監處之，命光祿大夫魏元同、著作郎盧從愿二人與之共事，軍國大計並諏焉。由是貴動一時，天下想望其風采。久之，值軍興，國用乏竭，有司共計欲出之，見上發其謀。上即召入計，元方條五利，其一稅間架，筭至除陌，下民疾之。未幾，坐與潁川守索元禮交通去職，遂轉側不安，居常若負。及第五琦領使，盡徙其族，元方竟終於民。有子數人，率輕薄，曰重稜、重輪者，尤爲世所重。其餘聚散，無可紀者。

贊曰：元方之爲人也，志大材疎。始折節力行，有若可取，及夫放棄德義，以富取貴，卒無遠謀，筭至除陌，爲國斂怨，鄙哉！無怪乎帝薄其先而戲之也。或曰稅間架，筭除陌，其策成於趙贊，元方特資其計爾。嗚呼！得君遇時，謀不以道，剥下佐上而以爲功，使盜跖復生，無以加矣。《新安文

〔二〕訪：據文末贊語云「放棄德義」，此「訪」當爲「放」之誤。

吳 昂

吳昂，理宗時人，嘗魁邵武堂試。

答人臣進退之義策

問：未仕者言出處，已仕者言進退，昔有是言矣。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說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進退說也。出處之與進退，同歟否歟？吾儕皆未仕，若未暇議及進退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進以禮，退以義，吾聞此於孟子矣。禮主辭遜，義主斷制。三揖而進，禮也；一辭而退，義也。何其進之難、退之易歟！參之孔孟，乃有不然者。女樂之受，三日不朝，去之可也，遲遲吾行，何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窮日之力亦可也，三宿出晝，亦何歟？天下之理，不進不退，無中間立得底道理，聖賢奚爲若是歟？士自一命以上，即有進義之義，況等而上之，爲臺諫，爲給舍，爲侍從，天子之所尊禮，朝廷之所崇重，設有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去之是歟？留之是歟？昔有以賂權近而求宰相者，詔且

下，給事亟取筆減宰相字。或謂詔不可塗，勅不可批。不塗不批，則聽納賂者坐廟堂歟？又有善財計，獻羨餘，而時君欲相之者，諫省乃欲裂白麻而哭之。或謂白麻非可裂之物，王庭非可哭之地。不哭不裂，則聽鈞鉅者秉鈞衡歟？幸二臣之言得行耳，否則其遂已歟否歟？共惟國朝尊隆大臣之體，培固言者之氣，道相並行而不相悖，蓋三百年於此矣。然或謂自治平遡而至建隆，大臣往往因言者而去；自治平沿而至宣和，言者往往因大臣而逐。因言者而去大臣，似傷國體，而治日益以盛，何歟？因大臣而逐言者，似重相權，而治日以非，何歟？有爲御史者，曰若人爲相，當毀白麻，彼聞之逡巡而去，果何以得此歟？有爲中丞者，曰某出兵伍，不堪執政，言亦切矣，然樞是之命「二」，乍寢復行，此豈劣於彼歟？陳執中不由科第而至相，或議其不可，言一不行，相與求去，其知避就者歟？王安石以時名而參大政，或者斥其不情，亦可謂先見也矣，然對仗之彈不售，何遲回而後去歟？皇上慨念勲勞，不遺故舊，或正右揆之席，或并宥密之庭，當歟否歟，吾儕之所不敢知也。得之道路，則論思者言焉，封駁者亦言焉；造命令者言焉，侍言動者亦言焉；持風憲、司諫諍者，或謂亦將有言而不及言焉。使言之是而從之，則言者可以留；使言之非而違之，則言者可以去。今半年矣，是非進退，漠無定論，何歟？逐諫者至十八疏，逐沆者至十七章，逐確者至數十奏，甚至射馬擒王，不奪老蔡之相而不止，是好言歟？抑勢不容已歟？參之於今，毋乃費辭歟？朝陽之鳳一鳴，抱葉之蟬隨息，其視不言者毋乃百步五十步歟？抑無謂不言，或者夷簡之故習歟？夫勢之尚可言也則不容言，勢之必不可言也則不容不去，今其可言歟？

不可言歟？梁適之相，攻之者三人，適罷，而三人者亦斥。是時如孫、如蔡、如胡，相繼爲之乞留，是立黨歟？抑爲大體恤歟？近者三諫憲之出，固未必爲此也，亦未必不爲此也。援之者誰歟？辯之者誰歟？援焉未必力，辯焉未必白，抑亦調停和解之類歟？今西府本兵，毅然自任，姑寘勿論可也，故鄉歸錦，能保其終不幡然歟？審可言可默之勢，決宜進宜退之機，此其時非其時歟？否則姑俟其來而徐爲之圖歟？又否則欲自附於孔孟遲遲三宿之義歟？吾儕身游鄉校，不無議政之責，使易地而處諸賢之地，不知於孔孟之言宜何所師，我朝先正宜何所法？當相與索言之，毋但曰未仕者不當議進退。敢問。

語默無中變之理，進退無兩立之勢。夫語默乃士君子立身之大方，而事君之大義也，況爲天子從臣，負天下重望者，容或未知於此乎！有如前旒簡知，右轄申命，以霍光之忠勇可屬而未免乎不學之譏，以周勃之重厚可托而或者有少文之議。于斯時也，職論思者言焉，司封駁者言焉，造命令、侍言動者，莫不有言焉。二三君子之心，吾固知其以語自任，而以退自處矣。然而語與默常相倚伏也，進與退常相角敵也。使吾而不當語歟，則雖默可也；吾既當從事於語矣，則是不當默也。今也朝陽之鳳，一鳴未幾，寒露之蟬，三緘已甚，殆非所望二三君子之以語自任者也。使彼而不求進焉，則吾不退可也；彼既有意於進矣，則吾亦不容不退也。今也東山趣覲，歸袞有期，北闕辭榮，拂衣無日，殆非所望於二三君子之以退自處者也。嗚呼！以前言之則似乎忠，以後言之則似乎佞，由初觀之則近於勇，由終觀之則近於懦。若曰聖策先定，吾復何言，則奚不去乎？若又曰，上恩未報，吾不忍去，則

奚不言乎？不去則必言，不言則必去，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既不能言，又不能去，不知二三君子平日講貫乎語默進退者，果何事耶？是必有以處此矣。皇上圖任共政，嘉賴有功，召還元勳，晉居次揆，具視韓絳撫帥河東，即軍中而錫命，張浚董戎江上，還輦下以疏恩者，同一轍也。愚意在廷之臣，不作聖德詩，則進賢臣頌，必無敢有異議者。而且扇惑上於婉奏，星履或形於戇言，或聞翰苑之抗辭，或見經帷之諷諫，謨謀裨帝右，風采動朝端，諸君子可謂能語而不能默者矣。麻制揚廷，班著寥落，侍從臺諫，殆若晨星，鋒居在道，縉紳憂疑，躊躇彷徨，莫有固志，一身輕似葉，高名重於山，諸君子似能以進爲退者矣。然李藩之塗勅雖切，竟無損王諤之平章；陽城之毀麻雖忠，竟難奪延齡之位。錦衣還里，蹤跡可疑；繡袞歸朝，眷寵方渥。此時也，能言不足爲諸君子賀，不能竟其言正足爲諸君子憂；欲去不足爲諸君子多，決其去正足爲諸君子少。蓋語默無中變之理，進退無兩立之勢，前日之語者是，則今日之不語者非。彼之欲進者既非，則吾之不退者亦未爲是。是非所在，判然兩途。讀聖賢書，豈不曉此，而乃以容容受福之心，易其皎皎難全之操。夏竦未去，攻之至十八疏者誰，爲歐陽歟？劉沆未罷，論至十七章者誰，爲張昇歟？（二）蔡確無恙，果有如劉摯累數十疏而言之者歟？蔡京尚在，果有如陳瓘以射馬擒王而諭之者歟？倘能空臆而言，誠足爲諸君子賀；第恐爲建中之謀，主調停之論，姑進數語以塞獻納之責，毋寧多言以激訐直之禍，是則所憂也。當可止可速之時，懷苟得苟失之慮。惟演果去，則吾雖留無害也，不知今之惟演果能真知退避耶？執中未罷，則吾不得而留也，不知今之論執中者決能若是決烈耶？狄青西府之命，雖曰旋寢復行，然亦在年歲之後，未嘗言者

自言而召者自召也。然則爲今之王舉正者，其去就又當何如耶？安石政府之命，雖曰用違其才，然則學問文章則誠有大過人者也，然則爲今之呂誨者，其行固可少遲遲耶？果能還笏而去，誠足爲諸君子賀，第恐徒有豈舍王之心，曾無致爲臣之節。幸其旦夕之未來，姑爲吾苟安歲月之地；俟其還朝之已迫，乃爲吾逡巡就第之謀，此其所少也。近觀亞相通從班之書，自稱其竦直，自許以忠孝，自援過庭之所問，以爲循牆之張本，是正欲覘諸公之所向何如耳。爲諸公者，宜乘其譏而諭之以祖宗之法，告之以朝野之心，彼雖未易遽以是非曉，獨不可先以利害入乎？何必旁喻曲譬，善爲說辭，遠引元祐之賢臣，近舉端平之元老，而比之既所少者！在詩書之味，又安識二公之爲何如人哉！累疏乞歸，亦形諸牘，近見吾國之有人，然今日曰乞還田里，明日曰乞賜罷黜，而其身嘗安於朝廷之上，吾恐「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九。（刁忠民校點）

〔一〕樞是，據後答詞，似當作「樞府」，指狄青事。

〔二〕「昇」字原脫，參《宋史》卷二八五《劉沆傳》補。

林雷震

林雷震，咸淳間爲瓊州學正。見正德《瓊臺志》卷二九。

夫子之道忠恕論

論曰：以學者之所共知，明聖人之所不可知，非深於道者不然也。夫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爲之體，恕爲之用。學者苟無志於斯道則已，誠有志焉，其於日用常行之際，豈能有出於此也哉？然以盡己爲忠，推己爲恕，猶待於盡之推之而後爲忠恕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周流乎萬物之間。其在己也，則至誠無息，無時而非忠；其及物也，則泛應曲當，無往而非恕。由學者而觀聖人，雖有淺深小大之不同，其爲忠恕則一而已矣。忠恕者，門人之所共知；一貫者，聖人之所獨造。夫子語曾子一貫之旨，曾子以忠恕明一貫之妙。使門人因其所共知而悟其所獨造，則聖人之道何必高遠而求之哉？夫子之道忠恕，請申論之。嘗謂有學者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夫理一也，果有聖人、學者之別哉？及觀《中庸》違道不遠之論，然後喟然而嘆曰：忠恕之道，雖不可以差殊觀，而可以小大論，雖不可以彼此分，而可以淺深論。是故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子思之忠恕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也。夫子之忠恕雖不可以此論，然小者大之基，淺者深之漸也，即小以明大則大者可得而求，因淺以論深則深者可得而見。曾子不以一貫之旨語門人，而以忠恕言之，蓋一貫之妙難名，而忠恕之道易知也。夫忠之有恕，猶影之隨形也，非忠則恕無由生，非恕則忠無以見。是故中心爲忠，盡心爲忠。日省月試，唯恐一毫之未盡者，

此學者之所謂忠也。自夫子而觀之，溫良恭儉見於造次顛沛之頃，忠信篤敬得於不思不勉之餘，自志學之年至於從心不踰矩之日，道體混融，表裏無間，斂之而不見其迹，窮之而莫得其際，夫子之道亦曰忠而已矣。如心爲恕，推心爲恕。以己驗物，惟恐推之有所未盡者，此學者之所謂恕也。自夫子而觀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互鄉不必進而進之不以爲嫌，南子不必見而見之不以爲過，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之道亦曰恕而已矣。夫子之所謂一貫者，忠恕也。所謂忠恕者，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所以萬殊也。學者雖不可以語此，然忠恕之道則通上下而言之，始焉盡己而終則無所盡，向也推己而今則不待推。學至於是則爲聖人之忠恕，而一貫之理盡在是矣。然則曾子以忠恕之道而達一貫之機，其妙於啓迪顧如是哉！大抵悟人者必從其所已知，明道者必先其所易論。人方病道之難知，而又瀆之以未諭之說，則彼有益惑而已。且堯舜之道，巍巍蕩蕩，蓋不可以盡言也，而孟子以孝悌言之。由世俗而論之，昏定晨省亦可以言孝，徐行後長者亦可以言悌，以堯舜之孝悌爲止於此則不可，以世俗之所能而謂其非堯舜之道則又大不可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孟子之言孝悌，則知曾子之言忠恕。謹論。《論學繩尺》卷七。（刁忠民校點）

林自養

林自養，理宗時爲太學生。嘗受奸臣董宋臣賄賂，上書詆毀直臣洪天錫，遭太學生群攻，且備申朝廷，遂除其學籍。見《宋史》卷四一七《謝方叔傳》，《齊東野語》卷七「洪君疇」條。

上皇帝書

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爲觸邪豸、爲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爲急務，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爲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豺問狸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豈怒其埽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昴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臧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爲內侍泄寃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爲內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昴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爲方叔私人矣。游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喉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齊東野語》卷七。（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五〇

蕭 易

蕭易（一二三〇——？）字子文，邵武軍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年二十七登寶祐四年進士第。咸淳十年爲從政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司主管帳司、權轉運司準備差遣。見《寶祐四年登科錄》及所作《平糴倉記》。

李仲元貌言行如何論

論曰：古之君子，其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尚論者每歎之，而亦或疑之；雖疑之，而終不敢少之也。夫人而非賢則已，果賢也，其言論風旨，豈無一二之足聞者！而所爲飭躬厲行，不使非禮加乎其身也，固以待後世之夷考焉耳，何至與聲容辭氣俱超忽而寂寥哉？意者素隱行怪，議論施爲，少概見於世。身隱矣，焉用文之？故當時亦不得而述歟。夫既已可見矣，可聞矣，可觀矣，謂之不文不可矣。其時得而識之，非其時則不得而稽焉。然則古之人好修而名不稱者，何限也？不然，則言無

證不信，而聲聞之過情者，皆可疑也。君子寧闕其疑，而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惟曰是其不可傳者，與其人俱往矣。如《法言》之述李仲元，其貌言行之動人有若此者，而求其所謂貌言行者，卒無可指也。非史失其傳，則子雲之言誇矣。李仲元貌言行如何，其然豈其然乎？夫仲元之爲人，書固有闕矣，世次之先後，則吾將安考？以其接於子雲之見聞，殆亦西都末造之隱者歟。何以驗其隱也？彼其卓爾大雅見稱於子雲者如此，而後世無傳焉，是以知其爲隱也。抑古之流芳千祀者，豈必皆遭遇其時，而嘉言善行，班班史牒者，如將見之？世降俗末，是固無賢者也，有則史必書之。昔隋之亂，唐之未興也，河汾之間有隱君子焉，其書曰《中說》者載其言行爲詳，學者得其書而讀之，猶可彷彿其人。獨怪夫隋氏之史出於門人之所論撰，而不爲其師立傳，是以後世君子未能釋然於其間，甚者至以爲無是人也。吁！以爲無是人則不可，而使人不能釋然於文中子者，則王福峙之家傳實啓之。何則？揚之太過者，疑之所從生也。今以文中子之動容正色，而庶幾於貌孔子之貌，文中子之出辭吐氣，則庶幾於言孔子之言，而文中子之造次施爲，起居動履，其行之不肖於孔子者幾希。又舉其事以實其說，固以必人之信也，而反以甚人之疑也，吁！指實而言，人猶以疑，言又不實，誰則信之？若子雲之稱李仲元是矣。蓋自史遷尚勢利而揚貨殖，抑道義而進游俠，班固論次西漢，無能改於其失。彼山澤之癯儒，容貌不足以動人，括囊而遜，雖有言而莫之或聽，惟其德行道義之富，而勢利蔑如也，是固子長、孟堅之所抑而不尚者，無惑乎仲元之徒無得而稱焉。嗚呼！美皙之張蒼而大書，木訥之周勃而特書，無行如陳平輩而不一書。而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非以其不顯歟？夫必顯者而後書，則隱居

求志，姓名湮滅者何可勝數，真可惜也。使弘也不見書於《法言》，則天下後世，誰復知有李仲元哉！雖然，後世之知仲元者，以《法言》也，後世之疑仲元者，亦以《法言》也。尚友千載，於古人中得仲元者焉。果如揚子之所稱，恨不獲振太史公之屐，歷乎魚鳧蠶叢之墟，物色益州之祠尚無恙乎。想夫英爽如生，睠茲宇而躊躇也，蘭茝玉沈，莫寫我心，則尋繹其議論，察其立身行己之大槩，意其猶有足證而闕如也。夫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徒曰貌云乎哉！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而答問訓告，散在二十篇之中者，皆至言矣。若其德行，則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從游而速肖者，非躬行之化疇克爾。彼仲元者何人斯？貌足以肅人之見，言足以愀人之聞，行足以穆人之觀，而其貌其言其行果何若也？雖曰浮沉鄉里，栖遲山林，影響昧昧，可即而不可求，故人莫得而紀焉。然世惟無若人也，誠有若人，亦禱、乘之光也。述子房者證之畫工，史家之法，固有纖悉於容貌之書者。君平、子真之流，其微言篤行，時時見於他傳，尚多有之，至於仲元，何獨不然。知仲元者未幾，而疑仲元者繼之，必自子雲之言始。或曰：雄稱仲元以自況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古無是論也。見而肅，聞而愀，斯不惠之驗歟？觀而穆，斯不夷之驗歟？草《玄》著《新》，自附於可否之間歟？信若此，則不無可議也。或曰：雄稱仲元，子誠齊人也。雄家世蜀，仲元之爲人，當世豈無其輩，而此獨亟稱者，以其爲蜀之人耳。若然，則喜而溢美，未足據也。或又曰：雄稱仲元取其內外一致，表裏俱符也。司馬相如、王褒皆蜀產也，雍容閒雅者，不足覆竊貨之醜；造作語言，綴成歌頌者，正當以貢諛獻佞爲羞耳。弘之擅美，正以其行歟？是亦未可知也。今既無以質

雄說之是，而亦無以辨雄說之非，與其以誇誕而議雄，寧若以傳而議史，猶可景行古人，而不失爲忠厚之論耳。嘗試撫仲元之遺事，而爲之補傳曰：李仲元，不知蜀之何許人，其名曰弘。語在陳壽《蜀志·秦宓傳》，其出處當在元、成、哀、平間。與揚雄同郡，又同時也，雄雅敬之，今其載於《淵騫篇》者是已。釋《揚子》者，以爲詳見《華陽國志》，而秦宓以爲「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宓去弘未遠也，而言若此，則其事已不可考矣。常璩增益而附會之，殆皇甫謐譌《帝王世紀》之類，其說難據。蓋沒後且二百年，劉璋刺益州，乃爲之立祠云。斷之曰：揚子雲以爲仲元在夷惠之間，今雖未可信也，仲元將不得在君平、子真之間乎？謹論。《論學繩尺》卷八。

建寧府平糴倉記

咸淳十年二月

古者民養於官，後世民自於養，又其後也民無以爲養。周官委積，在在有之，艱阨可恤也，凶荒可待也。曰施曰惠，蓋直以予之爾。逮德下衰，則「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詩人以之思古。疏家謂民貧無食，得貸官粟，夫轉予而貸，已不古矣。德又下衰，則饒簋棘七，詡誇形容，慨一飽之鮮逢，羨藪藪之有穀，民生至此，嘻其艱哉！抑民固當自養者也，官而養民，將若之何？我聞在昔，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充而爲登、爲平、爲大平，由是矣。子言之：「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太平之基，基於民食，王道不亦易易乎？今夫民非不耕也，然饑者自饑，粟非不積

也，然歎者自歎。什一之征，有儲以供祿稍，而民不得食；什一之什一，又有儲以備饑荒，而吏不得擅。以歲之不易，而民之無良，富不仁者崇蘊積實，愚無知者抵冒殊捍，交相爲瘡，厲之階也，奚其平？建之爲郡，山阻而田嗇，民夥而俗囂。山阻田嗇，故樂歲廩自給；民夥俗囂，故稍賺則氣象輒乖角，若保赤子，顧可坐視其失乳乎！東嘉曹公元發癸酉春來治于建，兼漕全閩，未及期年，政教孚浹，惠利殫舉。會歲入小不登，預講序事，乃惟積貯最繫大命，節縮浮蠹，捐却例券，合之爲芝楮壹拾伍萬，椿充糴本，得米斛伍阡，置平糴倉。冬成之時於是乎貯之，產米之鄉於是乎取之，青黃未接之際於是乎出之。價以市估，入從其直，出損其直，糴從民願，儉則振恤，豐則易新。敖廩因於苗倉，便隸役之守視；招糴責之首吏，無關市之並緣。思慮周，規摹遠矣。或者曰：公所至典治，爲天下劇處，饟淮師，漕畿輔，辦給芻粟，多至萬億，筭數所不能及。伍阡碩之積，於公其猶一呷耳，何以書？然公之所易，而人之所難，不書則奚勸？或者又曰：公之治郡，敬信節愛，豈是純乎夫子之言，疾呼急索之不聞，百姓日用飲食而不知，以伍阡碩爲惠，於公濟人之心，自視猶欲然也，何以書？然公能創之，後有如公者，又將推而廣之，不書則奚述？公嘗持橐民部，於聚民之荒政講之悉矣。導上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公之仁，聖天子之仁也，是宜大書。上方疇咨良牧，選表治平，以風厲郡國，斯平也，固將放諸天下而准。一邦云乎哉，一廩云乎哉！是宜不一書，而易非此其人，姑識梗概云。咸淳十年歲次甲戌二月之望，門生、從政郎、特差充福建路提舉司主管帳司、權轉運司準備差遣蕭易記。《永樂大典》卷七五一四。又見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二。（以上尹波校點）

蕭安之

蕭安之，咸淳間以朝散郎通判袁州。

書牧民訓後

咸淳六年四月

皇帝臨御之七年，念我土宇惟自下民，民之父母州牧侯伯，渙頒一札，誕告萬方，謹爾侯度，無俾民憂。雲漢昭回，莫不震疊。臣安之暫司郡寄，親率僚采，舞拜綸恩。竊惟聖經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大哉王言，以民牧爲訓，所以培植邦本，祈天永命者至矣。予小臣，敢不益礪廉平，以推康惠。敬摹奎畫，勒諸琬琰，使後之人知我宋萬年，惟王惟在，子子孫孫，永保民云。臣安之不揆蕪淺，輒昧死陳述盛際，著于下方。咸淳六年四月日，朝散郎、添差通判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暫護州印臣蕭安之百拜恭書。正德《袁州府志》卷一〇。

（尹波校點）

孫子先

孫子先，度宗時人，嘗爲桂林宣成書院山長。

宣成書院山長題名碑

國朝四書院之名，著於郡縣學之先，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是也。祖宗右文爲治，錫扁賜書，命官掌教，列聖率乃祖攸行，書院山長之建，幾徧宇內。惟廣西未有。經始於景定辛酉上在東宮之時，奏乞以宣公張氏、成公呂氏從祀於孔子廟。越一年，謂桂林爲宣公仕國，而成公實生焉，乃築書堂，合二公而並祀。驛以奏聞，理宗皇帝大書「宣成書院」以賜之。又乞建山長員，以蒞教事。至於先閱三政，而壁記未立，非闕典與？因列山長姓名，鑱諸石而書其前曰：「國初儒先依山林、即閒曠，築室讀書，山長之名蓋有取也。今書院半居闐闐之中，其義何居？蓋心者主乎身而宰萬物者也。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心，故曰仁人心也。仁道之大，包四德，貫五常。《魯論》曰：「仁者樂山。」《乾》之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山之體靜而萬物生焉，體仁長人，則天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教不倦，仁也。名義之取，當於此而不於彼，因名思義，仁不勝用矣。不然，仁者性

也，弗克盡其性，即弗克盡其職。盡不盡之間，賢不肖所由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覩其名，識其人，議其實，可不畏哉！居是官而敬其事，固非有爲而爲。前瞻後思，勸戒存焉，是亦進德修業之一助。《粵西文載》卷四三。又見康熙《桂林府志·學校志》。（祝尚書校點）

孫 嘉

孫嘉，咸淳時人。

明因寺記 咸淳六年四月

越之上虞〔二〕，距縣東十餘里，有地名竹橋，有井曰梅仙，子真常汲以鍊丹。起自漢代，考之圖經，即今明因院，舊號福泉。其地東接娥江之勝，南通古剎之幽，烏膽峰嵯峨乎其後，蘿巖山揖遜乎其前。左鄰白水，右帶青烟。山川之氣，融結於此，居然名剎也。宋寶祐間，比丘壽昌智份革而新之，開修門徑，展拓規模，棟梁宋桷之撓折者，蓋瓦級磚之殘缺者，悉殫厥心力而更焉。堂舍整齊，廊廡修直，實出於前後唱導之誠。爰勒珉石，以示將來。咸淳六年四月八日撰。雍正《浙江通志》卷二
三一。又見《四明山志》卷二，光緒《上虞縣志》卷三九，光緒《上虞縣志校續》卷四二。（祝尚書校點）

〔二〕越之：原脫，據光緒《上虞縣志》補。

孫夢觀侄

孫夢觀侄，失其名。慈溪（今浙江寧波西北）人。

祭叔父文

寶祐五年〔二〕

鄞山嵯峨，鍾此耆英。應奉五行，武子囊螢。性資物表，退然不爭。富貴分內，澹然無營。待人如同胞，事親如奉盈。見不善如探湯，應萬物如履冰。宜致仕路之高騫，不改書生之舊盟。不必書張公藝之忍字，和氣萃一門之弟兄；不必置范文正之義田，俸入以活族而無奇贏。他人有容於勉強，叔父皆出於安行。士曰孫公今之獨醒，歸而求之德宅神庭；民曰侍郎今之真清，所受用者蔬食菜羹。振熙寧三舍人之風采，起紹興兩資講之芳馨。丹心一片之耿耿，絲鬢一握而星星。上方有意於大用，顧乃屢疏而辭榮。必得請而後已，遂出守於丹碧之城。正將守一分之素，以寬民無情之詞而省刑。以如此之盛心，晚節亦當壽考而康寧。孰信夫兩月之間，乃遽棄於遐齡。又孰信夫一日之間，鑿藥遽至於弗靈。囿於形者固莫逃乎數，而仁者必壽，雖理亦不可得而明。嗚呼哀哉！有女既長，有子方生。無

屋可居，無田可耕。胡爲宗族親黨無所不用其極，乃獨於此而不用吾情。豈彼蒼者天，亦知吾叔父爲身之念輕，抑平日尊德樂道之如許，先哲特令一則於考亭？又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抑又豈天上玉樓於已歲而徑成？嗚呼哀哉！小姪不天，少也孤嫠。施恩鑑哺，課業韓燈。在家在官，每令合并。其如成我知我，殆有父母之所不能。豈知大恩之未報，而嚴霜之夜零？嗚呼哀哉！叔父之來，竹馬歡迎。曾幾何時，白旆央央。鄉賢憫惻於周身之具，臺使光寵以弔唁之誠。監郡同寮之宣力後事，蓋無一節之不精。雖高誼古心之不可及，亦遺德餘澤之有可憑。嗚呼哀哉！望峴首之碑者，莫不相顧而失驚。況乎友者欲久存其道，親者欲久存其戚，如之何其不嗟嘆而失聲？又況乎屬爲叔姪，誼均父子，又如之何其不涕泗而縱橫？所以不敢即死以從九原者，蓋欲護旅櫬於故鄉，陪令子之一經。《雪窗集》附錄。

（祝尚書校點）

〔一〕原題「六子侄」，題下注云「在建寧成服時」。

李 杓

李杓，祖籍懷州（今河南安陽），後徙嘉興，曾伯子。嘗刻其父文集行於世。

重刻可齋雜稿跋

咸淳六年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藁，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粹而鋟之梓，繼而庾使介軒劉公範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煇序於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羽忠翼明，簡知當宸，入儀著作，出更幹方。於淮、於荆、於蜀、於湘、於嶺、於鄞、海，嘉謨勝略，指陳乎奏，靡不援據古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勲在王室，書在國史。至於春頌賦詠，遊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庭闈，參幙畫，掾都曹，凡廟堂閫府諸所製作，多出公手，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文也。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漕者三，晚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先公愀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爲恨。生平爲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掀髯散步，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苦。五六十年間，所作何限，散文亦不少矣。歲戊辰，先公棄諸孤，覩遺草而有思，儼慈顏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存焉，貌是不肖，大懼弗能讀以闕於前文人光，嘗欲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爲巾笥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棗刻告成，用識於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愛日精廬藏書

續志》卷四。（李文澤校點）

王 城

王城，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王師心五世孫。

感雪竹賦題跋

城髫鬢閒侍故老，講聞先世遺事，即知高王父莊敏公與北山資政鄭公爲未第時貧賤交也。每過北山，必腰錢一貫，以助雞黍，爲竟日從容之適。及既入仕，則期以他日不可阿媚權臣，以求官職。逮其晚年，果爲權檜所厄，獨北山翁受禍尤烈，謫居臨封者六年，先莊敏亦成坐廢。終以不倚見知思陵，至有「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之語。二公風節照映一世，到今聞者凜然。今觀北山翁所作《雪竹賦》，則其平生不屈之操，槩可見矣。「蔽欺鬲君子，權勢折忠臣」，豈非讖耶？公履以其有通家之契，俾書于澤翁畫卷後，俯仰高風，不勝感慨。咸淳禊良月二十五日。《北山文集》卷末。（李文澤校點）

鄒 鳳

鄒鳳，字鳳叔，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後徙永豐（今江西永豐）。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歷江西安撫副使，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及天祥被執，鳳自殺。《宋史》卷四五四有傳。

千秋鎮銘

崇岡壁立，曲水長流。天險莫升，人謀曷籌。山川萬古壘千秋。光緒《潮陽縣志》卷二〇，光緒十年刊本。（吳洪澤校點）

徐元剛

徐元剛，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咸淳間在世。

忠祐廟記

咸淳六年

咸淳三年春，郊祀禮成，制詔天下神祠載在祀典者，令有司各欽乃事。五年冬十月，錫山薛公奉命宰蘭邑。初謁行祠，顧瞻殿庭，雨隳潦毀，屋壞不治，遂議繕修。經始於庚午春，告成於辛未冬。圯者葺，壞者新，殿廬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於嚴奉祀事爲宜。款謁有日，金華徐元剛諗於衆曰：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捍大患、禦大難則祀。維王裔出太邱，名垂信史，生著忠義，死爲靈神，法當祀。邑之有祀，尚矣。在隋大業十三年，奉詔平東陽樓世幹賊衆二十萬。蘭之人德於神者深，距縣東五里，枕孤山，瞰二江，立爲之祠，血食弗替。今廟宇一新，迺撫巔末識之石，且爲歌道明天子之命與賢令尹之意，冀祚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九峰巖兮崇崇，二水映帶兮明神之宮。皇皇后帝兮睠此蘭土，俾神宅茲兮有衆是主。噓吸造化兮時其雨暘，妖孽掃蕩兮呵禁不祥。民之恃神兮曰我父母，神之相民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錫之嘉名，赫赫厥聲兮英靈若生。春秋祀享兮不墜，福祿簡穰兮來備。倫魁應兮沙觜圓，赤子妥兮樂編氓。神之錫兮孔厚，勒之堅珉兮垂不朽。光緒《蘭溪縣志》卷三，光緒十五年刻本。（吳洪澤校

徐安裕

徐安裕，信州弋陽（今江西弋陽）人。咸淳間在世。

樊真君墓誌

真君豫章右族，昆季孿生三人，長公慶，次公常，又次公茂。開慶年間，徙匡廬五老峰下。昆季俱英武才傑，友于怡怡。遊西山之靈溪，值歲旱，鑿石疏澗，注田千有餘頃，利澤汪濊於人者，亘古今而無窮。咸淳庚午，昆季約同日歸寂，讖葬本鄉之鯉魚山。峰巒秀拔，截然屹立，江流吞吐，映帶左右，誠天造之佳城也。夫陰陽二氣，屈伸往來，其得真炁而變化靈顯者，神之陽也。又得真氣而叱符以療病、喚雨以惠農者，又神之毅也。昆季殆莊、列之流，而有裨於世用者乎！城岡山各建祠宇，四時奉祭焉。里之父老懼世遠無以昭示，請銘於余。予嘉真君功德之盛，遂述其略，用勒貞珉，以垂久云。同治《安義縣志》卷一四，同治十年活字本。（吳洪澤校點）

譚昭寶

譚昭寶，字珍卿，衡州茶陵軍（今湖南茶陵）人。五歲能讀五經，知爲文辭，七歲應童子科，中上等，理宗見其謝啓而異之。見《楚紀》卷三五。

謝啓

七歲遠離于膝下，九經流出于胸中。著卦兼太極之圖，蓬矢效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雲州千古之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楚紀》卷三五。（黃錦君校點）

方德麟

方德麟，字藏六，宋末嚴州桐廬（今浙江桐廬）人，徙居新城。元初參與吳渭、謝翱等所結月泉吟社，託名方賞。著有《方德鄰集》。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宋詩紀事》卷八一。

祭御史劉公文

嗚呼噫嘻！天之生才，爲天下也，稟才於天，而使噤不得施耶？施之未遐而奪之已劇，豈造物者亦有靳於才，而不使得盡展其所爲耶？嗚呼噫嘻！公廉足以律貪墨而不傷於和，仁足以活枯羸而不期於知。發姦擿伏，凜乎明也，而行之以欽恤；尊賢容衆，粹乎溫也，而攝之以威儀。乃鳴斯琴，我簾晝垂。乃雨我旱，乃穀我饑。庭無留訟，野無突隳。枕奠窮山之鴻鴈，襁負鄰壤之鰥嫠。至於洋洋泮宮之頌，籍籍菁莪之詩，撫惠澤之尚新，忍復觀夫墮淚之碑。羌贊畫於黃堂，假廉車而來思。父母近只，田野熙熙。殆驄馬之重來，屬江南之荐饑。我饑我羸，公則飫之；我流我離，公則集之。有僵于遠，公則瑾之；有瘠于室，公則起之。嗚呼！天之所以降才於公，公之所以扶植於我，與我之所以有望於公者，豈皆遂止於斯？彼庸庸哆哆而生者皆是，以公才德，獨去此而焉歸？豈造物果有靳於才而不憊遺耶？是則如之何而不悲！嗚呼噫嘻！悵來者之誰繼，撫逝水而莫追，陳薄奠於桐鄉，望輜車於天涯。清風依依，棠蔭遲遲，儼音容之如在，尚惓然其監茲「二」。嗚呼噫嘻！《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黃錦君校點）

「二」茲：原作「慈」，據文意改。

謝 禹

謝禹，字君澤，信州弋陽（今江西弋陽）人，枋得季弟。景定末爲太學立禮齋生，能詩文，早有聲。曾因彗星變上書，尤絕出。德祐初在九江，九江失守後自署「立禮生宋仁」，從事反元活動，被繫獄，不屈而死。見李養吾《讀疊山北行詩跋》、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俱見《疊山集》附錄）、《齊東野語》卷一七。

武安塔賦

粵上帝之分寶，於南楚而是殿。易砂礫之舊鎮，壯玉山而名縣。山脉閩而聯綿，睇欽鶚而蔥蒨。劍立戟攢，虎踞龍變。頓奇峰之干霄，就號武安者對面。昔禪月之親指，必七寶浮屠之此建。合佳氣之清淑，鎮地脉於悠遠。考故老之相傳，曰鄭長者從秦公之勸。當其度玉虹，經普寧，闢基絕嶺，疊石七層。路隨峰而迴轉，造極高而砥平。屹天柱之玉立，卓文筆於青雲。信乎人傑，有關地靈。延太和之景鑠，現魁宿於芳齡。洋洋絃歌，轟轟簪纓。沕穆曼衍，時和歲豐。布濩鴻溶，役簡刑清。環萬井之生聚，皆巨鎮之依憑。豈謂地洩神氣，職曠六丁，歷己亥而辛亥，忽峰摧而角崩。恬熙者攘攷，

蕃阜者凋零。豈無卓魯，藹藹政聲？豈無欣向，藉藉騫騰？居於斯者不念神明之當興，接於目者不覺山形之可憎。爾乃諗於衆而咨嗟，不可無塔而可以無家。志健愚公之移山，事易童子之聚沙。乃揀日而鳩工，乃興役之無涯。心劇形瘵，施嗇用奢。飯粟計廩，縻楮論車。翕衆力之傾助，出隻手而梳爬。輦木石於層空，履彝坦於聲牙。萬夫帖安，羣工懽呀。積千日之浩汗，曾無毫髮之參差。莫不曰：嶽祇拱佑而致斯邪？觀其亭亭跨空，視昔加倍。烈風不休，七星不在。彼漢宮銅林，蜀郡石筍，俱不足記。絜其圍則幾莊叟之社櫟，計其尺則踰孔明古柏之翠黛。俯萬屋之龍鱗，碍九霄之鵬背。金碧耀燭，丹雘鏘睒。喜毛、吳之二氏，開珍藏於數代。巨佛修牙，五色渥彩。舍利纍生，敲擊不碎。鑄黃金之妙相，領萬室而入芥。福海靈炎，合梱輪載。是日也，天樂盈耳，鏗訇雲外。昭禽呈頂，翔舞對對。胡然向日，胡然晝晦。風伯鼓蕩，雨師飄灑。遄陰霾之劃開，觀陽烏而憚闔。奇哉！衆真朝而百靈會，莫不抃手畢工，歡聲一同。不啻如育王八萬四千之散在天上人間，水國龍宮，風日流麗，移茲於目中。烟雨空濛兮，恍西湖之高風；夜半月寒兮，射寶氣之晴虹。霜明雪皎兮，挂天矯之玉龍。至若天燈炫夜，簷鐸吟風。觀者喜銀花玉炬之長紅，聽者疑鈞天帝所之擊磬編鐘。四時朝夕之景無窮，而此亦與之無窮。六六玲瓏，豁雲門之顯敞；困困縈盤，穿龍窟而騰上。地位高兮天顏咫尺，紅塵隔兮道心曠蕩。散百憂，吞萬象。其東則瑯峰青碧，其西則靈山翠障。北嶺南巒，面面環向。春粧如濃，秋抹如淡，妙手難描，傑筆難狀。或把酒而臨風，或凭欄而遠望。騷客冥搜乎雲表，曠士身脫乎塵網。宜鼓吹，吹裂石響；宜高歌，歌驚天上。間有美姝麗服，羣遊競賞。東西行者，且顧且仰。不

知者以爲洛妃、巫女之縱觀，瑤池崑母之仙仗。已乎！是特誇其光景，未觀福地利益之廣。可以綿天經，續地緯，巨鰲負而不搖，百姓望而自畏。還淳俗，回旺氣，題慈恩之岿巍，匪端明之專美。凜高標之伾伾，多文節之出類。軼崇寧之正言，媲紹興之宏博，露穎舒翅而愈偉。凡後之人，乘雲依日，思厥功而罔既。彼窮官玉班，巨室金斗，貪多務得，不肯吐口。倏風經而雨過，等草木之腐朽。孰若余能因物而得名，士安、武安而同久。予亦知夫善事之無魔，大緣之成就。方今皇帝聖明，天地父母，仁聲曠□乎埃垠，皇風歛曜乎宇宙。幸而爲佛國之編氓，欲得偉觀光前而照後。於是毛子攝衣起謝，拜手稽首：是塔之功，士安不有；歸之邑人，邑人不有；歸之龍天，龍天不有。請以此祝天子之萬壽。道光《玉山縣志》卷三一下，道光三年刻本。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二七。（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五一

李謹思

李謹思，字明道，號養吾，饒州餘干（今江西餘干）人。咸淳元年登進士第，釋褐。入元隱居不仕，潛心著述。見正德《饒州府志》卷二，《宋詩紀事》卷七六。

送易數梁生序 并詩

易堂梁氏丁挾數以邀，求詩若文，歸華其堂，屢質於予。予曰：嘻乎，而將歸乎，而誰與歸？歸有方乘焉，有鄉先生焉，習其讀，問其傳，不知其人可乎？某也漢上，某也梁溪，其於《易》也醉心焉。平生脫稿，神爲護特，硯池筆塚，靈氣浮動，至於今不死。公宜避堂以舍之，潔齋十旬，四無人聲，函弦吾詩，亂以商徵。其趣虛而一，其音清越以長，若恍若惚，若或感通，從而端拜俟命焉。若或夢兩翁鑒其方心，納以神策，厥惟休符，厥學當大進。詩曰：

羲皇去我久，無地供冥搜。妙言聊云云，遐瞻莽悠悠。晨薌展瑤匣，夕炬橫牙籌。爲言古龜

龍，不隔風馬牛。向來實地人，亦企空中樓。居然神界敞，倏爾飛光遒。寥寥北學餘，奕奕東家儔。叢書擁西洛，挾策行南陬。芟荒出邃景，決湘延清流。事當艱虞初，功與經濟侔。靈蹤遞蚴蟉，逸響遙飈飈。何當夜半期，強作三日留。三熏奉談麈，再拜停歸輜。盤礴了卓闊，抉擿窮微幽。爲天補閏餘，與世懸春秋。時傾付墮甌，運值仍虛舟。不聆車馬喧，賴有逍遙游。千歲我几傍，兩翁公屋頭。城古鶴方還，山深虹更浮。物化難重尋，客行將小休。筵簞擬吉日，椒桂隨嘉羞。遺子送迎詞，非翁誰諒謀？《天下同文集》卷一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獻通考序

至大元年七月

自書契至唐而《通典》成，至宋過江而《通志略》成。過江文獻家，惟扶風氏久。上下數千年，幽者屋壁，叢者棟宇，書市罕值，寒窗少儲，用之階庭焉，磅礴鬱積，次第增損，近始嘉定，遠接天寶，泝而上之，於是過江四丁未矣，而《通考》又成。三書在宇宙閒皆不可闕。若《通考》，鳩倂粹精，芟夷蕪翳，宿疑解駁，新益全涌，自爲一家。昔顧子敦恨不伊川入山讀《通典》，有爲而言之也。漁仲進《通志》，詔許於三館借書，務觀謂館中諸公皆不樂。以館中所有而易所無，豈非快事，一時名勝狹中乃爾耶！史筆，志最難。此書疑延壽史無志，故南北日食多異同。予見《舊唐書》，張太素撰《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一行。一行嘗追步日食，至於春秋，視七十九如發矇耳，今亡矣夫。

《中州集》：蔡珪《補南北志》六十卷。珪，懋之孫，松年之子，他著述稱是。河洛多好古君子，時代未遠，倘或可求，使延壽無遺憾。吾按延壽自爲《南北史》，預修《晉史》，一人之身，尚相牴牾。《晉志》璽文八字，晉也而謂之秦；《辛述傳》郭元建所郵，強加以秦八字。若太平真君七年出佛像者二，真秦也，旁又鐫曰「魏所受漢」。夫真秦既彼留，則江左非其晉耶？而淆之耶？李心傳僂指於慕容小差，仍欠質佛像。是非變化如蟠螭者何限？安得二志忽焉呈現，以爲君書之助！王肅魏中，蘇綽魏末，從周變夏，華風丕粲，君有意乎？君文獻故家，考制度於江左斯文極盛之餘，禮補綴以朱、黃，史錯綜以呂、葉，深尋以真、魏，遠騁以周、洪，陳陳相因，且唯唯，且否否。舊編屢脫，初稟頻鈔，神識晶瑩，顛末完整。不然，何以膽勇於君卿、漁仲之旁而睨其後哉！使老先生及見帙端數語，當益益崇，如拔地倚天，森羅萬象，照耀杲杲。而予也何足以知之，何足以知之！以君下問之勤也，不敢以不能爲解。君故相國番陽公仲子。至大戊申七月既望，番陽公門下士李謹思養吾謹序。

《文獻通考》卷首，元刻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九，同治《餘干縣志》卷一七。

讀疊山北行詩跋

此詩與西山、易水之歌當並行，予無暇詳焉爾矣。顧公闔門死節，皆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余不表而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絕出。九

江潰後，惠余書曰：「署爲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爲志也！公內儒家女，諸父嘗甲科登朝，若夫慷慨就義，則甲科者視之劣矣。澤因伯氏過康廬，與謝章謀和議，落人疑忌，中械繫良久，明朝事將決，一夕暴卒。二子從母遊金陵，聞洶洶有異，殷勤撫二子，不忍釋。子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彌慘烈。婦及子婦懼傷太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夫人見二婦不膏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義至此，將何逃！」信興羅織之獄，所視如薛、如詹，捐重貲得無恙。閩人居亭曰虞氏，爲信所蹤跡，竟殞深罔。虞嘗注《易》，沒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凡稱公能死者，非知公。公不捐一死，豈惟無以謝軍興將卒，九原見家人復何顏！獨怪江左多將相，富連郡國，澤及嬰孺，雖肝腦塗地，亦不足報所天。居無何，觀光上國，廩人繼粟，大官擱酒，醉飽如平時，公何闔門自苦至此！公二子，亂離間力學自立，能詞章。仲既裹父骨以歸，藁葬昇東濠，徒跣奉迎，俾復其土，皆人所難者。因憶太史公素疎宕，至所謂「得其當而報漢」，談何易哉！何易哉！公不免輕以三百口許人，國危如綴旒，命討俱盡，誰得執司馬法而罪之？或謂真宰者責公言之不酬，而酬之以其言，是則有未易解者，余不敢沒其實，併附見以俟知者評焉。《疊山集》卷一六。又見同

餘干州學記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蘄陰誘也。春秋歲祀，尚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爲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爲士翕然佐之。既鳩既僦，其材貞且良。其棟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繚之以闌楯，飾之以朱碧，重門榮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成，爲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契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爲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創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

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爲魯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於魯，達於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貽而旁奮，暫寄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可以輶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逋播而爲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裸將而爲膚敏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發。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咸具焉，非邦舊游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特筆并書之。《元文類》卷二七。

讀秦誓

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讐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强，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于列國，而《秦誓》□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嚴于秦，聖人之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同治《饒州府志》卷二八，同治十一年刻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李唐佐

李唐佐，理宗時廣州新會（今廣東新會）人。

皇考李司戶墓志

景定四年十二月

考君世居新邑華萼里豐禾崗。生一紀無怙，妣詹氏獨撫養。冠，娶歐陽氏。有二男三女。時邊事方殷，輸財助國，叨拜□□梅陽葉史君檄尉程鄉，永守趙監丞委攝戶掾，皆□□再四，不願仕，孜孜惟教子業儒。爲鄉閭力行好事，路泥濘則砌以石，溪跋涉則濟以橋，食多艱則貸以粟，祈禳無所則創堂度僧以焚修。若壽而康，天福以善，非所敢知。生於淳熙己酉夏五重午之申刻，景定壬戌亦夏五初浣終於正寢焉。壽藏預卜，經營畢周，在歸德里，名李坑山，坐離面坎，水流納甲，皆治命也。癸亥臘月庚申協吉，用傳于後云。男貢補□□唐佐、中立等百拜謹識併立，婿從事郎、前循州龍川尉兼縣事王伯鳳書。道光《新會縣志》卷一一，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又見光緒《廣州府志》卷一〇二。（楊世文校點）

周應鼇

周應鼇，吉州永新（今江西永新）人。淳祐十年登進士第。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一。

持此心之敬論

蓋常論之，天下以君心爲主，君心以敬爲主。敬不持於常定，治未見其能定者。況人之常情，久其道而不享其成，則此敬分；習其言而不收其效，則此敬息。非特好惡義利之取舍常決於此，而天下國家之安危每繫於此。人主亦嘗興念否乎？繼自今必齊莊中正，以立此敬；剛健篤實，以行此敬；日就月將，以維持此敬，知之至也。如朱氏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一敬之通，必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矣，意之實也。如朱氏所謂實其心之所發，一於善而無自欺，則一敬之復，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勿謂暗室之可欺，此敬必有作無輟；勿幸時事之僅安，此敬必有常無變。始見明通而公溥，上行而下效矣〔一〕。《羣書會元截江網》卷三。（沈治宏校點）

〔一〕文末原注：「庚戌省。」

汪 深

汪深，字所性，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遷鄱陽。與胡方平友善。著《周易占例》。見《新安文獻

志·先賢事略》上。

周易占例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明民，托之卜筮。然所得之辭，或有懸隔者，如問婚而得田獵，問祭祀而得涉川，問此答彼，闊然不相對，豈有遷就迂誕而用之者哉！若是，則卦爻之辭皆贅言矣。《傳》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故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今占筮所得之辭乃不應合，而在於遷就用之，則奈何哉？蓋嘗思之，《易》以卜筮設教，古人之卜筮蓋少也，非有大疑，不疑不卜也。其見於《書》者，虞有傳禪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從逆之間，人謀先之，卜筮次焉。蓋誠以事有兩可之疑，而後托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誠敬專一，積其求決之真情至誠，以達於神明，故神明感應之誠，亦正告之以利害趨向而不浪漫也。且《易》之初，其以六十四卦示人以占之例，亦已廣矣，求君父之道於《乾》，求臣子之道於《坤》，婚姻於《咸》，《恒》，《漸》，《歸妹》，待於《需》，進於《晉》，行師於《師》，爭訟於《訟》，聚於《萃》，散於《渙》，以至退於《遯》，守於《困》，安於《泰》，《鼎》，厄於《夷》，《蹇》，

盈於《豐》、《大有》，壞於《損》、《蠱》，《家人》之在室，《旅》之在塗，既、未《濟》、《損》、《益》，大小《過》、《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名之爲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而斷者，況又三百八十四爻而示之以變乎！夫人誠有大疑，謀及卜筮，必積其誠意，備其禮物，齋戒專一以占之。《大傳》曰：「是以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占筮必得應合之辭。」受命者，神明受禱占者之命辭也；「如響」者，應之端的而不漫浪以告也。儻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之心，則問此而答彼，闊焉而不與事相酬，實神明之所不主而不告者也，又何受命如響之云？曷不即卦辭考之？文王於《蒙》，嘗起其占筮之教矣，其言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周子曰：「筮者，扣神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矣。」此文王之所以起其例也。夫占而揲蓍，積十有八變，必成一卦，卦必有卦辭，爻必有爻辭，何以言其告不告也？蓋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合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無攸利」。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狐」，曰「田獲三品」，曰「即鹿無虞」，曰「田無禽」。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辭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誠意不至，二三之瀆，而所謂不告者也。此即文王之所謂不告也。不然，則得卦爻必有辭以告之，又何以有不告之云夫？誠敬不至，則吾心之神明不存，而神明之神亦爽。得不合之辭，而猶曰「神明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遷就曲推，彊取以定吉凶，以至狂妄僥倖悖亂之念皆自此生者，古

有之矣。是惑之甚也！況世之占者，忽略滅裂，褻瀆瑣細，不敬尤甚，乃欲以此求神明之指其所之；至於不驗，又妄以爲卜筮之理不可信，彼豈知夫告不告之道哉！余之有見於此也，乃取卦爻辭，以人事分門別例，編爲一書，俾世之占者以類求之，必本乎誠敬專一之道，而知占之不妥以告人也，豈不有以解千古之惑，而發聖人之蘊乎！義、文、周、孔在天之靈，不易吾言矣。《經義考》卷三八。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三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九。（尹波校點）

林千之

林千之，字能一，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博洽好古，工文詞。寶祐中自武學賜第，改文科。歷南康軍、江陰軍教授，累官樞密院編修，知信州。入元不仕，以翰墨自娛。著有《雲根癡庵集》。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九、一八二，《宋季忠義錄》卷二三。

三易備遺序

至元三十年十二月

自昔聖智開物，必有爲之先者。聖人有作，天不愛其道，發祥闡靈，無復隱秘。聖人則而象之，天地陰陽之情，始爲天下洩。此《河圖》、《洛書》，天所以開聖人，而聖人所爲畫卦以開天下後世也。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並出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河圖》示義，《洛書》賜禹者，非也。《周官》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八卦已重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文王重之者，非也。秦燔六籍，《易》以卜筮之名得全，然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夫子已嘆杞、宋文獻之不足證，則二書不待至漢而亡久矣。水簷朱公博極羣書，尚友千載，絕識異解，玄感冥契。自初年於邵子之書有所悟入，著《邵易略例》若干卷，首明《河圖》、《洛書》之辨，以爲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案《春秋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本於天，宜得奇數而居先；《洛書》本於地，宜得偶數而居後。此其所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夏后氏之《易》不可見，即伏羲之《易》可見矣。夏時之行，自漢《太初曆》至於今未之有改。《連山》之《易》不可見，即春首純艮之義可見已。《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秘，固已具於所成始、始萬物之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之《易》之遺。《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賈公彥《周官疏》曰「《歸藏》以純《坤》爲首，萬物莫不

歸藏於其中」。案《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昔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泠綸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乾》老陽之策三十有六，《坤》老陰之策二十有四，此六十也；《震》、《坎》、《艮》少陽之策三十二，《巽》、《離》、《兌》少陰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巳、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六甲納音遇己亥、子午之間，陰陽終始之際，數必定，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跡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例》，備商《易》之遺。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有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夬》、《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體，爲卦五十六。其說尚矣，未有悉以繇辭、爻辭、彖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公於三《易》，可謂補苴隙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矣。抑公之於《圖》、《書》，非求於文公先生之說異也。先生釋「聖人則之」之義，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則虛其中者亦太極也。奇偶之數各二十者，皆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

卦也。」且畢之曰「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邪！」由是觀之，公之說若與文公異，而未嘗不與之合也。《備遺》既脫藁，當路以之傳聞，悉上送官，籍記後省，而公老矣，亡祿即世。其子起予在丙子歲以示千之，時方干戈搶攘，欲考訂肯綮未皇也。明年，起予即世，仲子起潛獨抱手澤於風波溟滓中，十有八年於茲。公遺言：「我書必得能一爲序。」於是繕寫成編，惠而好我，口授手畫，亹亹忘倦。其間眊舊書多所補正，猶司馬子長成一家言於周南執手之後，而《太玄》可無俟後世之子雲。幸哉，有子如此夫！千之少以三《禮》從公之族子元夫先生游，辱公忘年定交，雖不獲面受此書，請問論著大指，厥既從起潛盡見其書而讀之，竊窺其槩，後死不佞，序焉敢辭！起予名士可，世登右科，起潛名士立。癸巳臘月朔，林千之能一序。《三易備遺》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三，《經義考》卷三九，民國《平陽縣志》卷四八。

壽安橋記

徑川通闌帶闌，故爲萬商之淵藪。浦有橋三間，橋爲亭六角，陵谷既遷，亭燬橋圯，涉者病之，蓋一紀於茲矣。巡檢秦梓至是一新焉。偃虹駕黿，工堅帖妥。作八面亭於其上，飛檐步欄，彫鏤鏤竒，壯麗無與比。購材僦夫傭匠，凡糜錢文若干萬，米若干石，大半出己帑。鄉士大夫率族里之雋爲真率會，賦詩以落之。其老者酌而飲群俊曰：「不圖自吾世而復見此橋也！茅屋瓦礫，昔鄰比之屋；

白骨青燐，昔絃誦之林也。予遺之民得見此土爲麻麥之場，幸矣，疇能爲梁以濟人乎？又酌曰：「自徧置徼巡以來，不禦暴而爲暴，移罪嫁禍於良民以誣上行私者，滔滔皆是也。號爲近人者，亦惟扼吭拊背，漁獵自封植，三年捆載是去，疇能捐金以先人，成輿梁而屋之，如此其堅且麗乎？」遂爲秦君壽。又酌而自飲，洗琰交慶曰：「橋成非難，往來無壅爲難。亡賴子追逐吏卒，侵晨徒手而出，衣蓋、屣履、飲食，取辦於途之人而已。殆若俯啄仰顧，深居簡出，雖有此橋，誰由此橋。今橋成而邦侯李公以選再鎮，若保赤子，心誠求之。曩之使我重足而立者，今皆重足立於嚴明之下。田里無叫囂之聲，水陸絕爭攘之事。趁虛適市，相與道舊故而樂昇平，祝侯壽安，環千里皆然，又何止徑川之人？是成橋者巡檢也，使人之得由此橋者我侯也。」余嘉老者之言近理，因其求記，則次第前說而書之。《南雁蕩山志》卷九，民國七年刻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何 時

何時（一二三〇——？），字了翁，撫州樂安（今江西樂安）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年二十七。調廬陵尉，歷江西幕府、臨江軍司理參軍，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置幕僚，任留司，分司吉州，後知撫州。吉州失守，時脫身歸鄉里。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引，使帶行卿監、江西提刑。未幾兵敗，削髮爲僧，隱跡嶺南，自號堅白道人。見《寶祐四年登科錄》、《宋史》卷四五四本傳。

鰲溪橋碑陰記

樂安介萬山間，縣治之前有溪焉，野綠天碧，遠邇澄湛。其東南石隆然峭立，沙際突怒，若靈鰲之負山。其名曰鰲溪，蓋造物者鍾秀於是，爲一邑奇勝處也。咸淳丙寅冬，豫章唐侯九齡來宰是邦。始至，以崇教養爲第一義，建書閣於學宮，藏焉修焉，將將翼翼。未幾，正廳廡，造義廩，百廢具興。且諗於衆曰：「茲地水秀，士多雅而文。然有溪橋屹然下流，爲邑之紀，今圯未修，闔增舊觀，以壯吾邑乎。不然，吾懼襟抱之虧疏而風氣之宣洩也。」言未既，工獻伎，富効力，侯出俸爲之倡。踰年橋成，中書文公天祥、司業文公及翁、吏部雷公宜中、閣學陳公宗禮聞而偉之，題扁記文，奕奕相照。於是邦人士咸喜侯之能成斯橋，又喜三魁之爲斯橋重，鳳巖巨鰲跨南北，市爲環觀，前未有也。戊辰夏水暴至，民居湮沒。越三日，橋以潰告，獨高薨巨桷浮空亭亭，勿墜勿壓，若有鬼神異物陰相者。衆曰：「異哉！橋之成也，趾若是其固也，成而遽圯，何也？橋之圯也，屋若是其壯也，圯而獨存，何也？」侯曰：「若知吾所以名橋之意乎？是非專爲利涉設也。山川百里之王氣，井邑萬戶之文風，韋衣里閭，憔悴不得志之士，莫不爭相濯磨，期以自奮於世。鰲石之讖，吾方有望於吾黨也。」乃召匠於洪之靖安，輦石於邑之東郭，悉去舊堤，百步下平波漫流，迴環束隘，於陰陽爲勝，至是疑其浮淺，又下百步而築南岸沙堤。皆大石疊其上，分寸堅密無罅趾，增高而勝者不可拔。茲非

天墜地出以成侯之志歟。夫以斗僻之邑，力疲於臺郡之急符，財窘於版漕之經賦，節縮那補，僅足紓邑計。他人處此，其學官官舍有所營治者鮮矣，況斯橋乎？橋之費緡錢五百萬，其能辦此者鮮矣，況至再興役，縻萬千之費而益辦乎？蓋其視邑如家，視士民如子弟，人以爲可以不必爲者，侯以職分之當爲，汲汲然如衣食渴飲之不可緩也。摘星傑閣，當經籍之藏，卧波長橋，發溪山之勝，其爲斯邑庇賴者遠矣。昔者城闕佻達，詩人興刺，而子產溱洧之濟，孟子以惠而不知爲政譏之。今政教具舉如侯者，焉宜不一書也？若夫橋之修廣，館驛之位置，悉惟其舊，有前記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八

全宋文卷八二五二

家之巽

家之巽，字志行，號性存子。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寓吳興。第進士。景定初爲承事郎、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三年，爲臨安縣令，歷臨安府通判。官至朝請大夫。入元。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三，《吳郡法乘》卷五下、卷一〇上之下，《宋詩紀事》卷七七，《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

高峰大師語錄序

日麗於天，無物可比。語其圓曰似盤，語其明曰似鏡，語其溫曰似火，而皆非也。禪之悟者，無以名狀，或曰似酒醒，或曰似病愈，或曰似夢覺，或曰似暗地遇明，似貧人得寶，亦皆非也。非語言可及，非算數譬喻可到。然則語言能所皆無用乎？曰：不然。叢林眼目即是鬼神茶飯，鬼神茶飯即是叢林眼目，此高峰老子爲人之意也。居士不曉禪學，姑以己意更說一偈云：「春後青山雨後邨，牧童橫笛過柴門。一聲窈窕東風裏，不是愁人不斷魂。」性存居士家之巽題。《吳郡法乘》卷二二之下。

禮尚庫記

景定元年十月

開慶元年夏四月，建康府創禮尚庫。何以書始也？初，府號陪京，地大物多，諸司錯立，守臣以制置使掌留鑰，冠冕諸閫。歲時慶勞賓餞，講信修贄，相望于道，報施視儀，公出私入，以故說者謂天下禮餽之盛首蜀，次金陵，筆之私史，誇以爲異。寶祐乙卯，裕齋先生金華馬公以戶部尚書來鎮。至之日，首斥供帳器幣，以賜戰士；諸餽遺率遞易以報，纖毫弗入私帑。又四年，復以資政殿學士自京湖再鎮，規置視前有加。一日嘆曰：「互饋當禁，人謂吾矯，柰何！」迺即治寺西偏闢屋數楹，哀他司所致籍入，而吏掌之，若緡錢，若帑帛，百物悉輦以輸，暨報也即取。于是，撫《戴記》「禮尚往來」之語，扁曰「禮尚庫」。成，謂門人眉山家之異曰：「爾爲我識之。」之異自惟生晚筆弱，何足以知公盛德鉅美！嘗恨世降道微，廉恥不立，蓋有流俗非義之事。而士大夫習熟見聞，以爲當然，恬莫之怪，往往依託事理，覆蓋其迹，迹是心非，名正實則悖。區區之饋，諉曰「人情之常，惡可以已」，弗思我施彼報，曾不旋踵，交手畀付，如取諸寄，其與攫而懷括而囊者幾何？無他，一自欺之心爲之耳！非公特立獨行，一介不取，孰能返之正而示之法哉！蓋公少從西山真公講道，授《大學》誠意毋自欺之旨。平生事君治民，修身範物，皆得諸此。上嘗大書「忠實不欺之堂」六字以賜，咸謂稱情。是庫之設，蓋亦不欺之餘事也。先是，清獻崔公、文節楊公亦惡禮饋，然規模未立，美意弗

嗣，禮尚有庫，斷自公始。事雖小，于人心世教有關，遂拜手以書。景定元年十月朔旦，門生、承事郎、特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家之巽謹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都作院記

景定二年

戎器爲戰守要務尚矣。金陵國家陪都，襟江帶淮，虎視京、洛，常宿重兵，根本三邊。有警，水行陸驚，百道竝出，戈矛劍甲，累鉅萬計，率頃刻立具。用廣數夥，以故繕治益急。作院舊在郡治之東南青溪地，墊隘沮洳，屋老欲壓，數議改創，未果。觀文殿學士、制置大使裕齋金華馬公再鎮之三年，政通力紓，百弛具張，迺即故址撤而新之。謂幕客朱君幼學敏毅有幹局，俾課役，培土石增其崇，取旁廢營地益其廣，表以門，繚以長垣。聽事所中居，翼以重廊。鍛礪刮磨，綿絡弦甲、筋革之工凡十有二，列于左；鎔冶、麻縷、竹木、骨角、設色之工凡十有六，位於右。帑藏祠廨，先後環擁，大都百三十有三楹。臚分棋布，相望如引繩。宅幽勢閒，夏淒冬溫，視昔人治城鑄兵規制略同。縻金錢若干緡，粟若干碩，各有奇。役始景定二年四月甲午，成五月戊辰。居佚藝生，器以犀利，無有苦窳。吁，盛哉！公之精神思慮，知周曲成如此，引而伸之，可以用天下矣。且天下一器耳，政其工，人其材，心其彌綸範圍之鄉也，含茹至廣大，經緯至微密，萬物備，百工具，故君子先治心爲之地，猶斯宇之虛暢洞達，工師得以藏修夷愉也歟！治人猶工之用五材，度五則，以致其美，畢其巧也。

歟！平天下，則器之成而勿壞也，考乎此爲《考工記》，攻乎此爲《車攻》詩，除乎此爲除戎器、戒不虞之萃。器耶？抑道耶？其利無前，而長鍛爲頓，其捷無方，而弩羽爲緩，于戰守乎何有。信乎公此舉可爲佐天子、用天下法矣。公授簡之巽，不敢辭，因衍迤其義爲記。門生承事郎、特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家之巽撰，門生儒林郎、宜差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趙與鑒書，門生通直郎、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王起晦篆蓋。《景定建康志》卷三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千頃雲記

咸淳九年正月

虎阜爲吳會絕景，幽巖曲沼，佳木盤石之環麗娟秀悉在。寺前劍池，鑱山腹以出清泉，在寺中。寺眡山勢爲高下，廣袤規置，不能平直，而梯空駕虛，俯仰避就，各有態度。丈室盡山之背，一目千里，以故遐披遠眺，空濛浩渺之趣，迺在寺後。中爲致爽閣，灌木蔽虧，目不得騁。少東可十步，前無翳翳，望眼始逸。屋圯陋弗稱，今住山古田師撤而堂之。前爲軒居，東西以延納空翠，收拾平遠，然後畦疇畎澮之交錯，遙岑平湖之隱現出沒，風帆陸車，樵歌漁唱之斷續欵乃。千古塵迹，盛衰興亡，漭蒼寂莫，可悲而不可繪，可繪而不可言者，莫不悠然翼然於几席之上，使騷人墨客、登高能賦之士低徊感慨，竟日徙倚而不能去也。既成，摘坡翁「千頃雲」之句扁焉。性存子來遊而問義，師曰：「宇宙之間，人物之衆，枯榮生滅之相踐，盈虛消息之相禪，亦猶夫雲之一聚一散，而不可常

也。以名吾軒，使來者悟此觀之本空，世諦之非有，劃然省覺，以求吾常住不壞之實體，不與形器俱存亡者，其庶幾乎！」性存子軒然笑曰：「師贅矣！乍有忽無者雲也，而雲未嘗盡，倏成倏改者世也，而世未嘗窮，以致天地日月。子之教以爲劫至皆壞，吾意有形雖有數，而天地日月無終息也昭昭矣。謂雲爲有，謂世爲真，是之謂縛；謂雲爲無，謂世爲幻，是之謂脫。臧與穀俱亡羊也，尹與僕俱昔夢也。且翁有言：『自其變者觀之，天地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物與我皆無盡。』吾謂不變者不能一瞬，變則長千古而不老。子知雲則知《易》之道矣。吾不學佛，以吾意言之云爾。」師曰：「善哉！子之言，莊周不如，願受而藏之爲記。」古田名德屋，天台人，宗通眼正。其主虎丘，百廢具舉，景物爲一新云。咸淳九年正月三日，性存子家之巽記并書。《吳都文粹續集》卷三一。又見《吳都法乘》卷一〇上之下，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二，《重修虎邱山志》卷二二，民國《吳縣志》卷三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至元三十年

徑山名爲天下東南第一釋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蓋自唐世，至人指徑以知津，神龍奉地以啓宇，異僧輩出，駐錫譚道，顧盼叱咤，明心闡性，超越生死，足以指南禪流，莆勺真乘。見知累朝，醴恩渥賜，龍文虹氣，照耀林谷，尚矣。馴至近代，崇極而圯，變故凡五，一燬於慶元己未，住持元

聰新之；兩災于紹定癸巳、淳祐壬寅，師範載營之；又厄於至元乙亥。更二住山，而雲峰師妙高至，披榛掃礫，竭蹶重建，粵五期，寺如舊，輪奐過侈。己丑正月，剎那復燼，寺衆駭懼，師喟然曰：「吾宿生負此山，吾償之。吾不憂亡寺，憂諸人不解狗子無佛性耳。」衆悚然。林棲庵潛，法社如故，擇人受事，度材慮庸，瘠己首公，再捐衣孟，施者踵至。及更舊規，匯大殿爲龍淵，而從殿稍北，直池南爲照殿，潮音之堂，丈室正寢，無垢不動，二軒東西對扁。遷大覺寮於布金，移祖庭復歸於宴坐峰上，宅毘盧頂，靈澤祠宇，下瞰幽竇。翼以廊廡，綱維職掌，雲棲前序，行署賓館，庖湑帑廩，多所更定。寬平深穩，倍勝疇昔，僮隸工藝，咸有寧棲。寺東剡積壤爲三門，選佛場最後建，益壯麗。範鍾千石，像設嚴具，金碧交綯，如在佛國。朝家欽崇護持，恩禮有加。壬辰十月落成，爲屋千楹，計工百萬，皆有奇。創祝釐庫，市蘇湖田，歲閱藏典，効華封，上衍帝祝，其羸接待雲水。其徒宣力者，淳暢、法瑞、心開也。師雖治土木，而晨夕唱道，雲衲奔湊，瓶錫兀兀，宴若無事。甫十年間，兩建鉅剎，如探諸懷，功亦偉矣。論者或曰：佛果靈耶？九十年而五隳其宮也，隨仆隨起，易於折枝，又何神耶？吁！是一諦義，學者未之思耳。天下莫大乎道，而物爲小，莫壽乎道，而物爲夭。天地、山川、人物、宮室，何莫非物，何莫非道？道即理，理即釋氏之禪，非耶？物有器形，理超器形；物有數量，理無數量；物有成毀，理無成毀。未有天地，此理先具；人物銷盡，此理固存。常人見物不見理，聖賢見理即見物，無在而無不在，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羣動，圓裹十方，不假一木，不煩一斤，不動道場。清淨法棲，瞠乎儼乎，常在目睫，兵戈不能斬殺，水火不能焚溺。施者何施，

受者何受，毀者何怒，營者何求？彼假借之云，半千之期，何異鸞鷟之量大鵬，井蛙之議海若也哉！癸巳四月，師過予，以寺碑請，且作別語甚異。未幾，師果示寂。弟子正宗、宗嶽、清泰，耆舊行哲，奉遺言，申前請益力。予事理學，不解禪義，理者天下公共，非釋氏得私也。乃具著于篇，而重宣偈言：

吾觀世間物，有相皆幻妄，空華及空果，起滅相輪迴。惟有金剛身，徧滿于法界，得大堅固力，常住永不墮。云何衆寶山，諸佛演法地，人天所聚會，而現五衰相。世尊說經教，天地及日月，凡麗四大者，時皆有劫壞。其間有一寶，不屬諸有形，湛如太虛空，皆爲萬象主。萬形皆有盡，而此獨不朽，強名理與道，而字曰禪那。非性亦非相，而不離性相；非空亦非有，亦不厭空有。不生故不滅，誰捨復誰取。是故觀此山，不落成壞境。何處四禪天，即此伽藍是。佛子淨覺場，了達無上義。能證無住法，即見常住性。以此祝聖人，等物無量壽。下及恒沙衆，同住安樂國。云何得福多，非幻不滅故。《徑山志》卷七。

高峰大師塔銘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啓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栖林巢，草衣木食，死灰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爲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爲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峰是已。

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而婉。幼嗜趺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脅不席，食不味。見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參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雙徑五祖真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申前問，師喝，欽拈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拂袖徑出，翌旦，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舐熱油鐺。」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復從欽雪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浼以事，掩耳不顧。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中如何？」云：「作得主。」「正睡着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師無語。欽囑云：「從今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飢飯困眠，纔覺抖擻精神，看此際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卧薪飯松，風塵日搏，誓欲一著子明白。粵五載，中夜推枕，墮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數日，人謂師死矣。雪霽，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峰。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絕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戶屢紛至。己卯春，避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即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罕面，共築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弗契，即拒戶不納。會欽寄竹篋拂子法語，瓣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域，問道踵接。運副鶴沙瞿君霆發敬慕師，一見機契，即捨田莊爲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二刹，食卜蓮華，跪巖可十里。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擁攝寺

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囑明初、祖雍。臘朔上堂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庚申，奉遺命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近奔赴，燃香頂臂，慟哭填咽。師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頓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喘，外息諸緣，欣然自得。爲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機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日未嘗覩。師行解真實，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古佛善知識也！」余弱冠從無準翁遊，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囑以記。心降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峰屹立，祖孫一律，妙年求道，力久真積。空山夜澄，撲地枕聲，玄關劃開，宇宙斬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熱油一句，大地起舞。西峰死局，餘三十齡，雲包雪笠，朋來于門。一絲不掛，萬仞如壁，近不可泊，遠不可即。斷衲子命，了佛祖心，手抉重雲，霽月千林。鐵蛇入海，虛空百碎，我作銘詩，無在不在。

前朝請大夫、眉山家之巽撰。《吳都法乘》卷五下。又見《高峰禪師語錄》附錄，《莫干山志》卷五，道光《武康

縣志》卷二二。（以上尹波校點）

池元堅

池元堅，寶祐間太學生。元大德間尚在世。見《齊東野語》卷七、元王遂《嘉定縣重修廟學碑》（《吳都文粹》續集卷六）。

乞留洪天錫奏

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諭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桢、程元鳳同日超遷、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憤天錫之嘒嘒，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齊東野語》卷七。（尹波校點）

洪從龍

洪從龍，建德府桐廬（今浙江桐廬）人。咸淳四年知婺源縣。見弘治《徽州府志》卷四。

婺源縣志序

咸淳五年四月

婺源爲邑，由唐迄今，五百有餘年矣。因革廢置，不知其幾，未有筆之書以傳遠者，邑一大缺典也。某承乏來此，首尾四載，間嘗撫一二，叩左右，率莫能對，益知是書不可不作。久欲作而未暇，行將代歸，慮復因循，亟奉書國史胡公升，屬爲之志。公許焉，不兩月而書成。門分彙別，井井有條，蓋公以史館名筆志一邑，餘事爾。況公生長於斯，耳目所覩記，胸中有全書久矣。至若紫陽先生集諸儒之大成，公之蒐纂特加詳焉，是又大有功於名教也。志云志云，紀錄云乎哉！咸淳五年己巳四月望日，釣臺洪從龍記。民國《婺源縣志》卷一。（尹波校點）

洪振龍

洪振龍，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咸淳間任建寧尉。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二七。

漢邊郡名將孰優如何論

論曰：考論將臣之事業，而能以威望服乎人者，此足以爲難矣。夫師出以律，古之道也，今有人焉，坦然自脫於規矩準繩之外，而一以簡易爲規模，軍旅之事，固未見其精且密也，然聲實素著於平時，威德久孚於衆聽，不勤教詔，而士卒樂爲之用，使敵國望其巍巍而不敢犯，此其人品，豈可與兢兢保守尺寸者同日語哉！蓋豪傑之士，不可以尺度拘，而纖悉冗瑣，必非慷慨功名之將。果使敵貳其威，士携其令，則雖紀律設而號召嚴，亦無補於事耳！程不識之視李廣，其才品優劣可知也。文書行伍，以廣方之固不足，至其隆威重望，行乎匈奴，士卒之間，則非不識之所知也。班孟堅以二子皆邊郡名將，愚謂以名稱者，威望之謂也，李廣爲近之。漢邊郡名將孰優，請於此而實其辨。且名將之士何如哉？吳起之在西河，而敵國不敢加兵；李牧之守鴈門，而匈奴不敢犯塞。此名將之事業也。世固有豪傑之士，名塞宇宙，威懾奸雄，而不能錢穀簿書者矣，未有諄諄自守，而能脫略邊幅，以事度外之功名者也。今夫御三軍之衆，朝聚而告之曰：「厲乃戈，植乃矛，備乃車馬」，暮申而令之曰：「行而營壘，治而簿書，聲而刁斗。」而又人人而閱之，旦旦而視之，非不勤也，然能使敵國不可犯，而不能使敵國不敢犯，能使三軍無揚干亂行之誅，而不能使三軍有投醪挾纊之氣。平時威望，不足以先懾敵人之心，待其有所悔而動也，然後恃吾行陣部伍以禦之，一勝一負，安能保其所不殆哉！或者

之論則曰：「行陣，軍行之紀綱；簿書，軍政之要領。學不識而不能，猶不失爲持重；學廣而無成，則一敗塗地矣。」然此特爲學者言也。愚之所論者，一子人品之優劣。且自或者之說而觀之，行無部曲，誠不如營陣嚴整者之有紀也；人人自便，誠不如虜不得犯者之爲無虞也；府無文書，夜不設衛，誠不如擊刁斗、治軍政者之爲詳且謹也。然匈奴不畏不識而畏廣，士大夫不歸不識而歸廣，孰優孰劣，可以鑑矣。且廣亦安能使人畏服之如是哉？大抵嫵色婉容，不待談笑而意自親；齊明盛服，不待揖遜而威自重；老成宿將，不待號令而人自服。廣自結髮以戰於匈奴，歷事三世，驅馳七郡，威名著於夷狄久矣。賜飲食必分麾下，而且寬緩不苛，以誠待士，則士之樂爲用者，固以此也。不識之軍，煩擾而多端，兵機謂何？乃治軍簿，夜以達旦，何疲苦之如是也！宋襄公不鼓不成列，適以取敗；而陣出背水者，乃反勝焉。諸葛亮罰二十以上必親，終以自憊；而不學兵法者，足以立一世之名。豪傑之功，固不在於簿書行陣之末也。或者又以鴈門之俘獲，東道之失敗，爲廣之病。不知名譽在我，成敗在天。武帝疑其數奇而靳之精兵，衛青忌其成功而徙之遠遁，廣亦不能自奮矣。使程不識而當廣之事，不知能爲廣之所爲否乎？君子觀廣之守右北平也，匈奴避之，至數歲不入界，其小試之效，固已如此，使得自將一軍以當單于，則其功當不在衛、霍之下矣。然則廣可以爲古之名將乎？曰：謂漢將則可，謂古名將則未也。何者？廣能有其名而不能全其名，能爲天子治邊而不能自治。使其威望已著，養晦待時，則勳名事業，庶幾與古方焉。奈何狃於少年戰鬪之習，數與虜确，以敗其名，猶不得如程不識之碌碌。吁，亦足惜也！然則後世憂邊之君，得有才如李廣者，當愛護而用之，毋使冒危涉

險，以輕試其勇，斯可矣。謹論。《論學繩尺》卷六。（尹波校點）

褚伯秀

褚伯秀，字雪巘，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杭州天慶觀道士，師事范應元。入元尚在。嘗集注《莊》、《老》、《列》三子，今尚存《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〇六卷。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該書提要、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中、《宋季忠義錄》卷一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別本出，故向、郭二注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叙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曰《南華論》，內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

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博識考訂之「二」。《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首，正統道藏本。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六六。

「二」博：原作「傳」，據文意改。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跋

咸淳六年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刪葺，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末篇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爲，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叙，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倪，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于胸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爲最後一關，未審師意若爲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

以此論爲何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怳憭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爲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爲？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于此。或者不察，認爲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爲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伯秀謹誌。《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末。又見《甯宋樓藏書志》

真志道

真志道，字仁夫，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德秀子。嘗監南劍州在城稅務，官至戶部侍郎。見魏了翁《真公神道碑》（《鶴山集》卷六九）、《宋元學案》卷八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學庸集編序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閒或附以己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閒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爲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咸淳辛未季冬，嗣子

真志道謹識。《四書集編·大學》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五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光緒《續修浦城縣志》卷三四。（王曉波校點）

曾大發

曾大發，吉州永豐（今江西永豐）人，咸淳間以通直郎爲贛州通判。

進士題名碑記

咸淳八年六月

聖朝以文明治天下，文之古，由歐陽公始。公，永豐人也。永豐爲吉望邑，山聳於瀧岡，屬諸崕峒；水發於雲蓋，達乎文江。是故扶輿磅礴鬱積，實公發之，自是人才之盛，與斯文逐日以新。際今盛時，合海內士第書天子廷者，僅三四百人，而永豐或一二，或五六人焉。歐公之試國子監，試禮部，俱第一。中興，參政董德元爲御試第一。噫，盛哉！綿綿延延，以至於今，英蜚茂騰，取科第者，殆與建浙一大郡、淮河一路等。蓋極其盛也，而進士題名缺焉。況邑建於至和甲午，而雲蓋鄉之地隸焉；遷鶯鄉之來屬，則又昉於紹興辛巳。董興於雲蓋，曾著於遷鶯，如彼其久也；地勢離合，如彼其不齊也。每欲盡見前修科級之先後，家世之陸續，茫無所證，非所以昭既往、傳方來也。咸淳辛

未，余丐外以歸田，諗一二同志，則僉謂不可復緩。又得博聞之士互考詳討，靡有遺缺，乃命匠伐石於廬山之麓。越明年，碑立於學宮。以二百一十九年之缺文而訖成於今日，抑有數存歟？趺龜鼉，鼎立其二，既大書深刻矣，留一以俟來者。於戲！士君子所立，磊磊掀揭天地，鏗轟炳耀，蕩人耳目，初不係碑之有無也，然使後之覽者，將於是而有考，則碑亦不爲無助。景行先哲，尚懋之哉！其年季夏朔吉記。時編輯：登仕郎王泰來；主議：迪功郎、新差信州司戶參軍陳應沐，迪功郎、新差充袁州教授羅開禮，宣教郎、新知桂陽軍臨武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義丁軍正曾希顏。通直郎、新添差通判贛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緋、仞釐務曾大發書。同治《永豐縣志》卷三三，同治十三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五三

李春叟

李春叟，字子先，號梅外處士，廣州東莞（今廣東東莞）人。景定二年舉特奏名，再以經明行修薦，授肇慶府司理，遷德慶府教授。除軍器大監。元兵入侵，欲剿東莞，春叟往謁其帥，以死爭之，遂已。所著有《論語傳說》、《詠歸集》。見《東莞遺民錄》下《李春叟傳》、《廣東文徵》作者傳。

文溪存稿序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爲文，可以黼黻朝廷，芬芳宇宙。存乎胸中，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此天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之所養。先生昭代偉人，年弱冠，以雄文魁天下，追風絕塵之資，刷燕秣越，其進也孰禦？而居官守、當言責，則寧爲國死，寧以言去，身與家不遑恤，何官爵崇卑足計哉！則其所養可知矣。居官多惠政及民，未易縷數，姑以立其大者觀之。初筮汀幕，適有軍變，郡侯束手就執，僚屬鼠竄不暇，公獨奮身直前，諭以禍福，脫郡侯於虎口，不崇朝而大難

立解。後數歲，家食循陽，戍卒倡衆直搗廣城，震撼一道。清獻崔公判鄉郡，選幕下士諭賊，人人相顧股栗，公以廷紳贊閫畫，毅然請行。縋城詣賊壘，言未竟，聯事者已血刃頸，儼刃向公，恬不爲動，從容陳義，以調伏其心，賊爲逡巡退却，卒斂兵去，城賴以完。探虎穴，料虎頭，設不幸則男兒死耳，豈全軀保妻子之爲者，真丈夫哉！既而入烏府立朝，若少屈意，穹班可以一武至，公方碎首玉階，與天子爭是非、辯可否；出袖中彈文，對仗斥宰相，借尚方劍斬佞臣。苟利國家，雖鼎鑊不避，一言枘鑿，拂衣徑歸，視軒冕去來，太虛一微塵耳。孤忠突兀，凜然與冰雪爭嚴。三學諸生送行詩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剛方正大之氣，蟠鬱胸次，泄而爲文，光芒自不可掩，大者中圭瓚，小者鏘珮環，奇峭者如怪石之倚斷崖，清麗者如明星之炯秋漢。進而立朝，則論奏丹青，言言藥石，皆足以裨主德，格君心；而深衣獨樂，則嬉笑怒罵，字字箴規，皆足以植民彝，垂世範。蓋忠義以爲之骨，學識以爲之根，故芬郁葩華，爛熳宣吐，不自知其爲文也，而文益工。天收其聲，山頽筆絕，遺編散落，浩不可收。僕從先生游舊矣，賜墻及肩，未覩閫域。方將擬集大成，以俟識者，世運中更，衣冠禍烈，主家十二樓竟墮昆明劫火中，斯文何辜，例坐此厄，噫，尚忍言哉！先生有子五人，今中峰獨存，諸孫競爽，追抱往恨，皇皇乎赤水元珠之求。春叟耄矣，於師門無能爲役，大懼放失，永負夙心。於是勉收燼餘，僅得奏藁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編次成集，命之曰《文溪存稿》。卷飭而歸之羣玉府，俾登諸梓，以壽其傳。嘗鼎一臠，知味者有遺恨焉。雖不幸而不得其全也，猶幸斯文之未盡喪也。杲日行天，照映穹壤，先生之節，卓乎不可

尚已；先生之文，泰華之毫芒耳，所可傳者僅止此，其所不傳者，又孰得而窺其際哉！掩涕濡毫，撫卷長歎。九原不可作，吾誰與歸！先生名昂英，字俊明，宋朝賜之諡曰忠簡，文溪則其自號云。時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節，門人李春叟百拜敬書。《文溪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東莞遺民錄》卷二，《廣東文徵》。

慶林寺陳氏捨田記

慶林寺爲祝聖道場所，比丘大衆結香火緣，闍梨鐘響，攝衣升堂坐，喫常住飯，淨洗鉢盂，果腹而去。幾劫修來，受茲供養。我佛弟子能三篋遶肚，空心坐佛否？諸佛禪通，能以虛空中推轉食輪，化大地作香積厨否？世尊尚爾乞食，何況汝等比丘僧。夏禁足，獨口不可禁，街坊持鉢，遶城市化齋糧，作諸佛供。飢來喫飯，不免口腹累人，非藉十萬檀越發大願力，這一粒米甚處得來？靖康場李公元亨，故昭州恭城縣尉孫也，嘗發大悲心，捐己田百畝餘入寺供僧。陳大孺即李公再世孫婦也，積善好施，未瞑目前，囑其子割先疇以附益之，志未竟，不幸而歿。厥子羅州李君彥忠遂撥捨田五十畝歸之寺，以成母志。一門三世，齊發肯心，同栽善果。如是布施，宜受如是果報。萬口讚嘆，諸佛護念，子子孫孫福德無量。或曰：衆生以有欲故貪，貪故吝，惟西之法以三途六道欺庸嚇愚，故貪者畏怖，吝者喜捨。予答之曰：世尊有言：滿世界七寶布施，是爲福德，非福德，惟佛非誑，俗迷人自不

見如來耳。李君奉母命增種福田，蓋自孝念中來，亦豈受誑誘求利益者？然施心不可無，亦不可有。無則貪着，有則住相，佛法所謂不住相布施，利益一切衆生，功德不可思議。如是我聞，悟向上義，爲叢林大衆下一轉語，回施羅州居士。居士合掌點頭曰：善哉，善哉！請書之以勸來者。《東莞遺民錄》卷二。又見《廣東文徵》。

重建經史閣記

邑學有經史閣，宋嘉熙己亥歲令尹鈍齋許先生所創也。先生初仕廣文學掾，甄拔士類爲多。後二十年宰邑，政聲著聞，尤敦尚化本。於是建藏書之閣，使士知講學，以進於道，出餘力爲文，皆不失程度。掇儒科者踵相接，蓋道化緒效也。邑士祠於學，以無忘公德，距今五十年矣。世運遷革，郡縣受兵，人不賴生，奚暇禮義之治？長編巨帙，蕩爲灰埃，而閣亦以廢。時方右武，簿書期會是急，憲臺分司官按部蒞邑，諸生合辭以請曰：「是關風化，不可缺。願邀惠於有司，以相斯役。」既得請，乃督吏徵宿逋，得鏹約二百緡歸之學。市材計傭，衆議落落，相視有難色。校書黎君友龍喟而歎曰：「築室道謀，是用弗集，此吾責也。」慨然舉公家之費悉歸公室，退而發私囊，出己力，大興工役。棟樑椽瓦，咄嗟取辦。涓吉會衆工，親執策督役。不三月，輪奐一新。挽墜起廢，引千鈞於一髮，豈易爲力哉！宋淳熙間學宮□陋，有割地以遷之於爽塏者，則君之四世祖也，積德蓋有自來。閣者書之

寄，書者道之寄，閣成，斯文於是得所寄矣。後之有志者博蒐載籍，得以優游其間，相與討論服習天地陰陽事物之理、歷代興亡治亂之故，反而求之身心，以爲致知力行地，使往聖絕學，炳然不墜。舊典在而魯安，遺書出而漢盛，斯道之寄、閣之存弗存，而關於人國者大矣。或曰：行不宜於古，文不售於時，士乎，士乎！侈袂方屨，閭閻秩秩，高閣之束，若無所事於書者，然德之不脩，學之不講，道之不明，行也豈爲士之差，抑世道之憂。春叟束髮執經於鈍齋先生之門，蒙被陶冶，期以遠業，不克副。黎君之爲斯役，是能繼先生之志者也。喜而書之，使爲善者勸，斯文之責，庶幾來者有繼焉。

《東莞遺民錄》卷二。又見《廣東文徵》。

朝議大夫李君墓誌銘

李君肖龍，字叔膺，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改調循州興寧簿尉，攝長樂縣事，除大社司令。居官清白，訟有持貨至者，叱之去，卒以理直。衡文如古康，或持暮金干以私，公曰：「吾豈以貨取士哉！若繩汝於法，則損人傷己，吾不忍爲也。」亟命左右標出之。其爲學本於六經，而九流習伎之書與孫吳兵法，靡不研究。其著書則撰《易傳編》、《五教書》，菊坡言行有編，聞見有錄，皆所以植民彝，扶世教。其居鄉無貴賤，悉均禮之。見人有患難，極力拯救，或干以非道，則正色斥絕。其爲政鋤奸兇，弭盜賊，有大造於良民。君以辛卯歲茹素絕葷食。將終，遊羅浮，登飛雲頂，夜坐雲

石達旦。黎明下山，感微疾，逮歸，疾劇。瀕危坐夕，呼其子囑之曰：「吾生平教汝，其在《五教書》。」至屬續，家事不問。君端平乙未七月二十八日午時生，壬辰年四月十五日下世，蓋五十有八歲。以次年十月一日，葬於鳳皇岡祔祖考，從治命也。二子狀其行來乞銘，余與君同姓，雅相愛敬，義不得辭。銘曰：

處時之艱，爲人所難。身爲砥柱，力障狂瀾。卯翼善類，鋤兇剷頑。乘危履險，身名兩完。功在鄉邑，魂歸九原。國人悲思，生氣如存。《東莞遺民錄》卷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九，《廣東文徵》，民國《廣東通志》卷二二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彗星之變應詔上書

景定五年

都司之職，操壟斷之權，以專使之遣，奪番商之利。百姓相與蹙額，廟堂歌頌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閩外之事固優矣，閩內之責未盡塞。以戎虜待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齊東野語》卷一七。（此篇劉琳校點）

杜士賢

杜士賢，字希聖，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理宗時爲武學生，曾上書指斥賈似道之罪。咸淳間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見《齊東野語》卷一七，宋濂《文憲集》卷五《景定諫疏序》，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九《杜士賢贊》。

上劾賈似道書

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目擊時艱，情激愚懦，出位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嘗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陛下即與見之施行。今有罪浮于丁大全者，固宜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歟？吏治或湮鬱歟？民生或寡遂歟？獄訟或繁冤歟？貪暴或肆毒歟？」臣有以仰見陛下敬畏天戒、勤恤民隱、博采人言，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此宣王雲漢遇災而懼之心也，此宋公一言，熒或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雖曰戚畹瑣嫗，其實市井浮薄。冒領方面，僥倖成功，歸相五年，欺天罔上，驕恣日甚，措置乖疎，其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

明詔五事，臣姑得以歷言其罪，陛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爲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召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大臣之所當留意者。不此之圖，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操駟儉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蹙額，識者爲之寒心。似道方且誇誦功能，粉飾時事，人之可欺，天可欺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群吏之治，任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爲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當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固不免于物議。舉凡縉紳之間，猶多不滿人意者。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闔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爲尚。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鬬葺，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于逢迎，掌成均者例務于鉗制，持從橐者惟巧于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于庚子之饑，又困于丁未之旱，又困于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莫甚此時，勞來安集，猶恐弗既，詎忍于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窮其價，民之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之怨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取斛面，承佃者懼虐取而不免竄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並緣爲奸，雞犬不寧，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雖與公田了無相關者，亦不得以寧居，民怨至此而極。竊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貽害，甚于和糴！民生之寡遂若此，彗星之所

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獄訟，民命之所關。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非有大不得已者，誰忍置身于獄訟之庭！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叵測，先時而決者有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彗星之所以致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實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而結交，或以貨寶而媒進。姻婭小子，濫典輔畿，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郡，囊橐自豐，掊克不恤，遂致容寇之鳴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苴夤緣，終身不改，民之忿怨，何止衢容，其不相延而起者幾希。邇者舉行家法，戒貪有詔，而貪暴曾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法，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古者三公，職在燮理，牛喘，末節也，而丙吉猶慮陰陽之舛，矧彗星如是之昭灼乎！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賀，陛下嘗賡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臣拜觀國史，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詔求直言。時王安禮上疏曰：「大臣不察主上惠養元元意，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殆有以召天變者。」上嘉嘆之。宰相王珪必欲條奏所以，上怒曰：「大臣當宣導下情，不應阻格人言，以壅蔽人主。」臣伏讀至此，未常不嘉安禮之能直言，而美神宗之能受直言也。臣陳言未

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實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欲乞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瞽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此時，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也，臣直爲此凜凜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金華文徵》卷一四，明刻本。又見《金華徵獻略》卷二，《南宋文範外編》卷二，康熙《金華府志》卷二九。（楊世文校點）

廖邦傑

廖邦傑，字懷英，號恕齋，南劍州順昌（今福建順昌）人，淳祐間知建寧縣，咸淳間以帥參知邵武軍，所至有惠政。見嘉靖《延平府志》卷一八，嘉靖《邵武府志》卷四、一二，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四、一二七。

高峰集跋〔二〕 咸淳七年三月

郡庠舊有《高峰先生文肅廖公文集》，乃公之長子以孝宗皇帝即位之八年來守茲土，因郡博士之請，鋟梓，以永其傳。歲久，字多漫滅，弗甚摹印，學者惜之。後百餘年，邦傑繼叨郡寄，始至謁學，

詢之書庫，則卷帙散失，已無全書。遂出家世所藏舊本校正，命工重刊，補缺板八十七紙，修漫板百有餘紙，以足成此書全帙云。咸淳辛未三月望日，邦傑百拜謹誌。《兩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二〕此跋作者署爲「邦傑」。按《高峰集》舊抄本卷首又有乾道八年葛元隲序，與此跋參證，知此跋乃邵武軍重刊本之跋。據嘉靖《邵武府志》卷四載，咸淳五年、六年知邵武軍者爲廖邦傑，則此之「邦傑」乃廖邦傑無疑。

鼓山題名

咸淳九年三月

咸淳癸酉季春望日，延平廖邦傑以度節行鄉部，艤舟鼓山，詣祝聖所，申虎拜之恭，因登大頂峰。三山趙時泐、莆田鄭希點、莆田葉渙、合沙曾璫從。住山正凝，東山慧昌，北山明鑑。《閩中金石略》卷五。又見《鼓山志》卷六，《閩中金石志》卷一〇，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一一。（以上黃錦君校點）

趙與沐

趙與沐，宗室，秦王房九世孫，希淵子。咸淳中知慶元府昌國縣。見《宋史》卷二二七《宗室世系表》九，及所撰《岱山書院記》。

岱山書院記

咸淳九年十月

岱山居昌國縣蓬萊鄉之西斷海中，環以鯨波，浩渺無際。書堂之設，自咸淳辛未春邑人魏方直等聯詞請於縣，縣爲轉聞於府，制使蒙翁劉先生如所請，給舊酒坊基，撥僦直償寨，助以緡若干，縣亦有所捐以相之。邑紳王一桂、趙若諫請許君定職教導。癸酉冬，閣學尚書本翁陳先生開闢之初落成焉。二先生朝家之柱石，吾道之津梁，正學之標準，宜是役之克始克究。許君遣二子請紀歲月，與沃以謏聞，辭不獲。書院有記，固嘗聞之矣。朱文公於石鼓則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呂成公於白鹿洞則曰：「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張宣公於嶽麓則曰：「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嘗試察乎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同用。」至於武夷精舍，出於韓無咎之筆，亦曰：「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之流也。」是數者，天下之名書院也，記之者皆天下之名君子也。今岱山有書院，不範諸此，將奚範歟？想夫潛心游志於此，則尊吾德行，裕吾詩書，茂吾藝文。岱華其高，山岳其神，功崇惟志，知崇效天，崇高節而抗浮雲，斯無愧於斯。矧斯地也，昔有名卿徐大農恭先，有舉首朱進士介，有布衣許止齋孚，以文行孝義爲鄉閭倡，有開斯學。許君請曰：「茲卜築已

定，輪奐方新，士友相聚，言曰：熙甯立邑以來，吾地特海嶼耳。淳、禧間宸寵以「鎮鼇」之名，山川改觀，諸鄉老負笈於慈湖、絜齋二老之門，師友漸摩，儒風日盛。今又祠先聖以儀後進，居賢德以善俗，是有功於名教也。請以岱山名書院，不亦有光於斯道，有迪於後人乎？」愚載思之，士有志於詩書道義，映雪囊螢，冬不爐，夏不扇，雖甕牖繩樞，環堵蕭然，一性之充裕如也。矧高堂大宇，明窗淨几，良朋益友，切思麗澤云乎？道尊而人知敬，德盛而人不侮。吾德行海岱也，師友淵源，汪洋大肆；吾學問海岱也，事業日以彰，聲名日以起；吾聲譽海岱也，有舍生而取義，雖頽嵩岱不吾壓；吾節義海岱也，若希孔孟之徒。苟能效石鼓、白鹿、嶽麓、武夷之成規，縱未能孔、孟、伊、周，甯不朱、張、呂、韓乎？縱未能朱、張、呂、韓，甯不徐、魏、朱、許乎？善則善矣，猶自恕之論也。若夫充石鼓擴充之善，因白鹿淳固懋實之風，率嶽麓天地合德之神，宏武夷學行其鄉、善其徒之學，則充其徐、魏、朱、許者，可以朱、張、呂、韓矣；充其朱、張、呂、韓者，可以孔、孟、伊、周矣。有志竟成，斯不負蒙翁、本翁之所以教，庶幾乎淳熙之中人以上者，此今日祠先聖、建書院之意也。咸淳癸酉良月，通直郎、知慶元府昌國縣事、主管勸農事、兼岱山昌國鹽場、弓手寨兵軍正、賜緋天台趙與沐記。《延祐四明志》卷一四。又見《四明文獻錄》，光緒《定海廳志》卷二六。（曾棗莊校點）

程公端

程公端，宋末道士。嘗刻《玉清大洞真經》行于世。

上清大洞真經後序

咸淳八年正月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先儒釋之曰：何謂元？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天之所賦爲命，物之所受爲性，性命妙矣。保合大和，而後能利正。《大洞》一經，其本乎迴元復命。世之議者皆曰道妙於虛無，神潛於歛有，殊不知未有天地，先有此道。洙泗門人之稱夫子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此道即惟精惟一之妙，自堯、舜、禹三聖相傳，皆心心符印，未嘗須臾離也。迨至春秋，世降俗末，指爲甚高難行之事，無所適從，故夫子亦罕言之，及其顏子坐忘，曾子一唯，豈復有異聞乎？是經之旨乃存心養性以事天，聚精會神而合道，與夫子「操則存，舍則亡」之說初不相背。頃自中央黃老君隱禁之後，世亦無知者，故人間地上、五嶽山中，永無此經。後世之人莫聞大道，恣情欲海，汨志塵波，夫其所謂保太和、正性命者，良可憫也。茅山上清宗壇歷代傳授，千餘歲間纔三十八人，蓋其發天地未形之蘊，析

父母媾精之妙，故宜隱秘，不輕畀傳。咸淳仲春，玉海冲妙宗師來游九華，因訪道室，語及此事，聞者幾希。懼將泯絕，欲廣其傳焉。公端以三生結習之緣，蒙師指教，感恩莫酬，敬命厥工，用鋟諸梓，以承其志，與天下學士共之。必有賚寶効心盟天而傳者，願力行之，以昌此道。咸淳壬申上元日，嗣法程公端焚香敬書。《上清大洞真經》卷末，正統道藏本。（李文澤校點）

燕堅龍

燕堅龍，燕肅之後，咸淳七年以迪功郎權永州零陵縣事。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一。

字民銘謝表

咸淳七年四月

上缺言：恭準頒賜御製《字民銘》□已望闕祇受，鋟石訖者。伏以天頒一札，父母斯民；地重八愚，子男之國。咨爾承宣之令，懋哉撫字之心。□□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若稽我朝，洪惟理考，予告汝訓，必廉忠而公勤；爾聽朕言，以恭寬而體恕。霆驚百里，膏沐萬方〔二〕。垂憲言於後人，式克□□今日。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德，周誥商盤。念先王之惠困窮，首嚴飭吏；謂縣正之掌政令，無易□□。誕渙□於德音，重巽申於明命。□假爲邑長，祇在宅生。治石磨刊，□與銘於肺腑；□城保

障，敢不竭於懇忱。□□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銹石宸翰墨本壹軸，謹隨表上進以聞。□□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咸淳柒年肆月日燕□□上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一。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光緒《零陵縣志》卷一三。

〔二〕方：原作「芳」，據文意改。

字民銘跋

咸淳七年四月

嘗觀先朝名臣作邑，以「視民如子」四字置諸座右，朝省夕觀。至矣哉，字人者之龜鑑乎！洪惟本朝以仁立國，以□□□，以禮義廉恥淑士大夫。暨我理皇，揭字民一訓，儆于有位，于以陶四十年之盛治，而開百千萬世之太平。皇上嗣無疆大歷服，念念在民，一日行天下一兩遭，舉廉戢貪，幾詔小大之臣，各欽乃職。猶懼弗旣，咸淳庚午，親製《字民訓》，越數日，洊製《字民銘》。天筆肆頒，雲漢昭回，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代匱男邦，昭受明詔，厥有感於先臣龍學肅昔在天禧，出宰臨邛縣，削木爲櫝，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不肖，懼不克率乃祖攸行，謹拜手稽首，對揚王休。陽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近民者所當加之意，苟違此銘，天厭之，天厭之！咸淳柒年肆月日，燕堅龍百拜恭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一。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光

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四，光緒《零陵縣志》卷一三。（以上尹波校點）

黃一薦

黃一薦，咸淳間嘗官廣州南海縣主學。

宋故克齋江君壙記

咸淳七年十二月

江君明叔，克齋號也。源流新淦上藍，派分淦陽。高曾喜詩書，訓飭子孫，祖昆季、父伯仲登貢籍遊璧水者屢矣。曾大父毅，拜特恩，受初品服。大父南容，父天瑞，俱隱。君諱潛，幼習儒業，惟數學半，終始典于學，質直無譁，端莊無諂，峻而能容，介而能守。其事親也以孝，睦族也以禮，處鄉也以義，治家也以儉。錢穀出入，斗衡繁瑣，未嘗親之，一鄉善士也。前清江簿徐泰古，嘉其爲人，扁其齋曰克齋。晚歲以幹蠱之責而付之子，君獨安然與松竹居，與梅菊友。闢地敞館，以文自娛。談笑洪儒，觴豆暇日。師席春風，篤孫立雪。月書季考，蘭芳茁芽。自謂種德，期復青氈者，其志亦銳矣。君生于嘉定戊辰七夕日，不幸于咸淳辛未臘月念七日微疾終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吁，君之居世夫何憾！初焉有母賢，以肥其家；繼之有子賢，以克其家。不勞力，不縈心，而家自裕，亦人

所難焉。初娶薌溪楊，繼室新城楊。男一人，季遠。孫寅，未娶，許姪女妃焉。孫女癸娘，未笄。諸孤卜以次年二月丙午葬于宅近，乃從治命也。一薦既以親契，厥孫請焉，敢言其實而記之。親末迪功郎、前廣州南海縣主學黃一薦記并書。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上官渙

上官渙，宋末人。

守邊之策封事

咸淳七年九月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玩敵。夫敵情叵測，變詐不常，彼之爲謀，何嘗一日忘我哉。時出以相困，多方以見撓，以伺吾可乘之隙。夫苟幸其乍退而不思方來之憂，熟於習見而姑爲苟安之計，防虞疎略，備禦單虛，一旦出我不意，潰裂四出，使吾左支右吾之不暇，而天下事去矣。隋人取陳，其爲計曰：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後周謀吳，議臣獻策，亦謂江北可撓之地二千里，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但以輕兵撓之，彼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今之敵情，何必

異此，其可玩而視之乎？大抵事變之來，出于創見則人情易以警，安于習熟則人情易于玩。警則操心危而慮患深，玩則安其危而利其菑，此勢之所必至也。敵欲致吾之玩而不可得，一或玩焉，是墮其計中矣。自洛師言旋，敵警始烈，破蕩荆襄，蹂踐淮蜀，江面震動，國勢阽危。此時此意，凜凜乎朝不謀夕之憂矣。我是以修浚城池，申嚴備禦，攻守之具多出新意，而又堅壁清野以待之，故近年邊城僅自保。然非泰山四維、長城萬里之勢也。朝廷之上，但見邊烽雖警，未幾而自息，敵騎雖來，未幾而自退，遂謂敵人之謀僅止此耳，而不知彼計愈深，後憂方大。前年縱橫于安、黃之境，去春盤旋于舒、蘄之郊，曾不踰時，襄又告警。來則如入無人之境，去則曾無後顧之憂。我之將帥，方以敗而爲功，待其去而奏捷。最是間諜不明，探報不的，敵已入境，猶未知其所向，往往探聽于避敵之人，況望其知軍戎萬里情乎？疆場風寒，蕩無限隔，關隘險阻，視若坦途，邊民困于流離，事力窘于酬應。揆今事勢，正如厝火積薪之下，遇風中流之時，苟非日夜警惕，殫智畢力，以爲拓裏撐表之計，則隋、周之謀，彼將逞于我，可不念哉！今日守邊之務，固非一端，而其大者有三焉。一曰固江防。長江，國之門戶也，天限南北，賴有此險。每歲哨騎之來，徑至江濱，江北諸路閉門自守，無復藩籬之衛。幸而敵謀止是擄掠，萬一果有他志，重兵臨江，內地甯不震恐乎？如京口，如龍灣，如采石，舟師粗整，尚堪調用；池陽而上，大概疎鹵，每隘不過二三千人，船三四隻，見之使人寒心。卒有警急，安能拒敵乎？近令上下三流措置遊擊一軍，固得古人游兵循江，上下勦擊之意。漢陽地口漸成規模，然地分闊遠，赴援良難，兵船單寡，且慮抽調。謂宜將沿江閑慢隘口人船併歸緊要隘分，俾之防

扼，一處有警，則令旁近隘分併力救禦。更宜行下制閫，相度上流事體，不可苟簡塞責。如或人船欠闕，作急區處，務要緩急可恃，庶幾上流氣勢增壯，首尾犄角而江面可保矣。二曰強兵力。兵者國之爪牙也。本朝侍兵立國，東南財賦大半耗於養兵，尺籍伍符，其數非不多也，姑以兩淮言之，官兵不下十七八萬，每年防邊，又調江上諸軍以赴之，而常有敷布不周之慮。蓋緣嘉定以來，州縣往往增築城壁，自謂備禦密於先朝，而不知備多力分，反貽後患。而況冗占既多，虛籍不補，終歲役使不休，平時無以養銳，一旦有警，乃欲責其先登陷陣之勇可乎？宜嚴督制閫，招填缺額，痛革役占，精於簡練，撫以恩意，仍於中選一二萬人作一大屯，專爲策應之用。至如諸地流民，亦可團結強壯，以助聲勢，庶幾兵力稍震而攻守可恃矣。三曰儲帥才。帥閫，國之藩翰也，故將軍之遣，禮重推轂，良將之擇，恃以安邊，其責可謂重矣。非有文武全材之望，志慮忠純之人，不在茲選。是故有光弼以代子儀，則氣色爲之精明；有仲淹以代范雍，則西賊爲之破膽。用得其人，則必能討軍實，厲將士，必能運帷籌，必能護保障。一或非才，甯不敗迺公事耶。今之分閫于外者，固不乏人，而二矛重弓之備，不可不早圖也。謂宜平居無事，預思儲侍，內而侍從、臺諫，外而藩臣，各許薦舉。如得深沈有謀之士，曉暢軍事之人，或置在上流，或使鎮江面，付以事任，試其材能，以爲登壇授鉞之備，庶幾緩急有人爲上所使，亦不至仰勤拊髀之思矣。江防固則根本安，兵力強則聲勢壯，帥才得則事功集。外治之事，莫切於此，皆今日之所當加意者也，恭惟藝祖皇帝躬攬甲冑，肇造區夏；高祖皇帝匹馬渡江，克濟中興，訪籌策於風雪盛寒之際，閱邊報於夜分已寢之後，艱難辛苦以爲子孫萬世之計，其所望於

陛下者深矣。可不焦心勞思，慄慄危懼，以保有金甌之業哉！今日君臣上下非不以憂邊爲職，而未免視爲常程，喜聽內有長江之言而幸以自寬，厭聞事勢危迫之語而詆以譽敵。樞庭本兵之地，屬掾久而不除，除而未至，是豈祖宗別置廳事以議邊事之意乎！二三大臣每日上殿，不過對細事數條而退，是豈祖宗開天章，召問禦邊大略之意乎！幸苟安之歲月，無靠實之規模，日玩一日，歲玩一歲，竊恐他日之患或出于防慮之所不及，豈不大可畏哉！臣願陛下日與二三大臣留意邊事，共惜分陰，如立課程，亟圖實政，常若禍至之無日，凜然大敵之在前，念念在茲，事事有備，敵雖強，不足爲吾患矣。

《咸淳遺事》卷下，粵雅堂叢書本。（郭齊校點）

吳安朝

吳安朝，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咸淳間太學生，後登進士第。

忠文王紀事實錄跋

咸淳七年二月

太學，岳鄂王故宅也。今司土之神，或曰即王焉。公朝申錫廟號爵封，徽章具存。王血忱衛社，共天命而立民彝，忠在令甲。乃今右我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猶生時。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如

此哉！孝悌忠信，自有撻甲兵之道，聲明文物，仁義禮樂所暨，可以化夷爲華。我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諸人不知乎此，有以啓之。此所以詒王之憂也。王齋志地下，有時神遊故宅，幸其今爲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之甚力者，蓋謂六籍之教不墜，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人倫常不晦蝕，夷狄其能侵中國乎？其視唐張睢陽志於爲厲鬼以擊賊者，又萬萬矣。夫爲厲鬼以擊賊，孰逾乎昭義理、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者乎？此王所以宜食於故宅也。景定壬戌年間，本齋同舍廬陵謝起巖蒐王世系勳閥，凡旂鼎所銘、冊書所著、奉常所議、考功所錄、州志家乘野史所紀，其涉於王者，輯爲一書，計若干卷，目曰《紀事實錄》。不特使囿神貺者有考，抑以示妥安靈娛之意。又十年，爲咸淳七年，乃相率裒金而壽之木，書之篇末，極知其僭。是歲春二月望，明善齋齋諭學生吳安朝謹識。《忠文王紀事實錄》卷末。又見《湯陰精忠廟志》卷五，《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四。（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五四

金履祥一

金履祥（一二三二——一三〇三），字吉父，號次農，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師事同郡王柏，又從何基遊，絕意進取。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召，力辭不就。宋亡，家居不仕，寄情嘯詠。晚歲築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著有《通鑑前編》二十卷、《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仁山文集》六卷（以上均存）等。元大德七年三月卒，年七十二。見柳貫《故宋史館編校仁山金公行狀》（《柳待制文集》卷二〇），章贊《仁山金文安公傳略》（《仁山文集》卷五附），《元史》卷一八九有傳。

今以金華叢書本《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爲底本（簡稱《仁山文集》），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爲校本，原有文三卷，又從四庫全書本補得文六篇，集外輯得逸文二篇，共釐爲五卷。

和蘇金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歸去來兮，先生何庸歸？豈陋邦之難仕，繫當路之無知？抑直道之難行，伊民命之蕭斯？既歸興之方浩，寧挽留之非癡。薄宦情於秋光，審去就於先時。覽盈虛其如彼，嘆奔走以奚爲？歸去來兮，車班班而將駕，旆悠悠以先馳。轅欲東而或挽，輪將發而或支。謂單父之爲政，寧有民之忍欺？障貧賤之橫決，非夫子其爲誰？彼椎肌之未息，此鼓琴之已希。胡爲乎忘百里之命，翔千仞之輝？嗟夫！君之去此，是吾民之數奇。將焦熬之益熱，見百里之罄垂。吏婞婞以賁怨，民盼盼而觀頤。歸去來兮，先生毋庸歸，聖賢無必不爲之意，而天下未嘗無不可爲之幾。觀廉直之得民如此，則公道之未泯奚疑。胡不舒南溟之雲翼，活東海之波魚，移松菊之清歡，爲黔黎之愉怡。其毋以蘭芝爲糧，毋以椰瓢爲卮，毋以猿鶴爲伍，而與斯人爲辭。不然，五柳先生幾於閉關，毋遺王河汾之笑嗤。《仁山文集》卷三。

廣箕子操

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

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窮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仁山文集》卷三。

答葉敬之書

不相晤者，倏二月餘，室邇人遠，懷思更切切也。茲承手教下問曰：「堯以天下與舜，于舜則終陟元后矣，如丹朱之難爲情何？」予曰：善哉問也！蓋堯以天下爲心者，故視天下皆吾子也，何親疎耶？樂以天下與舜，冀以安天下也，曾何擇于舜與丹朱耶？又何丹朱之難爲情而是顧耶？故曰：堯之心，天之心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知堯之深者也。曰：「至舜之禪禹，或者其踐堯之迹乎？不屑堯獨豪其舉于天下後世乎？」曰：商均果勝禹耶，則舜不免爲踐跡爲妬堯，苟不如禹，則舜之心即堯之心也。堯視天下之人皆吾子，則舜視天下之人亦皆吾子也。苟可以安天下者，胥而遷之矣，曾何擇于禹與商均耶？孔子曰：「重華協于帝」，則堯與舜皆天矣。曰：「然則先儒何以曰『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予曰：善言天道者以人事，是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行天道也則敬授人時者，非人道而何？天與人一也。舜叙百揆，行人道也，則烈風雷雨勿迷者，非天道而何？人與天一也。曰：「堯舜之禪受，則既聞命矣，若湯之放桀，亦爲天下除殘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惜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人心猶若有未歸者。」曰：商人以穡事爲念，一人之私心

也；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心也。湯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猶不免有慚德於天下者，遭天下之不幸，任天下之至疑，而爲至難爲之事耳。是心也，惟仲虺知之獨真，故作誥以釋之。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次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舍夏眷湯，湯可以仰無愧于天矣。又言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相慶徯至，是人心去夏而歸湯，湯可以俯無忤于人矣。然湯之所以不寧如此者，不忘戒懼之心也，故雖撫有天下，猶誕告于四方，惟恐獲戾于上下，凜凜然若隕于深淵。由湯此言而觀之，則人心之難得，更有甚于天意者。在湯且然，而況去湯萬萬者乎？曰：「湯之放桀，有從而不然之者，特有夏之細民耳；至于武王伐紂，則伯夷、叔齊乃古之賢人也，亦嘗被紂之虐者，不先商人迎之則義矣，何至叩馬而諫？及天下宗周，恥不食其粟，遂飢餓而死，果不知紂之不道烈于水火耶？抑知而不欲民避之耶？」予曰：武王將天命，易昏以明，使四海之赤子脫陷穽而就枕席。孔子于數百載之後稱之曰「盡美」者，悲商末之民窮也。夷、齊生于其時，目擊其流毒海內，豈不知紂之當伐耶？其心以爲臣之伐君，道之甚逆者也。君至紂固當伐，臣至武王固可伐，後有亂賊之臣，借之以爲口實，乃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時無一人非之者，則臣之伐君，乃聖人所常行之事」，其于篡奪必多有之。故於武王仗鉞之初，夷、齊叩馬陳諫，所以明君臣之大分也。至不從，則又恥而去之，必餓死不悔，蓋志在殺身以弭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況去武王萬萬者乎。則所以如夷、齊之非之者，又當何如？雖有篡奪之志，必潛消而不敢竊發矣。夷、齊之本心也，初非真以武王爲非。此商、周交代之大閑，正《易》所謂革之時義大矣哉。

者。前輩論之固詳，茲因敬之之問而更悉之，冀敬之自得之，復申其說于同志之士。愚意仍欲起堯終東周，按《書》典、謨、訓、誥之辭作爲一書，以補《通鑑》周威烈王以前一編之缺，志有在而筆猶有未下處。敬之素相愛者，故承問奉答，殊爲草草，兼以鄙志相聞，欲敬之爲我助也。《仁山文集》卷三。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等制不同。按井田之制，方里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封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泰山之外，土田無幾，顓臾成國，而魯地益無幾也。故《閼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之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也。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畫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爲園地、菜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者池田各以地名，如所謂濟西之田，汶陽之田，龜陰之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

一同之數，而伯、子、男以此降殺焉。此封國之大略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以方十里之百，乘方一里之百，是百里之田計萬井也。八家同井，則方井者八萬家。包氏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八十家而出七十五人，每家一人，其餘五家以防疾病死喪之數。蓋司徒之法，民之可用者，家率二三人，而凡起徒役，則毋過家一人，其餘以爲羨卒。又每車有餘子二十五人，乃所帶羨卒、子弟、臣妾之類，以備薪芻負爨之役者。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千乘：此百里之田所以爲千乘之國也。或曰：「古者一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一十二家，始出長轂一乘。魯作丘甲，使六十井一百二十八家出之，《春秋》譏其重賦。而今曰十井十家出一乘，不亦萬乎？」曰：不然。古人用民不盡民力，如大國三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僅用夫家之半耳。而古人用軍亦不盡軍力，故每調兵賦，則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起七十五人，併餘子二十五人耳。大約三分其軍而調其一，七分其夫家而起其一，十二分其民數而役其一，所以惜民力，亦以備更役也。然則封建之法，孟子以田里言之，《周禮》合土田山川附庸言之也；車乘之制，所謂諸侯千乘者，以地力夫家言；所謂甸出一乘，以用兵征調言之也。秋夜，因朋友異同之間，筆其大槩如此。至於制數之詳，則未暇考云。《仁山文集》卷三。又見《南

宋文範》卷五八。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期，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于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韋，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于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洩歟？故吾于佩韋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尚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于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

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予復斯。古風之淳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予維斯。古書之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是尚友古之人兮，曰是能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摻執子之輶兮。曰毋以吾古，東道征兮。

魏詩曰：『璆璆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璫玫，可以知文。瑀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牂，可以知分。有劍斯直，可以思真。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韋，亦以繼佩。爲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然脂韋。敢以爲告，匪以爲譏。』

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邁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勝遊多，晉代人物眇。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咸中湊。窮達有會通，一本萬殊有。風流非所尚，塵想祇自垢。長歌臨回飈，采菲忘予陋。咸淳改紀秋七月幾望，契家生桐陽金履祥謹序〔二〕。《仁山文集》卷一。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一〇。

〔二〕「咸淳」以下原無，據四庫本補。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

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蘭谿金履祥序〔一〕。《仁山文集》卷一。又見《資治通鑑前編》卷首，《三續古文奇賞》卷一六，《南宋文範》卷五一。

〔一〕「蘭谿金履祥」五字原闕，據四庫本補。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二〕，凡千九百五十年〔三〕，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尚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

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尚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遵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尚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旨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于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年表〔三〕，惟當于書史上闡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于《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于請爵，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殽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衛。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未必謬聖

人之意；况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苟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時上章執徐之歲冬至之日，金履祥後序〔四〕。《仁山文集》卷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三。

〔一〕戊寅：四庫本作「戊辰」。

〔二〕四庫本作「一千九百五十五年」。

〔三〕年表：原作「表年」，據文意乙。

〔四〕「之日金履祥」原脫，據四庫本補。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

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于秦，火于楚，鉗于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露。伏出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焉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文體之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耑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

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伏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澗河後學金履祥吉父序〔二〕。《仁山文集》卷一。又見《尚書表注》卷首，《經義考》卷八四。

〔二〕「澗河」下十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紫巖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盡處。韓昌黎謂：「凡清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爲括嶺，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爲金華之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清淑之氣，鍾爲三洞，古今多賢輩出于其陽。其山西界澗江而止，將止未止之間，而爲洞者有三焉，

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石玲瓏清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竇雲根之奇，不可爲數，清淑之氣可掬也。是爲神仙之宅，名勝高人多好遊焉。乃若瑰奇之民，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間豈能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山之中，而于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秘而不發也。近三十年來始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爲清麗溫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吾今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泄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于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仁山文集》卷一。又見《紫巖集》卷首，《甯宋樓藏書志》卷九三，《南宋文範》卷五一。

玉華葉氏譜序

嘗謂國者家之推，以國則有志，以家則有譜。惟國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偉人，所書必多令績，志可以稱良於天下後世矣。家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孝子慈孫，所書必多奇行義舉，譜可以稱良於一家後世矣。是故周之后稷務畊桑，文、武先鰥寡，積之厚也。及卜瀍澗東、洛澗西，則所據者勝矣，祖孫相繼爲聖君賢相，偉人之多也。歷年八百，至漢初猶聞弦歌之聲，令績之遺也。故志之稱良于天下後世者，惟周爲獨盛。至於家，勢雖與國懸殊，其理則一而已。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自其善之積者言之。《詩》曰

「維嶽降靈」，勝之據于家也；曰「生甫及申」，靈斯鍾于人矣；曰「匡此王國」，則族由以振。至于漢之荀必稱朗陵，唐之張必稱壽張、宋之陳必稱江州者，皆本其所積之厚，而及其所據之勝也。吾蘭玉華葉氏，其先壽昌湖岑人。《湖岑譜》所載，有諱礬者，仕唐爲左僕射。礬之後，諱彥璠者，始自睦遷壽昌之湖岑。按此則湖岑之葉，蓋始於唐及宋。左丞相葉夢得公序《括蒼石林譜》，則曰：「望以後有諱碩者，居壽昌。」此則自漢而言。壽昌，指湖岑也。葉夢鼎公序《雪川烏程譜》，則曰：「烏程葉氏之祖，自諱尤者以至于儉，則得于睦州之譜。」亦自漢而言，所指睦州，亦湖岑也。獨《湖岑譜》不及括蒼、烏程二族，或者唐以前之譜，今不傳歟？抑別有說歟？及載玉華之葉，則自彥璠翁以後凡十七世有諱坤者，與銅關同折于湖岑之新市，贅蘭之玉華，僅三閱世，邱隴阡陌之存于壽者，猶十九焉。信斯言也，則湖岑之譜，舊貫猶可仍也。葉子敬之乃欲申而緝之，得非以蘭與壽異封？壽既爲大宗，則蘭當爲別祖，培養灌溉之下，業有亢其宗者出焉。則湖岑之譜，又將由玉華而益有光，且相視如途人之嘆，庶幾可以少免矣。此固敬之之心，要不失爲所積之厚。矧予嘗躡玉華之巔，見其脈從閩中發來，過仙霞，歷三衢以北諸山，起真武，經紫雲、金臺，及過排塘，突爲慈巖，蓄爲衙峰，特擁爲玉華，則巍然灑西巨鎮矣。居其下者，惟敬之一家，且道峰面其前，秀削雲表，歌山環其右，翕衆流而聚之，所據之勝，雖未可擬古之奧區，其在吾鄉，亦可以稱不凡矣。且敬之承世家之後，能自抑降，冀窮濂洛之源，不鄙區區，每從而問津焉，志之卓也。凡鄉里中惠有可博者，必傾囊以爲之，行之懿也，猶之爲所積之厚。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此則自胙土者言之。敬之有家

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慶至于有餘，山木之勝又從而萃聚之，則斯譜之紀載，將來爲敬之發潛德之光、衍不替之慶者，豈特爲湖岑增同姓之國，與石林、烏程同其盛而已耶！譜既成，欲得予言以叙諸首。予與敬之不惟長先一日，且里居相接，又連姻婭，于分義皆不可辭，既樂承之矣。及按《宋史》：歐陽永叔，江西廬陵人也，乃考崇公卒，葬里之瀧岡，既貴遷潁。先正短其自居潁後，再無一言及于瀧岡之松楸。湖岑，敬之之廬陵也；壽之諸先隴，敬之之瀧岡也。永叔其他可取法者固種種，此則當爲永叔諱者，敬之其念諸。《仁山文集》卷一。

全宋文卷八二五五

金履祥 二

書浮屠可立蒼蘊齋記後

蒼蘊，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且辭而闕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蒼蘊之說，予蓋懵焉。佛者「翠竹黃花」之語，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得也。雪庵可立上人以蒼蘊名齋，自爲之說，予舊友何君師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曁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請予書其左。可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俊遊爲少，予蓋屢嘆之，故不辭而爲之書。景定甲子良月望日，次農金履祥吉父〔二〕。《仁山文集》卷三。

〔二〕「次農」句：原作「書」，據四庫本改補。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右《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其第錄如上。初，公之大父煥章公與朱、張、呂三先生爲友，父仙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公天資超卓，未及接聞淵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謂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而更爲文章偶儷之文；又以偶儷之文不足爲也，而從學于古文、詩律之學，工力所到，隨習輒精。今存于《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去也，公適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叙，間從撝堂先生劉公、船山先生楊公、克齋先生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于楊公得聞北山何子恭父之名。于是尋訪盤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間因述所考編，以求訂證，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于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倣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另集，不在此類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爲，著述前後，則見于《日記》。履祥又嘗集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詞，爲《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公歿，書藏于家，後又分藏他所。丙子以後，散失幾亡。履祥切念自淳祐乙酉得侍函丈，自是以來，無日不陪書冊几杖之右，

凡有詩歌，間得次和〔二〕，及有論著，首得披觀，故于諸書具得本末。一時多事，不料散逸。比年以來，收訪哀錄，未之得全。迨己丑、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募得諸稿之全，其他著述雖間逸亡而未盡喪也。于是與同門之士相與紬繹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先生亦俱有答語〔三〕，與履祥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爲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爲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于天台，而未盡聞，其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圖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仁山文集》卷三。

〔二〕間：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三〕先生，原脫，據四庫本補。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默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剛毅，凜不可犯〔二〕，其著於言語文墨者，真若斷金漱石。以履祥之昏老頑鈍，每一讀

之〔二〕，輒一奮勵，猶有平日不自揣量之心，況方來有志之士，且有十百於我者，其感慨激烈當何如也！世多言託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之《三戒文》、《磨鏡帖》，刊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已毀，漫不復存，其他碑厄蓋可知矣。而公之夙志久而益振，賴有國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者。公之來孫於東陽叔哀集家藏諸碑墨本〔三〕，整褫成集，以視當世名流。見者心肅，髮上指。使君子之澤再新於五世之後，則其遺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肆哉！《仁山文集》卷三。

〔二〕凜：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之：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家藏諸碑墨本：原作「諸家墨碑」，據四庫本改補。

書鄭北山帖後

代魯齋先生

故資政北山鄭公，其言議在文集，其行事之偉在史傳，鄉里耆俊獨多能誦其遺文，而吾氏於公家復有世睦。以故所聞爲尤多。今又得見公之遺帙於其元孫某，皆與其義敬之書也〔二〕。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某獨謂公之勳業，百未一試。今讀公之帖，見其辭氣間無一毫自愜者，而尤信也。

何者？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次則蜀漢可以入關中也。自關中而舉山東，周、秦、漢、唐咸以之；自蜀漢入關中，漢王之收巴蜀，定三秦，正用此也。方寇之歸我關河也，朝廷以公招撫京陝，由潼關入咸渭〔二〕，人有勸其守要害據形便者，謂寇覺且復取矣。時公爲其屬，聞之擊節，亟請於朝，重爲保關陝之計。此恢復之第一籌也。公言不用，而其事卒驗。及公之使西川也，時權奸又決計事讐，割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營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旦得便而爲之，出關陝也如探囊耳。此恢復之第二籌也。權奸忌之，罷公於蜀，尋以罪去。失此二籌，遺憾大矣，而顧區區以保蜀爲功，至前時入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子朱子嘗致嘆之。今讀公帖，亦復有田渭濱省水運之事，因有感焉，而書其後如此。北望中州，如隔宇宙，而巖巖坤維，亦爲墟矣。後之君子，必有嘆公之功不遂而悲予之所以書者，於戲！咸淳丁卯二月初吉書。《仁山文集》卷三。

〔二〕義敬：四庫本作「親故」。

〔三〕咸渭：原作「關謂」，據四庫本改。

書包氏家訓後

包，吾鄉之望族。於吾宗八行公以來，世姻連，故予知之。審其先，睦人也。然少時見《唐登科

記》，睦之包一。後見《新定志》，自皇祐以來，包之登進士者再。紹興後，婺之蘭谿，登科者包又三人，即清塘包氏也。鄉人嘗曰：「包族詩禮相承，簪纓累世，宗支蕃衍，非孝肅公之裔乎？」余曰不然。孝肅，廬人，所謂闕下包是也。初，孝肅有庶子，棄不收養，至爲人牧豎，已而嫡子死，無子，其婦守節不嫁，朝廷表其門閭，世遂爲闕下包云。孝肅苦無後，節爲訪其庶，請收之，於是闕下之包僅不絕。夫父子相棄，天性之傷，孝肅之賢有此，亦修身齊家者所當戒也。永叔叙其祖之所自出，而曰：「由睦徙婺，及族之登科者遂安公凡三著名」，可謂不誣矣。然吾聞叔孫穆子有言，保姓受氏，世不乏祀，此謂世祿，不可謂不朽；而所謂不朽者，則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耳。包有前輩長者子謙父，與吾族祖昇卿公嘗遊呂成公之門，而子謙執經良久，其所到尤遠。今觀永叔自著《治家要略》及《三省齋記》、《患難橫逆解》，辭氣典雅，皆足以訓其後，故總名之曰《包氏家訓》，因知子謙父家學淵源所致，抑亦古之所謂立言者也，豈他日但爲一家之訓哉！永叔老而不衰，善行益著，而子姓羣從尤多才，尚勉振其家也哉！《仁山文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孟子集注考證

古書之有注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即《集註》之疏也。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陸氏《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文公《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更定。

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修，而事跡名數，文公亦以無甚緊要略之，今皆爲之修補。或疑此書不無微悟者，既是再攷，豈能免此。但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爾。此履祥將死真切之言，二三子其詳之。澗河後學金履祥吉父敬書於仁山堂病舍。《孟子集注考證》卷七，金華叢書本。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舜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

《書》稱舜格於文祖，即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堯，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一〕，以至瞽瞍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在非丹朱子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仁山文集》卷一。又見《金華文徵》卷八，《南宋文範》卷五七，《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一〕項：原脫，據下文補。

三監論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爲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兩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畔。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亂，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己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

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難難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仁山文集》卷一。又見《金華文徵》卷八，《宋元學

案補遺》卷八二。

郊鯨論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畧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固自郊鯨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畧，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鯨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仁山文集》卷一。又見《宋元學案

補遺》卷八二。

殷人立弟辯

《大紀》論曰：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勳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記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

也。《仁山文集》卷一。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耑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兵政於

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紂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拒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仁山文集》卷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九，《南宋文範》卷五九，《宋元學案》卷八二。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

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之說，是又《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仁山文集》卷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九，《南宋文範》卷五九，《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伯益辯

伯益，即柏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高，皐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鉉，虺之爲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爲翳也〔二〕，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龍、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高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倕不得爲垂，鯀不得爲鉉；他如仲虺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羿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皐陶之子，則

嬴、郢、李三姓無辯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柏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猷，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禹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仁山文集》卷一。又見《金華文徵》卷九。

〔二〕秦記：原作「史記」，據下文文意改。

舜漁陶論

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豢養。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于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于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瞍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辨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于辨世俗傳訛之跡，而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欲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辨矣。《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全宋文卷八二五六

金履祥 三

復其見天地之心

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萬類散殊，品物形著。聖人作《易》，所以體天地之撰，而夫子贊《易》，獨於《復》之一卦係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論，則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時而論，則春生夏長，萬寶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爲也。而聖人謂天地之心，獨于《復》有見焉，蓋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春敷夏長，萬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難見也，惟《復》乃見天地之心。夫所謂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初也，語其象，則《復》卦一爻是也。夫當窮冬之時，五陰在上，天地閉塞，寒氣用事，風霜嚴凝，雨雪交作，萬物肅殺之極，天地之間，若已殆無生息，而一陽之

仁，乃已潛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爲化生萬物之初乎？異時生氣磅礴，品物流行，皆從此中出。故程子謂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蓋其仁意渾然，而萬化之全美已具；生氣闐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歟！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夫淡者，味之本，爲醪爲醴，皆從此生。希者，聲之真，翕如純如，皆從此變。而又終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愚謂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庖犧畫卦之始。今人但見六十四卦更互交錯，却不知孔子獨于《復》之一陽贊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陽爻，正是伏羲畫卦之始也。周子見此意本于先天一圖，所謂天根者也。蓋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畫卦，先從天地之心畫起，故先畫一陽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偶，又乘之而爲四象，又乘之而爲八卦，又乘之而爲六十四卦，皆一畫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則此一陽六十四卦之始，是爲天地生生之心，《太極圖說》見之。橫看則卦氣《剝》爲純坤，天地生物若已盡矣，而一陽又復，是爲天地不窮之心，《先天圖》見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見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才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

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貿馳驅，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固然莫知也〔三〕。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又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最多〔三〕。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於動而不能靜之故。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

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說《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者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及《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

《復》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學宮既廢而新〔四〕，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帥出鎮大邦〔五〕，作興學校，崇建明倫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幸不廢焉〔六〕。《仁山文集》卷二。

〔一〕自本篇標題至此句「知動」共七百餘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固：四庫本作「惘」。

〔三〕「且」下原脫「最」字，據四庫本補。

〔四〕學：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五〕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六〕末句原缺，據四庫本補。

孟子性命章解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却在於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

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因其貧賤富貴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賤富貴。然纔有貧富賤貴，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貴賤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却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焉，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

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却反結，何耶？曰，「目之於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仁山文集》卷二。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履祥按：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固皆舊德，其才無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違衆，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愎言，訖潰於成。然則帝固將全鯀

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有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仁山文集》卷二。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按：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又按：《經》稱「湮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然則鯀之治水也湮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效以此，後之治水者可以鑑矣。《仁山文集》卷二。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齋曰：《洛書》、

《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衡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

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繫，至不輕也。其中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叙也。至於五事，敬、乂、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於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叙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仁山文集》卷二。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履祥按：自五帝以來，聖賢相承，至啓亦賢。太康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矣。

又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雖有太康不善繼之君，然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與後世不同。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陰雲雨霾，而不害其爲

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爲夜。此古今之分也。《仁山文集》卷二。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興夏道

帝杼，少康子。

履祥按：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王。后杼遭家未競，與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況以英氣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仁山文集》卷二。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王

《咸有一德》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迺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皋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

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功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一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仁山文集》卷二。

西伯演易於羗里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

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則有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坤》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可復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羑里，樂天憂世，以己及物，憂慮夫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途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措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

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係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北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尅，《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

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知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於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尾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辭，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

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云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考焉。《仁山文集》卷二。

魯侯弟漵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昭王壬寅十四年

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仁山文集》卷二。

全宋文卷八二五七

金履祥 四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

周厲王己未三十七年

履祥按：周自夷王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燦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仁山文

集》卷二。

周衰自宣王始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音嫡。按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王愛戲，立為太子。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至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

又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而地分力弱，歷幽、平、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肩焉。衰自此始。《仁山文集》卷二。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於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

夷與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帖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帖荆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伯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致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仁山文集》卷二。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履祥按：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宰孔早已窺之而料其終亂也。

《仁山文集》卷二。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履祥按：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於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仁山文集》卷二。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圖霸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于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

在軍則殺顛頡、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又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仁山文集》卷二。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歟？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去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毋固毋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子西所阻，愚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

九鼎震

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紀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仁山文集》卷二。

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妥，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七

十子左右裕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仁山文集》卷二。

爲師弔服加麻議

謹按：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爲服。布襴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用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總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苧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父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絰？曰：士冠，其吉玄冠也，色玄，五梁，左掩右；其非吉則素冠也，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于內，而生絹單帛加于外可也。加絰于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如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加麻之絰，總服之絰也；總服之絰，絰之小者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總服之帶，亦布之

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履？曰：「古有弔服而無弔履。深衣方履，古也，然古之方履，非獨爲深衣也，凡履皆方也。今之履，凡履皆員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履從其俗者多矣。方履可也，從俗履亦可也。履祥謹議。」

是時，咸淳戊辰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子何子卒，魯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四方之觀瞻係焉。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襴，今之總服，涼衫，前輩之燕服，是皆不可。子其思之！且問諸伯誠。」時履祥匆匆奔赴，皆不暇帶書以往，于是就子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戚，不暇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往伯誠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輩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帛如常，庶可表此心，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今朋友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某念無以復命于魯齋先生，故一時草此議以反命，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既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經。某謂玄冠不以帛，雖加絹武，而乃無首經，不若素冠而加經，布帶則不必經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既成服，某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注，以爲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士弔服疑衰，即深衣也，疑衰者，擬于衰也。總麻之布十有四升，而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爲總麻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爲長衣，麻純則爲麻衣，《詩》所謂

『麻衣如雪』者也，二者皆非深衣也，故今不從其純。某蓋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與吾人黨乎？」履祥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仁山文集》卷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續通典》卷八三。

深衣小傳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要縫半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袷當旁，續衽鉤邊；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尺二寸，制十有二幅。齊如權衡，負繩及踝。具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傳》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

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仁山文集》卷三。

深衣外傳

深衣者，先王燕暇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下裳以爲服，而連衣裳爲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爲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朝服而朝，而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服，製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縷凡千有二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人體也。有體有短長，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於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爲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爲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爲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領裾之邊餘二寸，不屬於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爲要，上屬於衣而下廣爲齊。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亦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疊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領，後狹於前則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爲製，則其直應繩，以袷之長爲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四尺，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袂屬於衣，袷可以運肘。袂之本其經二尺有二寸，今

加之可也。微廣而圓殺，此爲袂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則反詘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之幅不殊也。謂之續衽，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鉤，謂之鉤邊。或曰：幅之邊交鉤縫之，則表裏如一也，謂之鉤邊。衣領之交，其袷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髀則窘步，上當脅則不容袷，當腰圍之結於前，重繚而下垂之爲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紳之長齊其裳，用組五采，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并紐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古者士以下皆褙，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繒其飾之也。古者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而今之色視純，或飾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終褙之，大夫褙垂，士下褙。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無爵者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純，具父母、大父母以纁，具父母以青。領表裏皆二寸，祛邊齊，表裏皆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者如古純可也。君子曰：「取義之多乎？其惟深衣乎。」衣之全，以象天也；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袂之規也，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是以君子清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直其政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斃」，又曰「緇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謂也。《仁山文集》卷三。

中國山水總說

天地常形，固相爲勾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豐，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滹、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自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太華，東北爲穀、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涪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於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蟠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蟠冢，正謂其岡岫綿亘耳。又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蟠冢以西之脉爲恒水、西漢水。如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

再盤之間，其水聚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歟！《仁山文集》卷三，四庫全書本。

自號次農說

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維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之，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居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家，謂君心可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大夫以興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儷語，謂之程文，少有振奮，則有司劾之，以爲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爲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爲未能忘祿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祿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予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顏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事育，安知千載之下，

其貧又有甚於顏子者。予也上無可官之祿，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人，退無歸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無地，不然，予何求哉！予嘗欲於桐山之下，晏原之間，爲舍八楹，擬古二畝半之宅，求田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畝。予負笏而荷篠，深畊而力耘，畜雞種蔬，上養下教，間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顧天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忘私以爲公，使時和歲豐，穡事不擾，則予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有宋景定甲子，次農金履祥吉父記。

《仁山文集》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巖

維元祀，天子以王公守越帥，浙東庶士金履祥效揚雄《州箴》，作《越州箴》以獻，詞曰：源源浙流，東南之紀。自浙而東，首衢角尾。至於海邦，莫不來求。越惟郡會，方伯元侯。帝命侯伯，作鎮于越。帥東諸侯，銅符虎節。巍巍會稽，神禹所藏。世祚綿綿，以表東方。皇皇吳京，此惟畿輔。右挾左翼，以寬東顧。維越之民，今瘠不肥。維爾元侯，撫其瘡痍。維越之支，兵慮不備。維爾方伯，師干之試。翼翼元侯，其子我民。毋若秦人，匪感匪欣。屹屹方伯，東方是保。治斯裘

揭，亂亦瀾倒。勿敏爲明，勿異爲奇。庶士小子，敢告誦詩。《仁山文集》卷三。

篆銘經籍

聖有謨訓，允啓爾性。敢拜手服膺，對揚丕顯休命。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仁山文集》卷三。

篆老母扇

弈弈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既壽且昌。《仁山文集》卷三。

銘扇

維九祀夏四月〔二〕，帝命臣箠賜爾清風，以播於爾躬，以毋愠於爾衷。敢拜手奉揚，其尚施於庶民，亦惟帝之功。《仁山文集》卷三。

〔二〕九：四庫本作「元」。

周平之印銘

后稷受民「二」，古公岐陽。至於文武，是興周邦。八百歷年，源深流長。以國爲姓，作賓後王。子孫千億，永世其昌。《仁山文集》卷三。

「二」民：四庫本作「氏」。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於乎曹魏，漢之浞、羿。曾是遺髑，猶爲世所貴。匪貴爾物，蓋有感於廢興存亡之意。《仁山文集》卷三。

紀顏白贊

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爲之贊。贊之爲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誦也。詞曰：

幼爾冥行，長爾及更。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重而敦。爾警而慵，以敏而勤。爾謹而獨，以養而存。爾戒而弱，以毅以弘。肅爾威儀，維敬之門。視爾踐修，維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仁山文集》卷三。

潘默成先生文集序贊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沙隨名筆，詎論工拙。伏讀仰瞻，如火烈烈。字字言言，玉璜金玦。寶祐而降，公卿跋章。文斂鋒鋞，附中掩剛。風俗議論，駸駸刊方。匪公之節，實邦之光。嗟公文孫，毋寧珍藏。方來日長，必或發揚。《仁山文集》卷三。

全宋文卷八二五八

金履祥 五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府君諱景文，字唐佐，邑之望雲鄉桐山人也。少有大志，力學慕義，不求聞達。與配包氏，竭誠事上，甘旨親承。其大父患噎不療，公殫筐實，效流俗人之見，裝佛像虔禱，而幸得瘳。母病，嘗侍床褥，毀瘠骨立，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哀則多方以致其樂，怒則率妻跪而受責，晝夜不敢入私室，必得其歡心而後已。父忽患疽，外茄內瓜，痛楚無奈，法宜刀圭鍼砭。公弗忍，日以口就吮其膿血，惟齋禱祈天，乞以身代。父疾愈而公罹恙，經旬亦痊，人以爲天祐孝子。母葬，廬其右，夜見天光下燭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茹潔誦梵，鳥鼠繞聽其傍，無怖狀；風雹環四鄰，獨不入其舍境。鄉人遇旱，曰：「旱毋苦，金公禱必雨。」隨禱隨應，時人謂之孝子雨。郡守李椿以公事狀聞，詔依例存恤。淳熙六年，會朝旨勸承義役，公首割膏腴，命子煒總成之。然人信公者篤，不踰月而事集。郡守

韓元吉更其鄉曰「純孝」，里爲「循義」云。爰作小傳，以備他日輶軒之采。《仁山文集》卷三。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兄諱彌高，字與瞻，姓金氏。始出三衢之劉，十一世祖徙于婺之蘭谿，擇桐山之下居焉。世有隱德，以詩禮相傳。五世祖諱明倬〔二〕，紹興初以耆行賜爵。族曾祖景文，以孝行聞於朝，遂旌其居之鄉爲「純孝」。曾祖諱天錫，早夭；曾祖妣唐氏，少寡，喜讀書，清苦守家，課子孫尤嚴切，詩書之緒遂以振。祖諱世臣，祖妣童氏。父夢先，是爲桐陽散翁；母童氏。兄蓋仲子也。兄生于紹定戊子十有一月甲戌，性淳慤仁厚，數歲就學，穎悟日進，先生長者異之，命之聯詩，曰：「勲業歸卿手」，即拱手而對曰：「讀書養我心。」聞者驚歎，以學識期之。比長，學不暫輟。讀聖人之經，常欲體之躬行之實，凡一舉動，輒引經爲據而後爲之，非止爲口耳之資，辭藻之計而已也。兄于事親至孝，承顏養志，朝夕惟謹，無一節少懈，二親以是老佚寡歡。每得于人，遊于市，苟一物之旨脆，輒以饋親，雖遠或饑渴不以自嘗。及壯家貧，子女之累且漸重，兄不牽于私，不以私財自有，究其所行，古所謂一出言不敢忘親、一飲食不敢忘親者，兄真以之。兄之事長，最爲悌順，雖遇嚴急，亦能回其歡心。有事勤焉，雖勞不憚。教諸弟，自句讀至能文，其勤不倦。族姻之交，寧過于厚而無不及者。朋遊以實相與，久而不狎。平居終日，未嘗見其愠厲之色，人視之愿者也，然義所當爲，輒奮不顧俗。

鄉黨間里聞其賢，爭羅而致之，子弟從之學者，咸不嚴而化。兄之學始務弘博，淳祐辛亥，遂紫微恙，爾後一以理義之學自涵泳，程朱子之書不釋于前。加之誦數精熟，編摩勤整，討論簡密，而文辭詳贍，所到日且益深。假令兄博交遠遊，則其學行當表表人耳目。顧積厚薄發，無一毫務外爲人之意，是真古之學者矣。寶祐丁巳之春，感寒自利，醫復誤之，腹益急，醫復灼之，未更，醫復下之，遂不起矣。嗚呼傷哉！兄之病也，語言雅正，恐傷親之意，惟以溘先朝露爲不孝，以學道未成爲憂，且勉諸弟以學，而無一語及妻孥之私者。至病革，猶口誦《周易》、韓退之詩。頃之，誦曹太尉內宴應制之詩，語訖而逝，蓋是年四月三日也。世衰俗薄，忠信之資而能學者少，學焉而務實行者益尤少也。如兄兼之而壽命不長，享年三十。死之日，聞之者無少長貴賤，莫不咨嗟涕洟者。《傳》曰：「州間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斯言也，惟兄足以當之矣。兄娶唐氏，男一人，濟孫；女三人皆幼，曰存者，後兄之歿二月始生。後五年景定辛酉始克卜，以十月己酉葬于桐湖山之原。前期，散翁命二子曰：「嗚呼！仲子之孝與其學行之實，人皆信之。吾慮其無以傳于世，遂以湮淪，魯齋子王子立言，君子也，仲子將受業焉而歿，不果。惟爾履祥及爾麟，獲供洒掃于門，其往請銘，庶斯子也死且不朽。夫表微闡幽，爲善者勸，君子之責也，夫子必樂書焉，爾往請之！」履祥謹叙其實以請。謹狀。《仁山文集》卷三。

〔二〕倖：四庫本作「偉」。

〔二〕獲：原作「皆」，據四庫本改。

祭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歿關世道之隆污。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真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采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真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及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廈細氈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一〕，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玉府之有鈞石〔二〕，而

歸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洒埽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即，語悃悃其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不劬。蓋悠悠然恃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真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尚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經帶以皇皇，瀝雞絮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予。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二〕論：四庫本作「憂」。

〔三〕玉：原作「王」，據四庫本改。鈞石：四庫本作「重寶」。

再奠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履祥〔二〕，謹以清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于先師北山先生子何子曰〔三〕：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祇言微意。念昔多歧，中心漾漾〔三〕，既得魯翁〔四〕，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

懾，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雖多，媿負師言。閒關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安，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既沒，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

〔一〕履祥：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二〕上一「子」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以上二句，「念昔」下原空四字，「中」下無「心漾漾」三字，據四庫本補。

〔四〕既得：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鼇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有，一二徧參。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

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衆人。日晶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齊，閨門朝廷。遇事理勞，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皐比所至，鳶魚高深。孰是人斯，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偏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賙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謬愆，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飡蔬，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其卒業，遠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則，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侑奠以辭，監我哀恫。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又見《王魯齋先生傳集》卷二，《魯齋集》附，《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次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等，請以清酌庶羞，敬祖奠于先師魯齋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天其以殿斯文之傳也歟？而吾益有感於世道之變也。蓋其稟剛大之氣，高明之資，固一世之偉人，寧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熟窺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如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于寶、紹、端平之旦也。及其中年，斂邁世之豪，慕曾子之貫，窮格事物，會一於萬，勇詣旁搜，臣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成而義精，養至而仁慣。有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默轉者。然慨其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雖譽望之日高，與羣公之交薦，于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信者之尼與忌者之訕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視見大夫而若憾之，疇咨於公府，起先生以講勸，而不知翛然長往，已不疾而夢奠也。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爲光，雷霆之爲威，如霜風之爲勁也。孰爲天地之至寶，而終藏深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有感於世道之變也歟。然自朱、黃之日遐，屬北山其浸遠，歸然靈光之獨存，耿晨杓其明峻，天以爲斯文之殿矣，何一朝而遽殞邪？噫！是迨未可以近論也。蓋自儒先猶有未竟之言，而近年浸有不一之見。先生執明睿之高標，以義理而剛斷，開圖書之妙機，辨風雅之淫竄，析羣言之糾紛，分諸

書之經傳。信大業之規模，駭里耳之聞聽，聖賢復起，不易吾言，又安知其非天之所建也？嗚呼遠矣！始自履祥之登門〔三〕，繼率朋從而旅見。涵歲寒之清幽，耳濡目浹之觀感。蓋均蒙追琢之盛心，亦俱恨卒業之猶欠也。今也先生不可復見矣！曾日月之幾何，又靈車之將發也，茲諸生之畢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爲是慟哭而永嘆也。悠悠斯世，知德鮮矣，惟神魄之陟格，尚回翔其一監也。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

〔一〕義：原作「詣」，據四庫本改。

〔二〕信：原作「倍」，據四庫本改。

〔三〕履祥：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奉焚黃告魯齋文

維德祐元年七月庚午朔，越十日戊子，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特贈承事王公之靈：朝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崛強，或不免焉。是謂正學之故，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回世道。而不可復作，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數，次第舉矣。諸公以履祥逮事先生〔一〕，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

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尚歆受之。謹告。《仁山文集》卷一。

〔二〕履祥：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告魯齋先生謚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辛亥，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于故贈承事魯齋先生文憲王公：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攄其德，歿有謚以表其行。是皆命于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誄長，賤而不得誄貴，諸侯不得私相爲謚。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謚矣，然卿大夫之謚，猶命于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隨、唐，德或不見用，爵或不稱德，于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謚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曜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謚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義，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剛明高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真傳的緒，高視旁通。其功力宏拓，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勞立度。雖道足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于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于朝，乞謚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

謚。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謚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謚先生曰「憲」。事上得可，以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生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即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故誥贈先下「二」。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謚，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盡衆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阽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三」，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鬱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謚其師，初非有待于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謚「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謚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歆受之。敢告。《仁山文集》卷一。又見《王魯齋先生傳集》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二〕故：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履祥：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祭何南坡文

北山先生之兄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後學金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麟、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漕元居士南坡何公之靈：嗚呼！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一〕，臨川之澍。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之濱。頤頤兩公，翼翼典型。勉齋遺言，被於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墳簾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峨峨北山，道脈攸傳。有公與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有聯銘旌。令德壽終，於公奚憾？儀型俱隔，茲之永嘆。奉醴以奠，寫哀以辭。不亡者存，其尚監茲。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

〔一〕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奠王敬岩文

維咸淳五年歲在己巳，七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子，里學生金履祥，謹以香燭湯茶之奠，昭告於宋故都運、觀使、敷文、卿侍敬岩先生王公之靈，曰：昔在孝宗，相維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誼，譬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數十年來，公議悠悠。惟敬岩公，秉資超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昭融。公在薦紳，力行所學，凜凜直清，蹇蹇諤諤。越在外服，麾節煌煌，所至政聲，明敏剛方。嚴陵之政，士信民服；江東之政，家戶戶祝。終其愈偉，不畏于強，匪狐匪鼠，孰敢予抗！風坡畏途，天日有赫，詔公辭行，佚公祠秩。風木未盡，壑舟已移，如何不淑，而止於斯！今茲之年，名賢多墜，豈歲龍蛇，抑邦殄瘁。我從魯齋，遂交思誠，實推實引，以登公門。一見而異，再見而器，屢見益奇，誨語諄至。公實知我，我豈敢求，匪勢匪利，淡以綢繆。中更糾紛，遂疎左右，豈不懷公，畏我罪疚。今公之薨，永隔儀刑，感公之知，懷不能瘖。哭公以辭，匪有雞絮；哭公匪私，亦世之故。嗚呼哀哉，尚饗！

《仁山文集》卷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祭王立齋先生文

維咸淳三年十月甲寅朔，越十七日，後學金履祥，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昭告于有宋善士立齋先生王公之靈：嗚呼！大學重關，誠意爲要，過此則人，不然則盜。允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間，是友是資。純直不疵，其生也誠，惟實剛方，伊學之正。少始就傳，博覽羣書，如誦己言，如駕輕車。長爲文章，高邁流俗，不屑舉子，亦遯世祿。溫潤古雅，詩人之風，非楚而楚，詞韻舂容。間爲詩歌，驅馳晉魏，詣理之言，《騷》、《選》所媿。自處以介，忠爲人謀，父兄朋友，交挾以遊。在廷在外，吳越荆楚，南閩北江，慨今弔古。自得無欲，故能囂囂，抑豈好遊，國家之憂。昔在淵明，宰輔之世，雖仕不顯，始終無貳。公之家世，與國同休，苟利社稷，豈間顯幽。遨遊其間，議論所及，忠君利民，濟時之急。既盡其實，則避其名，實則在己，名則在人。凡此所述，文學德操，皆公之膚，人已難到。惟其此心，不媿屋漏，隱所獨爲，顯可人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關，亦既越止，天假之年，尚究極止。云胡一疾，荏苒三年，右緩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道日已孤，人如可贖。我實徧參，名宿儒宗，既友公子，是獲遊從。深衣朝行，擁衾夜語，不彼不疑，靡懷不吐。受用之要，心事之微，凡所見聞，悉以語之。善則與之，不善拒之，於諸公間，亦或譽之。顧我何人，而能得此，今公之終，何日忘止。賦竹之原，思泉在東，公其

奚憾，一誠始終。前輩瑩瑩，後學貿貿，侑奠以辭，匪私是悼。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
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二。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淳四年歲次戊辰，冬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丙辰，曾孫夢章，偕孝德、孝脩、理、履祥、麟、椿、攀龍、會龍、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考純孝先生八行金公，曰：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昭著，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賢牧對揚，表厥宅里。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鄉寓之公，大夫君子，考據圖經，謂宜通祀。翼翼蘭侯，是采是咨，謂爾子孫，未幹崇祠。斲珉作主，侯表其額，其傳孰書？何子所筆。頤頤祠祐，表表名琮，維日迎長，立於學宮。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人心天理。曾孫奉奠，以妥先靈，惟公之神，尚其鑑臨。尚饗！《仁山文集》卷一。又見光緒《蘭谿縣志》卷三。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文

嗚呼哀哉！元氣化生，所受不一，長短殀壽，何可致詰！人孰無死，所痛維殤；人孰無殤，所係

或長。奕奕誠求，三世文獻，孰其承之，保則一綫。煢煢重闈，孑孑偏慈，孰其奉之，保則是依。昊天孔仁，哀此煢獨，存此一脈，庶幾有屬。既曰存只，曷又亡只，命之短矣，維其傷矣！維此文獻，曷其有續？維此重闈，曷其有託？言念崇墉，永思其終，孰不永嘆，矧其朋從。維子王子，聿念厥義，矜此外孫，欲玉汝器。俾我二人，更誦所聞，式習庶幾，克慰所承。去臆之窮，阨危一疾，今喜有瘳，舊聞來繹。翼翼孜孜，左右進趨，再夕不寧，而訣亟塗。嗚呼哀哉！斯意孤矣，斯人已矣，具言思之，涕其殞矣。梓溪之原，有崇斯阡，從爾皇考，行矣罔憾。追念遊從，始終三載，緘辭一奠，愧弗躬酌。殀壽不貳，生死一原，尚其知之，維以永安。嗚呼哀哉！《仁山文集》卷一。

祭葉養志祖母文

維丁酉之歲，季冬己未朔，前聘士金履祥，遣人以雞絮之奠，昭祭于賢惠南陽葉夫人唐氏之靈，告之曰：若稽安定，搜揚令淑，上繼彤管，爲賢惠錄。寅維夫人，賦性淳穆，克孝于親，作嬪名族。相其夫君，內和外肅，訓教諸子，義方庠塾。中更事故，轉徙屯遭，贊夫以義，收死贖遷。羣從子女，既友既閑，有教有歸，各報其天。粵自嫠憂，再歷艱難，儉以足用，奉祀周旋。卒全其家，三世名範，諸孤森森，力學脩踐。施及外氏，存亡續斷，迨茲令終，終始無玷。考卜祔隧，塋兆無遠，諸孤謂予，書其蓋篆。載維諸孤，從我甘春，來往名門，懿範熟聞。慈順曰惠，貞良曰賢，慎考前錄，

敬表幽閒，書曰賢惠，誰云不然！忍聞詰朝，丹旒有翩，逝將勸防，虞祔而還。疾病纏縈，風雪繽紛，緘詞一奠，用表微忱。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一。

代王姊夫祭亡考散翁文

嗚呼外舅，而止斯耶！天不可必，命莫之知。公生於世，六十有八，維鄉之瞻，維時之傑。公之儀形，渾然天成，和厚之氣，溫其如春。終日之間，不形忿愠，見者心服，聞風斂衽。公之學問，超然流俗，聖經賢傳，諸子史錄。取之如逢，誦之如流，隨叩而鳴，愈出而優。公之文章，時稱大手，前坡後穎，伯韓仲柳。几格之間，黃冊不留，左右圖書，歷漢窺周。少始知學，嶄然異衆，命物成吟，遍書成誦。長遊庠序，譽傾一時，名公賢士，一見而奇。中更數奇，不偶場屋，晚益推分，斂付庭玉。迨其季年，學成行尊，後學師崇，前輩推稱。如何不淑，一病遷延？匪痛匪疴，而歿終天。嗚呼！人之不幸，時之無祿，鄉邦之思，矧爲姻屬。夢說壻公，二十五年，靡事不謀，靡懷不宣。饋遺之交，靡月不逮，書問之馳，一日或再。愛教之意，不間始終，忿怒之辭，沒齒不逢。今公之薨，泰山圯矣，予則疇依，言之涕矣。公神在天，公書在筐，追維疇昔，有淚浪浪。菲儀一奠，庶幾享之，上爲公慟，下哭吾私。嗚呼哀哉！《仁山文集》卷四，四庫全書本。

代仲一諸姪祭其祖文

嗚呼！我有金氏，世家桐陽，積善一脈，源深流長。至公之身，典刑所係，自初有終，罔非善意。彼世之人，爲富不仁，惟公不然，富以仁成。不貪而足，不吝而裕，不爲壟斷，善人是富。彼世之人，富則必驕，公則不然，不改所操。不奢于度，不矜于人，不務于外，油然此心。惟公肫肫，不厲不怒，惟公融融，不躁不露。保此家世，植此戶門，安我後裔，訓我子孫。藹然和氣，融然善意，賴公而存，雖亡不墜。嗚呼哀哉！在昔先聖，屢歎善人，古猶難見，矧惟茲今。幸有我翁，胡不百歲，一疾長終，三年夢寐。昔我諸孫，嬉嬉在庭，所聞警欬，所瞻儀刑。今我諸孫，環侍庭止，不見音容，惟柩惟几。惟茲時良，靈神不留，祖道既馳，輜車悠悠。諸孫扳號，莫尼其軌，毋疾而驅，公神爰止。薄陳以奠，矢心以辭，公其少留，公毋遽馳。有酒斯馨，有殽斯潔，公亡如存，尚我肯啜。丹旒翩翩，有鬱姜原，嗚呼行矣，有涕漣漣。嗚呼哀哉！

《仁山文集》卷四，四庫全書本。

爲兄祭妹文

維咸淳三年歲次丁卯，十月甲寅朔，越六日己未，兄夢章謹以肴羞，致祭於亡妹八乙姐安人之

柩。嗚呼哀哉！吾母九子，存者二人，惟我與妹，相依終身。母踰八秩，我過六旬，妹乃先亡，棄母與兄。初妹之少，擇配京英，謂得所歸，謂足且榮。中更歲年，歷幾紛紜，百我險艱，妹亦辛勤。琴瑟方調，沉疴遽生，一病終星，一朝訃聞。於今四年，窀穸未寧，反葬母家，首邱之仁。廟後之原，幽宮既營，吉涓詰旦，舉此丹旌。有子在遠，有夫不臨，孰臨其穴，有女與兄。既固既吉，依我天親，靈辰不留，祖奠既陳。行矣永歸，老淚酸辛。嗚呼哀哉，尚饗！《仁山文集》卷四，四庫全書本。

祭縣學土地文

維年月日，邑士金某，謹以酒肴致祭於縣學土地之神：比鄉邦寓公、大夫士考據圖籍，謂吾先世純孝八行金公以孝義爲乾淳名賢，聞於朝廷，表其鄉里，是宜有祠於鄉邑之學。縣侯是之，俾履祥主營祠作主之事。將以吉辰奉安，謹先以酒肴，祇告於爾神，俾我純孝公之靈妥於學宮，則惟爾神實陰相之。尚饗！《仁山文集》卷四，四庫全書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五九

尤 棟

尤棟，字率齋，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尤袤從子。景定三年進士，歷桐城、山陽令，尋告歸。以薦補州教授，召爲秘書正字，官終知廣德軍。二子燾、照高隱能文，一時江南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見《萬柳溪邊舊話》。

無錫縣徐偃王廟庵記

景定四年十月

錫山西南一舍而近，是爲五里湖。湖之陽有山，山之陽有廟，祀徐偃王。王嬴姓，誕其諱，爲周諸侯，治以仁義。穆王西游瑤池，忘返，諸國交執玉帛，贅于徐。穆王馳歸，伐之。王不忍兵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下而居焉。至章禹見止於吳，子孫散處揚、徐間，即所居立王祀。韓昌黎記衢州廟，網羅舊聞，於斯爲信，蓋衢、常皆古揚州境也。然今是邦蔑王子孫，廟籍之不廢，則里人若浮屠氏之力。嘗質圖志，闕創始歲月。惟殿重建於紹聖戊寅，書棟可考。殿南爲軒，軒南爲門，共以東西二

序。殿後小室，浮屠氏跣息地也。廟山相傳曰廟塘，廟據其趾，石塘橫其東，人是以名。隸於廟者六十畝有奇，歲取薪櫨供祠祭等用。紹興間，善彬居之，業猶故。彬去，中廢，官稅莫供，爲里正病。吾宗有佃于官，爲任輸送。慶元己未，衆謂祠宇日就荒蕪，水旱疾厲，將無所乎禱，遂選請宗侑繼彬之舊。侑敬共事神，清苦持戒，爲一方信重。經營補葺，由殿及序，翼欹而正，更污而潔。結庵廟北，扁以「保慶」。中建閣以儲梵筴〔二〕，旁闢軒以延賓客。逼湖波，往來病涉，又累石隄百餘丈，爲橋三。役竟，復慮無以供衆，乃置田三千七百餘步，爲伏臘計。先後二紀，乃克就緒。一日，其嗣孫文禮欵門曰：「廟菴規樞粗整，惟故山未復。」余曰：「於吾宗族歸之。」吁！始乎此廟，僅有此山。今由菴而隄，隄而橋，照映湖濱，過者屬目。詢之衆，皆曰侑與其徒道恢等弊衣粗食，稽顙累奇而成。余謂元本所在，皆王仁義之澤，浸潤演迤，非惟子孫敬之，與浮屠氏皆敬之，故相爲扶持，廢者復興，失者復還也。禮請記顛末。茲山去先塋近，余春秋掃祭，經祠下，瞻敬已，登閣，顧彼巖石磊砢，久欲剡苔以記曾遊，禮之言適與心會，故書。景定癸亥孟冬朔，奉議郎、宜差知安慶府桐城縣、主管勸農管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尤棟記〔三〕。明初《無錫縣志》卷四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四，《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錫山尤氏文存》。

〔一〕筴：原作「爽」，據《常州府志》、《錫山尤氏文存》改。

〔二〕棟：原脫，據右引補。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至元十八年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歷十九年，時丁元二，眡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灑掃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諭師長之員，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諏經訂禮，爲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師，則與鄰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諸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地，是即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土崩瓦解之勢，我興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忠文實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爲藏書之所，非鄉之先師與？玉泉、遂初、實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繇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繹而江西潁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默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具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

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兩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爲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即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謹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重光大荒洛〔二〕，卜六月丁亥，展釋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世。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萃，竊幸尤氏、喻氏、蔣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月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卧疾未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溪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隘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燾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爲。汝其敬誦所聞，告諸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

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祀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蒐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尚有餘蘊，吾牛饑，姑止〔三〕。後學尤棟記。

《錫山尤氏文存》，錫山尤氏叢刊甲集本。又見明初《無錫縣志》卷四下，《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二。

〔二〕重：原作「垂」，據《無錫縣志》改。

〔三〕「尚有餘蘊」以下原脫，據右引補。

無錫縣退學齋記〔二〕

錫，常邑也，士窮不離學，歲大比，視闔郡所薦率強半，擢奉常第亦項背相望，時哉時哉！其結纓裹革者不可作，枚卜生之徒今餘幾。虞君君瑞職教，喟然嘆曰：「昔者所進，將沒世而不稱乎。周轍東遷，之楊之墨，各于其黨，孟子辭而闢之，孔道以明。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歸而求之，有餘師。」乃相學西隙地，結廬可五十席，築亭伐石，不隕其名，使遺簪墮履，歲時燕序，而子若孫，來者知所景慕。落之日，惟余及反屠肆，君瑞走書寄所以齋額來審。余輒謂：「齋固所以待先進之士，政所以

崇易退之風，苟知進而不知退，士何學？擬之名退學，何如？」瑞曰：「名之必可言也，請爲我屬筆。」噫，難言也！聖門四科之目，非後之科目比，吾夫子不能無所優劣，至論進退大義，則恥原憲，德南容，直史魚，而君子伯玉，其嚴於《春秋》之法。凡我同盟，當相與不負好學。苟不由其道而往者，則吾問之曰：「先生學何之？」進士尤棟題。蔣應新書。《錫山尤氏文存》。又見明初《無錫縣志》卷四下。（以上吳洪澤校點）

〔二〕縣：《無錫縣志》作「州」，當是，元代以無錫縣置無錫州。

釋紹隆

紹隆，理宗、度宗時閩僧，與石谿、偃谿、枯崖圓悟友善。歷住喝石崖、錦谿報慈、延平含清諸寺，遷居光孝，後住鼓山。

枯崖和尚漫錄序

咸淳八年二月

石谿、偃谿愛人物，崇風教，賢於端、嘉諸老，暮年靈、徑，於余尤親密，評商述作，一語無

諱。嘗道枯崖、仲簡於二老，厥後俱掌記徑山。簡富於文，惜早世，而枯崖清苦憤發，正宗有聞。余居喝石巖，夾路玉簪花一開，秋風騷然，或笑曰：「禪和子纔見此花，則憂禦寒無計，東馳西騖。」獨枯崖坐破窗怡然，每携被巖上同宿，月涼登閣，雪齋看山，相與胸中耿耿。余出錦谿報慈，歸延平含清，數年稍睽。間聞枯崖集古成《錄》，偃谿喜其所取機緣皆有控人入處。後村謂：「何時煮茗爲重論？」竹谿謂：「它時共入僧寶傳。」枯崖南歸，携《錄》相訪，適余遷光孝，率爾過目而別。今枯崖瑞世泉南興福，而起藏主爲之刊梓，欲叙。夫參方正眼，爲人峻機，逸致高標，激貪立懦，備見乎此。因思石谿閑居太白，欲刻仲宣孚、非庵光、艮巖沂、勝叟定諸人舊作，及捧黃住山，酬應不韻，亦不果。枯崖當搜抉其遺，繼續彙集，俾五燈之後，復見一燈光明燭天下，豈《漫錄》云乎哉！枯崖名悟，福之福清人。咸淳八年仲春，北山紹隆書於鼓山老禪庵。《枯崖和尚漫錄》卷首，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一冊第七二頁。（吳洪澤校點）

塗久大

塗久大，歷知臨安府昌化縣，咸淳中知南恩州。見《咸淳臨安志》卷五一，道光《廣東通志》卷一六。

蓮花石題名

咸淳八年

宋咸淳壬申歲，恩平郡大有年，得嘉禾三瑞，郡守塗久大率僚屬往觀，登皆山，書刻石。民國
《陽江縣志》卷三六，民國十四年刻本。（尹波校點）

汪復

汪復，字晞顏，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景定三年進士。累遷監行在豐儲左倉。咸淳六年除太常寺簿。仕至朝奉郎、通判揚州。入元不仕。卒年六十八（一作七十八）。見洪焱祖《汪常簿復傳》（《新安文獻志》卷八七），弘治《徽州府志》卷九。

補中謝魏守克愚啓

伏以侯邦貢士，莫能決勝於蘭宮；帝學儲賢，偶獲叨升於槐市。雖抱中眉之愧，幸乘奮翼之機。復取青氈，咸由洪造。切謂成均才之囿，擷其秀而藝其苗；君子邦之基，南有杞而北有李。是以累朝

之化，迭崇造士之科。或頒湖學教條，或立辟雍選法。奎畫灑聖賢之贊，珉刻昭垂；王綸演忠孝之言，玉音誕布。栽培有道，潤澤無窮。學校自數年來，議論爲一時重。排雲閭闔，爭臺諫之是非；披腹琅玕，與廟堂之可否。恢恢公道，凜凜清飈。蓋禮義廉恥之維既張，而德行道藝之教素熟。不負所學，是隱然有益於邦家；所好非名，豈蕞爾爭雄於祿仕。必有囊中之穎，方堪館下之生。如某者材劣穿楊，命窮嗜歎。世系分龍溪之派，素親經訓以當菑畲；嚴君登虎榜之名，亦由賢關而紆簪笏。慨念箕裘末緒，益研屋壁遺編。幸因二千石之作成，遂偕十五名而充賦。固嘗志其大者，徒嗟竽瑟之非；抑又思其次焉，自嘆鼈鹽之分。眷此日園橋之試，惟吾邦中的之多。敬義夾持，雖淵源於朱子；詩書宗主，端倚仗於黃堂。恭惟某官某秀毓岷峨，清涵江漢。鶴山正印，接周、程諸老之傳；龍首名家，有晁、董公孫之對。聲猷藉甚，地望巍然。白水黃山，暫屈堯階之步武；朱幡皂蓋，首崇魯泮之涵容。聚五魁于奎宿之臨，揭一邦爲天下之最。肆令魯鈍，兩入鈞陶。某敢不乘此梯階，益加砥礪。鞭駑爲驥，附鳳攀龍。圈守約之紅，喜見父名而起敬；解校優之褐，願霑師訓以成功。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新安文獻志》卷四三。（尹波校點）

凌萬頃

凌萬頃，字叔度，號松臞，平江府崑山（今江蘇崑山）人。景定三年進士。與邊實同修《淳祐玉峰志》。

（今存）。見《淳祐玉峰志序》，嘉靖《崑山縣志》卷六。

淳祐玉峰志序

郡縣必有志，獨崑山無之，豈前人之長不及此哉？期會之事有急於此，則謂之不急也亦宜然。往無所稽，來無所據，識者每以爲歎。永嘉項公出宰茲邑，百廢具興，一日下扣圖經事，以萬頃嘗緝叙一二，蓋略焉而未備也。掌儀邊君尤勤於搜訪，遂相與編次，期年乃成。本古經郡志所附，而益以耳目見聞之可考者。大槩公之修創增益爲多。昔人以笏比甘棠，後之覽者猶笏然，則是志爲不徒作矣。博雅之士，尚訂正之。松臞凌萬頃叔度書。《淳祐玉峰志》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六，《詒宋樓藏書志》卷三〇，道光《崑新兩縣志》卷末。（尹波校點）

吳 昇

吳昇，邵武軍（今福建邵武）人，與黃公紹爲友。見嘉靖《邵武府志》卷九。

在軒記

余里中交游不出四五家。樵溪東流如練，蓮華諸峰如屏障，會其前者，直翁之家也。竹門其傍，倚松作屋，古木修篁，前後蔽虧者，在軒也。幽致雅韻，居然與其人稱，予嘉愛之。因問直翁曰：「居何在？」曰：「先儒有言，心要在腔子裏，此吾所以志也，子盍識諸！」夫人之一心，至神而不可測。惟神也，故能具衆理而應萬事。至於感物，則亦易動而難安。是故內而思慮，外而應接，翕忽變化，一瞬千里，方寸之地，其在之時少矣。《傳》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味也，鼻之於臭也，其於人至近也，心不在焉而猶若是，況乎其他！翁之名此軒也，其知所以用力矣，尚何假於予之言哉？抑予每過在軒，必詢之軒外，曰：「主人在乎？」曰在。或主人他出，則曰否。予於是悟「在」之爲義，心，一主人也，軒，一腔子裏也。因以復直翁，且將復與共講云。嘉靖《昭武府志》卷九。又見民國《重修邵武縣志》卷六。（刁忠民校點）

邢子政

邢子政，光州（治今湖北潢川）人。淳祐間爲浙西總軍鈐轄，駐海鹽澉浦。

美固堂記

淳祐十年六月

余領軍事越三載，舟楫器械，視昔具備。一日暇，登高望遠，兩山橫倚，巨海瀕浸，營壁中立，若龜之伏焉。門闢三面，如尾如足，東首而猶垣之，無乃形勢有未全乎？詢諸宿老，荅曰：「陰陽所忌者卯風焉，嘗闢復室。」余應之曰：「此未識變通者也。使益墻仞而臺，臺之上而屋，則有形勢之備，無卯風之嫌，其不可乎哉？」衆皆曰：「然。」於是度材僱工，築室構堂，欄楯真景，晨光溼翠，夜影涵璧，師休役簡，當知與衆同樂，其不在茲乎。是堂也於以全此營之形勢，而山海也又以壯此堂之形勢，故以「美固」名者。「美哉，山河之固！」昔武侯語也，余是取焉。落成之日，淳祐庚戌六月乙未朔〔二〕，二十六日庚申。浮光邢子政并書以記。《海鹽澉水志》卷七。又見光緒《海鹽縣志》卷七，光緒《嘉興府志》卷七。

〔二〕「乙未」原作「癸未」，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改。「朔」原無，據文意補。

黃道山水池記

淳祐十一年秋

澈浦之陽，有山曰黃道。山之腰，腰之麓，曠而平，繞而曲，潮汐所不及。維天降澤，掘地以積，一勺之多，可飲可汲。負山而居，航海而來，咸所仰給。淳祐十一年夏秋不雨，坳堂之上，涔蹄之微，潢潦無根，溝澮其涸，居者行者，罔不病渴。總軍路鈐邢子政來視，曰：「是殆所積之未大也。」先是，軍中有二池，規模淺陋，路鈐浚之，一軍賴以生活，雖旱甚不竭。於是山僧善機合民旅之詞以請曰：「軍民一體也，願推涖軍之惠，以大此山之池，可乎？」舶征潛放首贊其決。路鈐乃約同時之仕於此者監鎮趙汝洄、舶門朱南杰、鹽場俞埴、酒官李得基，木宮戴安節、思警張思湛，登山度地，鳩工飭材，委統領袁發主之。鑿土築池，闊四丈，深二丈有奇。壘挈提之道以達達三十丈。架屋四楹，以司啓閉，以處守護者。凡役皆營壘生聚暨奔走先後者，而剽犀搏蛟之徒，則不使之與焉。凡費皆取辦於路鈐，而官府司存、市肆貿易亦有助楮者。經畫於秋之半，落成於秋之杪。其容廣，其蓄深，其惠博，路鈐用之大功，蓋將與此山相爲無窮矣。《海鹽澈水志》卷七。（以上祝尚書校點）

方山京

方山京，字子高，號硯菴，慶元府慈溪（今浙江寧波西北）人。景定三年進士第一。五年，因校士，舉策問極言公田之擾，被劾罷歸。度宗登極，除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咸淳三年，除秘書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進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以疾卒。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歷科狀元錄》卷八，《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友德堂記

咸淳二年五月

吳附邑獨長洲有縣無學，寄廩郡庠養士。景定壬戌冬，公朝詔各縣置主學，宋君楚材始尸其任。初至，栖栖無依，貴寓列其事于郡，即廢院講肄，宋君繼請于漕臺及郡，就改院爲學。月有試，時有習，衿佩誦誦，文風大振。來游茲學者阮公登炳，乙丑冠南省，以亮陰免廷對，賜第登龍首。先是，淳熙辛丑，黃公由孝廟對策，爲天下第一，二公俱長洲人也，宋君闢一室，繪黃、阮二大魁之像于上，扁其堂曰「友德」，屬山京紀其成。山京辭不克當。曰：「君亦有惠于茲學也，奚辭？向君贊畫吳幕，有廢寺田四百餘畝，胡居敬主西湖書院，與有力者爭，欲得之，二券俱不直，君執筆擬曰『莫

若以長洲之田養長洲之士』，遂歸于學。楚材併復還郡庠之寄廩。今士養于斯，君亦與有力焉。」山京諾，曰：「此養也，非教也。教以德爲先，德以友爲輔。獨昌黎謂詡詡笑語，一旦下石焉者，此可爲友道一吁也。故曰德有凶有吉，正直、忠良、和平、寬厚、恭敬、篤實，皆吉德也；邪佞、剛愎、崎嶇、鏗薄、慢易、輕浮，皆凶德也。納交者宜謹擇于斯，則切磋琢磨，相觀而善，麗澤之益滋多矣，否則墜韓子之譏。雖然，以吾有其德，而後能友人之德。善修德者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心術之涵養，履踐之純固，立必有方，行無越思，友一鄉之士爲未足，又友一國天下之士，直至于尚論古之人。取友愈大，德與俱大，道義儔匹乎聖賢，事業焜耀乎古今，豈曰無所自乎？」宋君蜀士，老成有學問，觀其興學，可以知其德矣。時咸淳丙寅長至前三日，承事郎、差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方山京記。《吳郡文粹續集》卷五。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長洲藝文志》卷二。（黃錦君校點）

諸葛應傑

諸葛應傑，靜江府臨桂（今廣西桂林）人，咸淳間在世。

老子象贊及跋

咸淳八年十一月

大哉至道，辯爲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綿綿。東訓尼父，西證金僊。古今敬仰，世代流傳。八十一化，號曰元元。

嘗觀老子《道德經》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就是而言，則老子德容似未易以想見也。然則果不可想見乎？《經》又有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是亦未可以無形議之也。今本乃道士懶庵杜應然嘗刊梓印行，自後失其傳久矣。應傑昔得懶庵親授此本，奉以香火，有年於茲，不敢自秘。合家發心，命匠伐石，刊於至融老君巖中〔二〕。非邀福也，蓋將期與此巖之真像同爲不朽，而四方無不傳之，以敬仰云。時咸淳八年歲在壬申仲冬吉日，八桂諸葛應傑謹題，州學學諭歐陽宜中書。玉融周聰□鏤。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七。（黃錦君校點）

〔二〕至融：疑當作「玉融」，即融州之別稱。

文天祐

文天祐，江州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咸淳間爲寧國府文學掾。德祐元年帶史館檢閱添差江東制幹、分司徽州。見《文山集》卷二一《紀年錄》、《宋詩紀事》卷八三。

資治通鑑綱目凡例識語

右，《通鑑綱目凡例》，得之今貳車潘公子輿，蓋金華始鋟木，而學者多未見也。是書固宜與《綱目》並出，然自乾道壬辰，今百年矣，彼先後顯晦之故，抑有其數耶？發凡以言例，夫子何隱乎爾，而使後之人隨義而昭明之，殆有所屬。不然，夫子豈靳乎是而不傳哉？執傳例以求《春秋》勿可，執是書以求《綱目》則可。微《綱目》無以知《春秋》，微是書無以讀《綱目》，信其傳之不可不廣也。貳車念家學考亭，謂刻諸學宮，以惠我人。既成矣，復相語曰：安得併刻《綱目》，備此一書，以爲宣學鉅麗之典也。郡文學掾廬山文天祐謹識。《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首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今

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〇四。（黃錦君校點）

謝公應

謝公應，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咸淳中爲崑山縣令。

咸淳玉峰續志跋

咸淳八年八月

玉峰有志尚矣，淳祐壬子，編類於邊君宜學之筆，刊鏤傳信，距今逾二十稔。咸淳壬申，余捧檄代庖斯邑，繙閱是書，頗有遺佚。若派買之公田撥隸，若學校之創主學、建直舍；或述前輩之詩而曰載諸雜詠者，爲不見全璧之嘆；或題倫魁之名而不編入人物者，有幹棄周鼎之疑。是皆累於時之所不及，失於見聞之所不逮爾。余因以續志屬之邊君，君曰：「某有志於此久矣，敢不自力。」乃會粹古書，披搜今籍，三閱月而書成，增入者三十餘條，改定者二十餘條。混混乎風土之宜，總總乎事物之備，理該文核，綱舉目張。其長公訓導、銓擇雜詠，亦一新之。余重薌拜觀，不忍釋手，謹命工繡梓以壽其傳。後之覽者與我同志嗣而續之，庶知文之不泯也。是歲中秋日，合沙玉淵謝公應謹跋。《咸淳玉峰續志》卷首，宣統元年匯刻太倉舊志五種本。

董嗣杲

董嗣杲，字明德（一作德明），號靜傳，杭州（治今浙江杭州）人。景定間權茶九江富池，咸淳末爲武康令。宋亡，入山爲道士，改名思學，字無益。工詩，今存《西湖百詠》二卷、《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見《千頃堂書目》卷二九、《宋詩紀事》卷九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五。

西湖百詠原序

咸淳八年十二月

錢塘西湖爲東南偉觀，窮騷人墨客技不得盡。元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絕唱，乃無嗣音者。兩山僊佛盤錯，坡老守郡時遊歷幾徧，遺跡尚可考。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復不侔，蓋富盛極矣。予長茲地，與山水爲忘年交，凡足跡所到，命爲題，賦以唐律，幾二十餘年，僅逮百首。然皆日得意寓，叙實抒寫，非但如楊、郭二子披圖按志、想像高唐而已。搜索奇勝，難徧以數舉，此直據予所見，不以誇奇鬪勝爲工也。薄宦于雪，公事簡，輒是正完，恐故老傳說誠僞不擬，將有以蝦蟆方言指下馬陵者，或將笑之，予狀景物耳，不暇恤。歲月無情，陵谷易變，將使百千年後登覽降望於西湖上者，因詩有感焉。咸淳壬申臘月，靜傳居士董嗣杲書于餘英堂。《西湖百詠》卷首，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楊世文校點）

何坤載

何坤載，度宗時人。咸淳末官合浦，遷知新州。見所撰《新州建置記》。

新州建置記

咸淳十年

新爲郡於萬山間，無大川以宣其惡，故煙瘴重。屬邑又與猺獠雜居，故賦入少，而達官偉材之人所不屑爲。間有仕乎此者，徒以民淳務簡，得稍暇裕，往往務十仙之名而不鄙其地。官不曠則事不隳，學校廨宇賴以建葺，不致極敝大壞。自邇年饑饉臻而盜賊熾，逋負積而督課急，聞新之名者，不但毒厲是畏，僻陋是棄，達偉之人所不屑爲，凡縉紳之士，皆望望然去之矣。故郡缺守者屢年，紀綱蕩盡，廢弛相因，學舍頽圯，郡廨亦化爲瓦礫。咸淳壬申，師侍劉公建閩，急於葺理。坤載適自合浦解綬而東，亟俾承乏，又請於朝而命之守。始至，無所於居，館於溪驛，夙夜爬梳，盜賊暫息，田里暫安。其年冬，則整學舍。次年冬，新州治，麗譙重門、正廳房廊、吏舍堂廡、厨傳倉庫墻墉，皆重建焉。凡四閱月而工畢。經營之初，或以爲民力困，財力匱，當因匱而興土木，豈惟不暇，且不能。

坤載謂學校風化之樞機，州治政令之自出，非游觀宴息之爲也，烏可以困匱辭？於是捐廩給、搏浮費以供用，撤去崖岸，與郡之父老子弟相勸勉，以集其事。幸民矜其非厲己也，皆如期而至，不日而成，蓋鞭朴不施焉。坤載既喜其役之成，又喜民之可以理論而不勞力也，敬用識之，以冀後之來者一日必葺云。乾隆《新興縣志》卷二九，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又見道光《肇慶府志》卷五。（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六〇

鄧光薦

鄧光薦，本名剡，以字行，又字中甫，號中齋，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進士。宋末入文天祥幕，舉家入閩，趙總卿辟爲幹官，除宣教郎、宗正寺簿。隨駕至厓山，除秘書丞、兼權禮部侍郎，遷直學士。國亡投海，爲元兵所救，與文天祥同拘建康，後得釋。元將張弘範禮致之，以教其子。晚隱於鄉。著有《東海集》、《中齋集》；又有《文丞相督府忠義傳》一卷，今存。見文天祥《集杜詩·鄧禮部序》，《南宋書》卷六〇，《宋季忠義錄》卷一〇，《宋史翼》卷三四。

翠寒集序

至元二十六年三月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乎「携手上河梁」，下迨建安、齊、梁，數變。至唐泊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關乎風化，繫乎氣數。士昔驚于時文，視詩爲長物，雖有不工，工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文

亦然。宋之詩病，非膠擥淺易，則窒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就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輩斯可矣。吳逸士宋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冠時已廢科舉學，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絹，雲經霧緯，自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尺璧，穠麗縝密而不艷，含鬱靜婉而不怨。其深於變之也。余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學茂異，弗就〔一〕，觀其人淵默似不能言者。其詩超邁而自勁，後得所寄《天馬歌》諸作，乃益嘆服。蓋本於學，涵養有力，不汲汲於成名。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泝九江，子虛始出稿畀余序。余所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爲者深。嗚呼，作詩難，序詩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予序，則唐之三百家無序者，其詩皆能晦乎？係其詩之工拙爾。少陵云：「清詩句句盡堪傳。」奚在予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予言也，故序之。子虛名無，「翠寒」其齋扁云。歲在屠維赤奮若清明日〔二〕，廬陵鄧光薦中父叙。《吳都文粹續集》卷五五。

〔一〕「弗就」二字前後似當有脫文。

〔二〕屠維：原作「屠雍」，據《爾雅·釋天》改。屠維赤奮若即己丑，元至元二十六年也。

題汪水雲詩

崔德符語簡齋詩，云「俗難」。後山亦云「寧拙無俗」。近時有一等事治語言，伶牙倒頰，爲清言絕俗，而用意迂闊，遠於事情，反不若近俗者之切於日用。因思般若生於塵勞，蓮花出於淤泥，淪於寂滅，而情性遠矣。汪水雲流浪南北，行地萬里，所賦皆天下勝處，奇蹟巨題，人或訝其刊落未盡。然古律每篇每聯必有警處，道豈離俗哉，顧在變俗爲雅耳。若夫論詩於蘇窖，攜琴於嵇獄，一序十詩，忠鉤義畫，光芒錯落，照乘前後，其度越流俗，何翅百倍！道人出見太山、黃河，又見異人，年尚壯，遊益雅，行吟不休，其奔軼絕塵，異時當不止此，余將瞠若其後耳。廬陵鄧光薦中甫。《永樂大典》卷九〇九。

浮虛山記

景炎三年八月

凡形於太虛，皆浮也。地在天中，故地有四游；水包天外，故天曰六幕。人於其間，蚊蚋其起滅，蜉蝣其生死，其浮熟甚，然不自知其爲浮也。凝塵聚沫，適然相遭，認以爲己有；遺愛餘想，業緣相續，指以爲己出；蟻鬪蝸戰，勝負相尋，誇以爲己能，皆妄也。惟先聖之倫，鍊形以歸真，集道

以成實，是以御風騎氣，乘雲倒景，以逍遙於形勢之表，與太初而爲鄰，長萬古不老，蓋泊然太虛也。顧其聖霸影響，變化往來，每依乎名山大川，與人若不相遠。豈非鬼神幽沉，物形偏塞，而人類之，靈明通悟者亦可以超然而心會矣。番禺以南，海浩無涯，島嶼洲潭，不可勝計，其爲僊佛之所宮者，時時有焉。未至香山半程許，曰浮虛也。山虎踞而鳳翥，鐘懸而磬折，蒼然烟波之上，四望無不通。方空澄而霽，一望千里，來航去舶，櫂歌相聞。及微風鼓浪，薄冥迷舟，望山咫尺，若不可到。故過此山，且喜且懼。異時灌莽紛披，猩狐聚號，依險機毒，上下相尋，以害行者，則又指此山爲萑苻綠林，相戒而不敢出。獨寓公承節郎番陽趙君時縱過而樂之，及請於常平，賈其山及四畔水潭數百頃，而屬道人達西奉佑聖之祠於其上。趙君輕財喜施，環祠之數十里內，山巖水隈，可庵可堂，庵之堂之，無靳色。而達西苦行強志，經營十餘年，又能哀衆力以相趙君之所不及。於是爲屋幾間，爲殿一，爲堂四，爲內室一，爲寮舍二。供佛有所，施舍有塔。殿之弘敞壯麗，則承節之子承直君若桃嗣而成之。樹林蕭森，阪道靖彝，雖他山之號稱洞天福地者，有不能過。戊寅春，購舟艤焉，屋燬於火，惟玄帝一殿巋然獨存，類有物呵護者。然趙君之施不厭，達西之志不倦，衆之願助者不輟，皆曰必使有加於前。光薦避地三年，崎嶇海岸，何所不至。丙子夏，携家潮居，冬赴辟於廣，嘗過其下，祝於神曰：「他日當爲此山記之。」次年隨承節客香山數月，每欲從之往遊，輒不果。今年既喪家，詣府城，始獲一拜殿廡。時暑方劇，舍舟而登，蜩鳴樹間，逕在竹下，翛然有出塵意。已而坐石撫竹，倚巖睨海，盤桓終日不能去。而山之人爲言：海中羣盜有伐山之一竹一木者，輒驚動禍福，以是

莫敢犯。嗚呼！宇宙以來有此山，無此屋也。有聖者居之，使姦無所容，適有所肅，則前所謂聖霸影響者，以名山以度人，幾是矣。抑山何不可名，而相承曰「浮虛」？豈非天人高舉，未忘世間，弭節薄游，登臨其上，以憫俗嘆世，將緣是而得名耶？山空潮落，月朗星清，必有載雲旗、聳長劍、孔蓋翠旂、翩然而來下者，山之人以時候之。景炎三年戊寅仲秋朔日。康熙《香山縣志》卷八，一九五八年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油印本。又見道光《廣東通志》卷一〇〇。

文丞相像贊

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南村輟耕錄》卷五，四部叢刊三編本。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九，《宋稗類鈔》卷一二。

宋朝奉郎曾棲閑公像讚

曾君朝俊，負奇氣，有偉略，嘗膺薦辟于朝，而夷然不就也。去而隱霧山之麓，自號曰棲閑居士。蓋公初居吉水白石塘，既而築室于廬陵之奧臺，望金竺，挹秀川，彈琴其中，詠歌先王之風。時而斗酒自樂，吟韻立就；時而高朋雅集，談座風生。有子仲安，衡文東粵，賢且貴矣，迎

公養，而公又夷然不就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休息于無委之隅，倘所謂大知閑閑，非耶？之人也、之德也，未易以名言罄，余有味乎其所棲者得也。贊曰：

閑乃心，天機實深。閑乃躬，環應無窮。閑乃情，脩渾沌而抱大清。閑而徜徉，柴立中央，與天地而爲常，與日月而參光。萬曆《武城曾氏族譜》。（陳柏泉校點）

宋徐公墓碑銘

頃予登句曲，直東南望，數峰儼然，水倉玉立。其下谿谷迴合，林隰衍沃，其氣乍清乍潤，類非山澤枯槁老子之宮、幽人之廬所能當奇也，意必長德秀族隱盤其間，蓄泄未艾前，光景如是。異時言句容事，落落一二數，予滋以不信。厥明年，徐雷煥訪予冶城，謁入，旋辟有儀，坐定，起，出所贄，雅有辭義。問其居，則句曲之南所謂斗谿者也；問其世，則曰：「斗門處士以勤儉大其積，伯父蕪湖尉以友愛易其仕，其葬也皆有漫塘劉公之誌且銘在。先父則處士中子、尉之長弟也，嘗以「德軒」名其燕居。孤不天，蚤失所怙，於今蓋三十有七年矣。」又曰：「吾父躬隱約，世友弟，施于鄉不德其報，勗其子俾績乎成，用意至到，不愧古人。雷煥兄弟父子無似，亦既勉自勤敬，以趾美續聞，服任遂功，而芽茁甫競，亭育密移，所以揚前芳，啓俊秀，邈乎未可期也。惟宰木已拱，墓未有刻，先生念之。」予三辭間，目徐君言益悽楚。踰月，又以書若啓來請。乃按行述而叙之。公諱洪，

字德遠。大王父子誠，王父彥承，父松，俱有潛德。公昆弟五人，通五經，皓首樂儒。有筮仕者，不忍捨去，日相與婆娑山水花竹間，群從童冠，先後撰杖屨，掖侍跪起爲壽，子視諸父猶父，父視諸子猶子，無秋毫間。賢士大夫至欽尚，願稱姻家，人謂徐氏興矣。端平乙未，潤兵反側勢張，此境奔迸。公置牛酒語鄉鄰，各入保，勿怖走，落姦人便，里用按堵。越數歲，己亥，淮民流而江南，過輒剽賊。公迎勞以粟肉，好諭其渠，詞氣閒暇，渠即戒其伍毋犯。還，卷旗負鼓，遙謂人曰：「幸爲我命謝徐公。」明年庚子，大侵，江浙人相食，殍轉壑者亡算。公默計：吾廩足賓祭外，盡斥以粥。餓者貿貿然來，視察必躬，於是全活數百人，里不知有饑。人欲祠公像，誦佛書以報，公弗居也。其在宗族鄉黨，率如此。然訓子若孫特嚴謹，館致儒士，課習蚤夜孳孳，無怠寒暑。由是堦庭蔭映，擢擢秀艾，戰藝詞場，並驅聯捷，頻年載世，名第相望，榮耀鄉黨州閭，而公不及見矣。公娶張氏。子四人：龍伸、應發、雷煥、雷龍；女一人，適傅源。歿於淳祐乙巳五月乙卯，享年七十一。以是年六月乙酉葬于前徐山之原。公歿之十年，龍伸與其子桂子俱預鄉貢。十三年，桂子再舉于鄉貢。七年，雷煥、雷龍亦俱預鄉貢。二十三年，而雷煥亦再舉于鄉。二十七年，桂子擢辛未進士第，任蘄州蘄春縣尉。桂發、天定七試成均，而天定垂預計偕者屢。今惟龍伸已卒。孫男十三人，桂子、天定其長，餘皆業儒。女五人，皆適名族。曾孫男十一人，女十二人。嗚呼，德軒之德，徐氏之興，皆未可量也。

銘曰：

徐谿之水兮，源源而長。徐山之麓兮，佳木千章。雖鬱鬱而深藏兮，將菲菲兮彌芳。弘治

《句容縣志》卷一一。又見《句容金石記》卷五。

文信國公墓誌銘

至元二十一年

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踰弱冠，即先多士。感激理宗親擢，不倚近利齷自棄。故其立朝有本末，諫諍有風烈。治郡持節，廉明有威。及北軍渡江，捧勤王詔書，泣數行下。內不謀于親，外不謀于屬，即近旗移檄，以列郡守舉事。初亦冀奉□詔書多，足相和應，已而諸路闐然若不聞，惟天祥獨行其志，堅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屢躓而愈奮。至拘北營，驅逐北去，猶冒萬死南走，蒙疑涉險，寄命頃刻，僅而得達。當是時，其飛潛若□，其變見若神，南北□不想見其風彩。故軍日敗，國日蹙，而自遠歸附者日衆。□之者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雖緣人心思嚮中國，未□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興起動悟之也。天所廢興，智勇爲困，而況居乏深謀之客，出無制勝之將，用之行陣類非素簡練之兵，大抵瓦合烏散。常抱空志，赤手舉事，上不資藉，旁無倚角，是以先聲有□，跳身數遁。蓋自江南之衄，麾下單弱，因以疾疫，不能出師矣。不幸被執，仰藥不死，久繫燕獄不死，徒欲信義于前，自白于天下後世，非有秋毫貪生畏死之意也。雖功業不能以尺寸，而志節昭□乎終古，南北之人，無問識與不識，莫不流涕驚嘆，樂道其平生。自古節義之大臣，蓋不若是之烈云。因屬予銘，時未便，故傳是以歸之。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陽月吉日，邑人鄧光薦書，孤子文升泣血立石。江西

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祭須溪文

嗚呼！天地間奇詭超邁之氣，于是乎絕；四十五年如手如足之情，于是乎訣。疇昔燈前，高歌執別，曾未三宿，云何奄忽？欲訪何之，山陰無雪。欲見何期，屋梁未月。斜日寒冰，鄰笛爲裂。思君平生，肝膽火熱。相知靡三，相於何切。嗟彼俗人，焉知毫末。君幾哭予於亂離，予忍慟君於羸劣。煢煢予生，種種子髮。倘幽冥其相待，曾幾何其闊絕。顧原隰之相求，已不勝其淒咽。何時宇宙，復見此傑！《天下同文集》卷三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除已署名者外，皆為祝尚書校點）

呂人龍

呂人龍，字首之，號鳳山，嚴州淳安（今浙江淳安）人。景定三年進士，錢時高弟。仕終承務郎。有《鳳山集》。見《宋元學案》卷七四《慈湖學案》、《宋詩紀事》卷六八。

高齋竹賦

維蜀阜之西兮，有山突出。不棘不艱兮，不欹不側。怡然安坐兮，象端人之正席。上有修竹兮千竿，環蕭蕭之書室。吸玉露而嘯清風，掃青空而傲白日。疎者如散，密者如織。動者如飛，靜者如默。下者如慕，高者如揖。仰者如思，俯者如憶。環者如侍，導者如迪。分者如離，聚者如集。並者如和，對者如敵。遠者如行，近者如立。嫩者如玉，老者如石。柔者如柳，健者如筆。風者如吟，雨者如擊。春者如畫，秋者如刻。有繁其類兮，挹高風而涵盛德。似君子之與居兮，不寒而慄。誦《淇澳》於衛篇，想如苞於周什。夾道兮琅玕，當窗兮劍戟。助書聲之抑揚，應瑟音之緩急。可以清心兮寡過，痊病兮進食。歌曰：天有清氣兮，衆木未得，散入此君兮，聰明俊逸。地有正性兮，衆木未得，鍾乎此君兮，堅剛正直。灑然疏通，謐爾寧一。外強兮多節，中虛兮無物。棲鳳兮何時？化龍兮有日。非此君兮誰歸，予何人兮托跡！
《蜀阜小志》。

錢融堂先生赴聘叙

蓋聞荆山之寶，價必滿於連城；渥洼之乘，歌必登於清廟。天之於物也，負之以殊姿，挺之以逸

氣。懷瑰抱璋、絕去儔伍者，猶將屈必伸，幽必顯，間關詰訕，媒進其路，以希達其超邁不羣之姿，而況於人乎？是故莘野未起，聘自湯來；巖築方勤，夢從帝賚。天固不容以其廟堂之器，委之溝壑而已也。我融堂先生少負奇才，長通百家，溢而爲文章，融而爲議論，金聲玉振，雲擁峰生。年逾四十，崎嶇不售。乃一日端居內省，洞然八達，遂悔其少作，盡焚其舊所爲文，獨與古聖賢遠相酌酢於千載之上。天之未喪斯文，意於是發之乎！先是，慈湖先生嘗薦於朝，先帝嘉納之，未及錄用，而遺棄臣民。今丞相蕭國喬公又薦諸朝，上方以文治天下，且聞其名，亟奏亟可。懇辭不允，行有日矣。嗚呼，是何異於荆璞入秦而連城價重，渥洼至漢而清廟登歌哉！大凡地無幽遠，得人爲貴。濂溪以周子名，伊洛以程氏顯。我淳而今而後，得不以先生大振厥聲乎？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況我先生餘波沾潤，得不家興行而人向方乎？同志有會，所以舒心，期合衆懽，人之情也。凡我同志，盍相與舉卮，爲先生壽乎？噫，先生升矣，望先生之仁、學先生之道者，壽先生之外，又舉盃相屬曰：雍伯之圃，多新種之玉；王良之宅，皆騏驥之乘，併以自賀可乎？想先生聞之，亦胡盧而笑也。嘉熙戊戌八月之吉。門生澄清呂人龍百拜序。《蜀阜存稿》附錄。

賦古調賀融堂先生赴召蘭臺十首序

融堂先生，昭代正人，清朝肥遯，雲眠月笑，若將終身。而宰相亟薦，天子立召，不使夷猶於有

莘之野，徜徉於磻溪之濱。豈非負天下之望者，必將任天下之重哉？人龍愚不敏，以爲天子待先生而爲政，政將奚先？輔成君德，贊助相業，斯其上也。其次則選諫臣，擇監司守令，塞僥倖之門，杜貨賄之路，內治之所當先；而鎮撫夷狄，擇謹將帥，外治之所當重。是皆先生之所欲言於朝，而天下亦有望於先生。人龍是故舉其大者，輯爲一詩，以誦其所以，而以先生之自愛者終焉。其詩凡十首。若夫脂韋其口，錦繡其辭，以飾情而貢佞，意先生之所厭聞，故不敢陳。幸先生恕其狂而教之。《蜀阜存稿》附錄。

肯堂記

吳越錢氏之子孫多俊秀，自大理寺丞派居新安，其後徙嚴淳，而英烈二侯生焉。惠濟侯再世孫曰融堂先生，以道淑人，續象山、慈湖不傳之脉，爲世鴻儒，此其表表尤著者也。惠顯侯五世孫曰鑑，亦能存先志，知所尚，爲當戶兒。有扁其新居之堂曰「肯堂」者，一日袖「肯堂」兩大字欸門而來，告曰：「我先人將建斯堂，訓鑑等誦詩讀書，以不墜家聲。既底法矣，而未得卜也。紅顏未凋，白日西匿，小子追在耳之言，越數年而後構工。每一循省，悲喜交懷，先生能爲我記之乎？」予聞之竦然，因思人子之道有二。在《鵲鵲》之詩曰「鵲鵲鵲鵲，毋毀我室」，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此憂隳先業之已成者也。在《大誥》之書則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者，欲成

先志之未遂者也。今吾子肯於斯而新是堂，質諸書可以無愧矣。雖然，子之先君子與余善，予知特深。予嘗評其人，才大而心小，氣銳而時平，慮長而數慳，賁志以沒，其不滿於中多矣。劍去庭空，時時方多「二」。若使其至今猶在，勤王報國，不獲效二侯牛山之忠，則教子若孫，必期壽象山、慈湖之脉，不務營一室而已也。吾子於今苟能思其志之所未遂，續其行之所未到，良規懿範，觸類而推充之，使踵踵相躡，心心相照，其爲肯堂也大矣。如是而登斯堂，則歷階就席，如接慈顏，如見喜色，如平居戲綵時，其樂無涯，豈止風月佳時，命儔嘯侶，嚮爨下故物之桐，味架上手澤之書，一觴一咏，聊以自娛而已哉？吾子既肯堂矣，亦肯予言否？庚辰燈夕後三日。《蜀阜存稿》附錄。

〔二〕時時：疑當作「時事」。

新亭記

淳祐元年，融堂先生歸自史館，盡出蜀阜之奇而揭之亭，明年正月竣事，某侍先生歷登焉。入門，竹蕭蕭夾道迎人，坡陀而上不數步，便覺清風有掖我塵外意，亦可少駐以自慰，曰「亦亭」。從亦亭而上，折而東去，又西南躋，以至山椒，修篁萬箇，環幽齋數十重，曰「敬止」。敬止之西，勢隆然，中起爲一山，最高處亭八柱，冠冕其上，曰「巋然」。先是「敬止」誅茅立木，慈湖先生名之，

遺墨在壁間：「禹曰安汝止，文王曰於緝熙敬止。」誦慈湖壁間所書，覺禹之爲禹，文王之爲文王，洋洋乎如在其上也。「巋然」高曠軒敞，洞乎八達。某問所以名，先生曰：「先聖荅子張之問，明備如此，不可重下注脚。」一笑而起。又西去數步，有大櫟可數十圍，高不知幾千尺，勢薄霄漢，方壯而未老也。古梅數株，澹然離立，花時而往，猶竦然敬愛，想綠陰覆地，鳴禽上下之時，使人戀戀不能去，亦可亭矣，曰「可亭」。出可亭，轉西路，達山隱。隱筠，坡翁之舊隱也，有詩五章。先生後名達觀堂，對今名「此山堂」。蜀阜佳境至此盡矣，登山之履自此回矣。此山堂後墻門兩柱見者，知其爲出境岐道也。闢雙扉則見大舟軒然，勢欲飛動。噫，此非傅巖之舟乎？不然，涼秋八月，將乘此問銀河路，取支機石乎？胡爲無人呼渡，盡日自橫也？自亦亭至山隱，大抵皆竹木森映，左右蔽虧，惟此亭浮空外寄，招引別山。西南當空，一望數十里，對面有山凝然，默與主相拱揖。先生自謂尤愛此，吟咏方殷，特號「野翁吟亭」。而下轉山脊，歷牧莊，抵月池，徘徊詠歸亭上，晚乃憩廣塾。窮日之力，樂而忘歸。是時憲使郡侯方交書招先生出，嗚呼，有山如此，宜先生之未暇也。今夫世之役一民，試一吏，翩然入仕者，得如亦亭之徒出塵外者乎？青衫白髮，老死州縣下僚者不可勝數，其有艱難屈折，致身邃密，顯志高明，百千萬億而無一二。官高則身危，望重則勢逼，得如敬止、巋然之樂處其上乎？青冥垂翅，便爲蹭蹬，方之可亭，吾未見其可也。而況去天益遠，如弗克堪，奚有於「達觀」、「野翁吟」，懸隔萬里，愁鎖天涯，視「詠歸」之詠，「廣塾」之廣，又何如哉？語未竟，先生欣然而笑。雖然，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孟子慕孔子周流憂世。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助者垂二十

載，而屯難蹇蹇，外則強鄰虎噬，蕩搖我邊疆；內則賊吏蠶食，魚肉吾赤子。回百川，起九死，將非其人不可。敢招諸亭而歷告之曰：未可以固我先生也。又再拜告於先生曰：未可以遁我生靈也。先生默然不荅。後五日，次第其辭爲記。呂人龍撰。嘉靖《淳安縣志》卷一四。又見乾隆《嚴州府志》卷二九，《蜀阜小志》。（以上曾棗莊校點）

錢說友

錢說友，咸淳中爲長洲縣主學。

咸淳改立學門記

長洲縣舊無學，附府學以肄士。景定中，有旨創主學員，于是邑之士請諸臺郡，即縣西廢寺爲學。綿蕤集事，而宮墻門未正南向之位，僉謂缺典。咸淳八年春，邑之士有請于憲臺，今提學損軒洪公亟俞之，俾闢寺地以正學門。興望所屬，不日而就，所以爲學之宮者，內外于是乎備。未幾，有譁髡越訴于省部，公請而寘之刑，事竟貼服。諸生銜恩無斂，咸願刊石，以壽厥傳。說友惟夫子之道千萬世，一日南門之設，制度焉爾，于道無增，然今之世，浮圖之宇徧天下，而素王之宮，郡縣僅置其

一焉，而扶植之不力，則是有愧于思樂之頌矣。公一舉而斥異端，興吾道，厥功茂焉，不惟茲門之正而已矣；諸生出入是門，藏修游息，涵泳公恩，且與斯學相爲悠久，又不惟茲石之刊而已也。說友爲文學掾于斯邑，樂諸生之請得遂，而吾道之振起也，故叙其事著于下方，以告夫來者，使知公德之無窮云。主學錢說友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萬曆《長洲藝文志》卷二。（王曉波校點）